

少年航空兵

——記遊夢國祖——

蒼平沙



文化供應社印行

四川省圖書館
中文書室
000143

143
78
1952年
四川省圖書館

美 聯 航

少年航空兵

——祖國夢遊記——

沙 平 著



文化供應社印行

少年航空兵
 “祖國夢遊記”名一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發行者

上海
 香港
 廣州
 桂林

：：：：
 武昌路四七六號
 皇后大道中三七號
 湖路一〇二號
 西路三〇號

文化供應社

發行人 陳立德

著作人 沙平

一九四九年六月再版

基本定價十二元

(外埠酌加郵運費)

目次

序	一
一 破島的故事	一
二 月明之夜	一五
三 洲際航空列車	四二
四 聯驩晚會	六二
五 新中國博覽會	九一
六 哲學兵	一三三
七 第一印象	一四八
八 盎泰克諦克國來客談	一六二
九 有翼的人	一九三
十 自我批判	二〇二

十一	在大都市裏	三三五
十二	喫風團的出發	三五二
十三	白山黑水間	二六七
十四	發生了意外	二六七
十五	巴魯圖特區	二九七
十六	脫離虎口	三一八
十七	暴風雨的前夜	三三三
十八	南北戰爭	三五〇
十九	北京人	三六五
二十	風聲鶴唳	三七八
後記		三八八

插圖目次

一 一塊打中了醉鬼的光頭皮.....	一七〇
二 就活像一個爪哇農家的少年人.....	一七〇
三 我的祖國啊，我連做夢都在想念你.....	一七〇
四 底下已是太平洋了.....	一七〇
五 只見一面白布的旗子，下面攢聚着一羣少年人.....	一七〇
六 用一種徐緩而沉着的聲調，開始發言.....	一七〇
七 向靈禱行了最敬禮.....	一七〇
八 是一個雕刻的側面人像，卻有二丈餘高，比大寺院的四大金剛還要大上一倍.....	一七〇
九 「你稱他『少年近視兵』還近情理」.....	一七〇
十 「要是我的父親還在世，他決不會相信這就是三四十年前他所見到過的祖國」.....	一七〇
十一 他爲這事情苦悶着已經有三四天.....	一七〇
十二 最後，飄流到南緯七十度，東經一百三十五度那所在.....	一七〇
十三 他有些像.....「自由萬歲」中的主角.....	一七〇

- 十四 三個少年人就下了艇沿着長堤划去..... 二〇三
- 十五 錦濤在遜先身旁低下頭坐着..... 二〇六
- 十六 只見裏邊安樂椅上坐着一個少年人..... 二〇六
- 十七 幾乎到處都擠滿了人，穿着各式各樣的衣服，男男女女都有..... 二〇六
- 十八 大家都稱他作「小王先生」或「小王」..... 二〇七
- 十九 王太公扶着拐杖在庭前等候..... 二〇九
- 二十 這是新中國的偉大建築工程之一..... 二一六
- 二十一 「我有一件要緊事報告你」..... 二五一
- 二十二 當遜先回復知覺時，他直挺挺地躺在床上..... 二五七
- 二十三 「放下你的鞭子，畢所長！」..... 二五五
- 二十四 從棺材中間喊出一個聲音..... 二五七
- 二十五 把他姊夫撲抱起來..... 二五五
- 二十六 前面已隱約的望見漢口工廠煙囪了..... 二五〇
- 二十七 遜先看到了焦思柳的名字，非常高興..... 二五九
- 二十八 忽見那「人猿泰山」睜開眼睛，伸了一個懶腰，打了一個呵欠，慢慢把頭昂起來..... 二五九
- 二十九 遜先突然覺得這聲音十分熟悉，彷彿是呼喚他自己..... 二六四

這是一本好書，少年們值得看，成人們也值得看。所謂好書，第一，書中一定要有點東西，不能像一碗清清淡淡的白開水；其次，這東西一定要於人有益，或者能夠開發人家的思想，或者能夠增進人家的知識，或者能夠鼓動人家的興趣，那才算於人有益。根據以上說的來看，這本書是有點東西的，是於人有益的，所以稱牠好書。

這本書描摹出新中國的輪廓，尤其主要的，描摹出新中國的少年的精神。我說這本書是有點東西的，就指這點東西。目前的中國當然不是新中國，但是熱愛中國的人誰不急切盼望新中國趕快湧現，誰不急切盼望自己在新中國中貢獻一份心力，好好兒過活？因而各自在意想中描摹那新中國，描摹新中國的人們怎麼處理他們的生活。作者就依據他的廣博的知識跟深切的經驗，加上豐富的想像，也來描摹一番，作爲他贈給少年們的禮物。按照一般的說法，這本書也許有人把牠叫做「想像小說」。可是，牠的來源是知識跟經驗，雖然想像的成分很多，卻決不限於想像。換句話說，這樣的新中國是應該湧

現的，可能湧現的，要是人類決心要把「人民的世紀」展開來的話。作者借了書中人物的口吻在好幾處提及，新中國生根在老中國裏頭，老中國經過蛻變就是新中國。這是個腳踏實地的意念，絕不是凌虛騰空的想像。作者又指出蛻變的主要因素是少年精神。什麼叫做少年精神？下面的話就是最扼要的注腳：「永遠向着未來，不要懷念過去；一切爲了明日，不要迷戀昨日。」老中國該要過去了，不得不過去了，由牠過去吧。新的生活就從今日開始，一開始就得從事鬭爭，爲的是明日的勝利。這種精神用我國的老話來說，就是所謂「日新不已」，「自強不息」，是天行人事的最高指導原則。不懷念過去，不迷戀昨日，可又絕對注重歷史，要用新的眼光新的方法研究歷史。這是着土生根的法門，惟有這樣，才能使新的東西無限的發榮滋長，不至於現出瘦怯怯的可憐形相。

以上一些簡單的認識，我想讀完了這本書的人誰都會有的，現在寫在這裏，不過供大家參證罷了。至於書中的故事，我不想在這裏敘說。因爲作者驅遣他的想像，把情節寫得非常之巧妙，使讀者隨時覺得境界一新，興趣無窮；如果先給說穿了，這種興趣也許會減淡，我爲什麼要讓讀者保持這種興趣呢？

希望讀者不要讀完了這本書就了事，讀完了之後，最好靜下心來想一想，想想自己，想想人生，想想中國，也想想世界。想過了一番，必將覺得書中這班少年們不但是自己的朋友，有時候簡直是自己的影子；自己雖不像書中所說的當個什麼兵，可是在思想行動方面，原來很有些部分跟他們不謀而合。於是新中國少年的自覺跟自信在自己身上生了根，「爲了明日」，「向着未來」，不懈的努力，不斷的鬭爭，應該湧現可能湧現的新中國就將在前面湧現了。

三十七年十月二十六日，翰先

一 破島的故事

「國破山河在，

城春草木深。」

——杜甫

話說在千萬年以前，澳洲和亞洲大陸本是連成一片的。後來經過大海嘯和火山爆發，地面起了劇烈變動，亞洲東南陸地凹陷，成爲大海，太平洋和印度洋海水相連，中間羅列着數千個大小海島，這就是南洋羣島，亦稱作印度尼西亞。其中只隔開一條麻六甲海峽，緊緊靠近亞洲大陸南端的一個海島，便是蘇門答臘島，一向稱作「破島」^①。爲的是它本來是亞洲大陸的一部分，後來經過地面大變動，纔和大陸分離，就好比是陸地的一個破片，孤懸在大洋之中。

雖說是一個破島，它卻是地球上第五個大海島。面積約和中國四川省同樣大小，把日本三島的地面合起來，還比不上它那樣大。這個蘇門答臘島雖然地面廣大，物產豐

富，人口卻十分寥落，總計不過一千萬人，還不及四川省人口的五分之一。其中最大多數是印度尼西亞人。中國人倒也有七八十萬，散佈在沿海沿江市鎮。有些做土產出口，洋貨進口的中間商，有些做小本買賣，有些種地，有些捕魚，但也有一些是數十年前被當作豬仔販運來南洋在森林礦山農場中充當苦力的。

單說島上靠近麻六甲海峽的一個小市鎮上，有一個華僑，姓陳名開元。他本是福建同安縣人。當前清末年，他不過二十歲左右，因父母亡故，無兄弟姊妹，家中田地被一個族中七豪霸佔，無法謀生，只好飄洋來到海外，投奔他的舅舅。開元幼年曾在鄉間跟從塾師讀過三字經，四書，幼學瓊林，略通文墨，又知書算，因此在舅父店中，幫忙記帳寫信，省喫儉用，過了幾年，略有餘蓄，就和一位同鄉僑生^①姓蘇的小姐結了婚。這位蘇小姐也有一點私蓄，拼湊起來，就來這市鎮上開了一家小店鋪，除販賣些洋雜貨之外，兼做些樹膠^②土產交易。爲的開元秉性誠篤厚道，待人和藹謙恭，對各族往來客商，一律公平交易，向印度尼西亞農民收購樹膠土產，從不強抑價格，盤剝重利，因此和附近一帶居民感情十分融洽，店鋪營業，一天比一天發達。由小零售商，變成批發商，不上幾年，成了島上聞名的大商號。當開元初來時，鎮上華僑纔不過五六家，後來因蘇

門答臘樹膠種植事業發展，這小市鎮驟然繁榮起來，華僑愈聚愈衆，增加到一千多人。當地荷蘭政府因此委任開元爲華人甲必丹^④，管理華僑稅款徵收事務。甲必丹這一種職務，雖又稱華僑僑長，實在並非由華僑中間公同推選，而只是由荷蘭官吏委任，單爲便於管轄華人的。所以過去荷屬甲必丹，和舊日中國地保相同，大多倚靠洋官勢力，剝削同胞血汗。唯有這個陳甲必丹卻有豪俠古風，從來不擺洋奴架子，遇僑胞中生活貧困的，量力憫恤，減免應繳稅款。每次政府頒佈法令，有損害華僑利益的，必據理力爭。至有關華僑公益及祖國籌賑捐款等事，出錢出力，任勞任怨，卻再沒有比他更熱心的了。

到了九一八日本強佔東北四省之後，各地華僑愛國之士無不痛憤，開元首先提倡不買日本貨，把他店內所存價值萬餘盾^⑤的日本貨取出當衆燒燬，以示決心。當時荷蘭政府害着恐日病，對日本人一向看作和白種人同樣的一等大國民，不敢得罪，對華僑愛國運動，則嚴厲禁止壓迫。當地荷蘭官吏，平時對開元本已十分不滿，聞知他發起抵制日貨，就把他叫去斥責一番，撤去華人甲必丹之職，另委一個讀荷蘭書的僑生充任。以後陳開元仍在原地居住，繼續經營商業，但大部分時間心力，卻費去在慈善公益以及愛國運動上面。對國內時事最是關心，經常從國內定購新出書報雜誌用心閱讀。雖然開元

已有許多年不當甲必丹了，當地華僑仍稱呼他爲「老甲必丹」，事實上老甲必丹才是當地華僑的真正領袖哩。

再說老甲必丹的家庭。蘇氏夫人只生育一女一男。長女成年後，許配一個僑生青年，那青年當祖國抗戰開始時，歸國投効，在西南公路充任機工，就把他的夫人一起帶回國去了。幼子取名遜先，自幼進當地中華公學讀書，當他不過十歲左右時，他母親蘇氏不幸亡故。因此老甲必丹家中只剩父子兩人。到了一九四一年，即民國三十年冬間，老甲必丹年已五十五歲，遜先十三歲，剛從中華公學高級小學部畢業。這時廈門失陷已久，閩南海口盡被日軍封鎖。老甲必丹雖然回不得故鄉老家，卻一心一意，想回去到西南各省，看看抗戰大後方情景，順便把他兒子送到昆明，繼續受中學教育。

回國計劃決定後，老甲必丹便料理一切，把店務交託忠實夥友代爲經營。一邊向船公司預定艙位，打算搭船去香港，再從香港向內地進發。正在進行中，誰知到了十二月八日那天清早，日本突向英美宣戰，同時轟炸珍珠港，進攻香港，菲律賓，馬來亞。太平洋大戰爆發，航路中斷。老甲必丹回國的計劃，只好暫作罷論。

到了次年三月下旬，日軍已經佔領了蘇門答臘全島。老甲必丹居住的那個市鎮，因

靠近麻六甲海峽，形勢重要，所以日軍也在那裏駐紮了百餘名軍隊，設立了一個憲兵出張所^①。那個憲兵頭兒，名叫富田曹長，原是在山西河北一帶打了五六年仗，許多回遭受遊擊隊包圍截擊，徼倖逃得一條生命，因此深知中國民衆抗日的利害。這次來到蘇門答臘島上，就把中國人看作眼中釘，要在那些柔如馴羊一般的華僑身上洩憤出氣。被送到憲兵部去的，凡是中國人，不問情由，先就是一頓毒打。隨後再用種種苛刑逼訊，稍有一點抗日形跡的，祕密處死，卻把屍首拋入大海中滅跡，這算是表示日華親善，宣揚大日本的道義精神。

富田曹長上任第三天，聞知陳開元過去曾任籌賑會^②主席，並曾發起抵制日貨，是一個著名抗日分子，就立即把他逮捕，在憲兵部監禁，先就不加審訊，只是每日清早，從牢中提出，在憲兵部後院樹上綁着，用皮鞭拷打，過了兩三個鐘頭，纔押回牢中。每日兩餐，只給三寸長的樹薯^③一條和一杯冷水。夜間倒在泥地上睡。親屬都不許接見。這樣地二十餘天，可憐老甲必丹被鞭打的遍身青紫，體無完膚，骨瘦如柴。可是神志卻依然十分清明，心中想着，從此性命休矣，但爲國成仁，死亦何恨！

二十餘天以後，富田曹長纔記起這件案子，便把陳開元從牢中提出，親自鞠審。老

甲必丹當着憲兵承認過去領導華僑，辦理籌賑抵貨，援助祖國抗戰，全是事實，只自愧不會上前線殺敵，未盡國民一分子的責任。

富出就說：「過去的事我且不追究了。現在只問你，皇軍已來這裏，你還要抗日不要？」

老甲必丹答道：「現在中日是敵國。凡是中國人都要抗日到底，不要抗日到底的，就不算中國人。我陳開元生爲中國人，死爲中國鬼。不論死或活都要抗日到底。」

富田道：「你這支那人好大膽！難道不知道我會砍你的頭！我可憐你這個老頭兒，給你最後一個機會去想想。大日本和中華是兄弟之邦。你是支那人，只要誠心誠意和大日本皇軍協力，第一，把所有華僑抗日分子的名單開出來，第二，交出籌賑會的捐款簿據及各項文件，第三，以後絕對服從皇軍命令。這三條答應了，就免你一死，你還可以保全你的財產，照常做生意。要是不然，按照大日本的法律，就要處死刑，並且要把你的財產全部沒收。這兩條路，一條死路，一條活路，讓你自己去選擇罷。」

老甲必丹就慷慨激昂地回答說：「和皇軍協力，你的意思是要教我和一般漢奸賣國賊一樣，幫助敵人殘害自家同胞，是不是？虧你是一個日本軍人居然問得出這樣的話。」

我陳開元，已落到你們手中，砍頭也罷，鎗斃也罷，死也好，活也好，這是你們的權力。但是要不要和你們合作，殘害自己同胞，你們卻沒有權決定，只有我自己纔有權決定。要知道我陳開元雖是一個商人，卻明白大義，不會受你們強迫的。中國人自來最重氣節，所謂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聞知你們日本軍人也懂得寧可切腹，卻不投降敵人，不出賣國家民族，這原是從我們中國學去的一點皮毛。難道現在中國人就會不如你們日本人？」

這一番話說得富田曹長目瞪口呆，有半晌不作聲。要是面前是一個只會哀求乞憐的柔順畏死的傢伙，倒好辦了。按照憲兵的一般作風，就得上刑具，灌冷水，百般凌虐侮辱，教他死不得活又不成。但是現在這個老頭兒，顯然不能夠用嚴刑使他屈服。富田性格雖然十分粗暴，到底受過一點武士道的教育影響，聽了陳開元這一番大義凜然的供辭，見了他的眉宇間一股浩然正氣，外表雖然依舊裝作征服者的一副強兇霸道的樣相，內心卻不由得肅然起敬。當下富田暗中自言自語道：「誰說南方支那人全是一些貪利的小商人，像這個老頭兒就和我們在華北所捉到的農民遊擊隊一樣地硬骨頭。別說商人，就是我們日本軍人中間，像這樣寧死不屈的，委實也不多見……不，不要想這些，

現在是戰爭的時候，戰爭對敵人是不能講什麼道義的。……是啊。可是，戰爭，戰爭，永遠是戰爭，到底爲什麼戰爭……」想到這裏，富田曹長的腦際，浮出他的七十歲的老母親的影兒，還有他的正在妙齡的妻子，還有在他出國前才生下不久的孩子。他已有五年沒有和他們見面了，而且最近已有三個多月沒有接到家中的來信……

沒有再用刑訊，老甲必丹被押回牢室中。第二天，他就被釋放出來。可是他所有的財產，連同店鋪房屋，被軍政部全部沒收充公。

老甲必丹現在已無家可歸了。幸喜他平時待人慈祥厚道，當地華僑都樂意湊集款項；作爲父子兩人生活費用。出了憲兵部，就住在附近一所市立醫院，療治創傷。開元向來體弱，這回挨了二十餘次的吊打，受了二十餘天的饑餓，遍體鱗傷，骨節腫痛，面無血色，再加哮喘舊病復發，進了醫院時，已是奄奄一息。經逃先在旁侍候，親友輪班看護，悉心調治，經過半個多月，藥石無靈，竟至與世長辭。臨終前，老甲必丹囑託他的妻舅蘇如雲，照管撫養他的兒子，日後送回中國成家立業。又把逃先叫到床前吩咐道：

「逃先，你是一個好兒子。爲父的雖把你撫養長大，卻沒有半占遺產留下給你。」

你的父親死了，你可以忘掉他，可是千萬不可忘掉你的祖國，也就是你父親的祖國。日後你一定要回國去，做番事業，你的父親雖死亦安心了。」

逃先含着淚回答道：「爸，你放心。爲兒的一定要爲父報仇，並且要替國家民族報仇雪恥。」

原來陳逃先雖不過十三四歲年紀，剛從小學校畢業，他卻和許多生長在南洋的少年人一般，生得剛健，活潑，熱情，爽氣。他的頭腦聰穎，並且遺傳了他父親的誠篤豪俠氣質。從五六歲時候，就最愛在附近一帶森林，和一羣印度尼西亞野孩子玩耍，因此對印度尼西亞各種方言，說的和本處人一樣流暢。在學校中，他的國語成績，沒有一個人趕得上他。加以性格誠實活潑，師長都把他另眼相看，在同班同學中間，居然是一個小領袖。不過讀了幾年書，逃先就能看中國小說和各種淺近書報，再加以每天晚間在家裏，總是由他父親告訴他一些中國事情，有時把國內新近寄來的書報雜誌中的文字，向他詳細解釋。因此，關於中國歷史地理人物出產風景習俗等等智識，就是一年前纔從中國聘請來的那位中華公學國語教師所知道的也趕不上他那麼多，雖然人家時常譏笑他，說他只是一個不懂中國事的「峇峇仔」^①。在逃先頭腦中間，中國，這一塊他所從未

到過的地方，乃是五花八門，富麗堂皇，變幻無窮的另一個偉大世界。假如世間有最美麗的山水風景，總不會有像中國那樣美麗；假如世間有最傑出的人物，應當都生在中國，長在中國；假如是最輝煌的偉大歷史事業，也只應當產生在中國這個地方。總之，世間再沒有一件東西，比這幻想中的偉大世界——中國——更來的親切，更富於興趣，更能滿足少年人的好奇心理的。雖然他年紀小，他早已把未來的生活途程，安排好在這個偉大世界中。爲的是，雖然他至今連做夢都不會見過這個世界，他卻深深地意識到，自從生下來，他身體中的每一滴血液，都是和這個偉大世界一脈相通的。

老甲必丹去世後，一應喪葬等事，自有當地華僑和親友們共同料理，到了出殯那一天，市鎮上中國人家戶戶都派人前往執紼，印度尼西亞人送到墳頭的也着實不少，大家心中都十分悲痛。喪事完畢之後，逃先就寄住在他舅父家中。他舅父蘇如雲是數代僑生，頗有一些資產，如雲一向在一家荷蘭銀行當會計員，自從日本軍隊來了以後，雖然失業，衣食依然不愁缺乏。只是他一家都是讀荷蘭書的，從未去過中國，都不識一個中國字。因此逃先在舅父家中，覺得索然無味，每日就只愛獨自兒走到附近森林中，有時帶着一本書在樹蔭下坐着閱讀。有時和一羣印度尼西亞孩子們採木跳高遊戲取樂。可是

逃先總沒有忘記父親臨終吩咐的一番話，過了些時，他就邀集了幾個舊時同學，在森林僻靜處集會商量。當下大家決定應當做些抗敵救國工作，就此組織了一個秘密團體，定名「少年義勇隊」，推舉陳逃先為隊長。隊員最初只有五六個，後來陸續增加到十五六人，大部分是十四五歲的男女孩子，最幼小的只有十歲，最年長的也不過十七八歲。除了中國孩子之外，隊員中間卻有兩個印度尼西亞孩子，一個印度女孩子和一個混種男孩子。各民族的少年隊員共同宣誓，要為「反對日本侵略者，爭取被壓迫民族獨立解放」鬥爭到底。因此這個少年義勇隊又被稱作「少年抗日國際縱隊」。

少年抗日國際縱隊成立以後，雖然也做了一些秘密工作，隊員情緒十分高漲，到底都是些少年人，覺得才識閱歷都不够，並且在這小市鎮上，見聞寡陋，更無從鍛鍊發展。有一天，他們便舉行了一次全體會議，討論工作發展計劃。有一個隊員提出意見，認為現今抗日大本營是在中國，大家應當去中國受了抗日訓練，特別應當學習中國民衆武裝抗日的一些寶貴經歷，這樣纔能够發展組織成一支真正堅強無比的少年國際縱隊。這些少年人一向都盼望到中國去，對這個意見，沒有一個不表示絕對贊成。接下去大家討論怎樣去中國的問題。有一個隊員提議到日本人的飛機場去偷劫一架飛機，飛去中

國，另有幾個隊員卻主張充作船夫，駕駛一條舢舨船^①，飄過印度洋，到了印度，再由陸路去中國。大家都不同意第一個提議，爲的是不但沒一個人懂得駕駛飛機，而且也沒一個人曾經搭乘過飛機，這如何行得。只有飄印度洋這個辦法，多數表示贊成。這時候逃先就起來發言，他說，印度洋海道十分兇險，再加他們全是窮人家的孩子，那有錢買得起一條大舢舨船。所以這個辦法也未見得行的通。他聞知馬來亞人民抗日軍非常活躍，到處有遊擊隊組織，因此他主張在海邊找尋一條捕魚舢舨船，可容得十五六個人搭乘的，便趁黑夜下船，偷渡麻六甲海峽，到馬來亞的一個小港登陸，先在那邊投奔人民抗日軍，以後再設法從陸路去緬甸或安南，就不難進入中國邊境了。對逃先這番建議，大家都認爲比飄洋去印度，更來的穩妥。隊員中間有三個孩子本是沿海漁民出身，對麻六甲海峽航道港灣十分熟悉，自告奮勇，願意擔任駕駛嚮導的工作。於是大家一致決議，按照逃先提出的計劃分頭進行。但事前務須瞞過家長，各人分擔工作，有的去找尋船隻，有的配備乾糧，有的探聽途程，有的擔任交通聯絡，俟諸事準備完畢時，再行決定日期一齊出發。

會議得到完滿結果之後，逃先在歸家途中，不住吹着口笛，心中越想越快活。經過

路旁的華人墓地，他就踱了進去，在他父親墳墓之前，恭恭敬敬地站立了一回兒，隨後開口說道：

「爸爸，你好好地安息着！兒已得到一個好機會，不久就要回去你所心愛的祖國了。」

① 印度尼西亞文稱蘇門答臘爲 *Pulau Pertia*，意即「破島」，據古代傳說蘇島是與鉅洲大陸連結的，後來因海嘯地震，地面破裂，才與大陸分離，變成了一個海島。

② 在南洋對於在當地出生的外籍人，都稱爲「僑生」。

③ 橡皮原料，由樹汁煮成膠片，爲南洋最重要的輸出品。

④ *Carpena* 爲荷蘭殖民地政府任命華人首長的一種官職名。共分三級，最高者稱「瑪腰」，次爲「甲必丹」，再次爲「雷珍蘭」。這三種官名，本來是軍職名，相當於「上尉」「中尉」「少尉」。荷蘭最初以武力經營東印度時，對於華人幫助荷蘭有功者，授以軍職，但以後相沿成習，以此作爲華人首長的官名。

⑤ 荷屬通貨名，即 *Guilder*。

⑥ 日本語出張所即「分所」或「分署」。

⑦ 籌賑會爲抗戰期中華僑的一種抗日組織，其主要工作爲捐款寄回祖國，用作抗日軍費。因在當時當地政府不准有公開抗日組織，所以用籌募賑款爲名。抗戰中，領導全南洋籌賑工作者爲陳嘉庚氏。

- ⑧ 印尼語爲 ubi kaji，英名 tapioca，是一種熱帶植物，富澱粉質。可作食糧代用品。
- ⑨ 日本佔領時期管理佔領地行政的機關名。
- ⑩ Sen 卽一分。「牛占」卽牛分錢之意。
- ⑪ 峇讀如 ba。南洋稱僑生爲「峇峇」。「峇峇仔」意卽「僑生孩子」，但有侮辱的意味。
- ⑫ 有桅檣的大帆船，在沒有汽輪以前，中國南方都用這種船隻以航行海洋。

二月明之夜

「舉頭望明月，

低頭思故鄉。」

——李白

正在這時，這個小市鎮上卻發生了一件大事情，累得家家戶戶不得安寧。原來有一天早晨，各家店鋪居戶門前都發現了白粉寫的抗日標語，有用中國文字寫的，也有用印度尼西亞文，印度文寫的。連鎮上的日軍兵營，憲兵部大門口，都寫着「打倒日本法西斯」幾行大字。這種事情在中國淪陷區內，時常發生，不算什麼希罕。但在蘇門答臘島上，日本人卻以為各族人民都和綿羊一般柔馴，斷沒有人敢反對「皇軍」。在這市鎮上，駐紮日軍不過百餘名，要是附近潛伏着抗日軍遊擊隊，如何得了。因此日軍當局害怕的非同小可，臨時從別的城市增調了幾個憲兵，在這鎮上挨戶搜索，四處捕人。捕去了各族居民四五百人，經許多天嚴刑拷打，定要查究那個寫抗日標語的祕密團體和為首

的抗日分子。但是被捕的十有八九是毫不相干的。有的爲了在家中搜出擦鞋子用的白粉，有的爲了藏着破舊的上海申報，就被捉拿去。許多被捕的人，卻連抗日標語都不識一個大。雖然把這四五百個居民，一個個拷打到半死半活，卻沒有一個供出抗日團體的名稱和爲首的姓名。這樣整整地鬧了一個月，依舊查究不出一點線索。到後來，日軍當局只命令居民把各家門前的標語一律刷去，被捕的陸續釋放了大部分。這件重大的案子算是暫時擱下了。

可是許多中國人，也有一些印度尼西亞人，卻早已聞知風聲，當地有一個義勇軍，在祕密進行抗日活動。這些抗日標語就是這一羣愛國少年人，偷了學校中的粉筆，趁着深夜無人時，在每家門前書寫的，雖然這一事已成了公開祕密，但因爲居民對日本鬼子，無不切齒痛恨，所以就沒有一個人去向當局告發。憲兵雖然派出數十名暗探，四處偵查，也依然被瞞過耳目。

到後來，連逃先的舅父蘇如雲都知道這件事的底細了。如雲一向過慣安逸生活，頭腦簡單，膽小如鼠，聞知少年義勇隊的爲首領袖不是別人，正是他的嫡親外甥陳逃先，不由不大喫一驚。當下就把逃先叫到一間密室裏，鎖上房門，用十分嚴厲的聲調，吩咐

道：

「你的父親臨終囑託把你收養在家，好好看顧，要知道我的責任何等重大。你父親在南洋只留下你一個血肉。現在你卻背人去幹這種危險的勾當。萬一給憲兵查出，不消說，你們陳家有滅門之禍，連你舅父一家人也活不成。現在，我只好把你看管在家裏，你以後休得出門一步，並且不許你和外面一切的人往來接見。」

從此逃先就被軟禁在他舅父家中，由一家人嚴密監視，再休想出大門一步。他和所有的同伴好友，少年義勇隊隊員都斷絕來往，不通音訊。每日只和他表姊表弟表妹作伴。他有一個表弟，一個表妹，都不上十歲，只愛玩耍，全不懂事。他表姊卻比他大三歲，已在荷蘭小學畢業，是個嬌生慣養的城市小姐。整日只愛講究穿著，吃零食，翻看美國電影雜誌，有時彈一彈不成調的鋼琴。這幾件事都是逃先最看不入眼的。逃先歇宿的房間，擺滿上等洋式傢具，地板擦得雪亮，每日三餐，啖魚喫肉，又有僕役侍候，可是逃先過不慣這種生活，覺得比坐黑牢還痛苦些。

過了二十餘天，外面風聲漸漸平靜，家中人們對逃先監視也鬆懈了些。也是合當有事，有一天傍晚，逃先實在悶不過，趁他舅父有事到外面去，瞞過一家人眼目，偷偷地

從廚房後門一溜，就溜到大街上，彷彿重見天日一般。在街上走了一段路，已過熱鬧所在。街的對面卻正是一個同學的家。這個同學原來也是少年義勇隊隊員，擔任交通聯絡工作的。逃先深怪他多日不給他通個消息，不知道渡海去馬來亞的計劃準備的怎麼樣了，心中想着不如進到他家裏去問個明白，要是一切準備停當了，約定日期，他可以趁夜間他舅父一家人入睡時，私自出走，到海邊去搭船，從此，高飛遠颺，又是何等快活。一邊想一邊就跨步向對面走去。還沒有跨到街心，忽地有人從背後向他肩頭，猛力一拍。回過頭來看時，只聞得一股強烈的酒臭。卻是一個鬼子兵，正從士兵俱樂部中喝醉酒出來，在街心一搖一擺踉踉跄跄地走着。因為熱，把上身軍服的釦子都解開了。當逃先回過頭來時，那鬼子兵就一把揪住他的臂膀，口中喃喃說着：「潑鹵央碰阿督卡？」

逃先明白他的用意。原來日本兵初到這個市鎮上，喝醉酒後，常到外邊找尋年輕女子，調戲污辱。因此家有年輕女子，只好永遠關上大門，凡蝗軍所到之處，街上就不見婦女影蹤。逃先知道這個醉鬼是新近纔被調來的，不識本地路徑，所以要他帶去找尋女子洩慾。要是不帶他走，準會挨一頓毒打，或者被帶到兵營裏去拘禁。正在思量着，

那醉鬼已經把街對面路旁停着的一輛載客的馬車叫過來，和捉小雞一般地把逃先拖上馬車。逃先心想：「也罷，且把這個鬼子帶到僻靜地方，再想法收拾他。」

當下逃先向馬車夫作了一個手勢，馬車夫就向着市郊飛奔而去。那鬼子兵言語不通，以爲那孩子真的帶他去找女子，便毫不懷疑。這時西邊血一般殷紅的太陽，正照射着那條大路，路下十分炎熱。鬼子兵把頭上軍帽脫下，露出青紫的光頭，卻依舊熱得不住地喘氣，馬車行走了一刻鐘，離開鎮上約有兩三公里遠近。路旁是一座大菓園，園外邊靠大路圍着一道短竹籬。竹籬邊上就有一株兩丈高的芒菓樹，樹上正結滿了綠油油的大芒菓，都是已成熟了的。那鬼子兵在馬車上正口渴得半死，瞥見那株樹，想把上面的菓子摘下來解渴，就手指着向逃先說：

「芒菓卡●？芒菓卡？」

逃先理會得，當即心生一計，吩咐馬車夫在路旁停下來。他扶着醉鬼下了馬車，用手示意，叫鬼子兵在竹籬外邊站着等候。他自己卻將身子輕輕一縱，就跳進了竹籬。恰巧竹籬裏面園子裏有着一堆亂石，逃先揀選幾塊比拳頭大的石頭，揣在懷中，醉鬼隔着一道竹籬，並未看見。這時逃先顯出自幼在森林中練就的一套本領，攀到樹上去，好

比猿猴一般地矯捷。那鬼子兵仰着頭看時，那孩子已在樹頂上摘下一粒手掌般大的芒果，向着那鬼子兵拋下來，醉鬼連忙用手中的軍帽翻身去接，卻沒有接着，他便彎下腰向籬邊地上去拾。忽聽得樹上叫一聲「着」！這次從上面拋下來的，卻不是芒果，是一塊大石頭，打中了醉鬼的左旁腰部。醉鬼猛不提防，就喊了一聲「哎喲」，一邊用右手去摸腰間的那枝手鎗。說時遲，那時快，上面石子像連珠砲似地打下來，其中兩塊大石頭，一塊打中了醉鬼的光頭皮，一塊打中右邊太陽穴。那鬼子兵立即倒在竹籬旁，鮮血從右耳旁迸出，光頭皮上青紫



。皮頭光的鬼醉了中打塊一

色變成殷紅，只聽得低低地呻吟了幾聲，再沒有動靜了。

剩下路旁的馬車夫，見着鬧了大亂子，嚇得面如土色，急忙把車子拉轉頭來，用力揮了一鞭，那馬就拖着空車向市鎮那邊飛奔而去。逃先這纔從樹上躍下，縱身跳到大路旁。見着那鬼子兵騎在竹籬邊血泊中早已斷了氣。軍帽和手鎗拋在大路上，相隔有一丈多遠。這時紅日已落到地平線下，只從雲端反映出彩色霞光，大路上行人絕跡，頗爲幽靜。逃先心頭十分痛快，在舅父家中二十餘天的悶氣，這纔完全消散，自言自語道：

「也好，私仇算是報了，剩下國家民族的深仇大恨卻還未報哩！」

正在想着，忽聽得遠處汽車聲音，逃先猛然記起，剛纔那馬車夫一定去報告了日本駐軍，這裏萬分危險，逗留不得，於是他就拔起脚步，向大路另一邊的一條小徑奔跑。跑了數丈路，進入一座椰樹林中，在一棵大樹旁蹲下身子伏着。回過頭來，遠遠望見大路上的一輛軍用大汽車飛馳而來，車上站着二十餘個鬼子兵，一個個全副武裝，舉起步鎗，向前面大路瞄準，彷彿面對着數千個敵兵。逃先見了暗暗好笑。幸喜他蹲着的地方隔着樹林，再加暮色朦朧，所以不曾給車上鬼子瞧見。不一回兒，那大汽車就在剛纔出事的地方停下，車上鬼子兵一齊下來。逃先不再猶豫，便向椰樹林深處飛奔。出了椰樹

林，又穿過一片玉蜀黍田，是一個小山坡，上了坡去又下坡，是一片菸田，菸田盡處，是一條小溪，溪水蜿蜒流着。沿着溪的一邊，卻是一望無際的大橡樹林。逃先沿着小溪，再走了一二公里路，還沒有走完那橡樹林。這裏離開大路，總有五六公里，早已聽不到後面車聲人聲了。逃先想着鬼子兵大約不會追尋到這裏來了，就算追來，這麼大的一座林子，也不怕沒有地方藏身。於是他就在一棵橡樹腳下，面對小溪坐下來，憩一憩力。

這時正是太陰曆十四五，東方升起一輪明月，照耀着整座橡樹林，如同一片白銀世界。溪水映着月光，又彷彿一條萬丈銀蛇。平時逃先面對着這美麗風景，一定留戀不捨。可是此刻他卻無心賞玩月色。心中只是思量着以後要怎麼辦呢。市鎮上顯然是回去不得了。大路口定有鬼子兵守住，嚴密盤查。就算瞞過鬼子兵眼目，回到舅父家中，他舅父知道他又惹出一場天大禍事，益發要把逃先嚴厲禁閉起來，以後再休想和外邊接觸，這種長期的牢獄生活，也斷乎耐受不了。在這林子裏歇宿一宵罷，他從不會在外間露宿過。蘇門答臘島上的森林中，夜間常有猛獸出來找尋食物。即使他冒險在林中過一宿，到了白天總得出去，那時被陌生人撞見，去報告鬼子兵，依然要被他們捉到。想來想去，總想不出一個辦法。肚子裏卻有些空空了。再加出門時候，十分炎熱，並未穿上

外衣，此刻被森林的風吹着，不免悚悚發抖。

忽地，一陣涼風從溪對岸吹來一片銅鼓聲，音樂聲和着清澈的歌聲。這歌是馬來民歌「月明之夜」，每一個印度尼西亞孩子都懂得唱，逃先是在五六歲的時候就已學會了的。原來印度尼西亞人一般都愛好音樂，特別是回教徒，每逢月圓的夜晚，在月下打着鑼鼓，唱歌跳舞成了普遍的風俗。逃先想着，這小溪對岸既然有印度尼西亞住家，何不前去打擾一番，只說在森林中散步迷了路，請求借宿一宵，到了明日另作打算不遲。一邊想着，一邊就走到溪邊。溪水並不深，只到膝踝爲止。逃先就赤足渡過了那小溪，到了對岸，再迎着歌聲走了一段小路。在月下望見前面是一個印度尼西亞小村莊，零零落落地纔不過十餘家莊屋，全是用竹壁茅椽蓋搭的。逃先找到正在唱歌跳舞的一家門口竹籬前，停下來，高聲嚷道：

「對不起，請開門！」

屋子裏面的歌聲立時停止。

「是誰？」一位老人家的聲音在問着。

「一個迷路的中國少年人要來打擾，請原諒罷。」逃先在外面回答。

「哈山，你出去開門看看！」又是那老人家的聲音。

竹籬邊的大門開了，從門裏面走出一個二十餘歲的青年，身材又高又大。只是月光被門前一棵大樹遮住，遯先和那青年面對着卻認不清臉貌。那青年就問：

「峇峇^㉔從那裏來？」

「是從市鎮上來的。剛纔在森林裏迷了方向，想請求在府上借宿一宵。不知道我可以進屋子裏說幾句話嗎？」

「那麼，請進來，峇峇。」

青年把大門關上，帶了遯先穿過屋前的小園地，跨上一道短梯，就進了屋子。

屋子裏面坐着三四個人，靠窗口陳列些鑼鼓樂器。上首點着一盞油燈。燈光下坐着一位老人家，見着遯先走到門口，站起來嚷道：

「我道是那位貴客，原來是小頭家^㉕。小頭家，快進來坐罷。如何這夜間來到我們這荒僻的村子裏？不怕森林裏的老虎嗎？」

遯先聽得這位老人家的聲音十分熟悉，定睛一看，原來就是老伊斯美，轉過頭來，認出剛纔帶他進屋子來的青年，卻是小伊斯美，乳名哈山。他們父子倆，原來都是熟

人。老伊斯美是爪哇籍的小農，一向在市鎮外一個鄉村中，經營着一所小橡樹園，也種些田地，是他父親店中十餘年的老主顧。他的小橡樹園收成的樹膠，全部零售給他父親的店裏，種子，肥料，家常日用物品，也都是向他父親店中購買。老甲必丹因他誠實忠厚，又是店中老主顧，還時常幫助他一些。曾經有好多次，老伊斯美購買園地，修理莊屋，都是由老甲必丹貸給款項，直到後來，還拖欠一些不曾還清。老甲必丹卻從不向他追討。至於遜先，從幼小時候，就和老伊斯美混得很熟，每次老伊斯美來到市鎮上，一定帶些佛菓，鳳梨，榴蓮^①之類的土貨，送給遜先喫。到後來，小伊斯美年紀長大，老伊斯美就很少上市鎮去了。逢到星期六市集，都是由他兒子趕了一輛牛車到市上交易，每次一定要去老甲必丹店裏，因此遜先和小伊斯美也十分熟識。他們父子倆慣常稱呼老甲必丹叫作「老頭家」，稱呼遜先作「小頭家」。遜先不曾到過伊斯美的家，雖然知道他們父子住在離市鎮不遠的鄉村，卻想不到就在這個村莊裏。

本來遜先遇到他們父子兩個熟人，應當十分快活，可是此刻卻不然。遜先原想瞞過他的真姓名和來歷，在一個不相識的印度尼西亞農家胡亂借宿一宵，再想別的辦法。現在卻遇見了伊斯美父子，如果把剛纔發生的事，告訴了他們，怕他們害怕，不敢收容他

過宿。如果不把真情告訴他們，他們又會懷疑。因此對老伊斯美適纔的問話，只好支吾其詞地回答着：

「請原諒吧，老伊斯美先生。剛纔在森林中迷了路，回不得家去。所以想借一家人家屋子裏求宿。卻想不到這裏就是你們府上。」

說時老伊斯美的妻子，一位五十歲左右的面貌慈祥的太太，從裏面端出一壺茶和一盤糕餅，逸先就在桌旁坐下喝茶。老伊斯美便又說道：

「上個月，我聞知老頭家在醫院中去世，上帝知道，死了一位善人。我曾經好多天爲他祈禱祝福。後來，我叫哈山去市上時，務必請小頭家來到我們這個荒村裏玩玩。哈山回來時說，老頭家的店和住宅門前貼着封條，進不得去，四下探聽，卻不知道小頭家住在何處。現在，上帝的恩惠，把小頭家送來到我們寒舍。這附近一帶橡樹林，離市鎮有七八公里遠，不知道小頭家怎樣過這邊來，爲什麼會走迷了路？」

逸先心裏想着，這老頭兒追問的這樣緊，看來是瞞不過他的了，就算一時瞞過他，日後他總得知道。逸先一向知道老伊斯美是十分虔誠的回教信徒，聽他剛纔的話，對老甲必丹的去世，表示非常感傷。對着這樣的誠實厚道的老人家，說謊是不應該的。而且

對他說出真情，料想他一定會保守秘密，不至於把事情張揚開去。

逃先不再猶豫，就把他父親死後的一切經過事實，從他被軟禁在舅父家中起到最後殺死鬼子兵報了父仇為止，向着老伊斯美一五一十地訴說了一遍。說畢就立起身，向老伊斯美告辭道：

「我這一場禍事惹的不小，日本鬼一定要挨戶搜查捕人。怕會到這裏搜索，連累了你們。我已經打擾了，現在還是回到林子裏過一宿再說吧。再會了，老伊斯美先生。」

這時伊斯美父子兩人都立起來再三堅留，不放逃先走。老伊斯美說：

「小頭家，你萬不能在林子裏過宿。暫且委屈在寒舍睡一晚，明天你也休出去。我教哈山先去市鎮上探聽一下，看那邊情勢如何，再作打算。料想日本兵不至於到這個僻靜的印度尼西亞小村莊裏來捉人。即使日本兵來到村子裏，我們立刻就會知道，莊屋後面就是一片大樹林，到處可以躲藏，不怕什麼。想起老頭家生前待印度尼西亞人，十分友愛親切，我們一家人受了他的幫助，更是不少。雖然我們種族不同，我們卻如同一家人。現在老頭家早已歸天，剩下小頭家，又遇着患難。上帝明鑒着，我們伊斯美一家人一定要用全力保護你，斷不讓你有什麼意外。」

老伊斯美說的十分誠懇坦白，逖先聽了不由的不流出一股熱淚。他就答應留下，當晚一宿無話。第二天，逖先躲在屋子裏不出門，避免生人耳目。這一天卻是星期六市集。小伊斯美大清早就趕了牛車去鎮上，四處打聽。他從一個在憲兵部擔任翻譯的爪哇人那裏，聞知駐軍當局把昨日這件案子，看得十分重大，昨晚市鎮上各街道和通到四鄉的道路，一律斷絕交通。駐軍全體出動，把守道路要口，檢查行人。鎮上中國人住宅，都被搜查。逖先的舅父蘇如雲也被憲兵帶去拘禁。據說，憲兵已經偵知，昨天打死日本兵的中國少年，就是少年義勇隊的隊長，是那次寫抗日標語的主犯。今日憲兵部門前已貼出捉拿陳逖先的賞格，市鎮附近各處鄉村長都接到命令，如見有形跡可疑的中國人，務須立即報告駐軍當局，隱匿不報者查明後立處死刑。

本日市鎮上交通雖已恢復，但趕市集去的鄉人，都被嚴密盤查。哈山的牛車從市鎮上出入，兩次經日本兵檢查，耽誤了幾個鐘頭。等到他趕回家中，已是暮色昏暗，就把他所探聽的一切，向逖先和老伊斯美詳細陳述。當天晚上，關上大門，大家就在屋子裏商量辦法。外面風聲既是這般緊急，逖先是斷然不能回到鎮上去了。要是在伊斯美家中，藏匿一個中國少年人，給旁人識破，也是十分危險。後來老伊斯美纔想出一個主

意，教逃先改換姓名服裝，充作老伊斯美的姪子，是新從爪哇來的，就在他家中住下，一同種地做工。好在逃先說的一口流暢的印度尼西亞語，又懂得幾句爪哇方言，因為在赤道下生長，皮膚是棕色的，只要改換過裝束，和印度尼西亞人並沒有兩樣。這樣，收留在家中，再不會引起旁人懷疑了。

老人家這個辦法，想的十分妥帖。在這種情勢之下，逃先不由自己作主，自然只好完全依從。到了次日清早，伊斯美家裏人取出一條爪哇紗籠^㉔，給逃先換上，再給他戴上一頂回教畢吉帽^㉕，就活像一個爪哇農家的少年人。當下就由老伊斯美帶去，見那村子裏的村長，向他報告，這是他的嫡親姪兒，名叫阿明弩亭，年十四歲，因父母亡故，從爪哇搭乘帆船來蘇門答臘伯父家中投靠，昨天纔到的，以後就和他一家同住，種地做工。那村長又是一個峇達人^㉖，自然毫不懷疑，就在戶籍名冊中，添上阿明弩亭這個名字。從此逃先就變成老伊斯美的姪兒，作為這個小村莊裏的合法村民了。



就活像一個爪哇農家的少年人。

再說老伊斯美一家四口，除老夫婦外，有一子一女。老伊斯美本是爪哇的一個貧農，年輕時就來蘇門答臘，在一家外商大農場，充當契約苦力工^①。契約滿後又在一家私人橡樹園，充當收割樹膠的雇工。做了十幾年的苦工，纔攢下些許錢，和一位以前在大農場工作的爪哇女工結了婚。後來纔來這個小村莊上，租了一個小橡樹園，兩口子日夜操作，樹膠生產逐漸增多。過後又添買一些田地，到了戰前，樹膠市價高漲，一家生活纔算過得去。老伊斯美信奉回教十分虔誠，他單指望積下一些錢，能夠去麥加朝山^②，了卻他生平心願。誰知大戰爆發後，樹膠價落，沒人願意收買，老伊斯美不但不能去麥加朝山，連負欠的債務都無法清還。現在只是倚靠在田地上種些糧食，除家中喫用以外，餘下的到市上去販賣，纔能勉強支撐一家生計。因為生平積勞受苦，老伊斯美年還未到花甲，卻已鬚髮斑白，老態龍鍾。幸喜他夫人性情溫和，內助賢良，一家融洽，頗盡天倫之樂。他的兒子哈山長大成人後，體強力壯，擔當的下土地勞作，使老人家稍稍安心。只是哈山為人，沈默寡言，對宗教信仰不像他父親那樣熱烈，惟獨對社會民族問題和一般時事，卻十分關心。在鎮上他有一些青年朋友，時常告訴他一些時事消息，並借給城市出版的新書報，帶回家中閱讀。因此哈山雖然是一個小村莊中的農民，

可是志行高超，見識廣博，不失爲一個新時代的印度尼西亞青年。

哈山的妹子露米妮卻比遜先小一歲，稱遜先作「阿明哥」。她的身材並不高大，圓面孔，一對烏黑的大眼睛，生得十分嫵媚動人。她也曾在鄉村小學畢業，現在卻跟她父親學阿拉伯文，誦習可蘭經典。可是她所最愛好的卻是音樂。她懂得各種印度尼西亞民歌，並在練習提琴。她有着印度尼西亞典型女性卡爾的尼^①。那種熱情奔放和多感的氣質，卻不像卡爾的尼是貴族出身，所以在外表上落落大方，天真爛漫，沒一點女孩兒家的忸怩姿態。

一家人對遜先都十分親切慇懃。老伊斯美夫婦對遜先實在比對自己的真正的嫡親姪兒，還要疼愛些。哈山和露米妮也把他看作同胞兄弟。農家從早到晚個個人都忙着做工，和市鎮上的生活全不相同。老伊斯美和哈山，大部分時間，都在田頭開地播種芟草施肥收割，有時到林中砍柴，到溪邊擔水，伊斯美太太管理廚房，收拾屋子。露米妮去田頭送茶送飯，幫助母親料理廚房，洗衣縫紉。遜先起先只在田頭做些不大用氣力的工作，但到後來，學會各種耕種的技藝，什麼工作都跟老伊斯美父子一塊做去，日久以後，並不覺得十分辛苦。他是從商人的家庭中生長的，一向只知道做買賣的勾當。現在

纔明白農民謀生活的艱難，要一滴汗去換一粒穀，做一天工纔圖得一天飽，不像做生意人把貨物販進販出就賺到手一批錢財。但是農家也有農家的樂趣，第一，農民性格誠實天真坦白，不像商人專依靠欺騙賺錢；第二，和大自然直接接觸，空氣陽光儘你受享，比在市鎮上過着湫隘沉悶的生活要好的多。逃先以前總以為開店鋪做生意是唯一正當的生產事業，現在想起來，把貨物買進賣出，販來販去，貨物本身不會增加，只是把社會的財富的一部分轉移作爲私人財富就是了。只有農民用自己的勞力，替社會增加財富，而他所增加的財富，卻比他所享受的來的多，這纔可以說是真正的生產者。因此逃先心裏想着，雖然父親是個商人，他以後卻不想再做一個商人，總要做一番真正有益社會的事業，人生纔有意義哩。

在伊斯美家中，每餐只是蔬菜和白飯，晚間只鋪一條蓆子在地板上睡覺，和他過去所過慣的生活卻不能相比。可是回想起被軟禁在舅父家中時的那種生活來，逃先卻覺得現在是進了天堂了。爲的是逃先雖和市鎮上一些同伴好友完全隔絕，和伊斯美一家人卻相交得十分融洽。逃先除學習一些耕種的技術經驗之外，跟着老伊斯美學習阿拉伯文和回教經典以及印度尼西亞的許多有趣的歷史掌故。露米妮和他一起研究音樂民歌土風跳

舞，練習提琴。哈山每次從市鎮上回來，總是帶來一些新書報，報告一些所探聽到的時事消息。平時他最愛和述先討論民族解放問題和各種社會問題。

傍晚工作完畢，一家人舉行晚禱後，便是他們最快活的時間。述先和哈山露米妮彈奏各種樂器，唱歌跳舞。遇到月圓的夜裏，從同村中隣家來了幾個青年人，就舉行一個小小的音樂會。每星期六晚間總有一次時事座談會，由哈山做時事報告，述先擔任主席。在平常日子，老伊斯基一定給他們講些有趣味的故事。

老伊斯基從不忘記年輕時充當契約苦力工那一段歷史，時常和他們講些大農場裏待遇工人的情形，和招工工頭把爪哇農民販賣到外島做苦工那些事實。有一次，他老人家講了一個長篇故事，這是做照天方夜譚的體裁編成的，情節十分離奇曲折。中間有一段說到有一位貴族公主，落了難以後，在爪哇被一羣騙子騙上了船，裝運到德里^①出賣給一個外國人的大農場，充當契約苦力工。這位公主，信仰宗教十分虔誠，不論任何環境，每天一定要做五次禱告。工人中間有害病的，請她去禱告一次，就會立即痊愈。她常把自己的伙食節省下來，送給十分窮苦的工人，把自己的紗籠剪下一塊，送給沒有衣穿的窮孩子。工人們都不知道她是公主，卻相信她是天使下凡，因此所有男女工人遇見

她都要行禮朝拜，她成爲工人中間的真正領袖。後來，大農場經理因她生得十分美貌，要娶她作小老婆，被她拒絕，那外國人經理就把她關在黑牢裏，日夜鞭打。這一件事激起了數千工人的大暴動，放火把農場房屋燒掉，纔把公主救出。

聽了這一段故事，逃先記起了他父親從前也曾講過關於德里大農場中國工人的一段悲壯歷史，他就接着向大家敘述一遍。這一段歷史大概是這樣：幾十年前，德里一家大農場中，有一個外國工頭性情十分兇暴，對待工人異常殘酷。工人有一點細小錯誤，就得喫皮鞭子，坐黑牢，在他手中斷送了不少工人的生命。在這個外國工頭管轄下有五個中國苦力工人，都是從中國當作豬仔被騙販運來南方的。有一天，五個苦力中間的一個和那工頭發生口角，那工頭舉起皮鞭就打。這個苦力工人氣憤不過，從腰間拔出一柄削草的短刀，和他抵抗，那外國人就被刺中要害斃命。當時卻並無第三個人在旁。農場經理聽得中國苦力工人殺死了外國工頭，立即報告警察，把那五個中國工人都捕了去，解送法庭審問，這五個人中間，有四個雖然並未參與殺人，因平時對那外國工頭，切齒痛恨，現在他們中的一個同伴替他們除兇洩恨，一個個都爭着把殺人的罪名擔承下來，好教別的小伙伴無罪釋放。當法官審問時，五個人異口同聲地承認持刀行兇的只是他一個

人，和別人無干。法官明知五人中間，只有一個是兇犯，但因五個人都爭着承認行兇，倒使法官無法下判。這案子延擱了許多時候，最後法官不得已只好不分玉石，把五個中國人，一律判決死刑，五個人同時被絞死。因此棉蘭華僑把這五個中國工人稱為五義士，蓋起一座廟宇，香火奉祀，至今棉蘭五義廟香火旺盛，和中國國內的關廟，岳廟竟相彷彿。

老伊斯美接着說道：「我在大農場做工時候，也聽人說過五義士的故事，我們信仰回教的雖不許崇拜偶像，日後我去棉蘭，倒想去五義廟，瞻仰義士的遺容。我相信這五位義士的靈魂一定要進天堂，和在戰場上陣亡的回教信徒一樣⊕。」

露米妮也說道：「阿明哥，你這故事倒是十分動人。我最愛聽一些關於中國的故事。以後每天晚間，爸講了故事之後，我們要阿明哥也講一個中國故事。」

以後每晚必先向大家講一個中國故事，大部份是他父親從前講給他聽的，有一些是他從中國書本中讀到的，但也有一些是他自己信口編造，並無半點根據。爲了增加大眾興趣，必先講到中國的事，總是加油加醬，故意誇張，卻沒有一次不使大家聽了心滿意足。

特別是那女孩子露米妮，對中國的興味，一天比一天更濃厚起來。逸先把他所懂得幾支中國歌曲，早已都教會她了。她最愛唱的倒是「打回老家去」「太行山」之類的中國抗戰歌曲。後來逸先又教她學中國話，認中國字。露米妮學中國文，覺得比跟父親學阿拉伯文更有興趣。不久以後，她居然能說得幾句流暢的中國國語，她和逸先約定，日後逸先回中國，務必帶了她一同去進中國學校念書。

這樣，在伊斯美家中，逸先從不感到寂寞悶氣，日子就十分容易過去。在赤道地帶，無四時寒暑之分，時光如同流水一般地滑過，絕少波浪起伏，有些人就會因此忘掉了自己的年齡。在市鎮上，陳逸先殺死鬼子兵那一件案子，已不再聽到人們說起了。據哈山探聽得的消息，逸先的舅父蘇如雲，自從憲兵部監禁了一年多之後，早已被釋放出來，現在病在家中。只是前方戰事一天比一天緊急。市鎮上謠言衆多。馬六甲海峽常有聯合國潛水艦出沒，日本兵運糧船多被打沉。沿海一帶軍隊調遣十分忙碌。有人說，中國便衣隊，已有數千人混進蘇門答臘島上。因此憲兵忙着到處捉拿聯軍間諜，咖啡店裏有人談到時事，就被捉去打個半死，街路上見了十五六歲到三十歲的壯丁青年，都要捉去，強迫替軍隊做苦力工。爲此逸先幾次想回到市鎮上去看看，都被伊斯美父子再三勸

阻。現在遜先比初來這村子裏時，長出一個頭，已經是一個雄赳赳的成年壯子了。據哈山說，即便遜先打扮作爪哇農民，市鎮上人們不再認識他，但在大路上要是撞見鬼子兵，準會被強拉去當兵補^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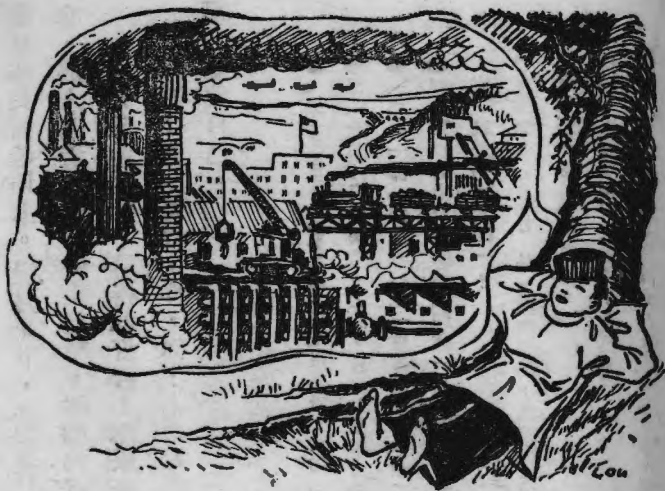
因此遜先只好照舊住在這村子裏，除了在田地上工作之外，有時和露米妮姑娘去溪邊林中散步納涼，卻從未走到過通市鎮的大路上面。

是在回曆的九月十五日。按照回教一般規矩，九月是齋戒月。在這一箇月中間，白天不舉火，戒絕飲食，到了太陽落下，纔喫些東西充飢。伊斯美一家和這村子裏居民全是回教徒，到了這一天，在白天減少工作，午後六點半，晚禱之後，家家戶戶，纔煮些東西來喫，一邊唱歌跳舞，一直要鬧到夜半，纔分頭去憩息，可是這一日恰是星期六市集，哈山照舊從清早就趕了牛車去鎮上，一邊做些買賣，一邊探聽消息。平常日子去趕市集，到傍晚一定回家。那天到了黃昏，伊斯美一家已經做過晚禱，只見哈山回來。從清早起一家都沒有進過一滴水，此刻卻只等哈山到家來一同喫。一同唱歌跳舞尋樂。誰知越等越不見他回來。大家都十分焦急。這時屋子外面，正是皓月當空，把整個村子照耀的如同白日。遜先就向老伊斯美說：

「伯伯，我到溪邊去等哈山哥吧。」

說着，他已走出門去，出了村子，就到了溪邊小木橋橋邊。這座小木橋是從村子通到外面的唯一道路。橋那邊就是大橡樹林，橋這邊卻有一株大榴蓮樹，樹上枝葉繁茂。日間，全村居民都在這橋邊沖涼①②擔水洗衣，這時都已回去在家中休息尋樂。因此這橋邊卻十分幽靜寂寞。逃先獨自在大樹旁草地坐下，一陣清風吹來，遍身涼爽。只是從早起沒有喫過東西，覺得有些飢腸轆轆。當下就在大樹根下躺着身子，仰頭望着天上明月。忽然想起，當那天黃昏，他殺了鬼子兵，跑到這村子前面來時，也正是這般月色。算來現在已是整整地三年了。在三年中間，他在伊斯美家中，並沒有什麼不如意，只是和市鎮上一班同學好友隔絕音訊。有時不免納悶。他好多回託哈山去鎮上探聽少年義勇隊的下落，都沒有得到一點線索。也許他們這些隊員，都已由馬來亞回到中國，也許這少年國際縱隊，在中國已幹下一番驚人的大事業，只剩下他一個人卻在這破島荒村裏虛度光陰！這時他想起他父親老甲必丹臨終時一番囑咐，想起少年義勇隊當時祕密進行抗日工作的情形，想起他在舅父家中所受的許多悶氣。他便自言自語說道：

「我的祖國啊！我連做夢都在想念你。幾時我才能夠投到你的懷中！」



「……。你念想在都夢做連我！啊國祖的我」

逸先的腦子越想越混亂，越想越模糊，越想越疲乏，不知不覺地伸個懶腰，就靠在樹根上睡着了。

不一會兒，忽聽得遠處波波的聲響，逸先心中想着，莫非是哈山哥趕着牛車回來了。但這不像牛車趕路的聲響，倒有些像汽車聲，可是這村子之內，都是森林鳥道，哪來汽車。正在猜疑着，這聲音卻愈來愈大，愈來愈近。忙睜開眼來看時，逸先不由得大吃一驚，原來是一匹大蝙蝠，正向他身邊撲過來。黃昏時候在森林中間，逸先常見蝙蝠出沒，不過從沒有見過這麼大的蝙蝠。他正待閃避，那大蝙蝠戛戛地響

着已落到橋邊地上。從月光下，渺先看的清楚，那蝙蝠的翅膀中間，忽然走出一個人來。那人迎着渺先身旁走過來，離開約有一丈多遠時，只聽得嚷着：

「是陳渺先嗎？尋得我好苦！你原來卻在這裏……」

「哦！原來是你，你，你……葉元龍！」渺先呆頭呆腦地回答，幾乎不相信回答這話的是他自己。

① “Prempuan adakah?” 印尼粗魯語，意為「有姑娘嗎？」

② 即「芒菓可以喫嗎？」之意。日本人作印尼語，往往以 *ada* 來表示疑問。

③ 「峇峇」即「僑生」（見「破島的故事」註二及註十一）。印尼人習慣稱呼中國男子為「峇峇」。

④ 福建語稱店東及老闆為「頭家」，在南洋甚流行。因此當地民族亦稱呼中國人有錢的為「頭家」。「小頭家」就是「小老闆」。

⑤ 佛菓原名 *Jambu* 是一種硬壳菓。鳳梨在中國稱菠蘿蜜。榴蓮 (*durian*) 為一種有刺的菓，有異味。此三種都是熱帶特產的菓物。

⑥ 印尼人男女都以花布圍身，狀如裙，名為 *Beking*。

⑦ *Peci* 黑絨製圓頂高帽子，回教徒男子都戴這種帽子。

- ⑧ Orang Bata 蘇門答臘東海岸一種高原民族，一般不信奉回教。
- ⑨ 在舊荷屬東印度的大農場，雇用苦力工人時須訂契約，在若干年內不得辭去工作。稱為契約工人。做契約工實際上就是一種豬仔，一種奴隸工人，因為幾乎完全失去自由。
- ⑩ 回教徒都要去穆罕末德墓地麥加朝拜，視為功德無量。
- ⑪ Kartini 二十世紀初年爪哇婦女運動者及女作家。
- ⑫ Deli 在蘇門答臘東海岸，其地有歐人經營的大農場多所。
- ⑬ 回教可蘭經裏說，凡在聖戰中陣亡，靈魂可立昇天堂。
- ⑭ 佔領時期，日軍強征印尼人及華僑當兵，稱為「兵輔」。
- ⑮ 廣東語意即洗澡。

三 洲際航空列車

「場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禮·大學

這個葉元龍不是別人，卻是陳述先的舊同學，少年義勇隊的隊員。他生在廣東梅縣，和述先同年歲。父親是一個機器工人，大革命時期曾參加香港大罷工，後來逃避來南洋，在這小市鎮上開設一家小腳踏車店，出租並修理腳踏車。元龍從小曾在梅縣小學校讀書，十歲頭上由他父親帶來到南洋，在中華公學裏和陳述先同班，兩人可算得十分莫逆。爲的元龍自己有一輛小腳踏車，來往方便，少年義勇隊派他擔任交通聯絡。那一天，述先從舅父家中走出，正待跨過街，去那腳踏車店，找尋元龍，卻在街心給喝醉酒的日本兵攔住，鬧出一場大事情，以後兩人從未見過面，通過消息。在學校中，元龍身材生得十分矮小，卻是機靈敏捷，因此人家都稱他葉小鬼。現在葉小鬼長的並不算高，

卻比先前肥胖茁壯的多。再加他頭上戴着一頂闊邊童子軍帽，遮住額髮，腳下踏着一雙黃皮靴，裹着綁腿，身上穿着厚黑大衣，一直披到膝蓋下面，顯得身材臃腫，活像一個小汽球。這副模樣裝束，和從前的葉元龍，全不相同，要不是逸先一向聽慣了元龍說話的口音，帶着客家人●說國語的一種怪腔調，他就再也想不起站在面前的是他最親近的一個舊同學。

「我在市鎮四處探聽，總是探聽不出你的下落。剛纔從這橡樹林經過，見這一帶風景甚佳，順便下來看看，卻想不到遇見你在這裏。」

「在市鎮上像這怪模怪樣的裝束，倒不怕日本鬼把你這小鬼捉去當兵補嗎？」逸先用那慣常的開玩笑的口吻向他的舊同學說。

「逸先，你做夢咧！哪裏還有日本兵？難道你不知道日本法西斯跟着德國法西斯無條件投降，戰爭早已結束。以前我們少年義勇隊的隊員，想起過去的一番抗日事蹟，十分思念你，纔派了我來把你帶回新中國。」

「那麼，元龍，你是已經回去中國了。」逸先問着。

「我昨天纔從國內來的。回想起當年大家討論祕密回國參加抗日的計劃，只不過

是一羣不懂事的孩子們的幼稚冒險想頭。卻料想不到後來大家居然從馬來亞偷過敵軍陣地，都到了中國，就中只少了你一個人。逃先，你還不知道我們這羣孩子在戰爭中幹了許許多多英勇豪俠驚險的工作。如今國內不論男女老幼沒一個不知道「少年抗日國際縱隊」這個名稱……」

「真的嗎，我連做夢都想不到！你這小鬼，是不是故意編造一些事實開我的玩笑！」

「誰愛開你的玩笑！虧你是一個少年義勇隊隊長，卻連全體隊員的行動，都一點不知道。也罷，反正此刻說不清，你到了新中國，他們自會把過去這幾年經過情形向着你詳細報告的。逃先，不要耽擱時間了，我們走吧。此刻去新嘉坡，我們還趕得上今晚的洲際列車。」

「去新嘉坡嗎？這裏離海口很遠，又要搭乘舢板船渡過海峽，今夜怎能趕得及？」
逃先半信半疑地說。

元龍心中暗笑着逃先太不懂事，卻只說道：「你別管這些，我有風車可以載你去。」
這時逃先纔記起剛纔看見一匹大蝙蝠飛到橋邊，後來從蝙蝠翅膀中間走出一個人，就是元龍。心裏思忖道：「剛纔大約是我睡眠昏花，沒看清楚。哪裏是什麼蝙蝠！原來

是元龍騎來的腳踏車；元龍出門不是一向都騎腳踏車的嗎！」

元龍彷彿懂得逸先在想什麼，就把他拉到橋邊，指點着說：「你還沒有見過這風車罷。這是新中國第八十九飛機製造工廠的新出品，是按照滑翔機的製造原理，再加上小型發動機製成的，雖祇能作數百公里的短距離飛行，但速度卻和平常飛行機一樣，而且可以載着兩個人，不拘在田野森林道路上面以至人家屋頂上都可以降落或起飛，不必需要飛行場，所以甚是方便。這正應着中國古書中『御風而行』這句話，所以名為風車。一向蘇門答臘華僑把腳踏車稱作風車，在馬來亞卻把汽車稱作風車，其實都是牛頭不對馬嘴，只有這個纔是名副其實的風車。」

到這時逸先忽然想到，要回去中國，應當向伊斯美一家人告別，並且要是露米妮姑娘願意，最好帶了她一同回國。因為他早就答應了露米妮，日後回國一定帶她同行。於是他就把這個意思告訴了元龍。

元龍卻回答道：「我這車只能載着我們兩個人，要是再增加一個人，就沒有座位了。逸先，我勸告你，你要是真想回去新中國，我們立即就走，休得錯過機會。你要是去通知伊斯美，我怕你就會去不成。」

他那同學說的最後幾句話是什麼意思，逃先實在並未懂得，他只是心裏想，好多年想回去祖國都去不成，現在有了這麼一個好機會，真的不要再錯過了。也罷，此刻就跟着元龍起身罷。伊斯美一家人，只好等到了國內，再寫信通知他們，請求他們原諒。

正在打定主意，元龍已經把身上那件厚黑大衣脫下，給逃先披上，說道：「你還是第一次航空，衣服穿得太少，怕路上着了涼。我卻用不着這個，你穿上罷。」

披上了這件黑大衣，逃先登時覺得遍身暖和，並且有些飄飄然，舉起步來十分輕快，和浮在水面上一樣。他問元龍道：

「這是什麼材料做的，為什麼這般輕鬆柔軟？」

「這是特製的航空衣，是一位華僑青年化學工程師發明的。這是用這裏出產的樹膠，精鍊成一種比紙張還薄的布片。在布片的夾層中間灌入一種氣體。這種氣體乃是最新發見的一種化學元素，原子量比氫更輕，所以能浮在空氣上面。這種航空衣有許多好處：穿在身上減輕飛機的負載的重量，可以保護體溫，而且入水不沉，落在地面時，利用空氣的浮力，可代替安全降落傘的用途。」

元龍一邊說，一邊跨上風車前面的座位，卻教逃先跨上他身後的座位中乘坐着。他

把發動機的機關撥動了一下，波……波……波……地響着，那風車沿着小溪邊駛了約有一二丈遠，就昂起頭來，逐漸升到橡樹林的天空中，不到兩分鐘，逃先回頭向下望，早已望不見那小村莊的影蹤了。

那飛行腳踏車掠過一片森林曠野，不一會兒，已到了麻六甲海峽上空。這時天空沒有半點雲翳，頭頂上一輪明月照着海水，銀波盪漾，彷彿是在神仙世界中。回過頭看那陸地已只剩得一片黑影。逃先在車上低聲說道：

「再會了！蘇門答臘，我的第二故鄉。過些日子，我一定再回來看你。」

這時風車增加了速率，向高空飛去，迎面風勢十分猛烈，往下看時，只是白茫茫一片。逃先生平第一次在空中飛行，不免有些慌亂，兩臂緊緊抱住元龍的肩膀。元龍在前面嚷道：

「不要怕，你身上有救命衣，不會掉到海裏的。就算掉到海裏，海龍王聞知你是少年義勇隊隊長，一定會招你做駙馬的。」

逃先撲哧地笑了出來，說道：

「小鬼頭，不要嚼舌。我問你，什麼時候纔到得新嘉坡？」

「你瞧罷！前面已望得見點點燈光，這不就是新嘉坡嗎？」

逃先向前面望着，果然有幾點極微細的紅光。過了幾分鐘，這些紅光，就逐漸明亮，逐漸增多起來。那風車也就減低速度，慢慢下降。到了大約離地面一千公尺的時候，下面已湧現出一座熱鬧的大城市。這城市靠麻六甲海峽這一邊，排列着無數洋樓大廈，電燈光照在海水中，反映出數千百道閃光，十分美觀。不一會，逃先乘坐的風車戛戛地響，已經在地面降落。這地方是沿海碼頭旁的一塊公共草地，下了車後，元龍扶着那輛風車，和逃先一同行走出草地。前面卻是一座圓穹形的巨大建築，有二三十丈高，頂上站着一個雕像，是一個十七八歲的穿着軍裝荷鎗的少年人，面向着前面的麻六甲海峽。元龍指着向逃先說：

少年航空兵

「這地方本來有着一座萊佛士銅像。萊佛士是一百餘年前開闢新嘉坡的英國人。日本人佔領新嘉坡之後，把那銅像撤去。現在就在這原地方，建造了這座抗日英雄紀念碑，卻比原來的萊佛士銅像規模大的多，你瞧，這圓穹形的壁上，鑄滿了人民抗日軍的戰死的英雄們的姓名。其中一大部分是華僑，但也有馬來人，印度人，英國人，美國人，混種人和別的各种民族。只是在各民族中，大多數卻是從十五六歲到二十歲的少年

英雄。因爲在馬來亞抗日戰爭中，表現的最英勇，犧牲的最多的，乃是抗日軍的少年突擊隊。你瞧，這紀念碑頂上那位少年突擊隊員，多麼雄壯威武。這不是彷彿在說：「海是我們的，陸是我們的，新時代是我們少年人的」嗎？」

逖先聽到元龍說完，就站在紀念碑前面，舉手行了一個敬禮，隨後就跟元龍沿海邊向東走去。走了一段路，只見迎面一所六七層大廈，上面寫着「洲際航線新嘉坡站」幾個大字。門前行人車輛來來往往，非常熱鬧。進了門後逖先就向元龍說：

「這個車站規模真不小！我在蘇門答臘也曾搭乘過幾次火車，卻不曾見過這麼大的火車站。」

元龍說：「你竟是和鄉下佬進城一樣！這哪裏是火車站？你還不知道，如今只有內地交通纔用火車鐵路。國際交通都是用航空列車了。這裏就是洲際航空公司的航空列車停車站。」

「航空列車是怎麼樣的？我以前卻沒有聽人說過。」

「這是用超巨型運輸機作爲車頭，後邊拖着二三十輛客車和貨車。形式有些和美國的流線型的橫貫大陸列車相彷彿，但飛行速率卻比火車快十倍。從前最大的載客飛機，

也不過載得一百餘個搭客，如今這航空列車卻容得二三千搭客，再加上數百噸貨物，所以在二十世紀中航空列車的發明，可說是人類交通上的一次大革命，也就像火車的發明是十九世紀的一次大革命。」

「這個洲際航空公司是中國人創辦的嗎？在這裏彷彿到處都用的中國文字。」

「不，這個公司是全世界各國政府合資創辦的，只因爲在世界各國中，中國人口最多，而且全地球到處都有華僑蹤跡，所以洲際航空公司內，中國政府是最大的股東。在公司的職員，駕駛員，工人中間，中國人也佔了最多數。」

正在說着，兩人已從車站後面走到了月臺上。那月臺和平常鐵路車站的月臺相同。月臺前面卻不見鐵道路軌，只是用洋灰鋪成的飛機跑道，跑道前面是一片大廣場，一直連接到海邊爲止。

這時元龍擡起頭來，看着月臺的大鐘，和他帶着的手錶對了一下，說：「現在纔二十三點十分。還早哩！航空列車要到零點一分纔開。我們到車站食堂裏去坐一回，喫點東西充飢。」

進了食堂，挑選了一個座位，兩人對面坐下。元龍先叫了兩杯牛奶咖啡，麵包，滷

先又要了一大盤豬肉炒米粉。他從清早起，沒喫過一點東西，再加上好多年沒見過豬肉，因此就狼吞虎嚥地大喫着，喫完了一盤又要一盤。擡起頭卻看見元龍把那頂童子軍帽脫下，翻轉身，把帽上一條黑帶子掛在耳旁，口向着帽中喃喃地彷彿在念咒語。逃先正待要問，元龍只是搖着手，教他不要作聲。等到逃先已經把兩盤炒米粉喫得精光，元龍纔彷彿已經念畢咒語，把帽子重新戴在頭上，就向着逃先說：

「我已經打電話去南京少年國際招待所，要他們明天在南京車站迎接。他們說，已經打電話去洲際航空公司關照，把你的車費記入少年國際招待所帳上，你可以不用再付車費了。」

「少年國際招待所是一個什麼機關？」

「這是專為招待到新中國去觀光的各國少年人而設的。裏面專設一個華僑部。你去的時候，就可住在那裏，食宿全由他們供給，你不必花錢。」

「我和他們不認識，怎好打擾他們？」

「你是少年義勇隊隊長，鼎鼎大名，誰不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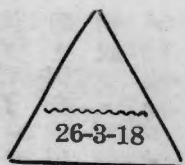
逃先明知元龍故意訕笑他，只好不理會，卻追問道：

「電話你在那裏打的，爲什麼我沒有看見？」

元龍用手指着頭上的童子軍帽，回答說：「就在這裏打的。這帽子中間裝配着一架超短波無線電話機。我們少年交通兵，每個人身邊必須隨帶着兩件東西，一輛風車和一架超短波電話機。」

「從前你在我們的義勇隊擔任交通，原來現在你仍然是一個少年交通兵。」逖先說。「要是沒有我這個交通兵，你哪裏能回去新中國？要是你不信，只看我這個證章。」元龍用手指着胸口說，依然半帶着玩笑。

這時逖先纔注意到元龍胸口掛着一枚紅底的三角形證章。上面有着藍色的花紋和數目字：



逖先問這些花紋和數目字是什麼意義。元龍說：

「波狀的花紋是指電波，是少年交通兵的標記。數目字是番號，表示我是少年交通隊第二十六大隊第三中隊第十八小隊的交通兵。」

「每隊有多少交通兵？」

「這沒有一定。現在新中國五十四個地方，分別設立少年交通隊，

訓練各種交通技術，因此就有五十四個大隊。每個大隊依照學習的科目，分成各個中隊，比方我所屬的第三中隊是專門學習電波通信技術的。每一個中隊依着編隊的先後班次，再分成若干小隊。我是第十八班，所以是第十八小隊。」

「照你所說，少年交通隊大概就是一種訓練交通技術的學校，少年兵就是學校裏的學生，是不是？」

「你的推想也有一部分對。但少年隊和學校不同。在新中國只有不上十歲的孩子纔進學校。過了十歲就得編入少年隊。因為在少年隊中，生活工作學習是打成一片的，不像一般學校……」

話還沒有說完，忽聽得外邊鏗鏘的聲響，元龍看了一看手錶就立起身說：「從澳洲開來的航空列車快到了，一到就要開行的，我們快走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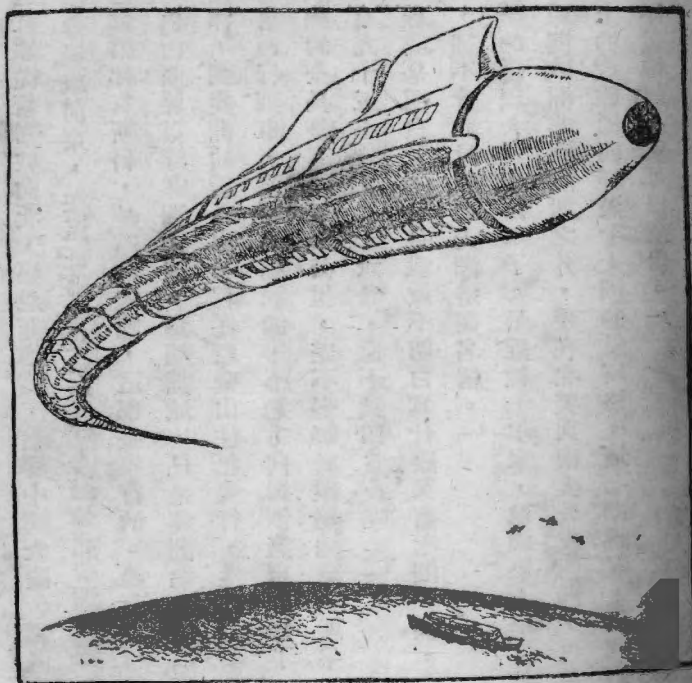
當兩人走到月臺上時，那航空列車已停靠在月臺前面的跑道上。許多搭客從車上下來，另有許多人從月臺擠上車去。下來的搭客有一大部分是白種人和黑種人，上車去的卻一大半是中國人。遜先不及觀看，就跟着元龍擠上了車廂。這航空列車的客位是不分等級的，但車廂中一切設備，卻比蘇門答臘鐵路的頭等車還講究些。車廂內每一邊靠窗

子隔成一個小房間，剛容得下兩個人對面坐着。座位是鋼絲的軟椅，背後放着一個絲絨墊子，坐臥都十分舒適。元龍和逃先剛坐定。列車已經開行，不一會兒，就離開麻六甲海峽，逐漸升入高空，底下已是太平洋了。車內卻十分平穩，要不是向窗子外面望去，幾乎不能相信是在天空中飛行。這時天空一輪明月照耀的和方纔逃先在溪邊林下所見的一個樣子，只是那月亮卻更大的多。逃先很想看一看太平洋月夜風景，就伸手要去打開窗子。元龍連忙叫道：

「開不得，開不得！你不知道我們現在已升到一萬呎以上的高空。快要進到同溫層。在車廂裏面有養氣管和熱水汀的裝置，所以一點不覺得。要是打開了窗子，外邊稀薄空氣流入，你會立刻凍死，或者血管爆裂，亦不定呢。」

兩人一時都想不起說什麼話。逃先卻去觀看貼在門旁作裝飾品的一張世界地圖，在圖上有一條紅線，又有一條藍線。紅線上註着「五洲航線」，藍線上註着「七洲航線」。逃先不懂得這兩條線是什麼意思，只好又請元龍給他解釋。元龍道：

「這是洲際航空列車的航線圖。紅線經過地球上的五大洲，所以稱「五洲航線」；藍線經過地球上的七大洲，所以稱「七洲航線」。我們現在的航程卻是五洲航線中的一



• 了洋平太是已下底

段。你瞧，這紅線從新嘉坡向北，經過菲律賓，貫穿中國大陸，到海參崴為止，是亞洲大陸。過了海參崴就向東，在溫哥佛和紐約停降，這是北美洲大陸。由紐約飛渡大西洋，經倫敦巴黎柏林莫斯科，是歐洲大陸，這都是東行的。過莫斯科就向南直飛到埃及的首都開羅，再由開羅貫穿非洲大陸，到開浦城，已是非洲的最南端了。以後又折而向東，渡過印度洋，到澳洲的新金山，再從新金山往北飛行，纔回到了新嘉坡。這是指東行列車，要是搭西行列車，路線是相同的，不過方向顛倒過來就是了。你瞧，這圖上注明白，五洲航線的全長是五萬五千里，差不多等於環繞地球一週半，全部航程所需要的時間，卻只有九十五小時又五十六分，還不到四日夜哩。」

「五洲航線我是明白了。只是我還不明白爲什麼又有七洲航線。我只知道地球上陸地分爲五大洲，卻不曾聽見過七大洲這個名稱。」

「你從前讀的地理大概是舊本子。最近數十年來，地理學上早已把陸地重新分割爲七大洲。除了亞洲歐洲非洲澳洲之外，現在北美與南美分成兩洲，再加上南極洲，成爲七洲。這地圖上的藍線標明經過七大洲的航空路。這七洲航程，比我們此刻所搭乘的五洲航線更長，你從地圖上就可以看出。」

「你所說南極洲，不就是南極大陸嗎？據我所知道，南極大陸是冰天雪地，草木不能生長，除了一兩個探險家外，從未有人到過。爲什麼要在那邊開一航空路？難道那邊竟會有居民嗎？」

「居民多的很，連華僑都有不少哩。原來你還不知道，在南極洲現在已建立了一個國家。」

「是什麼國？」

「這南極國，卽盎泰克諦克國，一名軸心國，又名瘋子國，或法西斯國。……」

「逃先心裏想，元龍這小鬼真糊塗，剛纔他不是說德日法西斯都已無條件投降，現在卻又說什麼軸心國和法西斯國，簡直是胡說亂道了。」

逃先正待駁詰，列車已駛到馬尼拉海灣上空，正在徐徐降落，向着馬尼拉靠近海邊的車站停靠。向窗外望時，見馬尼拉市到處是摩天建築，直聳雲霄，燈火輝煌，是一個不夜城，比新嘉坡更要繁鬧的多。元龍道：

「這個菲律賓首都都在太平洋戰爭中，曾經兩次遭礮火燬壞。最後一次，日本軍隊退走之前，馬尼拉市民義勇軍在市內響應聯軍，進行巷戰，雙方損失鉅大，熱鬧街市，被

燒成一片焦土。可是現在已完全重建了一個簇新的大都市，再也找不到礮火痕跡了。逃先你瞧，這裏是全市最高的一所建築，就是民族大學，乃是最近纔落成的。」

「是菲律賓政府辦的大學嗎？」

「不是，這是中國和菲律賓政府合辦的，由兩國政府各擔任一半經費。但這所校舍卻完全是由菲律賓華僑捐款建築，建築圖案也是一個華僑工程師設計的。」

「這個大學裏邊，學什麼科目？」

「人類學，民俗學，各種民族語言文化。特別注重的是太平洋民族問題。像這種性質的大學，現在世界上只有兩所，除這裏之外，另一所設在印度。逃先，你要明白，民族問題是新中國青年所最重視關心的一個問題。在這民族大學裏，中國學生幾乎要佔一半哩。」

航空列車照例在馬尼拉只停五分鐘，就繼續行駛。逃先再向元龍問道：

「你每次說起中國，都添上一個『新』字，我不懂得有什麼新中國老中國！」

元龍道：「逃先，你是一個僑生，沒有到過祖國，怪不得你不知道。我卻是生在老

中國，長在新中國的。對於我，老中國和新中國有很大的分別。我們青年人，對這快要

成爲過去的老中國，早已沒有什麼可以希望，可以留戀的了。我們的希望，我們的理想，我們的未來前途，就只有新中國。」

「那麼，老中國和新中國的分別到底在哪裏？」

「這卻不是幾句話可以說的清。你日後自然會明白的。一般地說，老中國是老年人的中國，寡頭的中國，玄學的中國；新中國是少年的中國，大眾的中國，科學的中國。」

「照你說，我們中國不是已經分成了兩國，一個老中國和一個新中國？」

「話卻不是這麼說。老中國中本來已有新中國；新中國中也有……老……老……中國……。」

元龍話未說完，把頭向絲絨椅墊上靠着，就呼呼地睡熟了。原來元龍是一個小胖子，不像逃先那樣神經質，疲乏的時候，任是什麼地方，一側下頭就睡覺，但要是工作緊張時，整天整晚東奔西走，從不會覺得倦怠。

逃先獨自個兒想：剛纔元龍不是在說夢話嗎？哪有什麼老中國和新中國！只記得父親從前說過，中國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五千年以來就如此……而且按照元龍的說法，有老年中國，又有少年中國，那麼，豈不是我和父親就要分成兩個國嗎？……

過一會兒，他又想着：元龍的一番話或者也有一些道理。他到底是剛纔不久從國內來的，父親在去世以前，卻有二十餘年不曾回去過中國哩。……不想它也罷！百聞不如一見。好在不久就要回到祖國了，什麼事情要自己見過纔能相信。就是父親的話也不一定作準……

想到這裏，覺得幾年來所夢想的祖國，父親臨終時念念不忘的祖國，已快到了眼前了。什麼問題都有辦法解決。心頭便充滿了滿意的愉快的感覺。

他實在也已經十分疲乏了。合上眼就睡着。口邊卻現出一種天真可愛的微笑。

●福建廣東講「客話」的在南洋都被稱為「客家人」。

四 聯驩晚會

「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

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

——魯迅

「喂！喂！還不快醒來，已到了新中國大門口了！」

當迅先從睡夢中被元龍喚醒時，航空列車已降到一千公尺以下的低空，減低了速率繼續行駛着。他擦了擦眼，望着車窗外，東方天已破曉，放射出一片絢爛的紅色光芒。腳底下依然是黑沉沉的汪洋大海。只是從微曦的曙光中，隱隱約約望的見兩邊的陸地影子。過了幾分鐘後，列車飛行的更低，前面的海縮的更小，兩旁的陸地卻顯的更加分明，已逐漸可以分辨出陸上蒼翠的山峯，碧綠的田野，灰白色的房屋和沿岸張着帆的漁船了。

〔61〕
迅先便問道：「到了什麼地方了？」說時他打了一個呵欠，還是半睡半醒似的。

元龍說：「這裏是珠江口，再過幾分鐘，我們就要到廣州航空港了。你瞧！前面這個島不就是虎門嗎？這是進到中國大陸的第一道門戶。」

逃先朝下面看時，列車正駛向一個小島上頭。這個小島正當珠江的咽喉，面臨着太平洋。島上沿海一帶盡是些山丘，峯巒起伏，中間錯錯落落點綴着一些白色的建築物。他便說：

「果然名不虛傳，這個虎門要塞，形勢確是雄壯險要。不知那著名的虎門礮臺建築在島上的哪一邊？」

「不錯，虎門要塞在近代歷史上原是十分著名的。不過，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戰略戰術起了重大變化，這個地方已失卻軍事上的重要價值。現在中國是用強大的空軍把守門戶，陸上要塞任是怎樣險要，已無法阻止敵人從天空侵入了。因此這裏的礮臺已撤除，在原址上建立一座民族英雄林則徐的銅像和鴉片戰爭歷史博物館。這所博物館我曾去參觀過，搜集的史料十分豐富，有許多對歷史感興趣的少年人在這裏面做研究工夫。」

「你說新中國少年人對老中國早已不感興趣，爲什麼倒要研究歷史？」逃先有意和

他的舊同學擡槓子。

元龍說：「你有所不知。老中國有些人物，有些事蹟，在過去的時代中卻有着進步作用。比方林則徐是個滿清官僚，但他焚燒鴉片烟土，反抗外來經濟侵略這些事蹟，至今仍值得我們欽敬。而且新中國是從老中國發展來的。我們雖決不想回到老中國，卻必須理解老中國。歷史幫助我們理解老中國，同時指示新中國應走的路徑。逸先，你以後會明白，新中國的少年人，對歷史的研究興趣，要比任何地方任何時代的少年人更來的濃厚哩。……」

兩人正在熱烈辯論中，忽聽得車廂外人聲喧鬧起來，原來航空列車已降落地面，停靠在月臺邊上了。元龍說：

「列車在這裏要停靠五分鐘，我們在車中坐的太久，下去散一散步罷。」

兩人從車上跨下步時，天還沒大亮，只是車站上電火通明，照耀的如同白晝。逸先心裏想：「我這纔真的踏上祖國的塵土了」；不覺暗暗出神。這時月臺上，下車來的，上車去的，提行李的，販賣雜物的，接客送客的，人衆擠作一團，十分喧鬧。逸先跟着元龍，向人叢中擠着，走了幾步，只見這座月臺和平常車站上的月臺建造不同，乃是一

座正圓形數丈闊的走廊。走廊外邊是一條停靠航空列車的環形跑道，約可停靠二三百輛客車。圓形走廊的中央，卻只是一大片圓形草地，並無任何房屋建築。在草地正當中卻豎立着一座數十丈高的鐵塔，大概是指示天空航行方向和收發無線電用的。遜先跟在人羣中走了一段路，纔看清楚這環形的月臺東西兩邊各有一個地道口。搭車的客人都從東邊地道口走到月臺上上車，下車的客人卻從月臺西邊那地道口走下地室裏去。顯見的這個車站建築在地底下，所以地面上看不見一所屋子。遜先再回過頭向月臺外邊瞭望，只見外邊是一片圓形的大廣場，圓形的半徑足有三四公里長。以鐵塔和圓形草地作爲圓心，層層疊疊地圍繞着約有五六十條的環形跑道。兩條跑道中間隔着一片綠色草地。要是從上面向下看，這個廣場恰像一個箭靶，在這箭靶的圓形格子中間，有一二百架飛機來來往往，上上落落，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無不具備。有的從天空降到跑道上，一霎眼就沉入地底不見了，有的突然從地底升到跑道上，就慢慢向天空駛去，遜先正看的出奇，忽聽得月臺上鐘聲鏗鏘響，他被元龍拉住，擠開人羣，重新上了車。當兩人回到原來的座位中時，航空列車已在緩緩地開動了。

在這一站上車的搭客格外多，把車廂中所有的座位全擠滿了。元龍指着他間壁剛上

車來的一批搭客說：

「你瞧，這些都是去美洲的華僑。自從有色人種入口限制取消之後，在南北美洲各國的華僑人數已增加到五六百萬以上，要比南洋的華僑更多些。只是其中最大部分仍是廣東人。從前華僑從香港搭郵船去美洲，最快也要三星期纔能到舊金山。現在搭洲際航空列車只要三十個鐘頭就到了紐約了。要是從這裏搭南行列車，不過十餘個鐘頭，就到了澳洲。還有，七洲航空線也是停靠在這裏的。因此，這個航空港成爲亞洲大陸上一個最大的客貨吐納口，也就是中國和國際間最重要的交通中心。」

「照你這樣說，從中國去外洋現在已不再需要搭乘輪船。那麼，中國沿海商港，如香港，上海，天津等不是都要變成十分冷落嗎？」

「輪船依然有它的用處。比方沿海和內地的交通，煤，鐵，汽油，各種農產品的運輸，依然一大部分是靠輪船輸送的。還有，老年人，航海遊歷家，心臟病患者，都覺得搭乘輪船比搭乘飛機更適宜。你還不知道，新中國航業公司現在有三千萬噸的船隻，航行全地球各大洋。上海天津依然是中國北部和南部的航運中心。只有香港，現在已改作新中國工農少年人的假期公共休養所，不再成爲重要的商港了。」

遜先說：「我再要問你：這個廣州航空港爲什麼只是一片大廣場，不見一所屋子？飛機，燃料，貨物等堆積在什麼地方呢？」

元龍回答道：「這是新中國最大地下航空港，一切設備全是依照着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各國防空經驗來設計的，可惜你沒有時間去地底參觀，在這一片廣場的地底下，有航空車站，飛機貯藏庫，汽油庫，飛機修理工場，還有旅館，食堂，貨物堆棧……竟可以說是一個地底城市。所以在戰時，即使從空中拋擲一千噸炸彈，也無法破壞這個航空港。」

「那麼，飛機怎樣能夠降落到地底，又怎樣能夠從地底起飛？我只見搭客從月臺走進地道裏，卻不知道他們又從哪裏出去？」

「你不知道每一條飛機跑道上，都裝設有自動升降機，用電氣操縱，飛機降落時，就用升降機運進地底倉庫，起飛時也是先用升降機送到地面。在航空港中央，鐵塔底下就是地底電車站，這條地底電車是直通廣州市的。航空列車的乘客進到地道後，就可以步行到電車站，搭乘地底電車，不過數分鐘，就到廣州市中心了。」

「這航空港不是在廣州市內嗎？」

「不，離市中心還有數十公里呢。這個地方從前是稱作黃埔的。」

「國民革命時代，孫中山創立黃埔軍官學校，是在這個地方嗎？」

「正是。在我們前一代的少年人，是在這裏受革命的教育訓練的。這些少年人，有一大部分也曾經爲了新中國的建立犧牲他們的寶貴生命。不過，現在這已成爲前一代的歷史陳蹟了。」

這時，航空列車正在廣州市空駛着，經過一座橫跨珠江的大鐵橋上面。遯先從前曾在書本見過這座大鐵橋的照片。這是著名的海珠橋，是由廣東的工程師設計，由廣東華僑集資建造的。在抗日戰爭中曾經一度遭破壞，現在卻已完全修復了。

從這海珠橋，遯先回想剛纔所說到的黃埔軍官學校，廣東華僑，廣州航空港，虎門砲臺等等，心裏想：廣東人真是了不起，我進了中國，第一件所感覺到的就是廣東的偉大。他便向元龍說道：

「我從前常聽人說廣東精神，還有些不相信。現在纔知道廣東人的奮鬥的精神，革命的精神，建設的精神，是值得欽佩的。」

「不錯，在我們的前一代，廣東是被稱爲革命策源地。也有許多革命偉人是廣東

人。不過，這應當稱作新中國的少年精神纔對。你說廣東精神卻是不對。因為新中國的少年精神並不是廣東人所特有的。而且在歷史上，廣東人中間也曾經出過軍閥，漢奸，貪官污吏和獨裁者。我說一個故事給你聽罷。從前，有一個廣東省主席，不，一個廣東軍閥，他要出兵造反，就請一個扶乩的來給他決斷。乩壇的大仙卻批了「機不可失」四個字。那軍閥心想既是「機不可失」，他就立即宣佈廣東省脫離中央，出兵北上。誰知不到幾天，廣東空軍全部駕駛了飛機，投順中央政府，這個軍閥終於給中央軍打敗。他到後來依然相信大仙並未欺騙他，只懊悔他自己不懂「機不可失」四個字的意思，不該失掉了飛機，不然是不會被打敗的。」

逖先正想說話，元龍卻又接下去說道：

「逖先，你想，廣東精神要是和這位廣東軍閥那樣，豈不糟糕！而且你提到廣東精神，表示你的頭腦中還存留着褊狹的地域觀念，這是華僑的一個大毛病。比方，我在南洋，人家只把我當作客家人，不承認我是廣東人。這和在南洋的福清人不算作福建人是同樣的可笑。但在國內，從沒有人把廣東人分成廣府人，潮州人，客家人，海南人等等。現在新中國少年人連省界的觀念都打破了。只要你是中華民族的兒女，再沒有人追

究你的祖籍是廣東或廣西，是河北或河南。」

遜先聽了元龍這一大篇議論，想不出一句話來反駁。心中暗自思量着：這小鬼好利害！記得從前在學校裏時，元龍做事雖然機靈勤敏，口才卻並不伶俐。學校中每次舉行演說比賽，遜先老是第一名。至於元龍，平常很少說話，尤其不敢和遜先辯論。想不到他回國纔不過數年，就變成了一個小諸葛亮，口才見識都超過遜先頭上。可見得少年人只有回中國去纔能學會一切本領。想到這裏，他又怪着他舅父蘇如雲，不該把他軟禁在家，要不然，他一定率領着少年義勇隊回去中國，到如今他決不會輸過元龍了。

兩個人有好些時不開口說話，各人只朝着車窗外觀看景色。這時航空列車早已離開廣州市，在高空中行駛。有的時候穿過雲中，像被包裹在一團一團的棉絮中間。有的時候，這些棉絮鋪在腳底，就把底下的人間世界整個兒遮蓋住了。

可是在大部分航程中間，天空卻是晴朗澄清，不見雲霧。向車窗外下望，只見早晨的陽光，普照着含笑的大地。起伏的山峯，蜿蜒的流水，碧綠的田野，蔚藍的湖沼，密集的城市，零落的村莊，一一收入眼底。元龍指點着說：

「遜先，你瞧！這一帶就是五嶺山脈……這是分隔着廣東與江西兩省的大庾嶺……」

這裏一條河道就是贛江，它經過南昌流入鄱陽湖……看哪！這鄱陽湖好大，這是中國五大湖之一。……湖邊的那個城市就是九江哩！……現在看的見揚子江了。……我們的航空列車正在沿着江行駛；這揚子江，中國的大動脈，你看，夠多麼雄壯！……」

像一個教常識課的小學教師那樣，元龍一路向逃先慇懃指點着。逃先並不回答，只是點點頭，像不大理會的樣子。原來他心中正在轉着種種的念頭。他想：雖然以前他從不會到過中國，但是這些山，這些水，這些田野，這些湖沼，這些城市，這些村莊，對於他卻並不陌生。爲的是他從小最愛的是看中國畫片和中國電影。進了學校以後，他時常翻看關於中國的遊記和地圖。他早已把中國的名山大川和許多重要地名，記得爛熟，甚至於有一次，他對於中國地理的智識，曾經難倒過學校中一位國語教師。他又記得，在好多時以前，他做過一個夢，在夢中，他被父親帶回祖國，到各地方遊歷。

現在一幅活的真實的中國地圖已展開在他的眼底了，這眼底的中國在他原是熟悉的，他早已在畫片中，電影中，夢中親眼見過，見過了不止一次。至於這些山名，河名，省名，城名，他閉了眼都能一一背誦。元龍的指點解說，對於他，實在是多餘的了。

可是他猛然感覺到，這眼底的中國，和過去他在畫片中，電影中，夢中所見的中國，在遊記上地圖上所理解的中國，到底不相同。他覺得從前在畫片上電影上所見的中國是平面的，在遊記上地圖上所理解的中國是平面的，甚至在夢中所見的中國也是平面的。而現在……現在這個眼底的中國，卻是有凹凸的，不平衡的，立體的，錯錯落落高高低低的……。

邀先心裏想，原來這有凹凸的，不平衡的，立體的，錯錯落落高高低低的中國纔是真正的現實的中國，而他以前所理解的中國不過是夢中的中國，幻想的中國罷了。

以前他自以為對祖國已有了相當的認識，如今纔明白，他所有的認識就不過如同螞蟻對於世界的認識一樣。在光滑的地板爬行的螞蟻，只知道世界是平坦的，卻永遠不能理解世界的真實樣相……。

登時他覺得空虛，覺得喪失了自信心。他想，他一點不理解這個現實的中國，而這現實的中國卻已在眼前。馬上，他就得和這現實的中國人物，現實中國的少年接觸。他不知道要怎樣應付纔好。人家一定會笑他是個十足的「南洋伯」！

想到這裏，忽然又轉了一個念頭，心中自言自語道：

也罷，就算是個十足「南洋伯」也不要緊。反正人家都會明白他是在國外生長的，他到底還是個孩子，即使不懂事，人家也會原諒……而且，以前在畫片中，在電影中，在夢中所見過的中國，原已是五光十色，千變萬化的。已經有好多年，他只想回到這夢中的幻想的中國。但是現在居然回到現實的中國了。這現實的中國一定比夢中的中國，更偉大，更富麗，更光彩，更美妙到千百倍……。

想到也居然有這麼一天，他該是何等地幸福！他就毫不自覺地笑出聲來。

元龍見着，就說道：

「逃先！你發瘋嗎？獨自個兒笑什麼？……哦！怪不得。你是僑生，第一次和祖國見面，自然要開心的笑出聲了。」

逃先反駁道：「難道生在中國的，回到祖國懷抱裏的時候，就不應該笑嗎？」

元龍卻扳起正經臉孔回答道：「你見着一個初會面的朋友，當然是笑的，但當離開家鄉很久以後，一旦回家投入你母親的懷裏，你能笑嗎？你只能流淚痛哭。」

逃先心裏想，這小鬼不但說話利害，而且還有些哲學趣味哩！

正在想着，突然間車廂中的座位震動了一下，原來航空列車正向着低空降下。元龍

朝着車窗外大聲嚷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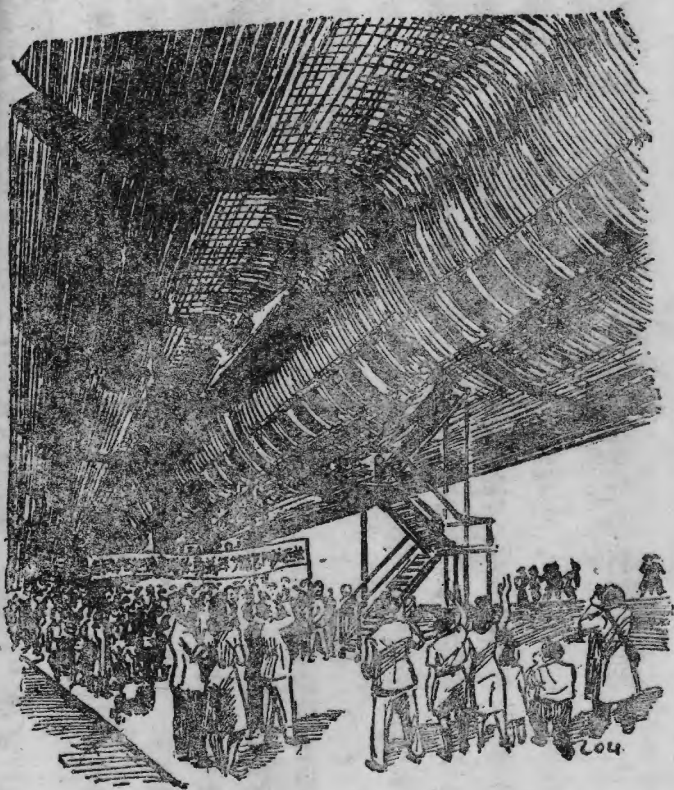
「到了，到了！新中國的首都已經在腳底了。」

逃先連忙向車窗外瞧時，只見一座十分繁鬧的大城市，已出現在眼底。像螞蟻一般攢聚着的街上行人，像蚯蚓一般蠕動着的來往車輛，都已歷歷在目，他卻沒有心思細細觀看，只覺得胸口別別地跳，一種喜悅而不安的感覺，窒塞了心竅，幾乎喘不過氣來。航空列車在南京市空繞了一個大圈子，就折回江邊，向下關航空港降落。只見航空港上，萬頭攢動，有的是送客來的，有的是來接客的。雖然從車上辨不清面貌，卻望得見許多人拿着帽子和手帕向空中揮動着。元龍道：

「看哪！早已有許多人在這裏等着我們呢！」

話未說畢，航空列車已緩緩停靠在地面上。車廂內一大部分搭客都擠着下車，逃先也跟着元龍下車來，到了月臺上，只見一面白布的旗子，下面攢聚着一羣少年人，旗上寫着幾個大字：

歡迎蘇門答臘少年義勇隊長陳逃先同志



。人年少羣一着聚攢面下，子族的布白面一見只

逃先跟着元龍過去，和一些歡迎的人見面握手，隨後進到車站休息室，元龍給大家一一介紹了。來站上歡迎的有一位少年國際招待所華僑部主任，姓林名在田，此外有八九個，都是舊時少年義勇隊隊員，和逃先本是十分相熟的。

在車站休息室裏，逃先跟大家胡亂喝了點水，吃了點糕餅充飢。這時就來了幾個新聞記者和攝影記者，把逃先團團包圍住，問東問西，不得開交。後來元龍一個人先騎了風車進城去。從下關到城內本有地底電車，來往十分方便。但逃先想看看首都市容，所以不搭地道車，卻由那位林主任帶領着，搭乘公共汽車，由中山路進到市中心，下車走了幾步，就到了少年國際招待所。沿途只見兩旁盡是新建的大廈，新開設的工場店鋪和公共機關。道旁行人和各種車輛分開着來往不絕。逃先還是第一次來到大都市裏，自然不免有些頭昏腦脹，應接不暇。

這些不在話下。再說那位少年國際招待所華僑部主任林在田，原來也是華僑出身。他父親是爪哇著名醫生，卻是五代的僑生，在七年前，回到祖國擔任紅十字會救傷工作，就把在田帶來。在田是個語言天才，從小受荷蘭教育，在十四五歲上頭，已經學會了印度尼西亞語，荷蘭語，法蘭西語，英國語，廈門話，潮州話，廣府話，都說的十分

流利，只是不懂得中國文字，並且不會說國語。但是來了中國以後，五六年中間，已經把中國語言文字，學得十分精通，並且又學會了俄文，安南文，印度文。如今他還不過二十歲，已通八國語言文字，各種方言還不算在內。這個少年國際招待所是專門招待世界各國的少年人的，裏邊需要用各種的外國語言，因此在田在這個機關服務，是再適宜沒有的了。

進了少年國際招待所之後，在田就領了逖先在各部分參觀了一週。這個招待所和外國大旅館的設備差不多，佈置都十分新式。週圍卻是一片大空地，空地中間設着運動場，游泳池，露天音樂臺，降落傘練習場等等。進了屋子裏那位林主任就向逖先說：

「你來的正好。如今首都正在舉行第一屆新中國博覽會，你不必到各地去遊歷，單在這博覽會中，就可以看到全國工業農業交通文化的各種建設成績。現在，洲際航空列車從世界各國載來了參觀博覽會的遊客，每天總有一二千人。我們這裏，單是華僑部，就住有五六百位華僑少年，有從美洲來的，有從澳洲來的，有從非洲來的，有從南洋各國來的。他們中間有一大部分都不會到過祖國，現在聽得新中國博覽會開幕，特地回國觀光。因此，你在這裏一定不會覺得寂寞。不但有各地來的華僑少年和你作伴，就是國

內一些少年人，也都願意和你作朋友。在這裏要是覺得有什麼不方便，不習慣，儘管和我說，我都可以替你解決。」

逸先說：「謝謝你的好意，林主任——只是我從南洋新來，不懂事，怕有時會失禮貌，不按規矩，要請你原諒指點。」

在田回答道：「這不用愁。在老中國有很多的規矩禮貌。但是新中國的少年人，卻和我們生長在南洋的孩子一樣，一個個天真爛漫，乾脆直率，要說就說，要行就行，不受什麼拘束，也不必十分講究規矩禮貌，你日後會知道的。」

林主任告辭出去，逸先在屋子裏獨自休息了一回。到了午後，葉元龍來了，許多舊時的同伴，少年義勇隊隊員，陸續進了屋子裏。大家重新談起舊事，十分快活。原來少年義勇隊隊員除了逸先之外，一共十四人，從馬來亞偷入中國邊境，首先在廣東沿海一帶，加入了遊擊隊，經過一個短期訓練，隨後從汕頭搭乘漁船到了廈門，又由廈門到了福州淪陷區內。後來又從浙江進入江蘇，加入江南抗日遊擊隊，過長江北上，在山東河北邊境，參加抗日工作，最後出長城到了熱河。在三年中間，徒步旅行了八千公里的路程，在每個地方，都混入敵人佔領地區，做了許多諜報宣傳破壞工作。有好多次，夜間

摸入敵營，殺死了鬼子兵數百名。因此從華南到華北，日本軍隊一聽到抗日少年國際縱隊這個名稱，都嚇得魂飛魄散。卻意想不到這些驚人舉動卻只是從南洋來的十四個孩子們所幹下的。

抗戰結束之後，這十四個少年義勇隊隊員分別進了全國各地方的少年隊，工廠，農場中工作學習。也有考入大學唸書的，也有在新中國陸軍海軍服務的，也有擔任新聞記者的。最近因參觀新中國博覽會，大家纔不約而同地重新在首都集合。其中只有三個隊員因路遠不曾趕到。在南京大家商定派葉元龍去蘇門答臘，把他們的隊長接來。參觀了博覽會以後，大家仍要分頭回到原地方。只有兩個華僑隊員要回去蘇門答臘探視他們的父母親，有一個印度女隊員，決定回印度去進民族大學，又有一個印度尼西亞隊員也要回去投効海軍，另一個印度尼西亞隊員卻留在中國學習農業了。那四個要離開中國的隊員，只因等候逃先回國，所以不曾走，現在他們已決定明天就起身。

大家談了一回，逃先提議，少年義勇隊隊員在這裏共有十一個，已過半數，就在這裏舉行一次正式會議罷。

大家都贊成。正待開會時，華僑部主任林在田卻走進屋子裏來，見了逃先就說道：

「剛纔首都少年聯驢社來了電話，說是今晚少年聯驢晚會，要歡迎少年義勇隊隊長回國，同時歡送幾位隊員出國，叫我邀請各位一同出席。」

逸先就問這少年聯驢社是一種什麼機關，林主任回答道：

「這是新中國少年人生活互助聯絡感情的機關。現在全國各都市都設立少年聯驢社，凡是從外地來的少年人，食宿旅行都由各地聯驢社招待。這裏首都少年聯驢社並於每星期日舉行一次少年聯驢晚會，其中有各項遊藝話劇等，供少年們娛樂消遣。」

逸先說：「那麼，我也可以接受他們的招待嗎？」

元龍就在旁插進去說道：「當然可以。不過你要知道，在那邊，大家過的是集體生活，一夥兒食宿，享受不比這裏的舒適，也沒有像這裏的那種新式設備。你雖然是中國人，卻是第一次回國的華僑，照外賓優待，所以請你住在國際招待所。將來，你住久了，到各地旅行，就可以在少年聯驢社中寄宿。」

逸先又道：「我對祖國毫無貢獻，怎好受他們的歡迎。……他們又怎麼能知道少年義勇隊這些事。」

元龍笑着道：「還有那一個不知道呢？連報上都已登出你的大名了。」說時從衣袋

中摸出一張報紙，遞到逖先手中。

逖先看時，是南京出版的「少年日報午刊」，第一版上印着一段新聞：

蘇門答臘義勇隊隊長

▽華僑愛國少年來首都

少年聯誼社準備歡迎

今晨航空列車開到首都時，下來了一位從海外

歸國的少年英雄——陳逖先，少年義勇隊隊長！

蘇門答臘少年義勇隊，又名抗日少年國際縱隊，在抗戰中許多驚人英勇事蹟，是早已著聞全國的。只是這個著名義勇隊的少年領袖，卻不曾到過國內，關於少年英雄陳逖先的事蹟，在國內知道的很少。

原來陳逖先君生在……在十四歲頭上，他就殺死一個敵兵，報了父仇……

本報記者在車站上訪問……來新中國觀光……首都少年聯誼社正準備歡迎，詳情當在晚刊發表。

這段新聞中間，還登着逃先的一張照片，是早晨在車站休息室拍下的。看了這新聞以後，逃先暗暗叫苦。他想，少年義勇隊雖然幹下了許多抗戰工作，他卻並未參加。現在國內報紙把他捧得這樣高，教他如何下得臺！

這時，屋子裏就有許多人，你一句我一句地說道：

「不必客氣了罷！反正大家都是少年人。……讓首都少年們見見我們隊長也好……」

元龍接上去說：「逃先，你想和新中國的少年朋友們會面，今晚的歡迎會倒是一個接觸的機會。……而且，你可以去見識見識新中國少年的音樂，歌舞，還有話劇，不是很好嗎？」

逃先沒有話說。當下大家就決定全體去參加聯驩晚會。

林主任出去之後，少年義勇隊纔正式舉行會議，照舊由逃先擔任主席。他首先報告了他因被舅父軟禁在家，和外間斷絕來往，後來又鬧出了事，只好改名換姓，在一個荒村中躲避，因此不能回國，跟大家一塊兒盡力抗戰工作，向大家表示抱歉。隨後，各個隊員分別用簡單的言詞，報告幾年來各人的鬪爭經驗和感想。到最後，逃先提議：現在抗日戰爭早已勝利結束，蘇門答臘少年義勇隊已達成原來的工作任務，應當從即日起，

正式宣告解散。以後各人分別就各人的新的工作崗位，繼續努力，他自己以後也不再擔任隊長職務和名義了。

這個提議當經一致通過。大家並表示意見：少年義勇隊雖從此不再存在，但大家在精神上仍繼續保持緊密的聯繫。

散會以後，已是傍晚時分，這一羣少年人就在少年國際招待所食堂內，舉行一次話別聚餐。餐畢，由林主任帶領，結了隊去首都少年聯驢社。

下午七點五十分，聯驢社的大會堂中間早已擠滿了男女少年，總得有四五千人之多。有一大部分人佔不到座位，只好站在屋子外面草地上。林在田帶領了一羣人，擠進會堂內，找到預先留下的座位上坐定。隨後單單帶領了遜先和另外四個將出國的少年義勇隊員，走上主席臺去。臺上就有一個穿着航空制服的十七八歲的少女迎接。林在田向這位少女介紹了各人的姓名，隨後又向大家介紹道：

「這位孫文清同志是首都少年聯驢社代表，今天聯驢晚會就由她擔任主席。」

大家相互握了手後，七個人在主席臺上一排坐定，下面會場中就打雷一般地鼓起掌來。這時已是下午八點正，主席孫文清就站起來走到臺前的播音器前，宣佈開會。等了

一分鐘，會場上已肅靜無聲，主席纔發言道：

各位兄弟姊妹！各位同志！我們首都少年，每星期日都舉行一次聯驩晚會。只是今天的晚會，和往常不相同。今天的晚會是由首都少年聯驩社和少年國際招待所聯合主持的。今晚除了遊藝聯驩節目之外，我們要舉行一個盛大的歡迎歡送會。

各位兄弟姊妹！各位同志！首先我要問：各位中間還有哪一個不知道蘇門答臘少年義勇隊的一番英勇抗敵事蹟？這一羣少年英雄們，從海外冒險來到我們國內，步行八千公里，參加抗戰工作，幹下了許多驚天動地的事，我相信，凡是新中國的少年，不會有一個人不知道。……

但是我再要問：你們曾經會見過這個著名的少年義勇隊的隊長嗎？對於這位隊長，我們少年人大家都已想望的很久很久了。可是我相信你們都沒有見過他。要是有人見過這位隊長，我猜想一定是假裝的，冒充的，或者是泥塑木雕的。

說到這裏，臺下一陣大笑。停了一回，主席就十分嚴肅地接下去說：

現在我替大家介紹和我們這位少年領袖見面。（鼓掌）……我向各位保證，這不是假充的，也不是泥塑木雕的。（笑聲）……我們大家想望已久的蘇門答臘少年

義勇隊長陳述先同志，這一位就是……

臺下一陣猛烈的不斷的鼓掌聲。述先只好站起來，向臺下鞠了一躬，兩頰已脹的
緋紅。

主席接着說道：

我們首都少年今晚十分幸運，見到了剛回國來的陳述先隊長的丰姿。只可惜另有幾位少年義勇隊隊員，要暫時離開新中國，今晚就要和大家告別。各位中間一定還有許多人不會和這幾位少年英雄見過面吧。現在我再給大家介紹這四位快要出國的少年同志。這位是印度麻哈提女同志……這位是印度尼西亞莎菲同志……這兩位是華僑葉明，鄭汝昌同志……

臺下又是一陣熱烈的鼓掌。四位義勇隊員都站起來。過了一回，主席接着說道：

現在，我代表首都少年界向陳述先同志表示熱烈的歡迎，（大鼓掌）……我代表首都少年界向麻哈提女同志，莎菲同志，葉明同志，鄭汝昌同志表示熱烈的歡送（大鼓掌）……

在鼓掌聲中，全場一致起立，合唱了一個「新中國少年歌」。

歌聲停止後，大家纔坐下去。主席繼續發言道：

各位兄弟姊妹！各位同志！對於今晚這盛大的歡迎歡送會我有兩個感想：第一，在我們少年人，世間沒有一件不可能的事！一個十三四歲的孩子，赤手空拳，殺死一個武裝的敵兵，報了父仇。十餘個不到二十歲的少年人，能夠遠渡重洋，衝破敵軍封鎖線，來到中國參加抗戰。這些事實豈不是說明我們少年人只要願意擔負起肩仔，整個未來的世界是屬於我們的嗎？（鼓掌）第二，只有我們少年人纔能促進民族與民族間真正的友愛與合作。今晚我們歡送一位印度女同志，一位印度尼亞同志，兩位華僑同志，這正是東方三大民族親兄弟一般地攜手合作的前兆。這三大民族差不多佔了全世界人口的一半，要是真正攜手合作，如同今晚在這裏的情形一樣，那麼，我們少年人理想中的全人類自由聯合的實現，就不是什麼難事了。

（鼓掌）現在，不再耽擱時間，我想請陳述先同志給我們大家說幾句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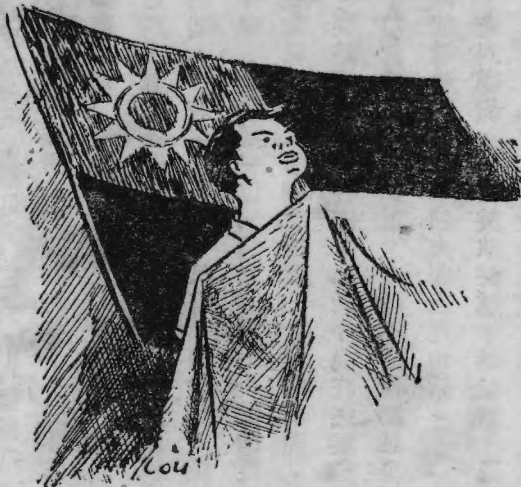
在全場熱烈的鼓掌聲中，述先站起來，走到臺前。這時鼓掌聲越來越猛烈，過了兩三分鐘纔平靜下來。述先竭力鎮定着，用一種徐緩而沉着的聲調，開始發言。他說：

主席！各位兄弟姊妹！各位同志！

我是一個生長在海外的中國孩子。我從不曾回到祖國。今天第一次踏上了祖國的土地，還不過幾個鐘頭，就在這裏受各位親愛的兄弟姊妹的歡迎。我無法表示出衷心的感謝，我只能說一句：不敢當，不敢當，千萬不敢當。（鼓掌）

剛纔主席向各位介紹，說我是蘇門答臘少年義勇隊隊長，這個稱呼我也不敢當。其實我已不是少年義勇隊隊長了。報告各位：我們蘇門答臘少年義勇隊已經全體會議決定，從今日起，正式宣告解散。

再要報告各位：我們過去的少



。言發始開，調聲的着沉而緩徐種一用……

年義勇隊同志，也當不起少年英雄這個稱呼。我們不過是十餘個孩子，好比是十餘粒種子，十餘粒極細微的種子。這些種子原是產在蘇門答臘島上的，但要移植在我們祖國這一塊肥沃的土地上面，纔能抽芽，生葉，開花，結果。我這次回到祖國，首先就看到這十餘粒微細種子，早已長成的枝葉繁茂，開了鮮豔的花，結了堅實的果，這是我所夢想不到的。我只覺得我們祖國這一塊寶貴土地，纔是培養我們少年優良種子的最適宜的苗床哩。（鼓掌）

但是，這十餘粒種子，又算得什麼？我們需要數千粒，數萬粒數千百萬粒從祖國這沃土培養出來的優良種子，播散在全中國每一角落，播散在南洋每一海島上，播散在印度尼西亞，播散在印度，播散在全世界各國。使地面到處開遍鮮豔的花，結滿堅實的果。（鼓掌）而且單是一代的種子是不夠的，這一代要播下一代的種，下一代播更下一代的種，以至於無窮盡的將來（熱烈鼓掌）……

我要報告各位，這就是我們蘇門答臘少年義勇隊決定解散的原因。……至於我呢，我至今還只是一粒極其細微的種子，直到今天纔搬到我們祖國這塊沃土上面。假如有一天，這一粒細微種子也能抽芽，生葉，開花，結果，這一半是由於我們祖

國這塊富饒的苗床，另有一半卻是農夫流着汗耘土，芟草，施肥，灌水的功勞。親愛的兄弟姊妹們！你們都是最最有經驗的農夫，我請求你們扶植培養。現在預先向你們各位表示衷誠的感謝。（全場熱烈鼓掌）

遜先的簡短有力的演說完畢之後，主席又請那位印度女同志，印度尼西亞同志，兩位華僑同志，各人發表一些意見。麻哈提和莎菲的演說，又由林在田翻譯成國語。主席向五位發表演說的道謝以後，宣佈遊藝節目開始。主席臺上的七個人便走下臺來，在前面的座位上一排坐定。

這一天聯驪晚會的遊藝節目是帶着國際性的。開始時由首都少年管絃樂隊奏交響曲，接着表演中國各地民歌，拳術，口技，蘇門答臘，爪哇，印度各地民歌和跳舞。印度女同志麻哈提應大家要求，上臺唱了一隻印度國歌和一隻民歌。印度尼西亞同志莎菲也臨時上臺表現了提琴獨奏。最後是首都少年劇團主演的話劇，是以農民遊擊隊抗日故事作為主題的。

在開演話劇之前，有五分鐘休息。遜先的左旁坐着主席孫文清，右旁坐着林在田和麻哈提等。他們就交談起來。開頭孫文清就問遜先，回到祖國來打算學習什麼？這一問

倒使逸先覺得十分爲難，因爲他壓根兒不曾想到過這件事。他只好老老实實地回答道：「還沒有想到要學什麼。今天纔到哩。……我倒想請問，孫女士是學那一種科目的。」

文清道：「不要這樣客氣。我們新中國少年人相互只稱姓道名，只有對年長的人，纔稱呼先生或女士。你稱我『文清』就好了。……我是少年航空兵。」

逸先暗暗驚奇，心裏想着，看不出這麼一個十六七歲的柔弱女子，倒是當兵的，而且是航空兵。就再問道：

「那麼，你是學過航空的了。國內女子學航空的多不多？」

「很多，差不多和男子同樣多。你還不知道新中國航空界創造了十五種世界紀錄，其中倒有八種是女子創造的。最近，據生理學專家報告，就聽覺，視覺和心臟抵抗壓力的強度來說，女子的體格一般都比男子更適合於高空飛行。……你還沒有去參觀過新中國博覽會罷。在博覽會航空館裏，你就可以看到婦女航空的許多成績。」

林在田從旁插進去說：「文清，逸先明天就應當先去看看博覽會。只是這幾天外賓來的太多，我不得空閒。一時又想不到有誰可以陪同他去參觀。」

文清道：「我來陪他去參觀好嗎？從明天起，在少年航空隊裏，我有一星期的假期。我本想去上海參觀飛機工廠。現在這些日子去都不要緊。」

在田回答道：「你能陪去，那是再好也沒有了。另有一位爪哇來的華僑少年，昨天纔到的，也要去參觀博覽會，正好和你們一起作伴。……」

這時臺上話劇開始，他們就停止了談話。

到了十一點鐘，遊藝節目完畢之後，全場起立，合唱了「新中國少年歌」，隨後宣佈散會。

一羣人隨着人衆走到少年聯驩社的大門外，正待分散時，文清拉着遜先的手說道：「明天早晨，我來少年國際招待所同你去參觀博覽會！」

●「南洋伯」就是「鄉下佬」，指那些初從南洋回國不懂事的華僑。

五 新中國博覽會

「民爲貴。」

——孟子

第二天，逖先清早起身就和一羣少年人趕到下關航空車站，給麻哈提，莎菲，葉明，鄭汝昌四個人送行。他們都搭洲際航空列車，在新嘉坡下車再去蘇門答臘，只有麻哈提卻在廣州站下車，換七洲航空線去印度。他們都答應，以後要經常寫信給逖先，報告各人生活工作學習的情況。

逖先記起了伊斯美一家人，就在車站上忽忽寫了一個字條，託莎菲帶給露米妮姑娘，報告他已來到祖國首都，因臨行十分匆促，來不及辭別，務必請她轉向兩位老人家和她哥哥道歉，請他們原諒。又因爲當時車中沒有座位，所以不能把她一同帶到中國，等他住定以後，一定要想法把她接來，踐行以前的約言。

逖先送了他們四個人上車後，不久車就開行。葉元龍和另外四五個舊時同伴少年卻

要在航空港等候國內郵航機離開首都。元龍是漢口的少年交通隊少年兵，也是在假期中來首都參觀博覽會的。現在一星期的假期已滿，午前就得飛回漢口去。他們各人都把通訊地址抄給逸先，就在車站上和逸先握手告別。

當逸先趕回少年國際招待所時，孫文清已在那裏等着許多時候了，林在田帶了那爪哇來的華僑少年也在候着。那少年姓洪名錦濤，是吧城僑生，和在田的父親同住在一條街上，所以從小就和在田相熟。錦濤的父親是做白帝布●生意的，頗有一些資產，生有七八個子女，都已長大成人。錦濤最小，只有十八歲，已在荷蘭學校讀過書，後來又進中華學校學了兩年國語。他父親因聞知抗戰後中國航空運輸十分發達，覺得這是一種新興事業，所以把錦濤送回祖國學習航空。他到南京纔不過兩天，住在少年國際招待所，由在田照料一切。

在田替洪錦濤介紹過後，文清就催着道：

「現在不早了。我們搭地底電車去博覽會吧！」

說畢，她帶了逸先，錦濤走出大門，不過幾步，就到了地道口。三人走進地道，就搭上了電車。在車上逸先問文清道：

「新中國博覽會的會場在那裏，這裏去遠嗎？」

「不很遠，就在城外。從紫金山到玄武湖一帶都是博覽會會場。」

逸先記得國父孫中山是葬在紫金山上，就說：

「那麼，中山陵不是就在博覽會附近嗎？」

「不。不是中山陵，是中山墓。」

「中山陵和中山墓有什麼不同？」逸先問。

文清道：「陵是古字。只有皇帝的墳墓纔稱陵，如明陵、孝陵等。中山先生是中華民國國父，是推翻滿清帝國的第一人，他最痛恨帝王思想。他死後，有一些人不懷好意，把他當作帝王看待，把他的墳墓稱作『中山陵』。現在是新中國了，爲了尊敬國父的人格思想，我們應當稱『中山墓』，不應再稱『中山陵』。」

逸先心裏想，從前在南洋讀的中國書都是錯誤的；他分明記得，小學教科書上，只稱首都有中山陵，卻不稱中山墓。正在想着，文清又繼續說道：

「不錯，你們兩個是第一次來到首都的，應當先去參拜國父的墳墓。前面一站就是中山墓了。我們先去中山墓，從那邊走下山坡，就是博覽會的大門口了。」

剛說完話，電車已在站上停下來。三人走出車站，搭了地底電氣升降梯，到了地面，已在國父銅像的面前。再踏上石級，走了百餘步，就到了中山墓。遜先和錦濤瞻仰了一回，向靈前行了最敬禮，然後退出。遜先見墓門口放着幾本厚厚的簽名簿，就拿起筆來在簿上寫着：

生在海外的中華民國兒女陳遜先
謹謁國父孫中山先生之靈

錦濤也在旁簽了姓名。隨後，三人一同步下石級，快到山脚，文清就用手向右面指着，說：

「看哪，那邊就是博覽會會場的大門了。」

遜先和錦濤向着右邊望去，只見一座高大的牌樓，上面紮了綵，卻和平常牌樓的樣式不同，就像這個樣子：



向靈前行了最敬禮

民

他們走下山脚，向右拐了一個彎，就面對着那牌樓，相隔只有十餘丈遠。這時纔看的清楚，原來是一個雕刻的側面人像，卻有二丈餘高，比大寺院的四大金剛還要大上一倍。這雕像的面貌像個壯年的農夫，全身披掛了軍裝，背了一枝長槍，正在舉步向前行進。臂上筋肉十分堅實。兩條腿有大的椰樹樹身那麼粗。這像是作爲博覽會的大門的，整千整百的行人車輛都從這巨人的胯下進進出出。錦濤就向文清道：

「這是什麼妖怪的像？比國父的銅像還高大十倍哩！」

「你們不識得嗎？這是『中華民國』的『民』。民出了頭，纔成爲真正的中華民國。這個博覽會就是爲了慶賀民國的成立而舉行的。」

逃先道：「這纔奇怪！中華民國不是在我們這些人未出世前早就成立了嗎？爲什麼要到如今纔來慶賀呢？」

文清答道：「不錯。國父孫中山先生在數十年前早就推翻滿清，產生了中華民國。」



四的院寺大比，高餘丈二有卻，像人面側的刻雕個一是
。倍一上大要還剛金大

在當時，寫「民」字是出頭的。可是不久，袁世凱就要把民國改成「帝國」，出頭的是「帝」字，不是「民」字。後來軍閥官僚專政，改為「官國」，出頭的是「官」，也不是「民」。再後來變為「黨國」，出頭的依然不是「民」而是「黨」了。到現在，纔由「帝國」「官國」「黨國」回復到「民國」，民纔真正地出了頭哩。你們猜一猜，民爲什麼能出頭？……就是因爲槍桿在他肩膀上。」

錦濤插進去道：「照你這樣說，我們以前就不算中華民國了？」

文清道：「以前也是中華民國，不過有民國之名而無民國之實。現在纔是民有民治民享的真正民國。因爲一般人分不清這兩個不同的歷史階段，所以我們把過去有名無實的民國，稱作老中國，把現在正在建設中的民國，稱爲新中國，這樣就不至於含混不清了。」

錦濤又說：「既是人民都有槍桿子，成爲軍人，豈不是變成『軍國』了嗎？爲什麼又說是『民國』？」

文清又答道：「軍國是軍閥獨裁的國家，像過去的日本那樣，武裝在軍閥手中，卻不在人民手中。新中國是不容許有軍閥存在的，武裝完全屬於人民。過去是人民的武

裝戰勝外來的侵略者，是人民的武裝消滅法西斯獨裁，現在是人民的武裝保衛國土和偉大的工農文化航空建設事業，避免遭受國內國外的敵人的打擊。要是和過去的老中國那樣，武裝只在少數人手中，不在人民手中，那就永遠不會產生真正的民國，「民有民治民享」只是一句空話。」

三人一邊談論着，一邊穿過那巨人的胯下，進入博覽會的大門內。進門是一個販賣部，他們在販賣書報的攤子前面停下，見一張廣告牌寫着：

第一屆新中國博覽會遊覽指南——每冊五角

遯先順便購買了一冊，錦濤翻看了一回道：「我也買一冊去，這書很便宜，單是書中的五彩畫片，就值得幾盾哩。」

從販賣部過去，是一個停車場，各種各樣的公共私家汽車電車都停在那裏。通過停車場，又進了一座大門。望去卻是一片凹凸不平的大廣場，南北狹，東西闊，大約有三十餘畝大小。這廣場周圍曲曲折折地築着一道石堤，把整個廣場包圍在石堤中間。這石堤是人行走的道路，在石堤上望着下面的廣場，彷彿在一個大湖岸邊望着湖水一般。只

是這廣場卻並不是平坦的，有的地方突起，有的地方凹陷，有低低的土堆，有淺淺的水溝，並且有綠的黃的紅的白的各種各樣的顏色。三人瞭望了一回，錦濤說道：

「這個新中國博覽會倒是不小。我從前逛過新嘉坡的大世界，還沒有這裏一半大哩。只可惜這麼大的地方，卻不蓋一所屋子。」

文清笑道：「錦濤，你錯了。這裏是新中國的立體模型，只不過是博覽會的一部分。博覽會會場的全部，比這個要大幾十倍哩。」

錦濤暗暗伸了一伸舌頭。逃先卻心裏明白，這片大廣場原來是一幅中國大地圖，不過地圖是平的，而這個模型卻是有凹凸的。正在想着，文清又說：

「你們跟了我走吧。現在我們先作一次環繞新中國的徒步旅行！」

說着，三人沿着左旁一條水溝向東走去，走了二十餘步，文清用手向右旁指着道：「這裏是吳淞，我們是在揚子江口。看哪！上海工廠的烟突，小的像鵝毛管那樣……」

說着，大家向左跨過了水溝，沿着堤上繼續走去。只聽文清一路指點着說：

「到了山東沿岸了，這一條大水溝就是黃河的新出海口……已經跨過了青島……現在進了渤海灣，……這裏是黃河舊道……這座門是山海關，天下第一關現在卻在我們腳

底下。……這裏是大連，是中國北部第一大港。……現在進了陸地邊境……這右邊是朝鮮共和國……看哪！從這裏起是中蘇兩國邊境……海參崴就在我們左邊腳底下……我們現在是在黑龍江上散步……這是額爾古納河，黑龍江的支流……」

這時那石堤漸漸上升，像是走上一個小山坡，文清接下去說：

「現在到了外蒙古人民共和國和中國的邊界了……這裏是阿爾泰山脈……前面已是新疆省的邊境了……現在我們快要爬上世界的屋頂，帕米爾高原……這裏正是中國蘇聯印度三大國的交界……前面就是世界最高峯，喜馬拉雅山脈，你瞧這些山峯都有半個人高哩，……這邊是西藏，從前是世界最神秘的一角，很少人能進去，但從抗戰以後已成爲國際航空運輸的中心了。……這裏是中印緬邊境，抗戰時的一個著名戰場……現在到了越南共和國邊境了……這個是海南島……這裏就是珠江口……香港只是拳頭大的小石頭……」

「……」

「是臺灣和澎湖列島吧！」

「正是，這些領土我們丟失了有六十餘年，現在纔算物歸原主了，……這裏已是

浙江省沿海了……這錢塘江口的地形何等曲折險要……我們從這裏轉個灣，回到首都去吧……。」說時看了一眼手錶，繼續道：

「我們纔不過步行了二十分鐘哩！已經把新中國繞了一個大圈子了。」

錦濤道：「這樣看來，中國還沒有吧城那樣大哩！」

遜先和文清都笑了，文清道：

「你不知道，這是萬分之一的立體模型，我們跨過一公尺，就是十公里遠。剛纔我們走的路就有一萬八千餘公里，約等於赤道線的一半。假如我們搭乘平常郵航機，每小時速率五百公里，也得整整兩日一夜纔能繞新中國一週。」

說時三人已走到一座鐵塔前面。文清帶領着，進了塔門口的電氣升降梯，不過兩三秒鐘，就升到塔頂。三人向下面這片廣場瞭望，就和在飛機上瞭望下面陸地那樣。文清道：

「現在可以看看新中國的全境……這邊凸起的是西北和西南高原。這邊低陷的是東南沿海地區……紅色的是重工業區，淡紅色的是輕工業區，綠色的是農業區，湖色的是森林畜牧區……」

「那綠色的土地上面放着和車輪一般的是甚麼東西？」逖先問。

「那是已經集體化的農地。你瞧，東北方面的農地差不多全部都已集體化了。西北和東南的農業區，也差不多有一半是已集體化的。再過四五年，私人經營的農地將要絕跡了。」

「我不懂，甚麼叫『席地化』？」錦濤問。

文清又笑了。「不是『席地化』，是集體化。也稱作農業機械化，就是用機械耕種的大農場。舊法是用曳引車的，現在許多地方已改用飛機。過一會兒，我們去參觀農業館時，可以看到集體農場的模型。」

逖先道：「用機械耕種的大農場，我在蘇門答臘也見過，那都是由外國人經營的，做工的卻全是契約工，生活很苦。在我們國內也一樣嗎？」

文清道：「完全不一樣。在新中國，早已實行了孫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原則。這些大農場，是由農民共同經營，共同工作的。一切農場的收穫，也是由農民共同享受，國家只是給與技術的援助。有時，我們少年航空兵，也幫助合作農場做工……」

話未說完，錦濤忽然大叫起來，道：

「看哪！這些花花綠綠的風箏真好看。」

文清道：「這不是風箏，是小汽球。是從這塔頂上放出來，給遊博覽會的孩子們拾着玩的。」

仰起頭來看時，果然有數百數千個小汽球，從塔頂四面散放，迎着風在空中盪漾。汽球上描畫着彩色花紋，色樣各各不同，這時正有一個落向他們頭上，文清就伸手去抓過來。大家看時，只見汽球上一邊畫着一個背着槍桿的人，和剛纔會場大門口所見的一個樣子，另一邊都是些數目字，文清指點着說：

「這些汽球上印着的是國家設計局發表的各項統計數字。這一個汽球表示新中國的人口統計。你瞧！抗戰後全國調查的人口總數是四七八·三六二·一〇〇人，平均每年人口增加率爲三·五巴仙^①。到民國五十年全國人口約爲七七〇·〇〇〇·〇〇〇人。民國五十年以後，每年人口增加率可由五巴仙逐漸提高到七·五巴仙。預計到民國一百年，全國人口約爲三·二六〇·〇〇〇·〇〇〇人，即爲目前人口的七倍，比現在全世界人口總數還要多五十巴仙呢。」

逸先記得以前父親和他說過，在福建因爲人口太多了，土地不夠分配，許多人纔不

得不飄海到南洋謀生，於是就問文清道：「照這樣看來，再過幾年，我們中國不是要有人滿之患嗎？人口增了幾倍，土地卻是不會增加的。」

文清道：「這個現在還用不着擔心。目前我國人口密度，每一方公里平均不過四十一人。你是從南洋來的，應該知道爪哇那地方，在大戰以前，人口密度每方公里就有三百五十三人。就算到了民國一百年，我國人口比現在再增加七倍，每方公里也不過兩百八十人，還不及目前爪哇人口那樣密哩。……而且農業生產技術不斷地在改進。我曾聽到一位農業專家的講演，他說要是全中國的耕地全部集體化了之後，農產品收穫可以供給比現在更多十倍的人口，而且還有餘剩可以向國外輸出呢！本來所謂人口過剩是法西斯侵略他國領土的一種藉口，在科學上並無根據。我們新中國至少在幾百年中間，這個問題是不存在的。」

錦濤聽着文清發一大篇議論，有些不耐煩，就用手去抓頭頂飛過的汽球，好久纔給他抓下一個來。上面畫的卻是一架飛機。文清就說：

「你的運道真好！你回國來想學飛機，剛巧這是飛機生產的統計。你瞧，現在全國使用的民用飛機是二六〇・三二一架，到民國五十年就有一・三五〇・〇〇〇架，到民

國一百年則共有六五二·〇〇〇·〇〇〇架，就是平均每五個人有一架飛機。目前我們的飛機製造數量，每年爲七五·〇〇〇架，到民國五十年時，每年可產四〇〇·〇〇〇架，到民國一百年，每年要製造成飛機八〇·〇〇〇·〇〇〇架。」

遜先道：「這些統計數字包含軍用飛機在內嗎？」

文清答道：「那還不算在內哩。軍用飛機有關國防秘密，照例不發表統計數字。但你要知道，現在我們的民用飛機，其中大多數在戰時可以立刻改成戰鬥機或轟炸機，所以民用和軍用，實際上是難以區別的。」

這時錦濤在旁催着道：「老是談論數目字，有甚麼趣味？我們到別的更好玩的地方去走走罷。」

文清道：「也好，我們進新中國的地底去看看。」說着，就拉了遜先錦濤走進電梯，降到地下去。錦濤問道：

「我們去哪裏？」

「去十八層魔鬼地獄，」文清笑着說。

說着，電梯已停住。三人走了出來，只見外面是黑洞洞地，脚底的路高高低低，十

分難走。兩旁只見堆積着骷髏般的東西，令人毛骨悚然。錦濤便嚷起來：

「大伯公都隆！這裏爲什麼這般黑？」

文清笑道：「不要害怕，大伯公在這裏保佑你！」

逸先聽了也笑起來。走了幾步，纔看見光明，卻如同戲臺上的燈光佈景那樣，一陣紅光，一陣綠光，又是一陣黃光。文清接着說道：

「我們已進到十餘公里深的地底了。你瞧，這兩邊全是各種岩土和古代動物的化石，還有很多我們祖先的骨殖。從前，人們把地底當作魔鬼世界，現在我們卻倚靠着這個魔鬼世界纔能夠生存呢。看哪！這些是煤，這些是鐵，這些是錫，這些是鎳，這些是金，這些是銀，這些是金剛石。還有這些是錳，這些是鎢，這些是鉬，這些是鈾，都是鍊鋼和產生原子能的主要原料。這是水礬土礦石，製造飛機用的鋁就是用這東西製鍊成的。……我們的地底財富本來佔世界第一。就是鐵礦，據最近的發見，蘊藏量也超過美國。只有石油，產量比不上蘇聯和美國。但是去年我們的地質學專家，在四川西康新疆寧夏甘肅一帶，發現了世界最大的地底石油層。去那邊看罷……」

說時三人走上了地底石級，光線就更明亮些，只見到處堆滿了黑色的油脂般的東

西。文清接下去說道：

「這裏就在西北各省的地底下。這裏的石油貯藏量，有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桶，照目前我國汽油的消耗量，用一千年也不會完……」

「這裏裝着自來水管做什麼？」錦濤在旁問。

文清道：「這不是自來水管，這是新中國的油管。……看這管上的說明罷。這一條通到廣州航空港……這一條通上海……這一條通天津，北平，大連……這一條通成都，昆明……這一條通迪化……這些油管的長度合計有一萬七千公里，現在我們還只築成一半哩……」

說時文清張開一雙可愛的大眼睛，兩頰顯出笑渦，揮動那白胖的小臂膀，像孩子見到了巧克力糖那副得意神氣。停了一會又說道：

「你們知道嗎？我們爲什麼能夠征服天空？我們爲什麼能變成世界最大的航空國？就因爲在地底下有這麼多的鐵，這麼多的油，又有這麼長的油管……等一會兒你們還可以看到我們的飛機製造工業，我們的鋼鐵工業，……沒有這些，我們就無法建立起一個大航空國。」

「但是……不要忘記，要是沒有像這樣的少年航空兵，那也不成吧！」逸先笑着打斷她的話。

文清得意地回答道：「你的話雖然有些尖嘴，卻也有你的道理。一切自然還是要靠我們少年人去幹哩！」

錦濤卻不耐煩地說道：「我想立刻去參觀製造飛機。這裏空氣太壞，我們還是回到塔頂去罷。」

文清道：「用不着。這地底就有電車可以通到博覽會各部分，我們不需要再回到原地方了。」

說時，前面就到了一片地底廣場，這是地底電車站，行着許多輛電車，上面寫着：「航空館，文化館」「農業館」「體育場」「重工業館」「交通館，合作社館」……等等不同的路牌，文清帶了他們走上寫着「航空館，文化館」字樣的那輛車上，一邊說道：「今天已不早了。我們先去參觀文化館，在裏邊附設的大衆食堂喫點東西，再去參觀航空館，已經夠一天的時間了。」

錦濤道：「今天整整一天，我們還看不完博覽會嗎？」

文清笑道：「你不知這博覽會有多大！你等會兒去先翻一翻遊覽指南就會知道。這裏邊有三十餘個部分，就算隨便看看，也得有十餘天纔看得完。要是你想把所有展覽品一件件都看過，單是一個航空館，也就夠你一星期的參觀了！」

正在說着，電車早已開動，過了約五分鐘，就停在一個站上。他們走出了地道，只見是栽滿了花木的一個小公園，中間有亭閣，有靠椅，有石桌石凳，是供遊客憩足的地方。公園的左右是兩所大建築。左邊較高的一所屋頂寫着「航空館」三個大字，右邊較低的一所門上寫着「文化館」，這時錦濤主張先進航空館去參觀。文清卻說道：

「參觀航空館需要很多的時間，你們不會覺得肚子餓嗎？我看還是先到文化館裏面看一下，喫點東西再去航空館……而且，逃先，在文化館裏，我要介紹一個朋友和你見見面。」

逃先道：「我也主張先去參觀文化館，以前只聽說祖國文化怎樣地優秀，現在可以親眼領略一番了。」

於是三人踏上階石，進了文化館的大門。這文化館的規模並不算小。裏邊分開「教育」「文藝」「音樂」「繪畫」「雕刻」「戲劇」「電影」「自然科學」「民族文化」

等……十餘個部門，每個部門有的只佔一兩間屋子，有的佔五六間屋子。裏邊陳列了各種畫片，雕像，模型，實物標本，以及各項統計圖表，逸先卻是對每一部門的展覽品都感深厚的興味，只是因為被錦濤在旁再三催着，只好走馬看花一般地遊覽了一週。到得那電影部時，只見壁上掛滿了各種新中國電影出品的標本，地上陳列了各種攝影場的模型，播音機上放出最新的電影歌曲，有一個地方正在表現着一種最新發明的透視電影。逸先從小就最愛看中國電影，到了這裏就死也不肯走開，後來卻是文清帶領了一個青年走到逸先身邊，說道：

「逸先，我介紹你一個朋友，焦思柳，他是少年……兵，在這裏辦事的。」

逸先回過頭來，只見這焦思柳乃是一個瘦長的二十歲左右的青年，額角向前凸出，戴上近視眼鏡，下頰尖削，生得十分清秀；這時屋子裏擠滿了遊客，再加上唱着電影歌曲的聲音，逸先聽不清文清一番介紹的話，彷彿聽得說「他是少年勤務兵」。心裏想，「勤務兵」不就是在軍隊裏幹雜役的嗎？想不到這博覽會中的勤務兵，就有這麼漂亮。這時，那位青年就說道：

「昨晚，我在聯驢晚會中見了你，只是沒有機會和你談話，所以要文清介紹和你見

見面。我對華僑青年的思想問題十分感興趣。不知道我們能不能找一個時間談談？」

文清道：「逃先，我替你敲他一個小竹槓。……思柳，這位華僑同志最愛的是電影。你請他看一次電影罷。」

思柳道：「也好，只可惜今晚我要去出席一個座談會，不得空。明天午後五點，我去少年國際招待所，我們先談談天，交換一些意見，隨後一同去看電影。明晚首都電影院開演一個新出品的文藝片，是一個少年新進作家的作品，聽說十分有意思，應當去看的。」

這時錦濤又在旁催促着。逃先只好答應了思柳，就和文清錦濤一同走出電影部，進了附設的大衆食堂。這是一間高大的廳屋，兩邊窗子臨着公園。陳設並不華麗，只是十分清潔整齊。大廳中間擺着兩排長長的餐桌，每排可容得五六百個座位。桌上陳設着鮮花。從電影部，音樂部接過來的播音機，不斷地放出各種悅耳的音樂歌曲。大廳的一端是入口，另一端是出口。入口的地方放着一張半個人高十餘丈長的圓形櫃臺。這櫃臺徐徐旋轉着，櫃上放着各種食具，米飯，麵包，各種冷熱菜肴，糕餅，清湯，茶，咖啡，各種鮮菓，都裝在盤碗中，卻不見有一個管事的人。文清道：

「這裏要自己動手的。你們愛喫什麼，儘量地自己揀選吧。」

說時文清取了一個鉛製的大圓盤，隨便從櫃上選了一些飯菜湯水鮮菓，放在盤內，再取了一雙筷子，一個湯匙。逸先錦濤也照樣取了。三個人就找了空的座位坐着喫，一邊卻欣賞着音樂歌曲，喫畢以後，文清帶了他們兩個，各自捧着空盤空碗，走到食堂的另一頭。那邊卻有一個裝滿沸水的圓形的旋轉着的水池，大家把食器放入池子裏，立刻就看不見了。再走到近門的地方，卻放着一個東西，像寺廟收香火錢的木櫃那樣。櫃上卻沒有寫着「隨緣樂助」，而是寫着「餐費每位五角」六個字。當時文清就從身邊掏出一張半圓的紙幣，塞在木櫃裏，剛巧逸先錦濤都沒有零錢，文清就再掏出一張一圓紙幣丟進去，算是代他們付了餐費。

逸先在旁暗暗想着，這種辦法實在是簡單，方便，整齊，清潔，又省時，又省費。錦濤卻向文清道：

「在這裏，不管喫多少，每人都是一樣價嗎？早知如此，剛纔倒應該喫多些。」

文清笑道：「要是你不怕喫壞腸胃，自己受苦，就不妨儘量多喫。不是有一句俗語嗎：開了飯店，不怕大肚漢。」

錦濤又道：「那麼，食量小的人也要出一樣的錢，不是太喫虧嗎？」

文清道：「只有這樣纔合理。比方你去搭飛機，假如一個胖子的票價要比瘦子加一倍，這能算得公道嗎？」她是少年航空兵，三句不離本行的。

錦濤仍有些不服氣。他又說：

「這個食堂裏，既沒有一個管事的人，要是白喫了一頓不給錢，那要怎麼辦呢！」

文清道：「我沒有聽到過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你要知道，這大衆食堂是公家創辦的，不是爲了私人營利而開的。我相信沒有一個人願意爲了白喫一頓飯，卻擔負了損害公衆利益的重大責任。就算還有這樣的人，那不過是極少的少數。假如爲了防止這極少的少數人的喫白食，卻用了一大批的管事人，記帳人，收錢人，管門人，豈不是大大的浪費嗎？」

錦濤似乎恍然大悟的樣子。他說：「現在我知道了。這裏的人道德都十分高尚。要是在吧城，開着這麼一家食堂，怕不會到三天，就要虧完本錢。不用說，大家喫飽了抹一抹嘴就走，連盤碗都要帶一兩個去哩。」

文清扳起正經臉孔說道：「不。這不是道德問題，這是肚子問題。我還記得，小時

跟母親在上海工廠做工，我們住的弄堂裏的許多孩子們，十天有九天餓着肚子，就只好整天站在弄堂口，等着包飯作裏挑飯的在街中經過，搶些殘羹冷飯來喫。對那些窮孩子們，道德不道德又從何說起？現在，這舊的可怕的時代已成爲過去了。現在，新中國的孩子們已經不會有一天餓肚子，他們再也不會想到要去搶飯喫，尤其是損害公衆利益來填飽個人肚子這一種事，在他們看來，是不可瞭解的。……但是我決不相信，現在他們的道德就會比過去更高尙了。」

三人一邊談着話，一邊早已出了食堂門口，穿過公園，到了航空館的大門前。航空館門前有十餘級石階，頂上正中，是一座丈餘高的，雕着一個穿空軍服裝的青年的雕像。從雕像的左右兩肩胛旁，各伸着一隻紅色的大翅膀。左胛下是入口，右胛下是出口。兩邊遊客進進出出，好似穿梭一般，十分熱鬧。逃先和文清錦濤步上石階纔不過數級，只聽得上面有人叫道：

「陳逃先，你什麼時候回國的？」

逃先聽得聲音十分熟悉，仰起頭來看時，那人已走到他前面，他猛然記起，便答道：

「哦！原來是高先生。我回國纔兩天，卻不知道高先生也在這裏。」

那人道：「我是從福建來首都參觀博覽會的。明天就得回去，能夠在這裏見着你，真是巧極了。我正要問你許多事情，我們就在這公園裏坐一會談談罷。」

這位高先生是遜先在中華公學裏的老師，也是福建同安縣人，是一位老教育家。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兩三年，中華公學要聘請一位校長，遜先的父親老甲必丹就向校董會介紹，拍電到國內去聘請了來蘇門答臘。這位高校長爲人誠懇謙和，有學者風度，又兼辦事十分認真，對中華公學教務方面着實有一番改革。校董和學生家屬都對他十分敬重。他擔任校長不到半年，有一次對學生訓話，講到了抗日救國和新民主主義，給一個視學員聽到，報告了政府。荷蘭政府就把他的教師登記證取銷，限令三天內出境。遜先知道他後來到了馬來亞，在一個華僑學校當校長，不過以後就沒有消息了。現在相隔五六年，高先生已快到五十歲了，頭髮花白，並且留了鬚，所以遜先見面，幾乎不認得。倒是高先生先認出了遜先。原來當時遜先雖不過十二三歲，在學校裏卻是一個高材生，高校長十分賞識他。又加高先生和他父親交情十分深厚，時常和他家來往。遜先雖然回到祖國，但是見面的都是一些少年新朋友。卻意想不到在這裏遇見幾年前的老師，就好

比遇見親屬長輩一個樣子，心裏萬分喜悅。他向高先生介紹了文清錦濤後，就向他們兩人說道：

「這位高先生，和我多時不見面了。我們想談一會。請你們先去參觀航空館，出來的時候就在這公園裏找我好不好？」

文清和錦濤答應了，自去航空館參觀。這邊高先生卻和逃先到了公園中一個亭子上坐下。高先生劈頭就問他父親老甲必丹可安好，爲什麼不回到國內來看看。逃先只好把他父親怎樣被日本憲兵拘禁敲打，後來釋放出來就在醫院病故，他的房屋財產全被沒收等情形，詳細敘述了一遍。高先生聽了流淚嘆息，向逃先說道：

「自從那年我被荷蘭政府驅逐出境後，就在馬來亞一個華僑女校當了一年的校長，當時我還接到過你父親的信。後來因爲和校董會意見不合，辭了職回到福建，仍在本鄉擔任公立小學校校長，從此就沒有聽到你父親的音訊了。想不到這位仁厚的老人家，竟爲國家民族犧牲。在華僑中間，像你父親那樣真心愛國的志士，實在不可多得。就我所知道的許多華僑大商人中，大多只知道賺錢，謀個人利益。有一些人，卻更狡猾，一邊做日本貨生意，大賺其錢，一邊從所得盈利中，拿出千分之一，捐助籌賑會，表示

只有他們纔是最愛國的。聽說後來日本人佔了南洋，他們這些人就以「和皇軍協力」爲光榮了。只有像你父親那樣的愛國老人，纔代表了華僑商業社會中僅有的一點民族意識。可惜這樣的愛國老人太少了。現在老甲必丹已經故世，我相信他生前的言論行動已播下一些優良種子，在他的後一代的華僑社會中，一定會開放出燦爛的民族之花來的。」

嗟嘆了一回，接着高先生問起從前中華公學一些同學的情況，又問逃先怎樣纔回到國內來的。逃先就把他所知道的一些同學的情形，以及從他父親死後一直到回國他所經過的一番事實，詳細敘述了。高先生道：

「陳逃先，你是你父親的好兒子。不過你年紀還小，鬪爭的經驗也還不夠。現在回到了新中國，正應當好好鍛鍊學習一番。」

逃先道：「正是爲了這個，我要向高先生請教。父親在世時，早就決定要把我送回祖國進中學校繼續求學。後來戰事發生，父親不能帶我回國來。現在父親死了，我一個人到了國內，又不明白國內情形。應當學習什麼，進那一個學校纔好，就沒有人能替我作主。現在幸而遇見了高先生，我就把高先生當作我的父親，請高先生替我作一個主張吧！」

高先生道：「我可以提供你一些意見，我可以盡量幫助你。但是你自己應當詳細考慮一番，然後由你自己決定。現在少年人，應得自作主張，不可事事倚賴老年人。依我的意見，你在目前，最好是進少年隊，充當少年兵。或者是航海兵，或者是航空兵，或者是交通兵，或者是衛生兵，或者是電氣兵，或者是科學兵，或者是……那就得按照個人志趣和智力體力的條件來決定。」

「不過，我所受的教育程度太低。我纔不過小學畢業哩，就去當兵，怕智識太缺乏。按照從前父親的意思，希望我能受高等教育，至少也得受過中學教育，纔在社會上做事。」

「陳述先，你不懂得這裏新中國的情形。這裏中學校大部分都已停辦了。雖然還剩得幾所，卻只收容那些從舊時代殘留的少爺小姐們。至於新中國的少年人，從小學畢業以後，或者是進集體農場或工廠，去當少年工人，或少年農民，在那裏一樣可以學習中學校的各種智識。要是不然，就進各種少年隊，充當少年兵。少年隊其實也是一種學校，不過在那裏，把生活，工作，學習打成一片，使少年人從實際鬭爭中受到磨鍊，和過去單從書本上求得一點智識的學校教育是大不相同了。經過這個少年的訓練期之後，

倘需要對理論或技術作專門研究時，就可以進大學，但大學是精神勞動機關，也不是教育機關。」

述先問道：「那麼，少年人受教育的機會不是太少了嗎？」

高先生道：「對於舊教育的概念，現在應該完全改變過來。你知道，我辦了數十年的教育，我一向是教育救國論者。我和你父親的主張相同，以為只有教育纔能改造人，改造國家和民族。現在纔明白教育救國論是錯誤的。最明顯的事實證據：從我辦學的經驗，我造就的一些青年，後來有許多變成土豪劣紳，變成貪官污吏，變成走私商人，變成漢奸賣國賊。在學校中成績比較好的，後來做的惡事更多。豈不是學校變成了製造民族渣滓的工場了嗎？在南洋，我所知道的男子受教育，大多是為了可以多賺些薪水，女子受教育是為了可以嫁有錢的丈夫。在南洋，教師是最被人們賤視的，因為教師的薪水有時還比不上一個苦力工。你想，這種教育能夠改造人，改造國家和民族嗎？」

「現在的教育和從前又有什麼不同呢？」

「現在，新中國的教育，已經不再用那老舊的朽腐的前一代的模型來塑成後一代的人，而是讓後一代從生活工作學習的實際鬭爭中去創造一種新型的人。新中國的少年

人，就得把改造國家改造民族的責任放在自己的小肩膀上，向一切妨礙進步的敵人進行鬭爭，從鬭爭的經驗中，克服舊時代所遺留下來的各種落後意識和卑劣習性，克服自私自利自大的觀念，造成適應新時代的生活的新人。」

「這樣說來，我用不着再進學校，單加入少年隊就好了。但是不知道我的程度體力夠不夠得上。」

高先生道：「這問題容易解決。在這爲着未來的時代的偉大鬭爭中，擔任那一種角色，是因個人的特殊條件而不同的，但一切少年人都有參加這鬭爭的機會……」

「逃先，你們的談話還沒有結束嗎？」這時文清帶着錦濤走到亭子上，把高先生的話打斷。「我們在航空館還沒有參觀得一半，錦濤就覺得累，要回去了。現在時候也已經不早了。」

高先生看了一下手錶，就立起來，向逃先道：

「我幾乎忘了。此刻已過了五點。我約好一個舊日的學生去旅館裏看我，我應當走了。陳逃先！你已經來到新中國，不怕沒有機會鍛鍊自己。有什麼困難，以後寫信給我，我幫忙你解決。你只記着我一句話：推翻你父親的時代的一切成見，你纔是父親的

好兒子！」

說畢，向逖先揮了揮手，就大踏步走向地道口那邊去了。

逖先望着他老師沉重而堅實的背影，慢慢消失在地道中。最後連那向腦後飄動的幾根花白頭髮都看不見了。他沉默了半晌，心裏有些惘然。

① Bortik 是爪哇土產染花的紗布，製紗籠用。

② 巴仙，即 Percent 如言十巴仙即百分之十，百巴仙即百分之百。

③ 大伯公是華僑廟宇所供奉的神。如國內的土地爺之類。都隆是印尼語，意即幫助。

六 哲學兵

「知難行易。」

——孫中山

「攻心爲上，攻城爲下。」

——孫子

第二天早晨，錦濤身體不大好，要休息一下，就由文清和述先兩個人去博覽會參觀。因爲述先還沒有去過航空館，文清帶領了他再去看了一遍，隨後到重工業館去看各種新發明的熔爐和電機。午後，他們又去農業館，看了集體農場的模型，各種農業機器，農產物標本和各項農業統計。

在伊斯美家中做了三年地頭工作，述先相信自己夠得上做一個農夫。對於耕種的技術也算是懂得一點。可是參觀了博覽會農業館之後，他纔明白新中國的農業全然是另一回事。在這裏，農業已經有一大部分機械化了，和那種完全倚靠人力和牲畜的原始耕種方法簡直不能相比。他暗暗驚奇，並且覺得十分慚愧。

是初秋天氣。下午三點鐘南京城裏依然十分炎熱。尤其是在博覽會內，遊客擁擠，空氣格外鬱悶。文清和逸先走出農業館時，都有些累了。文清便道：

「逸先，你愛划船嗎？今天我們看的也不少了。去到湖上乘一回涼好不好？」

「換一換空氣也好。這裏悶熱的很哩。」逸先說。

從農業館門口走數十步就到玄武湖濱。這湖有一半作爲博覽會的水產館，航業館和公共游泳場。另一半就是首都公園的一部分。文清和逸先在湖濱租了一隻瓜皮小游艇，兩人划着，到了湖心沙洲邊上一株大樹下繫住了艇。兩人就在樹下沙丘上坐着閒談。這裏十分幽靜，在樹蔭下一陣陣湖風吹來，把全身的鬱熱都吹散了。

開頭是文清問道：

「這裏的湖光山色十分美麗，逸先，你愛不愛？聽說南洋熱帶地方的自然風景也很美，你覺得和祖國的山水比較起來怎麼樣？」

「我自然是愛祖國的。在我沒有踏上祖國的塵土之前，我夢想着祖國的山水人物已有好多年了。但是老實說，我愛祖國，我也愛南洋。我覺得祖國娟秀，南洋瑰麗，祖國的美是一種燦爛的成熟的美，南洋的美卻是一種自然的純樸的美，祖國像經過人工雕琢

的鑽石，而南洋是一塊璞玉，祖國好比畫中美人，南洋卻是天真爛漫的小家碧玉。實在說起來，這兩個我都愛，我就沒有方法從兩個中間挑選一個。」

逸先一邊說話，一邊側過頭來看着文清。文清右腿伸直坐在地上，卻用兩手抱住左邊的膝蓋頭，兩隻大眼睛向着天空，眼上眼下的長睫毛不住地震動，鼓起白胖的兩頰，不停地咬嚼紅而厚的唇皮。逸先在這時猛然想起了露米妮，覺得文清十分像那個印度尼西亞少女，這大眼睛，長睫毛，胖胖的臉盤，紅色肥厚的嘴唇，都是和露米妮一模一樣的。可是一轉念間，他又覺得她們兩個是完全不同了：露米妮生着一對有吸引力的柔和的黑眼珠，文清卻是目光銳利，使人不敢逼視。露米妮的紅嘴唇表現火一般的熱情，文清卻表現了堅決與英勇。露米妮天真中帶一點嬌羞，文清是秀麗而有豪爽氣。……

文清似乎並沒有理會到逸先心裏在想什麼。她接着說道：

「我沒有到過南洋，當然不知道南洋是一個甚麼天地。但是聽了剛纔你的一番話，我卻覺得你所指出的並不是中國和南洋的不同，而是都市和農村的的不同，人造的世界與自然環境的不同，進步的工業社會和落後的農業社會的不同。逸先，你還沒有到過舊式的中國農村罷。在那些落後的地區裏，你要追求你所謂『自然的純樸的美』是一點也不

哲 學 夫

難的，至於我，我是貧農的女兒，我生在那落後的舊式農村中間。我咒咀着幼年時那種非人的生活。我決不留戀那種所謂「自然的純樸的美」，我所夢想的，所追求的只是進步的工業化的新中國。正因為如此，我纔去當少年航空兵……」

逃先沒有等她說完，就插進去說道：「且不要談這些。我倒要問問你：你爲什麼離開農村，進少年航空隊？你的父母親都還在嗎？他們現在做什麼？」

文清道：「你要知道我的幼年歷史嗎，說起來話長，怕你不耐煩聽！」

逃先道：「我愛聽！請你詳細告訴我吧！我要知道新中國的少年是在怎樣的環境裏生長的，和我們華僑少年有什麼不同。」

於是文清十分坦白天真地向逃先敘述她的家庭和幼年時代的歷史。逃先聽完了以後，覺得文清雖然還不過是一個和他同年歲的女孩子，在人生的道路上早已經歷了一段冗長的離奇驚險的途程了。據文清自己說，她生在湖南洞庭湖畔的一個小鄉村中。父親是一個貧農，生有二子一女，文清最小，她的兩個哥哥後來都當兵去，以後杳無信息，不知道是死是活。文清生下來時候，因爲家中沒有米糧，再加之是個女的，她父親就硬着心腸，把初出世的嬰孩丟在荒野裏。誰知隔了一天一晚，那嬰孩沒有死，卻在大聲啼哭

着。給鄰舍的一個農夫瞧見了，拾回來送還給她母親，再由這個農夫向左右鄰舍募化得五升白米送給她家，這樣纔算把文清留養下來了。

當文清四歲那一年，他父親砍了一擔柴到縣城裏去賣。剛巧有軍隊經過城裏，把他拉去當伙子，一去就無消息。過了一年後，同村裏一個在外邊當兵的回來，纔知道他父親在行軍的中途逃跑，卻被追捕，喫了幾頓皮鞭子，不久就死了。剩下母女兩個在家裏，單靠她母親替人家縫補衣服，總是過不了日子。剛巧有替上海工場招工的工頭來到鄉間，替她們母女墊付一筆盤費，就把他們送到上海，進楊樹浦一家紗廠做工。當時文清還只六歲，就在廠裏充當童工。每天工作十二點鐘。輪到夜班，就得整夜工作從天黑直做到天明。母女兩人每月一共是十四元工錢，卻要扣除三元五角給工頭。

文清和她母親在紗廠裏做了四年的工。到八一三戰爭發生，楊樹浦一帶變成戰場。文清和母親住的小屋子附近落了礮彈，延燒起來，他母親被火燒死了。文清卻被紅十字會救傷隊救出，在醫院裏醫治了兩個多月。出了醫院以後，在街上遇到奸人，被強迫賣給一家娼寮裏。那時文清雖不過是十歲的女孩子，卻是十分機靈。有一天夜間，從娼寮裏私自逃出，到了楊樹浦她的義母家中。這個義母以前也是紗廠女工，和文清的母親結

拜姊妹，現在也失業了。那時候，中國軍隊已從上海市撤退，楊樹浦一帶盡是日本海軍空軍的兵營，倉庫和士官寮舍。文清的義母就靠替日本士官縫洗衣服，賺幾個工錢度日子。文清幫着她義母，每天到兵營裏，收送衣服，因為她是個小女孩子，所以出入不禁。不久以後，楊樹浦一帶工廠，在日軍佔領之下，陸續開工。文清白天仍幫助義母做工，晚間在工人互助社創辦的工人夜校讀書。這個工人互助社，原是上海工人的一個秘密抗日團體。文清在夜校讀了三四年書，已經能夠閱看各種淺近書報和傳單小冊子，並且口才鋒利，演說時具有驚人的煽動力。在十三歲時，她已成爲少年反法西斯同盟的一個重要幹部了。

在中國軍隊收復上海市之前，上海工人發動總罷工和武裝暴動。少年反法西斯同盟擔任了其中的重要角色。因為文清平時出入日軍兵營，知道內部底細，所以當暴動開始的幾點鐘內，就把日軍的軍械庫和油庫一起炸燬，日軍的坦克車不能行駛，飛機不能起飛，槍械大部分被工人遊擊隊奪取。在短時期間，上海各重要機關都由市民佔領。到了中國正規軍進入市郊，剩下的日軍殘部就只好無條件投降了。

抗戰勝利結束之後，文清被推爲上海少年團體代表，赴首都參加新中國少年協會的

創立大會。後來，她留在南京加入少年航空隊第一大隊，充當少年航空兵。

這就是文清幼年時代的一段簡單歷史。她說完之後，又繼續道：

「逸先，現在你明白了嗎？要是我沒有離開農村而到都市裏來，我就無從學得一些組織和鬭爭的經歷。我的一生命運就不會好過我的母親，我的祖母，我的祖母的祖母。我並不否認農民的反抗性。在過去的抗日革命戰爭中，犧牲最大，流血最多的是農民，要不是倚靠那種堅韌的農民的反抗力，抗戰支持到這麼久，以至於得到最後勝利，是不可思議的。但是……在建設新中國的過程中，農民的保守性格和缺乏組織力，卻阻礙了國家和民族的前進。所以我認為新中國只有加緊工業化，加緊農業機械化，消滅舊式農村，建立集體農場，纔有光明的前途。」

逸先道：「照你這樣說，在新中國只有工人是重要的，從事勤勞生產的農民是不佔重要地位了！」

文清又道：「不是這樣說。你應當知道，直到現在，中國還是一個農業國，農業人口依然佔全國人口六十巴仙以上。要到全國農業集體化的計劃完成之後，我們纔成爲真正的工業國。就是到了那時，集體農場的農民依然佔了全國生產者的一大部分。逸先，

你還不知道現在新中國的大總統，也是農民哩！」

「他有很多的土地嗎？」

「不。他是貧農，和以前我的父親一樣。他是抗日戰爭中一個著名的農民遊擊隊英雄。在當選為第一任新中國大總統之前，他是全國農民協會會長。以後他是全國少年隊總隊長。因此我們都稱他總隊長，也有人稱他少年總統。」

「我們可以見到他嗎？」

「很容易。」文清說時用手指着湖對岸道：「每天清早，他一定出來，到那邊首都公園草地上散步。他最愛和少年人在一起。說笑話，講故事，唱歌，他都會。平常他只穿了一套青布的農民服裝，你不知道他是大總統。今年五月四日全國少年隊總檢閱，我見到他穿了童子軍服裝，他的身材本來矮小，兩頰紅潤，看去和我們少年兵一個樣子，只差了他領下的一縷可愛的銀鬚。」

「這位大總統有多少年紀了。」

「去年是我們總隊長的八十歲壽辰，全國少年隊都舉行慶祝。」

「竟有八十幾歲的少年總統？比我們祖父的年紀還大哩！」逸先帶着十分詫異的神

情說。

文清道：「這不算奇怪。我們這個國度裏，不但有七八十歲的少年，而且還有二十歲三十歲的老人，這纔更奇怪哩！」

說到這裏，逃先猛然記起他還有一個約會，就拉着文清的手，看上面的手錶。他嘆道：

「四點五十分了！我們趕快回去罷，那個少年勤務兵五點鐘就要來我那裏。」
文清彷彿有些不解，問道：

「從那裏來的勤務兵？」

逃先道：「昨天在博覽會文化館裏，你不是介紹一個少年勤務兵要和我談談嗎？」
「哈！哈！哈！」文清忽然仰頭大笑起來，清脆響亮的笑聲驚動了樹梢上一隻黃雀，「都」的一聲向湖心飛走了。

逃先忙問她笑什麼，文清不答，只是格格地笑得合不攏嘴。

半晌，她纔說道：「你是說那個戴近視眼鏡的焦思柳嗎？你稱他『少年近視兵』還近情理，卻稱他『少年勤務兵』，簡直招我笑痛肚子。」



「……理情近還，兵視近年少他稱你」

遜先漲紅了臉道：「那是我聽錯了。

也許你介紹的時候，是說『少年近視兵』，我卻當作『少年勤務兵』。」

文清又格格地笑着，說道：「哪裏是什麼『勤務兵』『近視兵』，他是『少年哲學兵』啊！」

遜先覺得十分窘，只好嘻皮笑臉地說道：「文清，請你原諒我不懂事罷。『哲

學兵』這個名稱太新奇古怪了。我只知道有『航空兵』『交通兵』再也想不到還有『少年哲學兵』。文清，我的好姊姊，你告訴我罷，少年哲學兵是幹什麼的？」

文清也笑着道：「遜先，我的小乖乖，你自己去問那個『勤務兵』好了。哈！哈！哈！我們快走，不要失了你那『勤務兵』的約。」

兩人從新划着游艇到了湖對岸，文清送遜先上了電車，就獨自回去了。

這一邊遜先剛回到少年國際招待所，焦思柳就跟着進門來。見了面後，遜先就說：

「這屋子裏悶熱，我們在外邊草地上坐罷。」

他向食堂裏要了兩客茶點，兩個人就在地上一邊喫，一邊談。

思柳道：「你是從印度尼西亞來的。在那邊社會發展階段和經濟條件都和我們這裏不相同。據我的經驗，許多從海外歸國的華僑，對於這幾年來祖國內部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各方面所發生的劇烈變動都不十分理解，對於新中國發展的途徑也不完全明瞭。逃先同志，在這些方面要是你有什麼疑問，我十分願意向你効勞解答。從這裏，我也可以學習認識一些華僑在精神思想方面的現實情況和一些特點。」

逃先道：「謝謝你的好意。我是生在國外的，但卻是個中國人。我第一次踏上祖國的塵土，覺得這山水，城鎮，自然風物，都十分熟識，我是回到我的老家了。這兩天，我去參觀了新中國博覽會，祖國在物質方面進步的迅速，雖然有些出於我的意外，但是我相信我還能夠充分理解。只有在我和一些祖國的少年同伴們接觸，談話或討論問題時，我卻覺得我自己是一個外國人。老實說，我對國內少年人的精神生活，很少理解，我們的頭腦間似乎相隔着一些距離。現在，就在這精神生活方面，我很想多多請教。」

思柳道：「不要說『請教』，我們都是在學習中，大家不用客氣。請你提出一些具體

的問題罷。」

逃先道：「請你原諒，我第一件要問的就是什麼叫『少年哲學兵』？哲學兵是幹什麼的？」

思柳道：「這不能怪你不明白。因為在我們中國以及世界別的地方，向來是把精神勞動和體力勞動對立起來的。中國古代所謂士農工商，以士列四民之首。又道：『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這是把精神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劃分為兩個階級。智識成爲特殊階級的專有物。這種特殊階級專有的哲學，就是玄學的哲學，是專用作壓迫剝削一般人民大眾的工具。人民大眾卻不准有思想，不許運用頭腦。孔子曾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是這個意思。到了新中國，我們纔進行着要消滅精神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對立。哲學和科學現在已不再是少數人的專有物，而成爲人民大眾所共有的戰鬥武器了。你知道在新中國，一切武器是屬於人民的，哲學是精神的武器，因此它和鎗砲飛機原子彈等等的物質武器相同，也屬於人民大眾，而不是少數人所專有的。在戰鬥中我們需要使用各種不同的武器，因此就有各種不同的兵種。譬如專門使用大砲的戰鬥員，我們稱爲砲兵，騎在馬上衝鋒的戰鬥員，我們稱爲騎兵，利用飛機在空中作戰的戰

鬪員，我們稱爲航空兵，用原子彈作戰的，我們稱爲原子兵。那麼，使用哲學這種武器的戰鬥員稱爲「哲學兵」，你應當不會覺得奇怪罷。」

逃先道：「你說武器是屬於人民的，但你又說使用武器的是兵。到底武器是在兵手中，還是在人民手中，我不大明白。」

思柳道：「兵就是民，民就是兵。在從前軍閥獨裁政治下的兵，是被少數人僱傭的，是專用以屠殺鎮壓民衆的。因此兵與民是對立的。老百姓最害怕最痛恨的是丘八。在抗日戰爭中，兵纔被用以保衛國土，抵抗外來的侵略者。可是和民的對立要到了新中國纔完全消滅。如所周知，我們新中國的徵兵制度，規定當兵是人民的權利，不是一種義務，全國人民不論男女，只除了法西斯殘餘分子，殘廢者，犯罪者，神經病患者之外，都有權利加入農民隊，工人隊，少年隊，受各種軍事訓練。我們的工廠，集體農場，學校，同時也就是兵營。所以現在的兵和過去的丘八大不相同。現在的兵，就是民，是人民保衛自身的利益的一種組織。你要知道，要是有一日，新中國的國土被侵犯，人民的利益和自由受損害，我們可以立刻動員三千萬的農民隊，二千萬的工人隊，一千萬的少年隊到前線殺敵。這還沒有把農民工人少年後備隊的人數算在內哩！」

哲 學 兵

逃先又道：「我不懂得我們爲什麼要保持這麼鉅大的兵力，現在東西的侵略國家都已無條件投降了，我們中國已得到安全的獨立解放。國際安全機構也已成立。民主主義在全世界戰勝了法西斯。我相信至少在我們這一代，可以和平安樂友愛地過着日子，不會再遇到人類互相屠殺的殘酷的戰爭了。在這和平時期，我們維持着這樣強大的軍備，我們豈不是要變成帝國主義嗎？」

思柳道：「從你這話，就證明你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一般地說華僑少年人大部分是理想主義者。他們都愛做夢，夢中的世界往往是和平的，安樂的，友愛的。做夢不是一件壞事情，但因做夢而忘記了正視現實，甚至逃避現實，那就十分危險了。從前許多海外的愛國華僑帶了滿腔熱情來祖國，卻又帶了失望和悲觀回去，就是這個道理。你要知道現實的祖國和夢中的祖國是不同的。不錯，我們現在已得到了和平獨立和自由了，但這是經過整個世代的流血的鬪爭換來的。我們現在能夠保持和平獨立與自由，這就因爲我們有強大的兵力與隨時隨地和敵人戰鬪的決心。我們新中國，決不像帝國主義者那樣，存心破壞和平，損害別的民族的獨立自由。但要是我們自己怠忽鬆懈，漠視現實，我們就會失去我們自己的和平獨立與自由。逃先同志，你要知道，敵人確實被打敗了，

但只是打敗，並沒有消滅，只是暫時的投降，並沒有真正改悔。你看，這個世界，表面上好像太平無事，實際上，卻有無數的敵人，前前後後，上上下下，裏裏外外，包圍住我們，要想抓住一個弱點，開始向我們反攻。……」

逸先問道：「你是指法西斯殘餘勢力嗎？」

思柳道：「自然是。不過那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們新中國面對着四種主要的敵人：國外的敵人和國內的敵人，外在的敵人和內在的敵人。這四種敵人都時時刻刻在威脅着我們的生存和自由。」

「你說的國外的敵人我懂得。但是在我們國內，軍閥早已消滅，內戰早已停止，難道還會隱藏着一些敵人嗎？」

「國外的敵人和國內的敵人永遠是分不開的聯盟軍。你總知道過去的北洋軍閥是勾結帝國主義的。後來在抗日戰爭中，根據一般的經驗，日本兵不可怕，可怕的是漢奸。公開的漢奸不可怕，可怕的是暗藏的漢奸。就是現在，你能相信所有漢奸都已絕滅了嗎？貪官污吏，土豪劣紳，一切在中國的法西斯徒子徒孫，不會捲土重來嗎？你要明白，漢奸決不會在額上刺一個字，法西斯不會在臂上掛一個下證章。潛伏在新中國內部

的害菌，在沒有釀成病毒之前，肉眼是看不出的。正因為如此，這種敵人的威脅性更大，我們更不可不加以嚴密防備。」

遜先又問：「那麼所謂外在的敵人和內在的敵人是指什麼？」

思柳道：「外在的敵人是指自然界對人類生存的各種威脅，例如水災，旱荒，饑饉，疫癘等。如所周知，由於科學的進步，人類已經能夠預防或減輕各種天然的災禍。但像過去中國那樣經濟落後的地方就不然。你應當知道，過去中國每年因水災旱荒饑饉死亡的人數，更多於抗戰中每年在前線傷亡的數目。因缺乏醫療與衛生設備而病死的人數，比之於戰時遭空襲死亡的人數要多出好幾倍，因此防衛自然對人民生存的威脅，消滅這些外在的敵人，是我們的科學兵的一個重要戰鬥任務。當然這不是科學兵的唯一任務，因為對一切敵人的戰鬥，科學兵的任務都是很重要的。」

「還有，內在的敵人又是什麼呢？」

「內在的敵人是指存在於我們頭腦中各種落後的，有毒的，阻礙進步的意識。這種內在的敵人雖然隱伏在我們的精神領域中，卻一樣威脅着新中國的獨立，生存和自由。消滅這一種不可見而可怕的敵人，卻是我們哲學兵的戰鬥任務了。」

「什麼纔是落後的，有毒的，阻礙進步的意識？爲什麼我們的頭腦中會存在着敵人？請你更具體地說明一下罷。」

「人類內在的意識，如思想感情慾望，本來就不過是外在的物質世界的反映，世界是時時刻刻不斷變化着的，因之內在的意識也跟着一同改變，不過意識的改變要比外在的物質世界的改變來得遲緩。當人類社會前進的時候，許多人的頭腦中依然保持着一些落後意識，這種落後意識，有時會妨礙進步，因而就成爲我們自己的敵人。比方說，在華僑中間，至今還有許多人迷信大伯公，相信命運。在國內落後的地方，還有人相信用符咒仙丹治病。奴隸社會早已不存在了，但是在許多地方，婦女和兒童依然被當作奴隸買賣。你知道，在七十年前，從上海到吳淞建築第一條鐵路的時候，當地農民因鐵路破壞了風水，聚衆反對，後來政府不得不把建造好的路軌，重新拆毀。現在，在新中國卻還有許多落後地方的農民，反對農業機械化，破壞集體農場……」

「這不過是少數無智識的人所幹出來的罷。從華僑方面說，據我所知，到了我們這一代，已經沒有人迷信大伯公了。」

「是的。我這不過舉一些例，說明幾千年前從我們遠祖所遺留下來的迷信和落後意

哲 識，到如今盤據我們的頭腦，有時會妨礙着社會的進步。但是現代科學已經把這些迷信
兵 學 克服了，只有在最落後地域，一些老人中間還殘存着，卻已經不足重視了。現在，我們
哲學兵最主要的任務，乃是克服從我們的前一二代所殘留的那些有毒思想和落後意識。
其中最可怕的兩個敵人，我們稱之爲『法西斯意識』和『商業買辦意識』。

「法西斯意識就是指反民主的獨裁思想嗎？」

「是的。民主國家雖然已經勝利，民主思想在全世界還沒有得到普遍的勝利。法西斯已經投降，法西斯意識卻還沒有解除武裝。反法西斯戰爭，在軍事上早已勝利地結束了，但是在思想上這一戰爭還不過是剛纔開始。在軍事上，我們經過了快近十年的反法西斯戰爭，已得到最後勝利，但在精神思想的戰爭中，也許再要經過一二代，纔能完全消滅這些內在的敵人。」

「這敵人是這樣頑強的嗎？」

「古語道：『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法西斯這個名稱，是在我們前一代纔產生的，但是法西斯意識這個東西卻是在我們以前幾十代早已盤據在我們祖先的頭腦中了。當我們的遠祖，從游牧社會開始發展到農業社會的時候，只承認一個氏族，就是原始氏族，

只服從一個領袖，就是部落酋長，只信仰一個主義，就是氏族主義。後來到了封建時代，這種法西斯意識就被用以解釋帝王的絕對權力，農奴對地主的隸屬關係，家長與男性的權威以及各種地方幫派觀念。雖然現在已到了新民主主義的時候，正因為有一大部分人頭腦中還殘存着數十代以前的權威主義，獨裁思想和家族幫派地方觀念，所以希特拉，墨索里尼和日本軍閥纔能利用這些弱點，來進行反民主的侵略戰爭。現在他們雖然在這戰爭中被消滅了，他們的徒子徒孫還是到處潛伏着。現在世界上有些國家，掛着民主的招牌，卻實行法西斯的政治，人民大眾依然受壓迫。在我們國內，還有人硬要把三民主義改成一民主義。人民只有服從，服從，第三個還是服從。要人相信自己是『真命天子』。據我所知，在華僑中間，這種法西斯意識，也時時刻刻在作怪。比方，一部分華僑存着民族自大心理，瞧不起當地的被壓迫民族，至於幫派地域的觀念，在華僑中間比在國內還要根深柢固。關於這一方面，我倒要聽聽你的意見。」

逸先接下去說道：「我完全同意你的分析。華僑大都是從國內偏僻的農村中出身的，雖然到了國外，心目中的世界卻依然十分狹小。他們只看見同鄉，同縣，同宗或親屬，永遠看不見世界。有些頭家們，雖然到了南洋，依然保持着農村中土皇帝的作風。」

不用說，他們瞧不起受重重壓迫的「番人」「番鬼」，而且如果不是同鄉同縣同宗同派的，也都難以合作。正像你所說，這是一種法西斯意識在頭腦中作祟。但是我可以告訴你，這種情形在僑生中間，比那些從國內來的倒要好些。僑生一般沒有到過祖國，對祖國的關心要少些，但是地域幫派觀念和民族自大心理卻不像從國內農村來的那樣明顯。此外，我再要問你，你剛纔說的商業買辦意識又是指什麼？」

思柳道：「商業買辦意識是我們的前代商業資本發展，中國受外來的經濟侵略這時期所遺留下來的。在從前，商業買辦意識也就是洋奴意識。現在新中國對外獲得澈底的獨立解放，買辦洋奴在經濟上已無立足地。可是有一部分人依然保存買辦洋奴的意識。這些人對自己的民族沒有自信，單單指望倚靠外力來壓迫剝削自己的同胞。你知道，在抗日戰爭中有很多人靠了走私，操縱外匯發了大財。現在新中國正向經濟獨立與工業化的途徑前進，自然不再容許這些投機商人存在，因此他們就只好暗中勾結外國的大財閥進行陰謀，來推翻新中國的人民政權。我已經說過，我們的國外敵人與國內敵人，永遠是分不開的聯盟軍。爲什麼我們的國內敵人不容易消滅呢？就只因爲這種商業買辦意識在許多人頭腦裏作怪。」

逸先道：「你說到這一點，我卻想起來，在大部分華僑中間，商業買辦意識也是十分普遍的。在南洋的華僑除了苦力和農民之外，大部分是中間商人。他們過去是倚靠替外商推銷洋貨，收購土產，從中賺一點甘仙。其中頭腦糊塗的就將洋人當作衣食父母，卻不明白他們的錢大部分是從當地人民身上剝削來的。日本人佔領南洋之後，他們認為是換了一個新主子，竭力向這新主子獻殷勤，想從中發一點小財。雖然並不是所有華僑都如此，但凡是有些錢的大概喜歡奉承外國人，卻瞧不起印度尼西亞人，對我們自己的國家也沒有一點自信。不過，自從這次大戰以後，華僑中間的商業買辦意識，我相信會大大改變的。因為一則過去有些人所奉承的外國主子現在倒了楣，二則印度尼西亞民族正在進行着獨立解放的鬪爭，三則我們中國已成爲世界五大國之一。大凡頭腦糊塗的商人總是最勢利的。因此眼前的變局一定會使他們的頭腦改變過來。」

思柳道：「你這看法是不錯的。華僑是中國人，又是一向在殖民地統治之下，因此從半殖民地的老中國所遺留下來的各種落後意識，在大部分華僑中間也保存着。在一方面，由於法西斯封建意識在作祟，許多落後華僑存着民族自大與唯我獨尊的心理，另一方面又由於商業買辦意識的作祟，養成了一種洋奴思想，完全缺乏民族自信。這兩種

思想是矛盾的，卻是同時存在的，同樣是反民主思想的。印度尼西亞民族解放之後，南洋失去了殖民地性質，華僑商業買辦意識自然要逐漸消失，但法西斯意識要是繼續存在，依然是華僑進步的一大障礙哩！」

遜先道：「什麼是內在的敵人，現在我已懂得一個大概了。但是，用什麼方法消滅這些落後意識，鏟除這內在的敵人，是不是要把一切思想言論絕對統制起來？同時我還要問你，舊時代所遺留的意識，大部分是落後的，有毒的，妨礙進步的，那麼，是不是所有前代的文化遺產都失去了價值？所有古聖先賢的文章著作都只配塞入字紙簍中？」

思柳道：「思想言論統制只有在法西斯國家纔這樣呢。在新中國，思想言論以及宗教信仰是絕對自由的。比方說，你要是天天拜大伯公，沒有人會來干涉你，你發表文章反對政府，法律並不禁止你。即使你在公共集會中，鼓吹推翻政府，警察也不會把你捉去。思想言論雖然絕對自由，事實上卻從沒有人公然鼓吹推翻政府。至於那些國內的敵人，他們只在暗中進行破壞新中國的陰謀，表面上他們卻掛着民主的招牌，嚷着擁護民主的口號，爲的是他們最怕給人民大眾識破他們的本來面目。至於你所提出的第二問題，我可以回答，事實剛剛和你所說的相反。我們對於前代的文化遺產是看的十分寶貴

的。最近我們的國家創立了一個孔子研究院，對孔子學說和數千年來的儒教思想重新加以闡發整理。中國古代哲學是每個少年哲學兵的必修科目。你要知道，最落後的意識在他最初發生的時代往往多是最前進的。現在一切新思想大都是由舊時代的母胎中孕育而來。所以我們決不抹煞前代的一切精神產物，不過我們要用科學的批判方法加以重新估價，而不是復古或盲從。」

逸先追問道：「既然思想是絕對自由的，我不明白到底用什麼方法纔能克服那些有毒的落後意識，使它不至於威脅民族的生存與自由，阻礙社會的向前進步。」

思柳道：「那就是使用我們的唯一精神武器——我們的哲學。」

「我們的哲學和從前的哲學有什麼不同？」

「我們的哲學就是新哲學，和一切舊哲學沒有相同之處。舊哲學是玄學的哲學，新哲學是科學的哲學。舊哲學是特殊階級專有的哲學，新哲學是人民的哲學。舊哲學是靜的不變的哲學，新哲學是戰鬪的哲學。……新哲學和舊哲學的分別，一時說不盡。你要是感到興趣，我可以送給你幾本哲學的入門書，你看了自然明白。」

「研究新哲學正是我所願望的。只是我仍然在懷疑，哲學如何能用作戰鬪武器？這

種武器到底有什麼效果？」

「哲學隊和哲學兵的名稱雖然要到新中國纔有，在以前簡直不曾聽到過，可是用哲學作爲戰鬥武器，卻是古已有之的事。我告訴你幾件歷史上的事實，你就可以明白了。在十八世紀中，法蘭西國王路易十四曾說過『朕卽國家』的話。當時就有幾個學者聯合起來做了一部字典，解釋國王是什麼東西，國家又是什麼東西。法國人民纔明白國王並不就是國家，把路易十四那種解釋推翻了。這批學者後來稱爲百科全書派。百科全書派對於法國大革命是有極大貢獻的。在十九世紀初頭，在德國就有所謂少年黑格爾派的哲學者，對普魯士的教會和寡頭獨裁政治作猛烈攻擊，終於促成了德意志的革命運動。你總知道，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有三個偉大人物，一個叫馬克斯，一個叫昂格斯，一個叫列寧，單是提到這三個人的名兒，就會教法西斯頭痛。他們這三人是不是左手拿一枝手鎗，右手捧一顆炸彈，並且滿臉顯出一副兇相呢？當然不是。他們都是十分溫和可親的，不過他們卻帶着一種比手鎗炸彈更猛烈千萬倍的戰鬥武器，這就是他們自己所創造的新哲學。」

逃先道：「你能不能再告訴我一些關於國內思想鬭爭的具體事實？」

「我可以告訴你很多的事實。不過……」說着，思柳首先從草地上站了起來：「此刻電影快要開場了。首都大戲院離這裏不遠，我們慢慢走去罷……而且你要知道哲學這一種武器的效用，今晚電影也可以供給你一些資料。」

這時遜先也站起來，問道：「今晚演什麼片子？」

思柳道：「這片子名『乘風而來』，是一個少年作家的新作品。今晚是第一次公開放映。但我已經讀過那電影劇本。故事的內容大概是這樣的：一個少年哲學兵，在某處的遊擊隊中工作。他用教育說服和生活實踐等各種方法，使一個不識字的農民變成抗日遊擊隊司令，一個小偷變成最忠實的諜報員。最後他又說服了一個日本空軍俘虜變成了反法西斯戰士。這個俘虜後來和少年哲學兵駕了一架飛機，飛到敵人後方降落，終於鼓勵敵人整個部隊叛變，獲得了一次巨大勝利。但這個少年哲學兵卻在混亂中中彈陣亡了。因為劇情是這樣的，所以有些人把這個新片子稱作『新中國的夏伯陽』。」

遜先跳了起來說：「夏伯陽！我在數年前就在蘇門答臘看過的，真是好片子。新中國的夏伯陽一定更有趣！現在，我們就去吧。」

在街上一邊走，一邊思柳還是指手劃腳地談得出神。這位少年哲學兵比遜先高出一

哲 個頭，一路談話時總是彎着腰向着逃先。再加他是近視的，有好多回，要不是逃先把他
學 拉開，險些兒給街上風掣電捲的汽車撞倒了。

● 華僑口頭稱土人爲「番人」或「番鬼」含輕視之意。

● 甘仙卽英文 *commission* 意爲「佣金。」

七 第一印象

「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

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

——魯迅

陳遯先到南京已經一個星期了。白天大部分的時間參觀新中國博覽會，遊覽首都的古蹟名勝。有三四天，孫文清帶了他和錦濤一同去遊玩。也有幾次，遯先一個人，按照「遊覽指南」中所指示的路徑，參觀博覽會中的各部門。

到了晚間，遯先時常去外邊，聽音樂會和學術講演，參加首都各種少年團體的集會。文清和思柳都給他介紹了幾個少年朋友互相來往。思柳送給他幾本哲學書，他自己也去書店裏買了一些新出版的雜誌和新中國文藝作品，晚上沒事的時候就翻讀着。因此，一星期的時間就很快過去，他從不會感覺無聊或寂寞。

到了星期日那一天上午，遯先不出門遊覽，也沒和朋友約會。他獨自兒在屋子裏休

息。喫了早點以後，他從衣袋裏掏出一封航空信，這是昨日午後收到的。此刻空閒，他就再從頭細讀一遍。信上寫着：

阿明哥！

昨天，你的朋友從市鎮上託人把你的字條兒送來我們家。雖然不過幾個字，一家人讀了都歡喜的流眼淚。父親不住地喃喃地說着：「感謝上帝！感謝萬能的上帝！他到了他自己的家了！」

你走的那天晚上，我們一家人到橋頭，溪邊，森林中，到處找尋遍，只不見你的影蹤。整個晚上大家都不曾合眼，父親跪着祈禱一直到天明。料想你會給森林中的野獸喫了，要不，一定是給日本兵瞧見捉去了。

到了第二天早晨，我們的一個鄰居來說，昨晚他在森林中納涼，親眼看見一個中國降落傘兵，降落到溪邊，就用一架飛機把你帶走了。你知道，在那幾天，蘇門答臘沿海一帶，聯軍降落傘隊到處降落，其中有很多中國兵。因此我們就猜想你也許遇到了朋友，把你救出回中國去了。大家纔放心些。現在明白我們的猜想並不錯，但是父親卻道：「這不是什麼降落傘兵，這是天意，這是偉大的上帝的意志！」

不管上帝意志不是，你是回到你所愛戀的祖國了，我們要替你慶賀。想到你臨走時的匆促情形，大家並不見怪你不向大家辭別。至於我，當然十分可惜，不能跟你一起去中國。但是，我相信以後機會是很多的。而且你走後，這裏的情形也大變了。日本兵被趕跑後，聽說市鎮上已換了一個世界，紅白旗●到處飄揚着，代替了太陽旗。印度尼西亞人，中國人，印度人到處忙着開會遊行，慶祝民族解放的勝利。哈山哥哥每天清早就去市鎮上，要到晚間纔回來。他已被舉為農民協會執行委員，工作十分繁忙。在鄉村中，徵發糧食，抽壯丁，拉伕都已停止。樹膠起了價。父親十分高興。昨天和母親商量了，要把存積的膠片都賣掉，回到爪哇老家去。到了爪哇以後，想法搭郵船去麥加朝山●，了卻他生平一個心願。阿明哥，你知道我和你一樣，是生在蘇門答臘的，從未到過父母的家鄉。自然我一定要跟父親母親同去。阿明哥，你已回到你的老家了，我不久也要回到我的老家去呢！要是我到了爪哇，一定和你回到中國一樣，在那邊我相信有許多好看，好喫，好玩，好學習的。在那邊，一切都熟悉，卻是一切都新鮮。

因此，雖然你答應馬上要接我去中國，我卻沒有這樣的幸運，我一時怕還不能

去。父親母親也不會答應。一切只好到了爪哇以後再作打算了。

阿明哥，你離開以後，哈山哥哥又是整天不在家，家中冷靜多了。回想起你在我們家住的三年中間，好像做了一場夢。夢景又是多麼甜蜜，多麼有趣！父親母親和哥哥每天都在說起你。晚飯以後，我們總是把你從前說過的一些中國故事，再重新來說一遍。但是，阿明哥，這些故事已經陳舊了。我要聽一些新鮮的真實的故事。

阿明哥，你已踏進你日夜所想念着的祖國了。我要求你告訴我回到中國後的第一印象。凡是第一印象總是新鮮的，生動的，最有趣味的。又何況是關於可愛的中國的呢！

請你不要忘記，阿明哥，寄給我一些中國風景片，畫報，還有……新出的中國流行歌曲。

哈山哥哥教我附帶提一筆：請你永遠不要忘記印度尼西亞，並且希望你多多提供一些關於印度尼西亞獨立建國的各種意見。

現在不多寫了。盼望在我們動身去爪哇之前，能夠收到你的信。

父親，母親，哥哥和我都向你致敬禮！

你的小妹妹——露米妮

再者：你住在我們家裏時用的名稱，現在大概已不用了罷！照理，我應當稱你爲「尊敬的小頭家先生。」但是這樣不是顯得太生疎了嗎？所以，在這封信上頭，我照舊稱你「阿明哥」。阿明哥，我要永遠這樣地稱呼你，我當真想把你認作我的親哥哥。請你告訴我，你願意呢還是不願意。

露

迷先從新看了一遍以後，就伏在案頭上，開始寫覆信：

露米妮，我的妹妹！

首先，我要答覆你的來信末尾所提出的問題。我的答覆是：我願意，我十二分願意！

露米妮，我的妹妹，我雖然回到了祖國，我卻依然是一個孤兒。我沒有母親，沒有父親。我只有一个姊妹，回國已經許多年了，至今我還不知道她在那裏。請你們可憐我這個零丁無依的孤兒。我要永遠把你的爸認作我的爸，把你的媽認作我的媽。哈山哥哥是你的大哥，——我阿明哥——是你的二哥。露米妮！從今以後，你

多了一個哥哥，你該喜歡罷。

你跟爸和媽去爪哇，自然是好的。到了爪哇以後，爸要是去麥加朝山，那總得幾個月纔能回來，那時，你跟媽和哈山哥哥先來中國玩一個時候。路並不算遠，用不着坐船。從新嘉坡搭航空列車，不消一天就到了。你的二哥就會在南京車站上等候着。妹妹！你還沒有在天上飛過。搭着航空列車在天上飛，一路看看下面海和地的景致，妹妹，你就好比故事中的騰空駕霧的仙子，夠多麼舒適，夠多麼有趣！

寫到這裏，擱着筆，思索了幾分鐘，隨後他繼續寫道：

妹妹，你要我告訴你一些來到中國的第一印象，這是一個難題目。從前，你要我講中國故事，談中國事情，我隨意編湊一些，卻說得頭頭是道，你們也聽得津津有味。那時我還沒有見過真正的中國，對於自己並未見過的東西，信口開河是一點也不難的。但是現在我見到真正的中國，接觸到實實在在的中國了，只覺得五花八門，千頭萬緒，不知道要從那裏說起，又不好胡亂編造。我們中國有一句俗語：「畫鬼容易畫人難」，就是這個道理。因為誰也不會見過一個鬼；人卻是天天見面

的，要畫的像個樣兒就不容易了。

沒有辦法，我依舊只好胡亂報告一些。首先，我感覺得中國不是像過去我們所想像那樣，靜悄悄的，冷冰冰的，慢吞吞的，懶洋洋的；剛剛相反，真實的中國是鬧盈盈的，熱烘烘的，急急忙忙的，潑辣辣的。妹妹，我告訴你，當我第一次到南京街上時，兩旁不斷的汽車聲，電車聲，人聲，天空戛戛的飛機聲，到處擠滿了人，擠滿了車輛。我頭腦脹痛，幾乎昏了過去。不過，過了幾天以後，也就習慣了，不覺得什麼。我想，這種熱鬧緊張的環境，對我們少年人倒是適宜的。要是爸和媽來到這繁喧的大城市裏，一定過不慣。

自然，中國也有鄉村，但絕不像你那裏那樣幽靜。在新中國博覽會裏，我見了許多集體農場模型，到處是煙突，還有不斷的波波的機器聲。說是農場，比我從前住的市鎮上還熱鬧哩。妹妹，記得我曾和你講過一些故事，說是中國有一個桃花源，那邊只見着一片紅的花，綠的樹，潺潺的溪流，淡淡的浮雲，有幾位寬袖博帶的高人逸士，整天在那邊踱着方步，卻從不和塵世的俗人往來……我又說過，在大觀園裏，有一些紅男綠女，才子佳人，焚香彈琴，吟詩猜謎，逍遙自得……現在，

我只好老老实實告訴你，這些故事全是我憑空捏造的。那並不是中國，至少不是現實的中國。在現實的中國裏，哪有什麼桃花源，滕王閣，大觀園之類。有的只是新建造的工廠，集體農場，航空港，體育館，博物館等等。在現實的新中國裏，既沒有高人逸士，更不見才子佳人，有的只是些工人，農民……還有雄赳赳的少年兵。

我新近認識了一位曾經做過紗廠女工的小姑娘，她面貌有些像你，年歲也和你差不多，不過不像你那樣溫柔。妹妹，你猜一猜：她是幹什麼的？她是少年航空兵！她能夠駕了飛機，去敵人陣地上丟炸彈！

在現實的新中國裏，生活就只是鬪爭，爲鬪爭而學習，爲鬪爭而工作。一切都顯得熱鬧，忙碌，興奮，緊張。你要是初來一定不慣，但過後就會覺得這是最適合我們少年人生活的環境！

一件奇怪的事：這裏並不冷。雖然夏天已過去了，下午南京市內的炎熱，比我們住在赤道線上時還難受。不過，在蘇門答臘島上的炎熱，使人懶洋洋，昏沉沉的，就只想睡覺。在這裏卻是一種鬱熱，是一種悶熱，人就像快要爆發的炸彈似的，反而格外興奮起來。據人們說，再過一個月天氣就涼了。到了十二月，穿上厚

大衣，還凍的瑟瑟地發抖，不過越是冷的天氣，越是會覺得精神抖擻。就是這樣地，一年中間，要經過幾次氣候的極度變化，這纔是有趣哩。

不但氣候變着，在這裏一切變着，變着。我去南京市郊，到處聽得「叮鐺」——「叮鐺」，斧頭和鑿子的聲音。地面上新建築的高大洋樓——工人住宅——工廠，一天比一天增多。直冲雲霄的大煙突，吐出煤灰，遮蔽了半個天空。到處的地底都在挖掘着，建築地底鐵道，在平時這是爲便利交通並堆貨物用的，在戰時就變成了市民的防空室，電氣化和機械化使鄉村天天改變着面貌。人們的生活狀況乃至服裝，都在迅速改變着。在城市裏再看那些穿長袍馬褂的紳士和公子哥兒。從前我的父親說，中國有許多鄉村很窮苦，甚至十七八歲的大姑娘都沒褲子穿，現在這種情形已看不到了。

是的，要是我的父親還在世，他決不會相信這就是三四十年前他所見到過的祖國！

露米妮，我的妹妹！我實在是喜歡蘇門答臘的。蘇門答臘，那我的第二故鄉，在那邊，幾千年以來，海老是那樣子，陸老是那樣子，原野老是那樣子。在那邊，

一年，一代，一世紀，生活也老是那個樣子。要是沒有戰爭，一切就十分平靜地過去。但是現在，我卻覺得那種平平靜單調的環境，只有對於老年人或者病人纔是適宜的。對於我們少年人，動的，變的，鬪爭的，不斷前進的新中國，是要比老蘇門答臘更有意味的多了！

不過，我相信老蘇門答臘也有一天要大變的，也許現在已開始在大變了。妹妹，你說是不是？

對於新中國的第一印象很多，很複雜。正如你所說，凡是第一印象，



「我是父親親在世上，他不會相信這就三四」

「十年前他所見到的祖國。」

總是新鮮的，生動的，最有趣味的。只是我這一枝筆能夠寫出來的是太少了。現在留着讓給妹妹，將來你自己來看罷。

附上的一些畫片，其中有一張是集體農場的模型。妹妹！你瞧，這還像一個農村嗎？還有，你得注意，這些畫片上的風景人物是平坦的，而實在卻是有凹凸的，不平的。這是我到中國以後纔發見的。所以凡事都要親眼見識纔好呢。

另一張歌曲，是最新出的電影歌曲，名叫「乘風而來」。妹妹，我盼望有一天看到你「乘風而來」。還有，你要的畫報只好下一次再寄了。

請代我向兩位老人家請安。祝你好！

你的哥哥阿明

寫完了，遜先想了一會兒，接着寫第二封信。信裏道：

哈山哥：

你想，我怎麼能夠忘記印度尼西亞？不要說我，就是中國目前的少年人，雖然從未出過國，也都十分關心印度尼西亞問題。一個事實的證據：自從我來到中國，就有很多少年人，要求我教他們學習印度尼西亞語。

哈山哥，我慶賀你，慶賀一切印度尼西亞的兄弟們！你們開始得到了民族解放的機會了。三百年來你們的民族解放鬥爭，快達到最後目標了。

雖然你們的民族獨立，要比中國遲，卻比我們中國更多一些有利的條件。因為在你們民族內部，沒有軍閥，沒有大地主，沒有漢奸；就是有，他們的阻礙力也不算大。而且你們的獨立建國，用不着再像過去中國那樣繞着大圈子，你們可以採取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各國政治經濟鬥爭所得到的最後結論作為參考，去建設你們的新國家。

我不夠資格向你們提供關於印度尼西亞獨立建國的意見。不過我相信新中國所採取的民族鬥爭的路線和方向，有很多是可以供給你們參考的。我想第一要緊的是要人民武裝起來，使人民自己有能力來掌握，支配，管理，保衛國家的一切。我們不能希望別人給我們獨立自由，也不能倚靠別人來保衛我們的獨立自由。印度尼西亞最大多數是農民，把這五六千萬農民首先組織起來，使他們明白為自己未來光明前途而鬥爭，這是最最重要的一件事。你現在已經擔任了當地農民協會的工作，這是很好的。哈山哥，喚醒民衆，組織領導民衆這個重要責任，只有我們少年人纔負

擔得起來，我們不能把責任推給已經衰弱了的前一代的老人家。

現在的世界雖然是民主主義戰勝了，但世界上還只有一部分地方實行了真正的澈底的民主主義。在別的一些地方，雖然掛着一塊民主老招牌，賣的卻盡是假貨，印度尼西亞建國當然不需要這些假民主，而要真正的澈底的民主。關於這一點，記得從前我們曾經討論過。我回到國內以後，得到許多新資料，讀到許多新書報，都是談這個民主問題的。可惜你不懂中國文。等以後我有空閒的時候，我將陸續翻譯一些出來，寄給你參考。

上次我託帶字條兒的那位朋友，莎菲同志，從前是少年義勇隊隊員。他曾經耳聞，並且親身參加了最近這幾年中國的抗日民族解放鬥爭。對於新中國獨立解放經濟建設的過程，他知道的比我更多。他打算去爪哇參加印度尼西亞海軍，此刻也許還沒有離開他的家。我希望你去市鎮找到他，和他詳細談談。

在這裏，一些少年人們對國際問題的研究興趣是十分濃厚的。我正在打算，如有機會，把你所提的問題，印度尼西亞獨立建國的問題，向新中國的一些少年同志們提出來，作一次公開的廣泛的討論。我一定把討論的結果報告你。

別的事下次信中再談罷，哈山哥。

民族解放敬禮！

你的中國兄弟阿明

這兩封信寫畢，已快過了中午。馮先把信和畫片等都封好了，黏上航空郵票，走到街上親自投入郵筒，纔回到食堂裏午餐。

●即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國旗。

●麥加是回教教主穆罕末德葬地，回教徒一生只希望到那裏去朝拜一次，纔了卻心願。

八 盜泰克諦克國來客談

「斬草不除根，逢春芽又生。」

—— 諺語

現在，遜先心中最焦慮的一件事，是關於他自己的學習和工作問題了。他回國本是爲了求學而來的。到得南京雖最不過幾天，可是他的脾氣最性急不過，見了國內少年人一個個用功做事，十分努力，十分緊張，惟有他整天只是到處閒逛着，以後要怎樣學習，幹那一種工作，還沒一個着落。想起從前父親時常教訓他，說大禹惜寸陰，少年人要惜分陰。現在他已到了祖國，卻虛擲寶貴的光陰，實在不應該呢！

自從那一回遇見了高先生以後，他就決定要進少年隊當一個少年兵。他逢人便探聽各種少年隊裏面一般生活工作學習的情況。只是遜先的學習興趣十分廣泛。他覺得當航空兵將來可以替國家民族出一番力，但是當哲學兵或科學兵自己可以更多得一些智識。就他將來的職業來說，他很想做一個集農場的農民，可是對工業機械他也十分感到興

趣。還有，當少年藝術兵，和他的性格更合的來……總而言之，在新中國，學習和工作的機會太多了，他覺得樣樣都好，他不知道選擇那一樣纔合式。

孫文清卻竭力主張遜先進少年航空隊，她認為航空這種工作最富於戰鬥性，是應當由少年人來擔當的。而且根據她自己的經驗，在少年航空隊中，可以學習得各方面的智識和技能，可以擴大少年人的眼光和胸襟。除了文清以外，遜先也曾和焦思柳商量過。思柳並不反對他去當少年航空兵，不過他以為遜先有演說的才能，在羣衆中間他具有一種吸引力。要是把他訓練就一個哲學兵，纔最當行出色。據思柳說，回國的華僑少年一般對哲學很少感興趣，而哲學工作在華僑中間卻非常重要，假如遜先加入了少年哲學隊，日後對華僑社會一定會有重大貢獻的。

遜先覺得別人的意見都有理，他自己便越加躊躇不決了。他爲這事情苦悶着已經有三四天。那一天上午，他忽然想起，去和林在田商量一下罷，他到底是一個回國僑生，對於華僑少年的學習與工作問題，他應當有一些更切實的見解，也許他可以幫助解決這個問題。一邊想着，一邊他就走到華僑部的辦事室裏。林在田一個人伏在案頭上處理來往信件。兩人招呼了一下，遜先就說：

「林主任，你說過幾次，要是有什麼困難，可以替我設法解決。現在我有一個困難問題，你可以抽出幾分鐘時間和我談一下嗎？」

在田道：「可以。」

請你儘管說，要是能力辦得到，我一定幫忙你解決。」

於是遜先就把他回國的目的，決定工作學習途徑的困難以及文清思柳等的意見，都向在田說了。最後他又說道：

「照他們的意見，我應當去當少年航空兵，或少年青年兵。但我自己對科學，農業，工業，藝術也都感興趣，我無法決定下來。林主任，你能不能替我代為考慮一下，



。天四三有經已常悶苦情事道爲他

解決這一個困難問題？」

在田道：「這個問題是關於你個人的，應當由你自己決定纔對。不過，你要是徵求我的意見，我卻贊成你去進少年航空隊。因為你是華僑，你要知道一般華僑社會，多少帶些英雄主義的心理，他們認為當一個航空戰士，準備為祖國獻身，是一種最英雄的舉動，要是華僑子弟回國來，能夠多多參加航空界，幫助建立新中國的強大空軍，這樣更加可以鼓舞一般海外華僑的愛國心。單從過去許多年來各地華僑對於捐款獻機的踴躍熱烈，你就可以看出一般華僑所最期望的是使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空軍國。」

「但是，當一個航空兵，並不需要十分豐富的學識，而我卻希望能從新中國學習得多方面的智識本領，例如哲學，科學，農業，工業等等。」

「這倒不然。你要知道當一個少年航空兵，並不單是懂得一點軍事智識和駕駛的技術就能完事。在少年航空隊裏訓練的科目，包含各項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應用科學，上天文，下至地理，都得十分通曉。少年航空隊的訓練期間，一般規定為五年至六年，比別種的少年隊訓練時間都要長，就是這個緣故。而且少年航空兵有很多機會駕駛飛機，到中國各地旅行，和社會各方面接觸，那更可以使你學習得各種生活上的實際智

識。」

經在田這麼一說，逃先已經有一大半打定主意了。但是他又問道：「要是我決定了去報名加入少年航空隊，你看我的智力體力能不能及格？我聽人

說，加入少年航空隊，需要有十分強健的體格，纔能夠錄取？」

在田道：「據一般經驗，生長在熱帶的華僑少年，參加航空隊，體格都要比國內生

長的少年人更適宜，自然，入伍以前必須經過嚴格的體力智力測驗。不過，航空兵不止一個種類，有擔任駕駛的，有擔任戰鬥的，有擔任運輸工作的，但亦有擔任觀測氣象，無線電交通或航空站種種的。體格有某些缺點的，比方近視眼或心臟不夠健康的人，雖不能擔任駕駛員，但有時也可以被錄取擔任地上航空兵。」

逃先道：「多謝你，林主任。經你這一番指點，我心頭的許多疑問，都已消釋了。

現在我不再猶豫，決定去進少年航空隊了。但是我不知道要等多久，纔有機會報名加入？」

「現在就有機會。杭州少年航空隊第十一大隊正在招收新兵，我就要送洪錦濤去報名入伍，要是你決定了，就可以一同去。」

「那邊收容很多的華僑少年嗎？」

「各地少年航空隊都收納華僑。不過華僑去那邊當少年航空兵的，人數要算最多，因為那第十一大隊長就是大名鼎鼎的林少白上校，所以海外華僑都願意把子弟送到他那裏去訓練成航空兵。」

「林少白上校是什麼人？」

「你還不知道嗎？他就是林少校，是婆羅洲僑生，在美國學習航空。抗日戰爭時，回祖國報効空軍。那時他還不過二十歲，在有一次空戰中，他駕了一架戰鬥機，擊墜敵人兩架戰鬥機和三架轟炸機。從此林少校就成爲名聞國內外的中國空軍少年英雄。抗戰結束以後，他又創造了超巨型機飛行高度的世界紀錄。因幾次的功勳升級，現在他已是林少白上校，不是林少校了。」

邈先高興的跳起來道：「我要是能夠在這位林上校麾下當一名小兵，也算得十分榮幸了。林主任，你和錦濤什麼時候去杭州，我就和你們同去罷。」

在田道：「第十一大隊這一次招收新兵報名，明天就要截止，後天八月卅一日舉行新兵測驗，九月一日新兵入伍。我本來要去杭州一趟，看看我的妹子，她是在那邊當少

年衛生兵的，順便送錦濤去報名。決定今天搭夜車去，明天早晨就到杭州了。逸先，你回國不久，要是今晚就離開南京，不是太匆促嗎？你自己打算一下。要是來不及，這次不去報名也不要緊，過六個月以後第十一大隊又要續招新兵的。」

逸先道：「不，今晚我和你們一同去罷。我已不得早一天得到工作學習的機會。不消說等不到六個月，就是再等六天，像這樣地閒逛着虛度少年光陰，我也不願意。」

「你既是這樣性急，那麼也好，今晚我們就一塊兒去杭州罷。不過，現在時間已不多。你在這裏有什麼事沒有了結，應當趕快料理一下，我們晚間十點鐘就得上火車。」

逸先略略想了一想，就說：「在這裏我沒有什麼未了的事，隨時隨刻都可以離開南京。只是我本來有一個計劃，想邀集首都少年界討論一個重要問題。現在時間來不及，這個計劃只好打消了。」

在田問是什麼問題。逸先就告訴他，他寫信給哈山，應許他把印度尼西亞獨立建國問題，提交新中國少年界作一次公開討論。在田就道：

「你爲什麼不早說？這事容易辦。我們少年國際招待所學術部，每星期五要舉行一次國際問題座談會，首都少年人對國際問題有研究興趣的都出席參加。印度尼西亞獨立

建國問題正可以在這個座談會提出來討論。不過你已決定今晚去杭州，本星期五，就是八月卅一日舉行的座談會，你是不能參加了。但是，你可以把這個問題的討論大綱寫下來，我替你送給學術部主任，請他在座談會中提出討論。」

「我想請焦思柳代表我出席本星期五的座談會，可以嗎？」

在田道：「自然可以。不過這次座談會的程序已經預定，請一位新來首都的澳洲華僑報告『盎泰克諦克國旅行印象』。報告和討論完畢，要是還有時間，就可以接着討論你所提出的問題。要不，那就得移到下一星期的座談會去討論了。」

遜先問道：「盎泰克諦克國是什麼？是在什麼地方的？」

在田答說：「盎泰克諦克國就是南極國，是在南極洲大陸。那地方很少人去過。很少人知道那邊的實在情況。現在有一位昨天剛來的澳洲華僑，新近會到過南極國遊歷，因此我們請他出席座談會作一個報告。這個報告一定很有趣味。消息傳出去後，這次座談會出席的人一定會十分擁擠吧。」

這時遜先纔記起來，那天在航空列車中葉元龍曾經提到過南極國，一名盎泰克諦克國，就是法西斯國，就是軸心國，他那時還疑心元龍和他故意開玩笑，現在世界上哪裏

還會有什麼法西斯軸心國。現在經在田這一說，纔知道真有這樣的地方，當下就引起了一片好奇心。他就向在田說道：

「很可惜，我不能出席這次座談會，聽一聽這個有趣味的報告。但是，林主任，這位澳洲華僑住在哪裏？我能不能和他見一次面談談？」

「他就住在這招待所裏。今天一早就出門去參觀新中國博覽會了，等午後他回來我再介紹你和他見面就是了。」

逃先辭了林在田出來，回到屋子裏，就伏在案頭，寫着「印度尼西亞獨立建國問題討論大綱」。寫畢交給在田轉送學術部主任。到了午後，逃先先收拾了行裝，隨後用電話向文清，思柳和在首都新認識的一些少年朋友辭別。文清聽得他已決定進少年航空隊，自然十分高興。逃先在電話中，又託焦思柳代表出席國際問題座談會，並且請他把「印度尼西亞獨立建國問題」的討論經過和結論記錄下來，郵寄給他，思柳也都答應了。那位澳洲華僑回來時，已是下午四點多了。在田帶領着逃先進他的屋子裏，給他們相互介紹以後，在田先告辭出去。這邊兩人就交談起來。

原來這位澳洲華僑少年，姓陸名增祺，祖籍廣東省，卻是生長在澳洲的。在雪梨大



。在所那度五十三百一經東，度十七緯南到流漂，後最

學讀法律學。因值學校放假，和他父親一同回新中國觀光。他父親年老，有心臟病，不便搭乘飛機，因此父子兩人從新金山搭乘了郵船來上海。誰知運氣不好，船離新金山纔一天後，在大洋中遇到颶風，又觸着從南冰洋飄來的冰山，船底破裂，就沉沒了。船上大部分搭客，分乘了八隻救生艇逃生。增祺父子和別的二三十個搭客，一同乘着小艇在大洋中飄流了二十餘天。最後，飄流到南緯七十度，東經一百三十五度那所在，已是南極圈內了，纔被一隻破冰船發見，把大部分的船員搭客救起。增祺父子也居然得慶更生，一同由破冰船運送到南極大陸登岸，這就進了

盜泰克諦克國的國境。增祺的父親在那邊病倒了，進醫院醫治了半個月，另行搭船回澳洲去休養，增祺獨自兒就搭了七洲線航空列車來中國。

據他自己說，雖然他十分不幸，在南冰洋中飄流了二十餘天，喫盡了苦頭，現在想起來，卻還是值得的。因為這個盜泰克諦克國是世界聞名的祕密國，很少人能夠進到裏邊去。有許多美國富豪，爲好奇心所驅使，花去了很多的運動費，想簽一張入境遊歷護照，都不能達到目的。他只因爲航海遇險，纔有機會進去，遊歷了十餘天，在那邊他見到了許多外邊人所見不到的奇異景象，親自看到聽到許多奇事奇聞，總算得不幸中的大幸了。

說到這裏，逃先就問：

「那麼，這個南極國和外邊世界是斷絕往來的，是不是？」

陸增祺道：「也不盡然。來往的人也還是有的。洲際航空列車就在那邊設一個停車站，有些外國輪船也時常駛到盜國的海口停靠。不過，平常從外邊進到盜國去的就永遠不能再出來。至於從盜國到外邊來的，卻都是一些特務工作人員或者第五縱隊之類，牽着盜國政府的祕密使命，到各國活動，卻不會把盜國內部的祕密洩漏出去。」

「爲什麼他們竟讓你和你的父親出來？」

「這算是十分微倖的，因爲我們是難民，又是澳洲華僑。盎國的政府一向只知道華僑都是做小生意的，從不關心國際國內政治問題，這纔特別通融，把我們父子倆放出來。但和我們一同遇險被救的許多搭客，卻都被扣留着，怕永遠不能再回到他們本國去了。」

遜先又道：「陸同志，現在我先要問你，那南極大陸，據地理書上說，乃是冰天雪地，十分寒冷，爲什麼那邊的人們能夠生活着呢？」

那位澳洲華僑答道：「南極國氣候一般都在攝氏表零下四五十度之間。我們初到那邊，整天整晚，靠着火爐，還是凍的發抖。但當地的人卻並不怕冷。據生理學家研究，在南極大陸上住久的人，受自然環境影響，逐漸變成了冷血動物，所以能夠受得住寒冷。我相信這也許是對的。」

「除了天氣特別寒冷之外，那南極國還有什麼和別的地方不相同？」

「可以說一切情形都和世界上別的國家相同。只有兩點是不同的：第一點，整個盎國是一所大集中營；第二點，盎國的人民幾乎全是瘋子，至少他們的腦子都有點毛

病。」

逃先又問道：「聽說，那邊還行着法西斯獨裁，是不是？」

增祺道：「那倒不然。因為國際條約早已禁止盜國行法西斯制度。所以南極國在表面上和英美等老牌民主國家一樣，也有憲法，也有議會，也有選舉。按照盜國的法律，在舉行選舉的時候，人民要是放棄投票，就得被判死刑。」

「這也未免太嚴厲了。人民要是不高興投票，應當是他的自由，為什麼倒要處死刑？」

「你有所不知。正因為有這一條法律，選舉的時候全國人民沒一個不爭先恐後遵照着政府所預定的候選名單去投票，所以盜國纔能向全世界宣傳唯有它纔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而且，盜國的人民一百巴仙是法西斯或法西斯的徒子徒孫。他們每個人都痛恨民主，反對人民有權參預政治。要是沒有這種嚴厲的法律制裁，選舉的時候一定沒有一個人願意去投票，豈不是議會開不成，連他們的國家元首，也就無從產生了。」

逃先道：「法西斯不是產生在德國意大利和日本的嗎？我不懂，為什麼這些法西斯倒會遠遠地跑到南極大陸上去？」

增祺道：「你原來還不知道盎泰克諦克國的一段開國歷史。這歷史是十分曲折而且頗有趣味的。不過說起來話又得拉長，不知道你耐不耐煩聽？」

遜先道：「只是麻煩你就是了。我倒想越多知道一些越好。」

增祺就接着說道：「很好。關於這段歷史，我曾在大學中聽一位國際法教授詳細講過。原來盎泰克諦克這個新國家，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的和平會議中產生出來的。和平會議爲什麼決定建立這樣一個新國家呢？就是爲的要解決戰爭犯問題。」

遜先問道：「什麼叫戰爭犯？」

「戰爭犯就是法西斯餘孽，就是發動侵略戰爭，壓迫弱小民族，實行寡頭獨裁，反對民主自由，破壞和平，屠殺民衆，強迫勞動，箝制言論的那些罪犯，有的是主犯，有的是從犯，有的是正兇，有的是幫兇，都稱作戰爭犯。在戰爭結束以後，怎樣處置這些戰爭犯，是和平會議中看作最重大，卻是最困難，最棘手的一個問題。」

「法西斯國家已經全部解除武裝，只剩下少數餘孽，還怕什麼？爲什麼和平會議竟這樣重視這個問題呢？」

「這當然是值得重視的。比方，有人放火燒掉了許多屋子，把火救熄後第一件重要

的事，自然是應當把那些放火犯捉住，送官究辦，不讓他再次三次地放火燒屋。在那次戰後處理法西斯戰爭犯，倒不是爲了要報仇雪恨。實在說起來，許多民主國家政府要人和一些法西斯領袖們，從前都是朋友，或者還是親戚故舊哩！但是，這第二次世界大戰使全世界各國人民都遭受到歷史上未有的大禍殃，要是再讓法西斯來一次侵略戰爭，說不定人類就會從此絕滅。因爲這樣，所以出席戰後和平會議的各國代表，不論心底裏是贊成或反對法西斯的，不論過去和一些法西斯獨裁者有無個人交情，都只好學失街亭斬馬謖的辦法，一致主張要徹底嚴厲處理法西斯戰爭犯。」

「那麼，和會對這個問題到底是怎樣處理的？」

「首先，和平會議中組織了一個戰爭犯處理委員會，這委員會有五十餘國的代表參加，經過一年多的緊張的工作，前前後後舉行了五百十六次大大小小的會議，這樣纔算成立了最後的決議。當委員會最初設立時，第一件工作是調查法西斯戰爭犯的確實數目，經過三個月的調查工作，纔發表了全世界法西斯戰爭犯總數，約計八百萬人。」

「有這麼多嗎？這大概都是些德國人，日本人，意大利人罷。」

「這倒不然。這八百萬的戰爭犯中間，包含了世界各國的，各人種的，男的，女

的，老的，少的都有。出於一般人意料之外，德國，日本，意大利籍的戰爭犯合計起來，在八百萬人中間，不過佔了七十餘萬，還不到十巴仙哩！」

「那裏邊也有中國人嗎？」

「爲什麼沒有？你應知道汪精衛雖彘早死了，他的灰孫子卻多着。而且還有許多不會現出原形來的汪精衛呢？」

「那麼，這八百萬的法西斯，後來到底是怎樣處置的？」

「請你不要性急，話還長哩。調查工作完畢之後，委員會就開始討論法西斯戰爭犯處理方案。最初各國代表提出的方案很多，不過經過許多次討論之後，大部分提案都被打消，最後只剩下兩個不同的方案：第一個方案主張把這些法西斯送交海龍王去辦理，這就是說，把這八百萬個戰爭犯，分作東方和西方兩批，由那些從日本和德國戰敗後交出的軍艦船舶裝載着，把東方法西斯載到太平洋中，把西方法西斯載到大西洋中，再用幾架B二十九轟炸機，從天空投下一枚小型轟炸彈，把船和人都送到海底，這就是一了百了，最澈底的解決方法。第二個方案卻認爲希特勒，墨索里尼等法西斯獨裁者，有的死了，有的自殺了，剩下的八百萬人，大都是從犯，罪不至死，所以主張應當分別情節

輕重，處以監禁，情節最重的終身監禁，情節較輕的分別處以十年至三十年的監禁。這兩個方案，一個主嚴，一個主寬；一個主張徹底解決，一個主張妥洽解決。當時在委員會中，曾因此引起了一番異常劇烈的爭辯。甚至有一次，有兩國代表在會場中拍臺子，幾乎打起架來，你想多麼可笑？」

這時遜先插進去說道：「自然這第二個方案，比較近情理些。把八百萬人沉在海底，太殘酷了，按照人道主義，似乎說不過去。」

增祺道：「但是這第一個方案也有充分理由。你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死亡的人數一千萬。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直接間接因法西斯侵略死亡的就有一萬萬以上。要是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一定要再增多數倍或十倍。你想，八百萬人的生命重要呢，還是數萬萬人的生命更重要？爲了愛惜八百萬法西斯餘孽，而把世界人類的半數的生命白白送掉，這就算得人道主義嗎？……不過，當這兩個方案提交大會最後表決的時候，這第一個方案卻被否決了。出席各國代表最大多數是贊成第二個方案的，特別是基督教國家代表，全體一致對第一個方案投了反對票。」

「這樣，這個問題就算得到解決了，這些法西斯戰爭犯以後就被分別監禁起來，是

不是？」

「不。這個問題不但並沒有解決，而且從那時起，戰爭犯委員會的工作開始遭遇到難關了。」

「還有什麼難關？」

「大會雖然通過了第二個方案，但這不過是一個原則。原則通過以後，委員會纔開始研究各項實施的細目，這時就有許多難題來了。首先，八百萬的法西斯戰爭犯要加以監禁，你想要多麼大的監獄！就算把紐約或倫敦改成一所監牢，也還是不夠大。這樣大的監牢，要建造在什麼地方呢？當時許多小國代表都建議在領土最大的國家內，設立法西斯監獄，但是大國都不接受，為的是怕他們國內人民會傳染法西斯的病毒。要是建築在一些小國裏邊呢，所有小國代表都堅決反對，因為有許多小國他們本國人口還不到八百萬，突然增加了八百萬戰爭犯，不是把他們自己的國家都要變成法西斯國嗎？因為這樣，單是這一個建築監獄的地點，就引起了各國間嚴重的利害衝突，比討論處理方案的原則問題時爭辯的還厲害。有幾個國家的代表甚至向委員會恫嚇，要是他們的立場不被接受，他們的政府已準備立即退出和會。」

述先道：「真想不到，爲這樣的事，民主國家之間竟會造成一個僵局。」說着表示一種惋惜的神色。

增祺卻接下去說道：「還不只這一個僵局哩！委員會討論到法西斯監犯的管理辦法時，問題變得更複雜，更棘手。你知道法西斯都是十分蠻橫陰險的，比普通的強盜殺人犯還不容易管理，假如八百萬法西斯一旦越獄暴動，這不是開玩笑的事呢。因此委員會認爲管理監犯的責任非常重大，據估計至少要有四百萬武裝警察，經常駐在監獄內外嚴密監視，纔能保障安全。這就等於維持一個世界最大的陸軍常備軍。因爲在平時就是最大的陸軍國，常備軍也沒有到四百萬的。這巨大的武裝力量和管理責任，應當交給那一個國家，就成爲一個極難解決的問題了。」

「是不是各國都不願意擔負這個責任？」

「要是這樣，倒好辦了。問題卻是有許多國家都爭着要擔負管理監獄的責任，都不放心由別的國家去擔負這管理責任。而且這個問題立即就牽動到戰後的軍備限制問題，因爲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於全世界人民的要求，民主國家會訂立了公約，把常備的陸海空軍限制一定的數額，不許私自增加。所以當委員會討論到監獄管理權問題時，就有

一些國家提出保留條款，這就是說，假如委員會決定把監獄管理權交付一個別的國家，那麼他們這些國家就不再受軍備限制公約的拘束，要求把他們的陸軍常備軍增加一千二百萬人，以維持國際的均勢。」

逃先道：「這種要求太無理了。管理監獄的武裝警察不過四百萬，他們爲什麼倒要求增加陸軍一千二百萬？」

增祺道：「你要知道，按照過去的歷史，很多民主國家和法西斯都會有過秘密勾搭，比方A國是負擔管理監獄責任的，那麼在發生戰爭時，A國不但可以調動這四百萬武裝警察，並且說不定把這八百萬法西斯立刻編成軍隊，用以攻擊BCD等國。所以BCD等國爲預防A國與法西斯的聯合攻擊，要求增加一千二百萬兵力，也不能說全無理由。」

逃先道：「這樣說起來，各國都有權要求增加陸軍一千二百萬，全世界就得增多數萬萬的軍備。這樣互相競爭，豈不是法西斯還沒有關進監獄裏，民主國家自己先就要相打起來嗎？」

增祺接下去說道：「就爲了這個，委員會討論到監獄管理權問題時，不但會場內辯

論激烈，而且當時國際空氣十分緊張惡劣，紐約交易所證券大跌價，甚至有人擔心第三次世界大戰立即就要爆發了。」

遜先嘆了一口氣，說道：「陸同志，我真萬想不到戰後民主國家之間還是這樣鉤心鬪角，和戰前竟沒有多大分別！」

那位澳洲華僑聳了一聳肩，說道：「這沒有什麼奇怪，要不是這樣，那纔奇怪呢。現在請你再聽下去，我還沒說完哩。除了那兩個難關外，還有另一個難關，那就是經費問題了。八百萬監犯的囚糧，算起來是一筆極大的款項，再加上四百萬武裝警察的糧餉，還有各種辦公費和監獄建築費，你想要花上多少錢！自然，委員會討論到這筆經費問題時，各國代表都不大起勁，爲的是沒有一個國家的議會能夠通過預算，白白花錢，養這批法西斯囚犯。後來就有人主張按照各國人口比例來分攤這筆經費，當時有些工人國家的代表卻堅決反對，在會場中表示他們國家裏的人民過去被法西斯侵略者搶奪剝削吮吸的夠了，現在再不願意出一個銅子，來養這些法西斯餘孽。因此這一筆經費問題也就不能在委員會中得到解決。後來幸得美國代表向委員會報告，說是美國有幾個大慈善家，願意捐助一大筆款項，作爲法西斯監犯的囚糧及一切監獄中費用，這個經費問題

纔算有了眉目。原來這幾位大慈善家，都是美國軍火工業大王，他們都靠了法西斯發動侵略戰爭纔發了大財。現在他們做了百億富豪，而從前照顧他們生意經的一些大主顧卻要去坐牢。因此這幾位富豪纔大發慈悲，願意捐款養活着這批監犯。而且說不定這些老主顧活着，將來還會有大批生意作成他們，這是所謂一舉而兩得。你要知道，凡是大富翁，大慈善家的打算，總是不會錯的囉。」

述先道：「不過，平心而論，這些美國富翁還是有功於世界和平的。要是沒有他們慷慨解囊，法西斯監獄這筆經費，豈不是就沒有着落嗎？」

增祺道：「這筆經費雖然有了着落，但是法西斯監獄的建築地址和監犯管理權這兩個問題在委員會討論了五六個月依然不能獲得解決，爲了這件事，和平會議幾乎要宣告破裂。後來虧了荷蘭政府代表提出了一個新方案，纔算把會議的僵局打破了。」

「荷蘭政府代表提出的又是什麼方案呢？」

「你是在蘇門答臘生長的。你應當知道過去荷屬東印度政府處置殖民地內的共產黨，反日分子，反荷分子等，有一種特別方法：就是把這些政治犯一齊送到新幾內亞島上的狄谷爾[●]地方。狄谷爾是一塊荒涼的未開發的土地，和外間很少船隻往來。那邊最

著名的出產是一種惡性瘧蚊。那些政治犯被送到那荒島上以後，就聽其自由去和瘧蚊鬪爭，政府卻不再加以干涉了。根據了這個寶貴的經驗，當時荷蘭代表就提議，法西斯戰爭犯全部送到一個無人居住的與外間隔絕的荒島上面，讓他們自由自在，去開發荒地，這樣既不必建造牢固的巨大的監獄，又不必用武裝警察看守，更可省去囚糧及一切費用。對荷蘭代表這個提案，委員會出席各國代表大體上都表示滿意。尤其是法國和有一些歐洲國家代表竭力贊成，他們都說這個辦法有前例可援；從前拿破崙戰敗後，也是被放逐到荒島上了卻餘生的。這個方案雖想的週到，可是到委員會進一步討論到實施辦法時，困難問題又來了。你要知道，從十九世紀末年起，全地球上所有可居住的土地早已被分配完畢了。現在世界上已經沒有一個無人的荒島。即使有幾個在地圖上查不到的無人小島，都只不過幾平方公里大小，斷然容不下八百萬居民。所以如果要實行荷蘭代表的提案，只有請世界上擁有海島的一些大國，自動捐獻一個比較大的島嶼，作爲安插法西斯戰爭犯的用途。不過，你要知道，現在世界上的一些大國，除非是戰敗投降，不然，要教他們割讓一寸領土，不論本國的或殖民地的，那就比駱駝穿過針孔還難。這當然是不可能的。」

遜先道：「那不是又變成了一個僵局嗎？」

增祺道：「是的，幾乎又成了僵局。但後來有幾個美洲小國代表卻提出意見，主張由世界上擁有殖民地最多的國家，割讓一個島嶼，作為放逐戰爭犯之用，這個意見自然沒有一個國家反對的，只除了英國在外。因為事實上，殖民地最多的國家就只有英國。不過英國如提出反對也沒有用，委員會要是用投票表決，一定是絕對大多數通過這個提案的。那時候，出席委員會的英國代表，可惜我已記不起他的姓名，總之是一位非常著名的英國保守黨老外交家；這位老外交家並沒有對美洲小國的提案發表什麼意見，卻不慌不忙地提出一個對案。這個英國的對案，就主張把南極洲大陸全部作為安頓法西斯戰爭犯之用。這個南極大陸，比歐洲面積還大，不要說八百萬人，就是八千萬人也容納的。週圍環繞着南冰洋，不至威脅着世界其他各國的安全。而且南極大陸是一片未開發的冰原荒地，現在利用八百萬的勞力去開發，將來變成一個新開的市場，還可以吸引外國投資，對於戰後世界經濟繁榮亦不無小補。此外英國提案更主張根據大西洋憲章所規定的民族自決原則，應當讓法西斯戰爭犯在南極大陸自行建立獨立自主的新國家。不過附帶一個條件，這個南極國必須採行民主政治，不准恢復法西斯獨裁制度。你想，英國

代表這個對案，想的多麼週到，多麼切實！據有人說，這個計劃原是那位著名德國俘虜，法西斯的地政學專家赫斯所起草，而由英國政府加以修正採納的。不過這是一種推測，並未經官方正式發表過。」

「後來，英國這一提案就被通過了罷。」

「是的。和平會議戰爭犯處理委員會舉行全體大會，把英國提案付最後表決時，就以三分之二的大多數通過。出席委員會的五十餘國代表只有十餘國投反對票，還有三四個國家放棄投票。」

「投反對票的是那些國家？」

「就是蘇聯，澳洲，和其他小國。蘇聯的政府和人民，是一向反對法西斯獨裁最徹底，最堅決的。當英國提案付表決之前，出席委員會的蘇聯代表有一番轟動會場的長篇演說，記得其中最警闢的幾句話，乃是說：『我們用了數萬萬和平人民的流血作代價，方纔使法西斯殺人犯屈服投降了。難道我們這一代的血流得還不夠多？現在我們卻在替這些法西斯餘孽安排一個機會，好讓他們準備向我們的下一代再來一次更大規模的屠殺！愛好和平與民主的全世界人民聽着，各位友邦的代表先生們聽着！蘇聯政府向你們

提出忠告：你們這種舉動是扳了石頭壓自己的腳！」

「還有澳洲和其他小國也是和蘇聯同樣意見嗎？」

「在南半球的澳洲，紐西蘭，南非聯邦，南美洲各小國也都投了反對票，不過反對的理由卻和蘇聯所提出的不相同。這些國家的代表認為法西斯本來是產生在北半球的，現在卻搬到南半球來，威脅着南半球各國的安全，這叫作移禍江東，乃是北半球國家的利己主義的表現，所以他們不贊成。不過雖然有蘇聯和南半球各國投反對票，到底只佔少數，法西斯戰爭犯的處理，完全依照英國代表的提案通過。和平會議算是解決了一個最重要最困難的問題了。以後，這八百萬的戰爭犯，就用了二三千條輪船，從各國各地方載到南極大陸上面。因為有些戰爭犯的家屬要求一同被遣送，後來索性不加限制，除戰爭犯以外，凡是志願去南極大陸拓荒的，都可以自動報名登記一併遣送。於是就有各國著名的冒險家，投機分子，失意的政治官僚，浪人等等，都去報了名。所以實際上陸續被遣送到南極大陸上去的已不止八百萬人。至於那一筆遣送費用，以及到南極大陸後的所有建設經費，全是由美國幾位大慈善家自動捐助。這樣，不到六個月，法西斯戰爭犯全部處理完畢。盎泰克諦克新國正式宣佈獨立，並和各民主國訂立條約，規定盎國永

久採取民主政治，不得實行法西斯。現在，你就可以明白南極大陸這個新國產生的一段曲折歷史了。」

遜先又問道：「你去過盜國，應當知道，盜國的人民對和平會議的處理辦法，感到滿意嗎？」

增祺道：「他們怎麼會不滿意？他們現在已不是什麼戰爭犯了，他們相信他們自己是世界超等國民，他們站在地球的頭頂上，凡是非盜泰克諦克人種，他們都看作劣等民族，都在他們腳底下。他們相信第二次世界大戰，真正得到勝利的是他們，並不是那些民主國家。」

「這纔奇了！他們不是都已無條件投降了嗎？」

「不錯，他們是投降了，但他們相信精神上他們是勝利的，因為過去他們所宣佈的戰爭目的都已達到了。反之，他們相信民主國家只得了勝利的空名，卻並沒有達到了民主勝利的真正目的。」

「法西斯所達到的目的是什麼？」

「關於這一點，南極國的人民是最津津樂道的。他們都向我再三誇說，他們已經在

整個的大洲上建立起真正的世界「新秩序」了。他們已經獲得了比整個歐洲更大的「生存空間」。那邊既沒有一個布爾希維克，更沒有一個猶太人。即使原來是些猶太人，也早已改入了盜泰克諦克國的國籍了。他們最得意的是他們的國家真正變成了地球的「軸心」。……還有，到南極國去遊歷的外國人，只覺得整個國家是一所大集中營，但是盜國的人民是把集中營稱作「共榮圈」的。在我看來，雖然他們都有些誇大狂，但至少有一件事並不算吹牛，他們原來的南進政策確實是極端成功了。而且他們一向誇耀着的「八紘一字」，也的確已成爲事實。」

逃先打斷他的話道：「我倒要問你，什麼叫『八紘一字』？我聽見過這個名稱，卻不懂得是什麼意思。」

增祺道：「本來我也不明白。有一天，在南極國，我遇到一個青年人，黃面孔，黑眼珠，矮小身材，我當作是華僑，交談以後，纔知道是錯了。那個青年向着我說道：『我是盜泰克諦克邦人。我們這裏是八紘一字。像你們貴國支那，守四行倉庫的不過八百壯士，纔只有我們的萬分之一哩。』我聽了完全不懂他說什麼。我翻過學生辭典，也沒有八紘一字這個『紘』字。後來我再查南極國教育部出版的王雲六大辭典，纔知道

「紘」字應當解釋作「十萬爲億百萬爲兆」的「兆」字。我這纔恍然大悟，原來所謂「八紘一字」意思就是「八百萬法西斯守着一個集中營」！」

逸先道：「照你這樣說來，這些瘋子真是瘋到無可救藥了。」

增祺道：「但你不要以爲這些瘋子全是傻頭傻腦。瘋子也有瘋子的暗算，有時會教聰明人上當。你只要想一想，他們爲什麼要嚴厲限制外國人入境遊歷呢？」

「這正是我要問的。」

「我在南極國遊歷時，到處有特務工作人員監視着，有許多地方都禁止入內參觀。所以我無法窺探其中的祕密。不過，我一進到盎國的國境，就好比進到『水滸傳』所描寫的黑店，覺得有些陰森森可怕。我懷疑他們是在準備殺人……」

「你的意思是說，法西斯又準備侵略戰爭嗎？他們哪裏來軍火？哪裏會有飛機坦克車？」

「這有何難？如今美洲歐洲許多民主國大兵工廠都生產過剩，在鬧失業恐慌，大家都爭着接受南極國政府的軍火定貨單，並且把造成的軍火祕密運送到盎國海口。都不用付現款，等將來戰爭結束時再還錢。」

「這些民主國資本家真是冒險，萬一將來盎國打了敗仗，他們不怕再喫一筆大倒帳嗎？」

「你不懂生意經。你要知道只要有一天戰爭爆發了，這些資本家立刻就賺了一百倍一千倍的錢。賣給南極國的這一點兒軍火，就是白白送掉了，也能算得什麼。」

遜先又追問題：「那麼，你在那邊看見過很多的飛機坦克車罷。」

增祺道：「並沒有。不過我在那邊，夜深人靜的時候，卻時常聽得地底下有咯都，咯都的機器聲音。有一個駐在盎國的外國領事官偷偷地告訴我，在那些冰床雪地底下，都是軍火庫和飛機庫呢。他還告訴我，盎國的科學家正在發明一種新的殺人武器，比現在有的任何新式武器。都厲害的多。」

遜先道：「難道南極國也有科學家？」

增祺道：「不單是科學家，也有文學家，藝術家等等，不過全是瘋了的。你要知道，科學，文學，藝術本來都是推動人類社會向前進步的。可是南極國的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卻向歷史開倒車……」

話未說完，在田已經走進門來，說道：

「對不起，我打斷了你們的談話。逸先，文清和許多送行的朋友在你屋子裏已等的很久了。你要不要就去。」

逸先就向增祺說道：「陸同志，謝謝你。你這一番話，不但使我知道南極國的許多奇事奇聞，也使我明白了戰後的國際內幕。真所謂『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了。我盼望你要是不回去澳洲，我們還有機會再見面。」

說畢，他跟在田一起走出屋子。他腦中還在想着盎泰克諾克國和法西斯戰爭犯問題等等。要不是在田提醒了他，他幾乎忘却今晚就要搭火車離開南京了。

九 有翼的人

「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史記

當了少年航空兵之後，遜先變了一個樣子。他依然茁壯，結實，活潑，矯捷，可是更顯得整齊，清潔，精細，幹練，熱情而帶嚴肅，豪放而有節制；使人感覺到這是一個壯健的成熟的有教養的少年人。

生長在赤道地帶的孩子，和熱帶植物一般，發育的很快。往往在未到成年前，已長的和成人一樣高大了。在新兵入伍測驗的時候，遜先的體格被列入A等，醫官准許他學習轟炸機駕駛。錦濤卻是在大都市內生長的，體格只夠得上C等，因此只被准許學習運輸機的駕駛管理。由於遜先的身材特別魁梧高大，在排隊伍時，他列在第三名。在他那小隊中間，顯然他是一個突出的人物。

雖然他從商人的家庭中出身，可是他從小在熱帶森林的陽光和新鮮空氣中養育長大

的。從他的舉止行動中，有時會流露出一些人類祖先的蠻性的遺留。再加上最近這三年中，他在蘇利曼田地上，整天炙着太陽，流着汗耕作，面貌變成十分黧黑，臂膀長的分粗大。看上去是一個十足的粗魯農民。誰也料想不到回到祖國纔不過一個多月，逃先的外表的粗野蠻性，已看不出有一點痕跡了。面目雖然和先前一樣地黧黑，可是兩頰卻生得紅潤而有光彩。兩隻微微凹陷的眼睛，表現出熱情與智慧。他的表情老是溫和而活潑，作事敏捷而有紀律。他現在更像他父親的青年時期了。

穿上少年兵的服裝，短褲，綁

腿，戴上黃色闊邊的童子軍帽，他有些像華賽士·皮雷主演「自由萬歲」中的主角。只是在胸口多了一枚三角形的紅色證章，上面標着「一一一一」的番號，說明陳遜先是

第十一大隊第一中隊第十一小隊，簡稱「一一一」隊的一名少年航空兵。



他有些像「自由萬歲」中的主角。

從他入伍一個月後那一天所寫的日記，可以看出他在少年航空隊中的日常生活：

十月一日，星期一。

晴。高空有層積雲。杭州灣方面有和風，風向ESE，時速二八·八度，溫度攝氏二〇·七，氣壓七三·五GR。

五點半起床。六——七點早操。

七——九點駕駛教練。滑翔機駕駛教練已經於上個月完畢。今天起開始輕型轟炸機駕駛教練。第一次試飛升到八千五百公尺的高空。下望杭州灣只有碗面一樣大小，西湖像一面懷中小鏡子。指導員說，我的駕駛技能進步的很快，再過一個月就可以作俯衝的投彈練習了。

九——十二點上數學，本國史，氣象學。

十二——二點休息。接哈山來信，說關於印度尼西亞獨立建國問題的討論大綱和結論，已經提交當地青少年團體，作過幾次討論。大家最感興趣的是結論中所提出發起中印少年聯盟的一項意見。他又報告露米妮和他父親母親已平安到了爪哇。莎菲也已進了泗水的海軍學校。

二——五點勞作。在第一修理工場同一組工作的少年兵莊芝瑛，今天勞作時，精神十分頹喪，我問她有什麼困難的事，她坦白地告訴我，她的父親趕來杭州，昨天和她見面，逼着她回家去，因此她恐怕沒有方法再在航空隊裏了。以前，莊芝瑛曾經和我說過，她是有錢人家小姐，因為受舊家庭壓迫，要她和一個她所不愛的官僚的兒子結婚，她纔私自出走，經歷許多困苦，最後纔到了杭州，進少年航空隊，後來被家中打聽明白，寫信來要她回去，她都置之不理。但是現在他父親親自來杭州了，對她說，他反對她當航空兵，只要她答應回家去，就不再強迫她結婚，要不然，她不服從父親命令，她父親一定要用嚴厲手段處置她。我對她說，她在少年航空隊裏，生活可以獨立，和她父親脫離並無關係，她應該堅持反抗舊家庭到底纔好。但是，她卻說，她父親不但頭腦頑固，而且性情十分兇暴，她見了父親的面，往往害怕的不敢開口，要是不依從，說不定她父親會用殘酷的手段把她處死。她到底是個有錢人家出身的小姐，意志不夠堅決，大概她是要軟化了，在新中國裏，舊家庭還有這麼大的勢力，這是想不到的。我問她，她父親家在哪裏，她說很遠，是在巴魯圖。這個地方，以前沒聽說過，不知是在哪一省。下次有機會再問她一個明

白。

五——六點小組討論會。討論的問題是「鴉片戰爭前中國國際關係的歷史」。下屆的歷史討論已經預定由我擔任關於「南洋華僑經濟發展史」的報告。

六——七點休息。

七——八點特別講演會，瞿老頭子講「有翼的人。」這個老頭子，看上去快有七十歲了。據說，他是清朝舉人，可是後來他成爲著名的革命理論家與實踐家，我們前一代許多革命偉人還是他的門徒。他六十歲左右時，曾經參加二萬里的徒步長征。今晚他演講時，精神十分飽滿，聲音十分洪亮。雖然因爲牙齒脫落，發音有些含糊，可是講演的內容，豐富有趣，娓娓動聽。像這樣的老頭子，實在一點不討厭。講演辭只記了個大意如下：

「有翼的人——並不算新奇！在幾千年幾萬年以前，他早已在我們祖先的頭腦中存在着。當人類還住居在山洞中間，單靠採集森林中果物來維持生存的時候，已在夢想着一種『有翼的人』，夢想着翱翔於大空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不過這種『有翼的人』被認爲一種超人的存在物。不是一切原始的民間故事都起源於神話或神仙

的故事嗎？不是一切孩子們都愛聽生着翅膀的仙子的故事嗎？這些被稱爲「神」「仙」「天使」「靈魂」「聖靈」……的有翼的人，一向被看作宇宙的主宰，自然界的征服者和支配者。有翼的人的王國，就是天國，也就是人類社會最高的理想境界。……

「這幾千幾萬年以來的人類的夢想，要到我們這一代，纔開始成爲事實。這有翼的人的出現，使人類第一次獲得理想與現實的統一，人與神的統一，靈與肉的統一，自然界的支配者與被支配者的統一。……」

「將來歷史也許要被劃分作『無翼時代』和『有翼時代』這兩個主要階段……和過去從有尾的人進化到無尾的人一樣，當無翼的人變爲有翼的人時，人類又在歷史的進化途程上，踏進了重要的一步。……」

「在無翼時代，人類只能利用手和足勞動，活動的範圍不過是地球面上縱深十公尺的空間，或者更多一些。總之人是被釘住在這地面上的，正像被蒼蠅紙黏住了腳的蒼蠅一樣，只能在紙面上拖泥帶水地掙扎一番，卻永遠不能離開紙面……無翼的人又有點像玻璃缸內的金魚。雖然只不過是一立方公寸的空間，金魚們依然可以

建立他們自己的王國，而且相信這王國統治了整個世界；有時爲了爭奪一粒米屑，一個氣泡，也可以引起王國間的戰爭。至於大海中魚類的自由自在的生活，那是他們不能想像的。

「同樣地，固定在土地面上的無翼的人，不但不能離開土地而生存，更不能離開土地而思想。他們雖自命爲大地的兒女，實在不過是大地的奴隸。他們很可笑的把他們自己限制在一小片一小片的土地之內，互相歧視，互相排斥，互相爭吵。爲了這一小片一小片的土地的爭奪而引起戰爭，引起王國的隆替興廢。不久以前，以要求玻璃缸內的『生存空間』爲藉口，法西斯竟發動了空前大規模的侵略戰爭……在將來的有翼的人看起來，這些愚蠢的舉動，簡直是無法理解的。

「但是另一方面，無翼時代的人類也不是毫無成就的。無翼的人，利用手足的勞動向線和面的方面發展，使地面起了局部的變化與改造……無翼的人的最大成就乃是城市和由城市產生的文明。城市最初是爲防禦敵人的侵入而建築的……秦始皇動員了千百萬奴隸勞動所興築的萬里長城是人類歷史上最著名最巨大的城寨……到後來，城市成爲陸上海上交通的樞紐，商品集積分散的中心……城市產生了商業，

產生了商品市場，產生了行會工業，產生了使用機器的近代工業，產生了遠洋航業，最後產生了近代的大帝國。在我們前一世紀開了燦爛的花的資本主義文明是以城市作爲骨幹的。城市產生了現代文明，但城市也孕育了種種嚴重的對立關係——城市與農村的對立，商品經濟與自然經濟的對立，城市與城市的對立，國家與國家的對立，市民階級與平民階級的對立——因而造成連續不斷的經濟恐慌，飢餓，失業，罷工，戰爭與革命，最後促成了資本主義的衰落和滅亡。……城市是現代文明的搖籃，但也就是埋葬現代文明的墳墓。

「等到有翼時代開始，城市已完全喪失戰爭中的防禦價值了。爲了預防未來戰爭中的空襲，新興的城市都把人口盡量的分散在遙遠的郊外。農村的機械化，電氣化，集體農場的普遍建立，消滅了城市與農村的對立。城市也不再佔經濟的支配地位，……運輸機與航空列車代替了輪船火車，喜馬拉雅和阿爾卑斯的高峯不再成爲人類活動的界限，……城市失卻了軍事上，經濟上，交通上的重要價值之後，它和它所產生的文明，將和寂寞荒涼的萬里長城一樣，只留下斷垣殘壁，供後代人們考古憑弔罷了。……」

「這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到了有翼時代人類纔第一次從二度空間的狹隘世界中解放出來，進入於三度空間的廣大世界中，也就像從玻璃缸中躍入大海的金魚一樣。人類對於空間的認識和理解要從新改變過。過去幾千年來所殘留的部落意識，地方觀念，鄉土觀念，幫派思想，甚至縣界，省界，國界，……都成爲十分可笑，以至於不可理解，……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到了那時，將有完全不同的新內容。愛國主義漸成爲人類愛，而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將變爲同義的名詞。……」

「總之，我們現在已經到了這新時代的大門口了。這新時代的人不單是在身體上多出了一對美麗的翅膀，而且在頭腦中也長出自由舒展的翼。……有翼的人有他自己的新宇宙觀和新人類觀，應當全完是一個『新人』……」

八點以後：自由時間，聽維也納交響樂播音，讀書一小時，十點上床。

十 自我批判

「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

——論語

星期日早晨，遯先接得林在田的妹子玉田的電話，約他和洪錦濤一同去天竺爬山。他在電話中答應了，就去第三中隊通知錦濤。

錦濤和遯先同時入伍，加入少年航空隊第十一大隊，隸屬林上校麾下。但錦濤卻被編入第三中隊。第三中隊和第一中隊的隊本部都在笕橋，但相隔有二三公里遠。平常各人都忙着工作學習，很少見面來往，算來他們入伍已經有半年多了，兩人卻只不過見了三次面。遯先記得最後一次見面還是在新年第十一大隊舉行會操那時候。現在又過了三個月了。遯先心想不知道錦濤最近的生活怎樣，去找他一同出去玩玩也好。

當遯先走進第三中隊的隊本部時，錦濤正一個人在宿舍裏，無精打采的樣子，彷彿有什麼事在心頭。遯先把玉田打電話來的事告訴了他之後，錦濤說他精神不大好，不想

去玩。逸先就道：

「悶在屋子裏，精神自然要萎頓起來。你看，外邊這麼好的天氣，這麼美的春光，還不應當出去走走嗎？而且你和玉田我們幾個月不見面了，到湖濱山上大家談談，不是很好？」

一邊說着，一邊他就把錦濤拉了出門，搭上公共汽車，不一會兒，就到了湖濱公園。玉田早就租好一隻瓜皮游艇，在埠頭等候。三個少年人就下了艇，沿着長堤划去。

春天！西湖的春天，是說不盡的美！蒼翠的山，蔚藍的水，嫩綠的柳枝，鮮豔的桃花，春的江南的風光是生



三個少年人就下了艇，沿着長堤划去。

長在熱帶的孩子們所夢想不到的。但是逃先和錦濤來到杭州，已有不少日子。平常駕着練習機在北高峯，南高峯，吳山，錢塘江上，湖上翱翔。星期日總是約了同伴遊山玩水。所以對着眼前的迷人的景物已不覺怎樣新奇驚異。只是一陣陣的湖風吹來，感到遍身酥軟麻癢，彷彿喝多了酒，又像是冬天夜間在溫暖的被窩中蘇醒的樣子。

划到了毛家埠後，三人就步行登山。到了上天竺時，已流了一身大汗，就在寺前樹蔭下休息。玉田取出隨帶的糕餅食品，三人一邊喫着，一邊就談起天來。玉田問逃先南洋有什麼消息沒有。逃先道：

「倒有一個好消息報告你們。現在先請你們猜一猜是什麼？」

錦濤道：「我聽說華僑已經集資本要創辦一家大航空公司。是不是？」

逃先道：「我也聽說，在爪哇有這件事。但我所要報告的消息卻是和我們少年人有關的。」

玉田笑着說：「我猜想一定是蘇門答臘的少年人，打算給少年義勇隊隊長建造一座銅像罷。」

逃先紅着臉道：「不要開玩笑。不過我這個消息，倒是和過去的少年義勇隊有關

的。現在我說了罷：昨天我收到葉明的來信，說那邊中華公會已發動募捐，購獻一架飛機給國內少年航空隊，爲的是用來紀念過去蘇門答臘少年義勇隊所幹的一番事業。據信中說，當地華僑捐款十分踴躍，十萬元的數額已認繳了一大半。最出於意外的，我那舅父蘇如雲這次表現得十分慷慨，他首先認捐一萬元，這幾乎使我不能相信。」

玉田道：「這又有什麼奇怪，外甥當了少年航空兵，做舅父的自然高興出錢。」

逸先道：「但是你不知道，我的舅父一向是一毛不拔的。而且當時他最反對少年義勇隊，曾經爲了這事，把我軟禁在家中，不許出門一步。」

玉田道：「這叫作『彼一時，此一時』。逸先，你要明白，現在的南洋，和我們小時候的南洋是不大相同了。華僑社會已有大大的進步，比方，爪哇的華僑婦女界一向是很落後的，她們讀的都是荷蘭書，最高的理想是嫁一個有錢的丈夫，以後做一個賢妻良母。她們頭腦中不知道世界上有一個中國。但據我的表妹來信，現在爪哇到處設立了華僑婦女會和婦女國語補習學校。有很多少年婦女回到國內工作學習。還有不少參加印度尼西亞的婦女解放運動和民族獨立建國運動。可見時代在飛速地變着，人也在變着。不論國內，國外，不論男女老少都是一樣。」

遜先道：「想起在蘇門答臘，當時我們幾個窮孩子，瞞着家庭父兄，胡亂幹了些救國工作。居然到現在還有影響，連我那頑固的十足洋化的舅父也因此改變成一個熱心愛國的華僑了。」

玉田道：「且不管這些。總而言之，你以後可以有一架飛機，那是多麼好呢！」

遜先道：「飛機並不是我的，而是捐給少年航空隊的。不過他們決定要把捐款寄給我，由我向國內工廠定造一架最新型的飛機，並且我可以有權支配這飛機的用途。」

玉田跳起來道：「那好極了。我們可以坐了你的飛機大大地喫一回風了。」

遜先道：「我也正在這樣打算着。要是時間來的及，今年暑假，我們可以自己駕駛一架飛機，作環遊新中國的大旅行。你看這計劃好不好？」

玉田道：「這是再好沒有了。不過我要求充當你們的衛生員，搭乘你的飛機一同去大喫風。中國有好多地方，我都沒有到過。我很想趁這個機會到處看看，增長一點知識。」

遜先道：「很好！我們是少不了衛生兵的。你知道我的駕駛技術並未熟練，萬一飛機出了事，跌破了腦袋，少不得要你來擔任救護呢。」

玉田就向着錦濤道：「你也揩油坐他的飛機一同去喫風，不知道你愛不愛？」原來錦濤已經有半天不開口談話。玉田見着他一個人在旁納悶，所以故意用這話去挑逗他。「我不一定能夠去。因為……我也許不久就回爪哇了。」錦濤回答着，依然是沒精打采的樣子。

玉田道：「這裏的生活你過不慣嗎？爲什麼要回爪哇去？是你的父親要你回去是不是？」

錦濤道：「父親倒沒有要我回去。只是我和這一些人合不來，我想還是回爪哇去的好。」

這時逃先就說：「錦濤，我們有三個月不見面了。我不知道你在那邊的情況。我呢，我覺得我在這個祖國的新的環境裏進步的很快，半年中間，幾乎已經另換了一個人了。我想，除非是在少年航空隊受訓完畢，我是不想回南洋去了。不知道你對這環境的感覺又是怎樣？你爲什麼和這一些人合不來？請你坦白告訴我們吧。」

玉田接着說道：「是的。南洋少年人初到國內的時候，總覺得和國內的少年人有些格格不相入。爲的是我們從小的環境和國內一些少年人不同。我們只有從生活中間去學

習，久而久之，我們自然習慣於新生活了。錦濤，我知道你的家庭狀況和你幼年時的生活環境，現在你有什麼苦悶，有什麼不習慣，倒不妨說說，我們或者可以幫忙你解決。」

錦濤有半晌只是低頭看着草地，一句話也不說。到後來被他們兩人再三逼着，只好把最近在隊中所發生的一些事情說了出來。原來在第十一大隊中，每一個中隊都有一個消費合作社，合作社的營業事務，是由隊員自己辦理的。錦濤因為過去有商業經驗，所以從一月起，被推舉為第三消費合作社經理，每天有一兩點鐘都在合作社內工作。但到了最近，爲了合作社內的工作，錦濤在小隊隊員的生活檢討會中，幾次引起了別的隊員的嚴厲批評。特別是在上星期日晚間的生活檢討會中，消費合作社的監察員公開提出兩件事實，認爲錦濤犯了侵害集體利益的嚴重錯誤，要求加以集體檢討。

監察員所提出的兩件事實，據錦濤的陳述，第一件是在一個月前，有幾個隊員偶然發見在附近私營小商店內發售的一些日用貨品，是由第三消費合作社轉售出去的。消費合作社的貨品是從全國少年航空隊消費合作社配給的，售價要比一般私營商店低廉的多，從消費合作社轉售出去，自然可以獲得額外的利益。第二件事是錦濤把合作社購進

的糖菓，每包取出幾粒，另外用空的包裝裝好，仍照規定的價格出售。後來有些隊員拿第三合作社的糖菓，和第一，第二合作社售出的糖菓比較，覺得分量少了些，因此舉發出來，由監察員向生活檢討會提出公開報告。

據錦濤自己說，他承認這兩件事實全是實在的，不過他並沒有犯錯誤。因為就第一件來說，他是把合作社中過剩的一些貨品，向附近的私營商店交換價格相等的別種貨物來供給一般社員的需要。就第二件事說，他是用這種方法來增加合作社的利潤。所得的利益完全收入合作社的帳內，並沒有放入私囊。因此這兩件事都是爲合作社的利益，也就是爲了隊員全體的利益。所以他不承認損害公衆利益這個罪名。討論到最後，上星期日的生活檢討會因爲時間不夠，所以沒有得到結果。只是決定本星期日晚間繼續檢討洪錦濤和消費合作社這一事件，並且使錦濤在這一星期期中有自我批判並準備答辯的機會。

錦濤說明了這一番事實之後，繼續向遯先玉田說道：

「不管生活檢討會的結果怎樣，我對於這種生活是早感到十分厭倦了。我覺得在少年航空隊，人們總是喜歡用集體的太帽子來壓倒一切。在這裏個人的行動自由是沒有

的，個人是沒有任何權力的，個人的才幹和特長是無從發揮的。這種生活環境和我們從小在南洋過慣的環境全不相同。因此我在航空隊中，和大部分隊員總覺得有點格格不入。對於合作社的事，我是盡了我最大的努力的。我憑着過去經驗，懂得怎樣來發展營業。就算我所採取的營業方針和大家的意見有出入，我是經理，我應當有全權辦理，但是上次檢討會中，大家都批評我傾向個人主義的作風。其實他們並沒有怎樣懂得經營合作社，他們的批評全是表面的，不合實際的。特別是自從那次檢討會以後，大家對我的態度顯然不同，彷彿把我當作了一個罪人，大家都勸我悔過改罪。其實我又有什麼罪什麼過呢？我想，我的父親要我回國學習航空，本來是希望我日後能夠做成功一個出人頭地的偉大人物。照現在的情形，我這個希望是不能達到的。因此我曾經考慮，倒不如回爪哇去，跟着父親做生意，更來的好些。」

錦濤說完了以後，首先是玉田說道：「你的事情現在是明白了。也許你犯了錯誤，他們的意見是對的。也許你沒有錯誤，他們對你的批評太過火了些。無論如何，對於你，這是自我教育的一個絕好機會。錦濤，我認爲你應當利用這個機會，來嚴格地檢討自己，批評自己。你應當首先打銷回爪哇去這種退卻的念頭。隨後依照客觀真理來解決

你的問題。要是你自己確是犯了錯誤，你應當十分勇敢地承認錯誤。要是你並沒有錯，應當堅決鬪爭到底，這是我們少年人應有的生活態度。」

接着述先說道：「我完全贊成玉田的意見。錦濤，你應當首先作嚴格的自我批判。根據我這半年來的經驗，我認爲新中國的少年人和南洋的少年人是大不相同的，這不同倒不是在外表的行動上，而是在思想與人生觀上面。我們在南洋的少年人有一大部分是從商業社會中長大，對金錢財富的熱望格外來的強烈，而比較缺少國內少年人那種崇高的理想。還有，在南洋，上層階級的華僑養成了一種唯我獨尊的心理，不肯接受羣衆的意見，不願承認自己的錯誤。新中國的少年人就不是這樣。據我的經驗，他們都認爲人生的目的，是爲社會的進步而鬪爭，是爲崇高的理想的實現而努力。人是社會的有機體的一個細胞，所以人的生存不只是爲了個體的利益。而是爲了社會全體的利益，個人的行動損害全體的利益時，就應當立即改正。拿我們的大隊長林上校來做一個榜樣罷。在訓練演習的時候，他是我們的司令官，對部屬要求嚴格的紀律，但在日常生活中，他和一般隊員，一塊兒生活，一塊兒遊戲，和一個大孩子一樣，卻從不向我們擺架子，像我們南洋的一些小頭家們，把店夥當作奴才一樣看待，生活的態度顯然是大不相同了。」

錦濤，我們這些從華僑商業社會中生長的孩子，換了一個新的環境，當然會覺得不慣。但我們一定要克服我們這些舊的習慣，舊的人生觀，來適合這新中國的環境。因為無論如何，在這裏少年人的生活態度，是比較合理，比較近於理想的。」

錦濤道：「但是關於合作社的事，我自己覺得並沒有犯什麼錯誤，所以我很不願意接受他們的批評。」

逃先道：「是的，假如你把合作社當作你父親所開設的一家小店，而你是這小店的頭家，當然你是沒有錯誤的，因為那小店是完全私人經營的，是你和你父親所有的。但現在消費合作社卻並不是一種純然以營利爲目的的私人商店，而是爲少年航空兵的消費的需要而設立的公共機關；你也不是頭家而是受全體隊員委託的一個辦事員。要是你把這其間的分別搞清楚，也許你的想法又不同了。玉田，你看我的話對不對？」

玉田說：「我也是這麼想。錦濤，我們從小是在同一條街道上生長的。我知道的最清楚：我們幼年所接觸的社會和新中國的社會大不相同。在我們的舊社會裏，只有個人的專制獨斷，不尊重平等的人的尊嚴。特別是少年人，少年人對父兄，家長，師長，頭家，經理，只有絕對服從，不許有自己的意見。但在這裏就不然。少年人應當有獨立的

人格，應當有人格的尊嚴，不受成年人或老年人的奴役支配。但另一方面，在這裏，集體的利益是至高無上的，無論誰都應當服從集體的紀律，接受集體的意見。要是個人和集體的意見衝突時，首先應當嚴格地自我批判。這種集體主義的生活習慣是我們在國外生長的孩子所最最缺乏的。但我們必須努力學習，糾正這舊的生活習慣，來適應新的生活習慣。」

錦濤道：「但是集體有時不一定是正確的。」

玉田道：「不錯，集體的意見有時也有錯誤。不過所謂服從集體並不是教你盲從。在集體生活中間，個人應當盡量提出個人所認為正確的意見來，求共同理解，這是應當的。但當你自己的意見已經充分說明以後，你就得接受集體對你的批判。要是不然，你還是固執己見，和羣衆對立起來，那你就成爲頑固分子。頑固分子在新中國少年人中間是不容許存在的。」

錦濤道：「正因爲這樣，所以我想還是回爪哇去的好。」

這時逖先又插進去說：「我還是不贊成你回爪哇去。你想在南洋少年人的生活是怎樣的呢？就算是有錢人家的兒女罷。從小時候一直到成年，你只能聽從父兄的命令。父

兄所希望於你的，就只是賺錢，賺錢，第三個還是賺錢。除賺錢以外，人生就沒有別的目的。就像你的父親一樣，將來你是有錢了，你的生活固然比較舒適，但是精神上不是十分愉快呢？我想未必罷。但在這裏，少年人有平等獨立的地位，大家坦白誠懇，相親相愛，彷彿是一個大家庭，不過這大家庭並沒有專制獨斷的家長。還有，這裏少年人是理想的，是為理想而奮鬥的，在這裏人生的意義，不是要比在南洋闊大的多嗎？錦濤，你要是為了不慣於集體生活的一點而離開少年航空隊，回爪哇去，我實在替你的前途可惜。」

錦濤又有許多時候不開口，隨後道：「照你們這樣說，我就應當留在少年航空隊。那麼，難道就教我向他們承認錯誤嗎？」

玉田道：「集體檢討的結果，也許不一定認為你已犯了錯誤吧。假如他們認為你犯了錯誤，你只要勇氣接受他們的批判，而且努力改正錯誤，這並沒什麼丟面子。恰恰相反，要是你沒有勇氣承認錯誤，那你纔真的丟了面子了。」

錦濤道：「可是我總沒有勇氣。」

這時遜先又道：「假如你缺乏勇氣，不要緊，我或者可以從旁給你打氣。我們都是

從南洋來的，我對你的理解總比別人多些。今晚的生活檢討會正是你的一個學習機會，也是你的生活上一個重要關頭。錦濤，我去向他們的主席要求，列席檢討會。我可以從旁代你向大家說明。這樣，多少增加些你的自我批判的勇氣，你想好不好？」

經玉田再三相勸以後，錦濤接受逖先的意見，在今晚的檢討會中，逖先一同去出席，使錦濤能夠奮起勇氣，作嚴格的自我批判。三個人一直商量到傍晚時分纔下山來，隨後划着游艇到了湖濱，再分頭回去。雖然這時錦濤還帶着憂鬱的面色，但精神卻比上午要活潑些了。

錦濤這一小隊的隊員生活檢討會，照常例於星期日晚間八時舉行。開會以前，逖先獲得主席的許可，和錦濤一同出席會議。會議開始時，主席宣佈今晚繼續檢討洪錦濤同志和消費合作社的問題，請各隊員儘量對這個問題和洪錦濤同志的個人生活提出意見。消費合作社的監察員提出一件新事實，洪錦濤於前天拒絕他去查核合作社的帳簿。還有幾個隊員繼續發言，大都是批評錦濤平時待人接物，有些驕傲自大，缺乏少年人相互間的友愛精神。其中有一個女隊員說錦濤時常在地面上誇耀他父親如何富有，在吧城他家庭的生計如何闊綽。另有一個隊員說錦濤對合作社內的職員，時常擺出老板資本家的架



• 驚坐顛下低旁身先涎在濕鋪

子。又有人提出：上星期日錦濤答辯，認為他並沒有私自出售貨物給附近小商店，不過是拿一部分存積過剩的貨物和外間商店交換合作社所缺少的貨物罷了。但有幾個隊員向合作社購買毛巾，說是沒有貨。後來向附近小商店購得，卻是合作社定製的牌子，不過價格比合作社所規定的貴五十巴仙。可見錦濤在這中間有營私舞弊的嫌疑……

總之，所有隊員的發言，都是針對着錦濤作毫不留情的批評。錦濤在逃先身旁低頭坐着，兩頰緋紅，心頭彷彿被千萬枝亂箭射中的樣子。

到了各隊員發言完畢以後，主席向大家介紹了陳述先，說他和錦濤同是生長在南洋的，並且和錦濤一同入伍，現在請他發表些意見。於是逃先就起立說道：

「主席和各位同志們！今晚我首先應當感謝主席准許我出席你們這一次的生活檢討會。我要求出席這個集會，不是來給洪錦濤同志作辯護的，而是爲了另外的兩個目的，第一個目的是要傾聽各位對錦濤同志提出的批評，第二個目的是要傾聽錦濤同志提出的自我批判。」

「各位同志，大部分是沒有到過南洋的罷。過去南洋的華僑社會完全是小商業社會，和新中國的社會多少是有些不同的，因此生長在南洋小商業社會的孩子們，特別是

有錢的華僑的孩子們，和國內少年人相比，有一些優點，但也有一些缺點。優點是壯健，活潑，富於前進的要求；缺點是崇拜金錢，缺乏理想，偏向於個人主義。這是我們個人的看法。自然還有許多別的缺點，各位看的也許比我更清楚。就像剛纔各位對洪錦濤同志的批評，其中有許多應當是一切回國的華僑少年共同的缺點。就是我自己，相信也不能完全避免。在這裏，要是還有別的華僑同志，應當都同意我這分析罷……」

這時候就有十餘個華僑隊員，都說着：「同志！說的有理。」停了一會，逖先接下去說道：

「現在，對於我們華僑少年人，最要緊的是要發揮我們的本來的優點，克服我們的本來的缺點。只有克服這些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的缺點，我們纔能成爲理想的新中國的少年航空兵。（鼓掌）」

「各位同志，對着你們面前，我第一個宣佈，要努力克服我自己所有的缺點，我願意接受你們的最嚴厲的批評，把這當作在生活中學習的最良好的機會，我相信洪錦濤同志也一定會贊同我的意見。這次的檢討給與他一個難得的學習機會。我向錦濤同志建議，把他的幼年的家庭社會環境，作一個報告，同時對於這次因消費合作社所發生的問

題，作一次嚴格的自我批評。這就是我的意見了。」

遜先說畢以後，主席就請洪錦濤發表最後的意見，並且說：

「我們應當感謝並接受陳遜先同志所作的解釋：由於華僑少年生長的不同社會環境，我們對一個華僑同志加以批評時，應當首先諒解這一點。事實上，像剛纔陳遜先同志所指出的自私自利，個人主義和專橫獨斷這些缺點，不單是存在於華僑社會中間，在我們國內社會，也是不可避免的。要是不然，爲什麼在過去國內到處是貪官污吏，到處是瘡公肥私的腐化分子；而在民族抗日戰爭中間，還存在許多吮取人民膏血的走私黑市商人？不過，在新中國，少年人對於這種個人主義傾向早已在克服的過程中，而沒有經過集體生活訓練的華僑少年在這一點上比較要落後些。這是我們進行生活批評所應當加以理解和原諒的。」

於是，洪錦濤從座位中站起來，身體抖顫着。開始發言時聲音很細小，而且斷斷續續地，幾乎不易聽清楚，但愈到後來，愈加響亮起來，愈加激昂起來。當他發言時，全場靜聽着，沒有一點喧嘩。大意是說：

「主席！各位同志！我十分感謝各位，使我得到一個從生活中學習改進的機會。我

特別感謝陳述先同志，沒有他的鼓勵，我實在沒有勇氣，來在各位面前提出自我批判。各位同志！我坦白自認，直到今天上午爲止，我對於集體生活還是不理解，或者不習慣。甚至於有好多次，我厭惡集體生活，想離開這裏的環境。但是今天上午，述先和另外一位同志說服了我。我現在纔明白，在兩次檢討會中你們對我提出的批評，大部分是由於我不理解或不習慣集體生活所引起的。

「我爲什麼不理解不習慣於集體生活呢？正如述先同志說，是因爲我們從小生活的環境和現在的環境，是兩個不同的世界，我是一個華僑富商的兒子。我的父親是起初開小店，後來經營白帝布的買賣獲利起家的。這種白帝布的買賣十分簡單。從外國洋行，特別是日本洋行購進了大批的白布，分給爪哇的漂染工人去漂染花色，隨後就把這些製成的白帝布批售出去。這些漂染工業是爪哇農村的一種家庭副工業。因爲爪哇農民大部分負債，他們向我們父親店中以欠款購買染料及漂染工具，而以漂染的工資作抵押。因爲欠帳須加算利息，所以所得的工資十分低微。我的父親就是靠了這樣纔能從爪哇貧農身上發了大財。我的父親，甚至我的一家人，人生觀是十分簡單的，就是一切爲了賺錢，人的善惡智愚，是用能否賺錢與賺錢的多少來加以衡量的。在我不過五六歲時，我

的父親就教我在店門口擺一個攤子，零售一些糖菓糕餅之類，因此我從小就被訓練一套賤買貴賣的本領。父親時常褒獎我，說我比我的幾個哥哥更能幹，更有出息。我的大哥雖然早已長大了，但是性情十分忠厚，替父親管理店務時，對窮苦的相識的爪哇工人，往往多算些工錢。有時亂放帳，收不回來。所以父親不歡喜他，特別鍾愛我。我的父親是個頭家，又有錢。不但爪哇工人，見我父親時只能在地上坐，就是店內的年青夥計，在我父親面前也和奴才一樣，不敢說一個「不」字。」

這時錦濤的發言的聲音，漸漸響朗起來，接着道：

「各位想一想，我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的，我的八面威風的父親，就是我的人生的模範。我總覺得，一個人不會替自己打算，是最可恥的。我也像我父親，相信我總比別人高一等，我不會錯誤，只有別人纔有錯誤。」

「但是進了少年航空隊以後，我纔覺得這裏的少年人的頭腦和我不相同。在這裏什麼事都把集體利益放在前面。集體這個名稱，是我一向所不會聽到過的，當我被推為消費合作社經理的時候，我頗為滿意，因為我自信做生意賺錢，比什麼人都來的高強。當我把合作社所存貨品進價比市上更低廉的，出售給附近小店時，我是覺得這樣可以增加

合作社股東的利潤。當我把巧力克糖改裝出售時，也是作同樣的想法。我並沒有想到合作社的營業是爲了集體生活的便利，而不是單爲了利潤。當然，我這樣做的時候，也是替我自己打算。因爲售給私營商店的貨品價格，和巧力克糖的實售數目，在帳面上是很難查出來的。我現在承認，我用這樣的方法，一方面是爲了增加合作社股東的利潤，另一方面也是爲了我自己賺錢。照我從前的想法，這是當經理應有的權利，但現在我明白，假如這樣做，我的確是損害了集體的利益，我有營私舞弊的嫌疑。

「各位同志！我承認前天監察員要求查對帳目時，我加以拒絕，這也是我的錯誤，而且是一種極大的錯誤。因爲我當時認爲我是經理，監察員要求查對帳目，是對我一種不信任，一種侮辱。現在我已明白，監察員是代表集體的意志擔負着監察責任的，我沒有權力可加以拒絕。」

「各位同志！我現在完全接受你們對我的一切批評，並且感謝你們給我一個機會，來改正我的許多錯誤思想與不正確的人生觀。我現在明白，單爲了賺錢，這樣的生活是非常無聊的。我要克服我的個人主義的自私觀念，剷除唯我獨尊的思想，養成集體生活的習慣，使我能夠成爲一個模範的少年航空兵。爲了表示我承認過去的錯誤的一番誠

意，我向你們請求，從明天起，解除消費合作社經理的職務，請你們派另外的工作給我去做。並且請求以後你們繼續給我更嚴厲的批評，要是發見我的生活上還保留着一些缺點的話。」

錦濤說到最後的一段話時，聲調異常激昂，精神十分興奮，和他先前那種萎靡不振的態度，竟像是換了另一個人。當他說畢坐下來時，全場加以熱烈的鼓掌。最後，主席起立做了一個結論，大意是說今晚的檢討會，結果異常圓滿。洪錦濤同志能夠很誠懇坦白地接受大家對他的批評，證明他已經開始克服了從幼年的商業社會環境所養成的個人主義的生活習慣。他已在一星期中間變成一個新的少年人了。主席並且以為，一發見錯誤就能夠立刻改正，勇於承認錯誤，這是一般華僑少年人的優點。至於洪錦濤同志辭去合作社經理這一要求，主席主張應當加以接受。全場無異議。於是主席宣告生活檢討會結束，繼續舉行遊藝晚會。

到了晚間十點半左右，一大羣少年人纔高唱着「新中國少年歌」，分頭回到宿舍裏去。當出門時，逃先低聲問錦濤道：

「你現在還打算回爪哇去嗎？」

「不。我倒想搭你的飛機去大喫風呢！」是他的回答。

● 喫風，乘着飛機去旅行。

十一 在大都市裏

「天上星多月不明，地上人多心不平。」

——諺語

兩星期以後，逖先到了上海。

他在前幾天收到蘇門答臘華僑的公函和匯款，公函內說明授權陳逖先定製一架新型飛機，代表蘇門答臘華僑捐獻給少年航空隊第十一大隊。逖先知道孫文清在首都第一大隊內是學習機械修理製造的。對於飛機的種類性能構造要比他知道的更多。因此他就寫信去和文清商量定製飛機的問題。文清的覆信中，主張向上海國營第二飛機工廠定製少航型新式航空機。這種少航型飛機原是由第一大隊少年航空兵集體設計的圖案，經飛機製造工程專家審定，最後由全國少年航空隊向第二飛機工廠定製了一百架，試驗飛行的成績十分滿意，現在文清提議把少航機的圖案，由她和第一大隊的機械製造指導員共同斟酌，略加修改後，仍向第二飛機工廠定製。這一提議經逖先同意了。隨後他們兩人約

定，星期日同到上海，向工廠方面交涉，簽訂合同，約期交貨。

當遜先搭早快車到了上海時，文清已在月臺上等候着了。遜先還是第一次來上海。這裏是中國第一個大都市，比南京更繁華熱鬧的多，他一點不熟識，只好跟着文清一同走。他們兩人搭車到了市中心區域，首先進了一家公共食堂午餐。這時候剛過正午十二點，食堂內擠滿了一屋子的客人。大部分是機關，商店，工廠中的工作人員，於中午放工時間來這裏進餐的。雖然星期日，有的人不做工，但因為習慣着家中不做飯，所以仍到這裏來午餐。其中黃種人，白種人，棕種人，黑種人，形形色色都有。雖然大部分是穿西裝和中山裝的，但也有穿長袍馬褂的老先生和穿童子軍服裝的少年兵，有穿時式旗袍的都市小姐和穿藍布衣服的工廠女工；有戴着高帽子的朝鮮青年和頭上纏一塊白布的印度商人……遜先心裏想着：上海到底是一個國際都市，這裏和內地城市全不相同，單在這公共食堂裏就看出來了。

這時候，文清已找到兩個空座位，就一同坐下，向侍者點了幾樣飯菜。文清就說道：

「遜先，喫完飯，我們先去飛機工廠，把事情辦好，隨後我帶你去各處遊覽，你想

好不好？因為明天午後我們都要回去的。」

逃先道：「今天是星期日，飛機工廠照常辦公嗎？」

文清答道：「本來星期日所有工廠都不辦公。但是你不知道嗎？從這一個月開始，因為國際形勢緊張，政府為增加軍用工業生產量起見，命令國營工廠增加夜班工作，星期日照常辦公，職工工人輪班休息。並且那第二飛機工廠的廠長，我是一向認識的。我昨天已打了一個電，告訴他今天午後要到他的廠裏定貨。我想今天午後一定能找到他，手續辦得快一點，也許今天就可以簽好定貨合同了。」

逃先接着說：「那飛機圖案你帶來了嗎？」

文清答應着，就從一隻小手提箱中取出一張藍色曬圖紙，在餐桌上攤開來，指給逃先道：

「這圖案大部分依照少航模的原來式子，具有雙發動機，雙翼，機身長不過三十二公尺，但可以載重二噸半，時速五百三十公里。這種少航型的特點是安穩輕便，易於駕駛。最適合作練習機用。並且在平時可用作運輸機，載客機，播種機，在戰時加上一門小鋼礮和兩架機關槍就可用作偵察機和戰鬥機。它的缺點就是載油量過小，續航距離不

過二千里。現在這個圖案是按照少航型的原來圖樣略加修改，把油缸加大，續航距離已增加到三千五百公里。此外並加上自動降陸裝置和高空飛行時的養氣設備……」

話還沒有說完，侍者已端了飯菜來。文清就把圖案收起，遞給逃先，並且說：

「當心藏好了。你知道，這裏邊有許多技術上的新發明，這些都是國防祕密，要是丟失了，落在敵人手中，就不得了。」

逃先只帶着一隻皮包來，裏面放着錢和毛巾牙刷之類。聽了文清的話後，就把那飛機製造圖案捲成一束，一併裝入皮包裏，放在身邊。兩人纔開始進餐，一面大嚼着，一面談談別後半年來各人的生活情況。

飯後，他們就搭了電車去曹家渡，下車幾步，就到國營第二飛機工廠。文清帶着逃先進了辦公室要求見廠長。裏面一個職員出來招待，說是不巧的很，廠長現在去出席一個重要會議，要三點鐘纔回來。他曾經吩咐，要是有一位南京少年航空兵孫文清女士來找他，就請她等一會兒。文清聽了這話，就回答道：

「現在還只有一點半。我們不在這裏等候了，到外邊去走一會，到三點鐘再來見你們廠長罷。」

兩人辭別了那工廠職員，走出門外，文清說：

「這裏附近就是兆豐公園，這是上海最大的公園，我先帶你去遊玩一下。」

不多時，兩人就到了公園門口。進了門，兩旁樹木高可參天。綠蔭遮住了中午的烈日，顯得十分涼爽。走了數十步，見路旁有一所小屋，外面寫着「公用電話室」的牌子。文清就向遜先說道：

「你在這裏等一會，我去打電話給少年聯驢社，請他們給你留下一個宿舍床位。」文清進去了以後，遜先就在電話對面路旁一條公用的靠背長椅上坐下休息，卻把皮包放在椅背上當作墊子，背靠在上邊，觀賞園內風景。這時候，公園內只聽得一片蟬鳴聲。遊客卻並不很多。不一會兒，遜先看見一個穿半舊西裝的矮胖子從路上走過來。這人頭上戴着一頂舊草帽，手中提着一隻黃皮包，樣子像是走江湖賣藥的。到了遜先跟前，那人就停住，轉過身子，向他深深鞠了一躬，這一鞠躬足有九十度角。遜先見那人如此有禮貌，只好從靠椅上站起來，向他點點頭。這時那人已經打開了手提的黃皮包，取出一枝自來水筆，遞到遜先面前。口中說着怪腔怪調的國語夾上海語：

「先生，你願意不願意買一枝筆？這是國貨工廠的新出品。頂刮刮的。這一頭是自

來水鋼筆，另一頭是自動鉛筆。在課堂裏抄筆記講義最方便。價錢很公道，只要兩塊錢。」

逃先心裏想，這樣便宜的自來水筆，倒不妨買一枝回去試一試。他正待把那枝筆接過去，看看筆頭是什麼樣子，只聽得文清的聲音，在喊道：

「逃先！你的皮包……」

他猛然記起，連忙回轉頭，看那放在靠椅上的皮包已經不在了。這一急非同小可。他想這皮包內裝着十萬元的匯票，要是丟了，怎麼對的起華僑捐款人。他回過頭找尋文清，只見文清正向公園大門口飛奔着，口中喊着「捉賊！捉賊！」在文清前面，相隔二三丈遠，有三個遊客，其中一個西洋人，正向大門口奔跑。逃先猜想那一定是偷皮包的賊，他就丟開了那賣筆的人，跟在文清後頭追上前去。那前面的西洋人，跑的很快，跑到了大門口，忽聽得「卜咯」一聲，逃先向前看時，原來那賊把偷去的皮包摔在地上。文清繼續追上去，也不顧丟在地上的皮包，一逕追趕到大門外。那時那個西洋人立即跳上預先停在公園外邊的一輛小汽車。等文清追到汽車旁邊，那車「嗚」的一聲就風馳電捲地駛走了。她只好停住，看着那汽車後面的號碼，取出懷中日記本記下來了。一

霎時那汽車轉了彎不見了。文清繞回過頭。只見逃先站大門口，手中捧着從地上拾起來的皮包。他叫着文清道：

「不要緊！十萬元的匯票還在皮包裏呢！」

文清道：「十萬元算得什麼？那忘八蛋一定把那飛機圖案偷走了，那纔是性命交關哩。」

這句話把逃先提醒，他連忙再把皮包打開看時，剛纔捲成一束放在裏邊的藍曬圖紙，果然不見了。他想起文清說的這圖案是國防祕密的話，急的連連頓足，一邊嚷着：

「糟了！糟了！……這圖案不見了……」

「不要慌，我們趕快去報警察！」文清一邊說，一邊就折回到公園裏邊。仍舊跑進公用電話室去打電話。不一會兒，她就出來，向逃先道：

「還不要緊。我已把那外國赤老●的汽車號碼報告了警察總署，警察總署的人說，他們立刻通知全市的崗警，扣留那輛汽車。幸虧我們發現的快，料想那個外國流氓，飛不到天上去。現在我們去少年聯驪社，等候警察署的消息罷。」

當下兩人就走出公園門外，搭上了電車。在電車中逃先問文清道：

「你真是機敏。你在打電話給少年聯驢社，爲什麼會知道我的皮包被人偷去？要不是你追出去，我還不會發覺哩。」

文清道：「在兩個鐘頭之前，我早已覺察有人在注意你的皮包了。並且我早已看出那西洋鬼是個扒手兒。不過，當我進公用電話室裏去時應當通知你，當心你的皮包。我當時沒有通知你，這是我的疏忽。」

「你在什麼地方見過那個偷皮包的賊嗎？」

「就是當我們在公共食堂午餐的時候。你不看見在我們旁邊一個桌上，坐着一個穿法蘭絨外套的西洋赤老嗎？」

「不錯。是有一個外國人。但你怎麼知道他會做賊？」

「我是注意着，他在留心聽我們兩人的談話。特別當我們翻看那張飛機圖案時，那流氓放下了刀叉，側過頭來偷看。他以爲我們不知道，其實我是在暗暗留神。後來我們走出食堂門口時，他也跟着我們一同出來。我們上電車，他也跟上了電車。當我們從飛機工廠出門時，又在門外遇見他。我就知道他是來釘我們的梢的，不過我們有兩個人，並不怕他。我就大意了些。後來我進公用電話室打電話，湊巧少年聯驢社的電話線沒

有空，打了兩三次都不通。我只好等着，一邊向電話室門外窺看。只見一個東洋鬼走過來和你搭訕，我已明白事情有些不妙，你的皮包要出毛病了。」

逃先道：「原來那賣自來水筆的，不是中國人，怪不得他的國語，帶些怪腔調。不過他像是很有禮貌。你爲什麼見了他就知道事情不妙呢？」

文清道：「你還不明白嗎？這個東洋鬼是扒兒手的同黨，上海話叫作『連檔碼子』。一定是那外國赤老故意教他來和你搭訕的。正因爲他很有禮貌，向你鞠了一個九十度角的躬，你纔上了圈套，站起來和他招呼。這時候，我就看見靠椅背後一棵大樹旁閃出一個人來，把你丟在靠椅背上的皮包搶着就向公園門口飛奔。當時我就看清楚，這人就是剛纔一路上釘梢的那個外國流氓。」

逃先插着說道：「可惜！可惜！早知如此，剛纔應當把那個賣筆的扭住，送給警察，就可以根究出他的同黨來了。」

文清笑道：「你真是鄉下佬兒。扭住他有什麼用？這些鬼子是十分狡猾的。他是賣筆的，身上沒有贓物。你提不出證據，警察也不會受理。」

「但是我還不明白，那外國人把皮包搶走之後，爲什麼到了公園門口，又把它摔在

地上呢？」

「那是因爲我們追得很急，他以爲我一定先去拾皮包，他就可以趁着這個機會溜走了。可是我並沒有上當，還是往前追趕。只可惜我手中提着一個小箱子，跑不快，只差一秒鐘，就給他上了汽車逃跑了。」

經文清這一番說明，逖先纔明白剛纔經過的一段情形。於是他說道：

「我一向聽人說，上海的扒兒手很利害，一不留神，就會把你身邊的錢包財物偷去了。現在我纔算得了一次實地經驗。可是這個外國賊，也倒楣的很，偏偏遇到你這個機靈小鬼，沒有到手一個銅板，這一回他要虧本哩！」

「你真是一個不懂事的南洋孩子！你還以爲那個外國賊是爲了要偷你的錢纔佈置這一套的嗎？其實他並不知道你的皮包裏有十萬元匯票，即使他知道了，這也不會是他的目標。你要知道，這一種扒兒手，並不是平常的小偷或剪綰賊。在過去，上海的剪綰賊，小流氓，確實是很多的。但是現在，因爲一般市民的生活改善，失業減少，流氓和小偷幾已絕跡。你帶着十萬元出門，倒用不着十分擔心。現在我們所遇見的扒兒手，卻並不是這些小偷。這些是外國間諜機關的雇員。他們大多數是外國人，專以竊取國防祕

密和探聽政治軍事情報爲目的。比方，這少航機的圖案，剛纔那外國流氓到手以後，出賣給敵人的間諜機關，代價怕就不止五十萬元。所以我們要十分當心，特別在上海這個地方，對於敵人的間諜活動，要時時存着警覺心纔好。」

逃先聽着，只是暗暗伸舌頭，心中擔憂着，萬一這個飛機圖案，追不回來，落到敵人手裏，不是糟透了嗎？正在想着，電車已停在南京路少年聯驢社門前的一個站上。他跟着文清下了車，就進了聯驢社的辦事處。逃先先向辦事處職員定了一個宿舍床位。那職員問了兩人的姓名以後，就說道：

「你就是從南京來的少年航空兵孫文清女士嗎？剛纔有一位新聞記者來找你，現在正在客廳裏等候着呢！」

文清就向逃先道：「不知道是那一個記者，我們且去客廳裏看看吧。」

兩人走進了客廳裏，只見裏邊安樂椅上坐着一個少年人，穿着一套半新舊黃色中山裝，正捧着一本雜誌在埋頭閱看。這人看上去快到二十歲，生得不高不矮，一對烏黑的眼珠，露出銳利的光芒。文清見了他，就嚷起來道：

「里長，原來是你啊！你這新聞記者倒是有順風耳的，怎麼知道我來這裏？」

這時那少年人已站了起來，回答道：

「說起來巧得很。剛纔我去警察總署看看有什麼新聞。署長和我說，有一個從南京來的少年航空兵，被一個外國間諜偷去了一個重要文件。我問他這少年航空兵叫什麼名，他說是孫文清，住在少年聯誼社。我聽了十分高興，我們不是有多時不見面了嗎？所以我趕忙跑來這裏找你。誰知你還沒有到這裏呢。」

文清道：「你的運道不壞，又給你探訪到一件新奇的新聞了。」

那人接着說：「是啊。這幾天實在傷腦筋，天天鬧着國際間諜案，卻想不到你也成了這案中的一個角色。」



只見裏面安樂椅上坐着一個少年人。

文清道：「你弄錯了，這案中的角色不是我。你假如想探訪新聞，應當找這位朋友。……里長，我幾乎忘記給你介紹，這是蘇門答臘華僑陳遯先，現在是林少白上校麾下的少年航空兵，今天剛從杭州來，剛纔丟掉東西的就是他。……遯先，我給你介紹一位好朋友，這是萬里長，首都少年日報駐上海記者，他是四川人，混名叫「龍門陣」，你要是耐煩聽的話，他可以和你擺一整天的龍門陣也不會完的。」

這時遯先走到前面，和萬里長打了一個招呼。里長就又說道：

「文清，你不要老開我的玩笑，這位陳遯先同志，也許是第一次來上海吧，人地生疎是不能怪的。但你一向自命爲老上海，爲什麼不好好照顧他一下，竟讓陳同志丟失了重要的東西。你這人也實在夠糊塗了。」

文清就向着遯先說着：「你看這位新聞記者探訪的手段多利害，他是用激將法，要我把剛纔這段事故，源源本本告訴他。我們偏不說，看他又怎樣！」

說着，三個人都笑了起來。過一會兒，遯先纔向里長道：

「里長同志，我是首都『少年日報』的一個長期讀者。我以前雖沒有到過上海。但『少年日報』的上海特約通信，是我最愛讀的。想不到今天我們見了面。我應當感謝你

給予我關於上海的許多新鮮智識。現在我倒要請問，剛纔你說的國際間諜案，是怎麼一回事，我在報上還沒有看到過哩。」

里長道：「這是最近一星期中纔破獲的一件大案子，因嫌疑被捕的已有二三十人，其中有一大部分是外國人。警察總署因為偵查手續尙未完畢，怕消息走漏出去，許多有牽連的人物逃之夭夭，所以還沒有在報紙上登載過。逃先同志，你要知道上海這個地方，受外人管轄差不多有一百年，在過去是國際間諜活動與政治陰謀的中心。從前有一個南美洲小國領事曾寫過一本書，你也許已經讀過的吧。在那書裏，稱上海爲『冒險家的樂園』。現在，租界早已收回，治外法權已經取消，這些外國冒險家失掉了靠山，已經不能再像過去那樣，可以到處公開活動。但因為這裏有幾十萬外國人，其中大部分是沒有國籍的，警察管理，非常困難，自然難免有些流氓壞蛋混在裏面，以私運軍火和販賣情報爲生。到最近幾天，警察纔發現一個大規模的國際間諜機關，密佈在各處的黨羽，總有一兩千人。這些黨羽都有公開職業，有做小販的，有開店舖的，有工程師，傳教師，音樂家，新聞記者，甚至也有大學教授。但在暗中，他們專做散佈謠言，刺探軍情，竊取軍用地圖和軍火製造秘密一類的勾當。顯然這個間諜機關的背後，一定是法西

斯侵略國的政府。他們已在準備新的侵略戰爭。因此世界和平纔不過幾年，最近國際形勢又突然緊張起來。我倒要問，逖先同志，你失掉的是怎麼重要文件？說不定也和這國際間諜案有關的。」

這時，逖先和文清就把他們兩人來上海定製飛機以及剛纔在兆豐公園所發生的事故，一一向里長說了，里長聽了以後，說道：

「這個偷取飛機圖案的外國人，是國際間諜機關的雇員，是毫無疑問的了。因為現在侵略國最注意的是中國空軍和飛機製造秘密。昨天，就有兩個巴魯圖人，因闖入飛機場的地底倉庫內窺探，被警察捕獲。經調查以後，纔知道這兩人也是和國際間諜機關有關連的。」

逖先問道：「巴魯圖是在哪裏？是中國地方嗎？」

里長道：「你還不知道嗎？這是中國西北一個最落後的自治區，是一些頑固分子盤據的地方。在那邊至今還行着封建獨裁制度呢。」

逖先聽了覺得十分希奇，就說道：「中國現在是民主國，是行徹底的民主政治的，爲什麼竟還能有封建獨裁政治存在？」

里長道：「這並不奇怪。中國是一個大國，又是有數千年歷史的國家。各部分社會經濟的發展是不平衡的。比方，你在上海，到處看到鋼骨水泥的摩天建築，人們用汽車電車來作交通工具。但你要到了內地，有許多地方，人們還都住在窖洞裏，依然倚靠牲畜來擔任運輸。在這裏，你看到無數流線型設備的大工廠，宮殿式的工人住宅和工人娛樂所，但在同一個中國依然還有許多沒有集體化的農村，保存着二三千年以來的小農耕作制。你要知道，同是一個中國，有最光明的，也有最黑暗的；有最前進的，也有最落後的；有強大的民主力量，也有殘存着的頑固反動分子。在歷史轉變的過程中，這種不平衡現象當然無可避免。不過新中國的光明的，前進的，民主勢力總是一天天在生長發展，老中國的黑暗的，落後的，獨裁勢力卻在一天天衰弱沒落，對這一點的認識纔是最最重要的。」

述先道：「這是真的嗎？我已經看到了光明的，前進的，民主的新中國。要是有機會，我倒也想去見識一番黑暗的，落後的，獨裁的老中國。」

里長道：「你這意思很好。不過你要知道這是一種冒險的嘗試。除非你有了充分的武裝保護，不然，你進去了老中國，也許就不能再回到新中國。這，我是有了經驗

的。」

文清站在旁邊，正苦沒有機會插進去講話。這時她就搶着說道：

「逃先，你不要過分相信他。他又在擺龍門陣哩。一個新聞記者，說起話來，總不免加油加醬，故意誇大些。凡事百聞不如一見，等你有了飛機之後，不管老中國，新中國，我們不妨駕着飛機到處亂闖一場。比跟他擺龍門陣，不是好的多嗎？」

話還未說完，只看少年聯驩社那個職員走進客廳裏來，嚷道：

「孫文清女士！你剛纔丟失了東西，向警察報了案，是不是？此刻警察總署來電話，要你帶着有關的人證，立即去總署。」

文清跳起來道：「好了！好了！這飛機圖案有着落了。那外國扒手兒一定給警察拿住了。」

文清，逃先，里長三個人不再耽擱，立即出了少年聯驩社，走了不多路，已到了警察總署。進了署長的辦公室。那署長年紀不過四十歲，生得十分高大，像是北方人的樣子，態度卻十分溫和。問了文清逃先的姓名履歷以後，就要他們把兆豐公園發生的事故再作一次詳細報告。文清就從在公共食堂遇見那外國人說起，到了那外國人跳上汽車溜

走，隨後她打電話報告警察的經過情形，從頭到尾，源源本本敘述了一遍。署長命書記記錄下來。隨後那署長開口說道：

「你來電話報告之後，不到十分鐘，那輛汽車就被崗警截獲，連人帶車送到總署，經質訊之後，知道這個外國人是和國際間諜案有關的，警察當局早在就注意他，只因不明他的住址，無從逮捕解案，但在質訊的時候，這人非常狡猾，絕口不承認偷竊飛機圖案。在他身邊搜查，也得不到賊證。後來把他的汽車拆開來詳細檢查，發現車頭機器中間藏着一捲藍曬圖紙，這人纔無法抵賴。」說着，他從抽屜內取出一捲紙頭，遞給文清，問道：「這是你們失去的飛機圖案嗎？」

文清把那紙頭翻開，看了一下，答應了一聲「是，正是這個」；一邊就把圖案遞給邀先。這時署長又接着說：

「那麼，把這圖案好好收藏起來罷。」說到這裏，漸漸改變了聲調，有些帶教訓的口吻：「應該時時刻刻留意，千萬不可把重要文件或有關國防祕密的東西，隨便亂丟亂放。比方說，你們在公共食堂裏，把飛機圖案攤開在餐桌上，任意談論，這是一種非常不謹慎的舉動，你們兩位都是少年航空兵，也就是保衛國家的先鋒隊，應當明白這個道

理。雖然你們年歲不大，經驗缺少，是可以原諒的，不過，你們應當知道，目前國際局勢不安定，我們的國家，國內國外有着無數敵人，準備隨時向我們進攻。萬一有什麼國防文件或軍火製造祕密，像這一張飛機圖案那樣，落到敵人間諜手中，在未來戰爭中，這件事說不定就會影響我們國家的榮辱存亡。你們兩位少年人負得起這樣的重大責任嗎？這是我順便向你們提出的一點忠告。現在這裏已沒有你們的事，請你們兩位回去罷。」

署長這一番教訓，說得文清和述先面紅耳赤，兩人只好點頭答應。隨後文清向署長表示了感謝，正待回轉身和述先一同走出，忽聽得萬里長向署長問道：

「今天這一案子，可以在報紙上發表嗎？」

署長想了一下，纔答道：「可以，像這樣的案子，應當在報紙上多多宣傳，提高一般人对敵人間諜活動的警覺心。不過那外國人的姓名，目前還不能發表，因為這是和國際間諜機關案有牽連的。」

里長又道：「那麼，署長能不能告訴我，這偷取飛機圖案的外國人，到底是什麼國籍？」

署長道：「那犯人只承認他是無國籍的外國人。但我們推測他一定是有國籍的，不過不肯承認就是了。你要知道，這些外國冒險家再狡猾不過。從前，外國人在上海是有治外法權保護的。凡是外國人犯了案，一定有外國領事出來證明他的國籍，中國警察就無權加以辦理。但自從租界收回之後，剛剛相反，這些外國冒險家都不肯承認他的真正國籍，他的本國領事也不肯替他證明。這有兩種原因：一則這些冒險家不願意使他自己的國家出醜丟臉，二則承認了是無國籍的外國人，中國政府就不能把他送回本國去。即使判了罪，刑期滿後，依然可以在中國幹着搗亂工作。因為這樣，管理應付這些自稱無國籍的外國人，是我們感覺得最不易辦的一件事。」

「無國籍外國人，這倒是傷腦筋的！」說完了這一句話，里長就和文清遜先一同向署長告辭。走出門來，已是五點鐘了，街道上擠滿了車輛行人，都是從機關，商店，或電影院，體育館散出來的。文清便說道：

「遜先，今天已來不及去飛機工廠辦交涉，明天一早我們再去罷。此刻我想去楊樹浦，看看一些親戚和紗廠工友，就在那邊過宿了。里長，你抽出一點工夫，帶着遜先逛逛上海的夜市好嗎？」

里長道：「可以。我去寫一封航空信，把剛纔這一段新聞寄到報館去，晚間就沒有什麼事了，就可陪着逖先同志去玩。」

說着，已到了少年聯驢社門口，逖先獨自進去。里長和文清在街上談了幾句話，隨後文清去楊樹浦，里長回去寫新聞稿。過了一點半鐘，逖先剛在聯驢社喫過晚飯，里長已到來了，就帶了逖先出門去遊玩。夜間的上海，更顯得大都市的特色。街上來往行人車輛比白天更擁擠。五色繽紛的霓虹燈光，閃耀着眼。從俱樂部咖啡店門口，不斷地送出柔和的音樂聲。里長先帶了逖先去參觀新聞記者俱樂部，交通工人俱樂部，印刷工人夜校，再到一家上海最大的電影院去看了一回電影。隨後又去看了大世界新世界的跳舞廳。當逖先回到少年聯驢社休息時，已經過了晚間十一時了。

最使逖先感到驚異的，是那些跳舞廳，幾乎到處都擠滿了人，穿着各色各樣的衣服，男男女女都有，有的在跳西洋社交舞，有的是集團跳舞。音樂曲子也有很多是逖先所從未聽到過的。當時逖先就問里長道：

「我以前不會到過跳舞廳，只聽得人說，這是一種耗費金錢玩弄女性的娛樂，是不值得提倡的。爲什麼上海的跳舞，現在還是這樣熱鬧，難道政府就不加以取締嗎？」



• 有都女女男男，服衣的樣各色各着穿，人了滿擠都處到乎錢

里長道：「跳舞本來是一種有益身心的集體遊戲，不能算是壞事。從前男女社交不大公開，所以在大都市裏產生了一種以伴舞為職業的舞女。有錢的男子就可以進舞廳，喝烈酒，玩舞女，發洩他們的性慾。窮人家的女孩子就靠了在跳舞廳出賣肉體，維持生活。這自然是一種社會的畸形現象。但現在的跳舞廳是和過去全不相同了。在這裏，不賣舞票，不售烈酒，沒有舞客和舞女的分別，大都是男女工人和職員，他們經過一星期的工作疲勞，到這裏來痛快地玩一下，鬆散一會骨絡血脈，這是沒有害處的。而且這跳舞廳的開放時間也有限制。除了星期六星期日外，平常日子都是關閉的。」

遜先又道：「這麼大的地方，平常日子都關閉着，不是可惜嗎？」

里長道：「你不知道，這大世界新世界等，在現在都作為市民娛樂所。平常日子開放着，作為體育館，書報閱覽室，成人補習學校，工人夜校，大衆劇場，音樂室等等。像這樣的市民娛樂所，在上海有一百餘所，其中只有一部分在星期六或星期日改作舞廳。」

遜先道：「這辦法倒很好，是把市民的娛樂和教育打成一片了。」

里長道：「是啊。在從前，上海市數百萬居民，大部分過着非人的生活，整天到晚

牛馬一般地勞動着。只有少數有錢的纔有教育和娛樂的機會。現在所有職員工人，在工餘都可以享受娛樂和教育。上海市政府爲了市民的教育娛樂，支出的經費要佔全部支出的四十巴仙哩。」

第二天，遜先起床後，不多久，文清就來了。兩人立即就到第二飛機工廠去，見了廠長，當面交付了飛機圖案。交涉進行的十分順利。當下就簽訂了定貨合同。由第二工廠按照圖案定製少航機一架，限兩個月以內完工，送到杭州少年航空隊第十一隊交貨。事情辦完以後，還有一些時間，文清就雇了一輛公用小汽車，帶着遜先去上海市各處遊覽了一會，並且到了江灣，閘北，參觀了八一三戰場的遺蹟。到了午後一時，兩人一同到了火車站，等候開南京杭州的快車。在等車的時候，文清向遜先道：

「這次我們來上海，雖然經過一場小風波，你的事總算辦妥了。但是現在我要問你，少航機完工以後，你的旅行全國的計劃又打算怎樣？」

遜先道：「我回到本部隊後，明天就去報告林大隊長，同時向他請求，在暑假中，先把這新製少航機，讓我專用兩個月，作一回全國旅行。但我不知道林大隊長能不能接受我的請求，因爲這飛機到底是捐獻給第十一大隊的，並不是我的私產。我要先得大隊

長的允許，纔能進行一切。」

文清道：「這是沒有問題的，林上校一定接受你的請求。因為他是華僑出身。而且少年兵使用航空隊的練習機從事假期作業，原是極平常的事，不過，這少航機可以搭乘五個人，你打算和那幾個人一同搭乘去作全國旅行。你已考慮過沒有？」

馮先道：「還沒有。不過林玉田，洪錦濤他們都曾經說過，要搭乘這飛機去旅行。我的意思，倒是希望你也參加這個旅行。因為我在航空隊，駕駛的經驗還不夠。你受訓練的時間比較長，而且這少航機有一大部分是你設計的，和你在一起，在駕駛方面，更有把握些。」

文清道：「你不說，我也想向你提出要求。我的素性是最愛旅行的。我雖然從小離開家鄉，但中國許多地方我都沒有到過。在今年假期中，我很想去外地跑一跑。我就算是你的航空旅行團的一個團員罷。還有，萬里長昨天在街上和我談起，他在上海太久了，很想走動一下，聽說你有航空旅行全國的計劃，他頗有意思，跟你一起去走一遭，同時替少年日報擔任旅行記者，他也要我徵求你的同意，要是你同意了，他再向報館方面去要求。你想我應當怎樣回覆他纔好。」

遜先道：「里長這人看去似乎很有本領，不知道他過去的歷史是怎樣的。你一向就認識他嗎？」

文清道：「我是抗戰時期在上海和他認識的。我和他有過一個長時期共同工作，所以我知道他十分清楚，他也是窮苦人家的孩子，從小就離開父母，在軍隊裏當一名火夫，那時是內戰時期，他跟着軍隊東西南北，到處奔跑，中國各省，甚至新疆，西康，西藏，他都到過，並且好多次上前線作戰，受過一次傷，進過三次監牢，他雖還是一個少年人，經驗閱歷卻比誰都豐富，他從小沒有受過教育，全靠自學成功的。到了抗戰前，他流浪到北平，纔進北京大學作旁聽生，並開始替報紙寫稿，不多時候，他就成了一個優秀的少年記者，他和我們一起旅行是最好不過的。因為他智識廣博，地方熟悉，我們有他指引，到處都不會碰釘子……」

這時候，開南京的快車已鳴着汽笛，正待開行。去杭州的快車也不過二三分鐘就要開走了。遜先等不及文清把話說完，就回答道：

「好！我們就這樣說定了罷！連玉田，錦濤我們剛好五個人，等我回杭州，我們的旅行團，就好着手籌備了。」

在大都市裏

「那麼，我到南京等候你的好消息罷。」這句話沒有說畢，文清已經提着手提箱，跳上車門口，車就緩緩開動了。逸先只向她叫了一聲「再見！」回轉頭去搭開杭州的快車。

①「赤老」是上海話，意即「鬼子」。

十二 喫風團的出發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

七月一日，蘇門答臘華僑捐獻的飛機——少航一〇一號——在杭州笕橋飛機場，舉行命名典禮，由少年航空隊第十一大隊長林少白上校親自主持。儀式簡單而隆重。參加典禮的除第十一大隊全體指導員和少年兵之外，還有少年航空隊第一隊代表孫文清，首都少年日報特派員萬里長，以及當地的記者團和少年協會代表等等。蘇門答臘華僑代表陳述先宣讀了獻機的公函以後，林大隊長發表了一篇簡短的演說，大意是：第一，鼓勵華僑出錢出力，發展祖國航空事業；第二，稱揚第十一大隊集體設計，創作新型飛機，提高科學技術水準，可作為全國少年航空兵的模範。最後他指出少年兵應當有三件重要法寶：科學技術，民主意識和戰鬥精神，這也就是全國少年隊隊訓揭示的「智，仁，勇」三個字。

這一次的命名典禮和林上校的演說，產生了意想不到的鉅大效果，幾乎所有華僑少年航空兵都把這一件事報告各地的華僑團體，發動獻金購機。過了一個月後，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緬甸，暹羅，安南，印度，馬來亞，日本，朝鮮，美洲和其他各國華僑，來電報告捐獻給少年航空隊的飛機，在二千架以上，其中有六百餘架是指定捐獻給第十一大隊的，從此第十一大隊成爲全國少年航空隊中擁有教練機最多的一隊。

逖先提出了暑期航空旅行的請求，也得到了林大隊長的准許。在兩個月的暑假期內，少航一〇一號完全歸逖先支配使用。在舉行命名典禮那一天午後，逖先召集了旅行團團員，舉行會議，決定第二天上午就從笕橋飛機場出發，作飛航全國的旅行。

參加這旅行的，除逖先之外，是孫文清，林玉田，萬里長，洪錦濤，一共五人，是早已約定了的。但到了出發前幾天，錦濤身體不大好，經醫官檢查，發現肺部衰弱，不適宜於長期旅行，因此改變計劃，到廬山去作兩個月的休養。同時錦濤明白自己對於社會科學和哲學的修養太缺乏，決定利用這暑期多讀些少年人應讀的書。剛巧哲學兵焦思柳也要到廬山去休息，從事「少年哲學讀本」的寫作，逖先就寫信給錦濤介紹了，請他擔任錦濤的學習指導。同時，和逖先同一小隊內的少年兵王以閔，平時和逖先十分投

合，逃先就和他說妥了，參加旅行團，補了錦濤的缺。

五個少年人開會討論的時候，首先決定把旅行團的正式名稱定爲「少航喫風團」。「喫風」這兩個字，雖然是南洋國語，但在國內卻還是十分新鮮，所以經林玉田提議以後，大家一致贊成。其次討論喫風團的航程路線。大家意見頗爲紛歧。後來萬里長發表意見，主張先確定這次航空旅行的主要目標，隨後根據了目標來決定航程。他認爲比較前進的現代化的大城市並不是這次旅行的目標。旅行的目標應當是中國比較落後的區域，特別是東北，西北，西南那些地區。在那些地方，存在着各種各樣的不同等的經濟形態；種族，宗教，文化的分佈情形，也十分錯綜複雜。只有去這些地方親身考察，纔能增進對於新中國的深刻的認識和理解。這纔是對於學習上大有好處的。而且，爲了使內地人民大衆提高對於航空的熱誠，增加對於國防的注意，也只有到這些落後地區去，纔有作用。

大家對於里長所說明的旅行目標，並無異議。根據這一目標，可以採取兩種不同的路線：第一條路線是環繞着中國邊疆作外圈的旅行，由東北的中蘇邊境，經內蒙，新疆，西藏，雲南，廣西，瓊崖，臺灣，回到杭州；第二條路線是作中國的內圈旅行，由

東北沿長城到綏遠，寧夏，甘肅，折至四川，雲南，貴州，廣東，福建，臺灣，然後回到杭州。經大家討論後，認為沿外圍走，所經過的地域，過於遼闊，在兩個月的短促時間內，要耗費一大部分在飛航過程中，所能接觸考察的地方和人物，反而較少。只有採取第二路線，所經過的地域，人口較為繁稠，可以更多接觸各種的種族，宗教，文化，生活和各種不同的經濟形態，其中東北是大農林區，內蒙和甘肅是大畜牧區，四川，雲南，貴州是新建設的大工業區，廣東福建是大部分華僑的故鄉，臺灣是中國新收復的領土，也是一大部分華僑的故鄉，以上每個地區作十天至兩星期的旅行，剛夠兩個月的時間。

這個旅行的路線，大家都認為滿意。因為在喫風團中，除了里長曾經到過西北西南各省外，此外幾個人過去只經歷過沿海一帶的大城市。玉田走過的地方要比逖先多些，但也只到過四川，雲南，貴州。文清已經有好多年想去西北，都沒有達到目的。現在在兩個月的時間內，可以到許多未到過的中國地方，見許多未見過的中國人物，大家自然十分高興。就是里長，雖然跑過不少地方，但那已經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現在新中國，各地方的情形應當和從前大不相同。特別是東北和臺灣經中國收回之後，里長也還

沒去看過。在這一旅行中，他一定可以給「少年日報」搜集得不少通信資料哩。

這路線決定之後，王以閑有一個小小的提議。他是山東長清縣人，本年暑假，他本來打算回到故鄉，去看看多時未見面的老祖父。現在臨時加入喫風團，不能回家鄉去，怕老祖父掛念。因此要求喫風團出發的第一天，先到他的家鄉停一宿，順便看看山東的農村，第二天，再由山東飛航到瀋陽。本來從杭州飛到東北，中間要在上海和濟南降落，加添汽油和各種用品。所以對於以閑的提議大家完全接受。以閑當即拍了一個電，告訴他的祖父，並且要求他的家中準備招待這一羣少年客人。

最後分配喫風團團員的職務：陳遜先擔任喫風團團長，兼駕駛長。孫文清擔任駕駛員兼機械修理。王以閑擔任無線電交通及氣象紀錄。萬里長擔任交際及新聞報導，林玉田擔任衛生救護。雖然只是五個人的小小團體，大家決定了對內對外一切採取民主集中制。團體行動依多數決定，但團長具有最高指揮權。全體團員每天舉行一次會議，檢查每日的生活工作學習情況。

關於喫風團出發的一切事情都討論過了。大家都十分高興，接着談談笑笑。里長就提議凡是喫風團團員都應當有一個混名，大家相互稱呼，纔親切有味。他自己的混號是



「生先王小」作他稱都家大

。「王小」或

「迫擊破」，表示文清的強烈的戰鬥性。只有對逃先一時想不起一個什麼混名。這時以閑不說一句話，卻在桌上用鉛筆替逃先畫漫畫。文清轉過頭來，看了一下，原來這漫畫描繪着逃先演說時的姿勢，那頂童子軍帽顯得特別闊大，兩手張開，成一字形，中間的面部卻是一個正圓形。文清就說：

「你們看，這不像『一〇一』三個字嗎？逃先是少航一〇一號的駕駛長，我們就叫他『一〇一』罷。上海電車司機人和賣票人都是用號碼作名稱的。這樣的稱呼倒有趣。」

文清說畢，大家都笑了。玉田便道：

「龍門陣」。玉田和他同年紀，在五個人中間最是年長，因此他主張稱玉田作「南洋大姊」。以閑在航空隊中，大家都稱他作「小王先生」或「小王」，因為他的年歲小，性情沉默老實，最愛作漫畫，面貌又有些像漫畫中的王先生。文清說起話來，連珠般地滔滔不絕，身材又生得矮小，因此里長替她取了一個綽號，叫作

「很好！我們喫風團的團長，雖然不是天字第一號的，也是一〇一號的英雄好漢，我們團員算得十分光榮了。」

第二天，清早六點鐘，少航一〇一號就從笕橋飛機場出發了。飛到上海，還沒敲八點鐘，因為要購置一些旅程中需用的物品，就在這裏停降。喫風團出發的消息，已在上海各早報上登載出來。就不免有些新聞記者以及文清里長的朋友，到飛機場上來歡迎。一羣少年人便到市內逛了一會，買了些要用的東西，就攔了三點鐘，纔繼續出發。從上海到濟南的空路並不遠。午後兩點左右，就已停降在濟南飛機場了。以閑的二哥以昌早已雇了一輛汽車在飛機場等候。原來以閑的家鄉是在縣城外王家莊，離濟南城不過四十餘公里，有汽車公路可通。以昌陪伴了他們，首先在濟南城內城外，遊覽了一番，隨後向王家莊出發，到了莊上已經是傍晚時分了。

進了莊門口，只見以閑的祖父王太公扶着拐杖，在庭前等候。見了他的小孫兒回來，不覺笑逐顏開，以閑向他祖父和父親把各位少年人介紹過以後，就在廳上休息。不一會，以閑又帶了文清玉田進內廳，和他母親嫂子姊妹見面。剩下遜先和里長兩個就踱出廳外，向莊子四處走了一圈。遜先生平第一次來到北方鄉村。只見這個王家莊，背靠



• 候箒前庭在，杖拐着扶公太王

着一座小山，前面是一片廣漠的麥田，如同碧海，中間有一條小溪，蜿蜒流着，風景十分幽靜。王太公的院子佔着這王家莊三分之一的地面，一共是五進磚房子。第一進正中是客廳，兩旁是書房和太公的休息室。前面是一片大草地，種些花木，收拾的十分整潔。後面三進，每進都有五間房子，加上兩旁的側屋，一共有二十餘間，乃是正屋，作爲住宅用的。最後面是一排小屋，用作廚房，和堆積室。小屋後面還有一個菜園，兩個穀倉和馬房。泚先從沒有看見過純粹中國式的北方大院子。就向里長道：

「我不懂，爲什麼要建造這樣大的屋子？可容二百人住哩。單是一家人家，不是太寂寞嗎？」

里長道：「你不知道，這哪裏是一家人家，這裏曾經是一個國家。」

泚先聽了，覺得十分驚奇。便又問道：「怎麼這一個莊子，可以建立一個國家？」

里長道：「你沒有到過中國內地，怪不得要少見多怪。中國內地鄉村，特別是北方，大部分的莊屋都是這個樣子的。這裏的莊屋不算大，還有比這大十倍到幾十倍的。不過，你從這裏可以看出老中國農村社會的一個模型。在老中國，一個農村就是一個國家，地主就是國王，所有地主的子弟和農夫，全是他的臣民。在這些農村中間，除了農

業之外，還有各種的手工業，以及漁獵，畜牧，養蠶等。每一個農村的經濟大部分可以自給自足，並且有武裝保衛。有時爲了爭奪土地和水源，往往發生農村與農村間的戰爭。這種由農村構成的國家，實際上已有二三千年的歷史，一直到抗日戰爭以後，纔完全崩潰。你瞧，這個莊子建造在這座小山的腳上，就是爲防衛的便利。莊院的周圍，有些磚石遺跡，這是古代的碉堡。從前，一個地主，都是一個大家族。除了親屬之外，還有許多莊客，所以一個院子，住一二百人，是不算多的。」

逖先道：「你說的是一種古代的農村自治體，稱作國家，有些不大適合吧。」

里長道：「不錯。拿近代國家的定義來解釋，當然是說不通的。我的意思乃是說這些農村社會，是一種雛形的國家，在這些農村自治體澈底破壞以前，中國並沒有成爲真正統一的近代國家。」

逖先道：「自從二三千年來，中國不就是一個統一國家嗎？」

里長道：「只是形式上的統一。在實質上國家之內有國家。各個農村都是一個半獨立的小國家。雖然從秦始皇起，歷代的君主都想用武力統一中國，可是都沒有得到成功。名義上有一個統一全國的皇帝，實際上土地支配權是屬於無數的農村土皇帝的。直

到最近，還有些人，不想從土地改革推翻地主階級入手，而企圖用武力和獨裁制度來統一中國，這種企圖後來也完全失敗了。」

遯先道：「那麼，照你的說法，過去中國不統一的原因在那裏呢？」

里長道：「那就是因爲半封建的農村經濟存在的緣故。雖然在近數百年中，中國南方的商業經濟逐漸萌芽，特別是鴉片戰爭以後，外來的經濟侵略，促成中國農村的崩潰，但是由於中國民族對外的獨立解放沒有完成，土地改革不會實現，中國的封建勢力依然殘存着。只有經過民主革命與工業化的過程，纔產生了統一的新中國。」

遯先道：「那麼，現在我們的國家纔算是真正統一了。」

里長道：「是的。不過還沒有到了百分之百的統一。因爲民主革命和工業化也還沒有到了百分之百的完成。許多偏僻的遼遠的落後地區，封建的獨裁的勢力也依然殘存着，正像這一個古老的，凋零的，衰殘的農莊一樣。」

里長的話還沒有說完，只見王以昌從莊門口走過來，嚷道：

「你們兩位不疲乏嗎？進到屋子裏，喝一杯茶好嗎？」

遯先答道：「不必。我們正在這裏閒逛。你們莊上的地方實在不錯。」

這時以昌已走近前來，陪着他們沿溪邊走了一會。他接着說：

「現在，這裏是衰敗的不堪了。當我幼年的時候，莊子上要熱鬧的多。這裏有一百多家莊戶。現在有一大部分遷到附近二十公里外，加入集體農場去了。連我們兩個叔父，也連人帶傢私都搬了去。所以這裏就冷落的和墳墓一般。連這莊屋，也因為多年不修理，已經十分荒廢了。」

遜先和里長順便就問以昌的家庭情形。從以昌口中，知道王姓是這附近一帶的一個大族，他們數代以來是王家莊的大地主。到了他祖父手中已經衰落了，但還有着二三百畝田地。他祖父現年七十五歲。在清朝時候，是個舉人，並且頗有文名。祖母早已去世。三個兒子分成三房，以昌的父親復恆是大房，從小讀書，到日本留學早稻田大學法科。回國後曾在濟南掛牌做律師，做過山東省議會議長。現在年紀雖然不過五十左右，因有風濕病，所以住在家中，已經有好多年不做事了。以昌的兩個叔父卻只受了小學教育，一向管理着田地過活，各人都有三四個子女。自從王家莊實行土地改革之後，王家所有的土地，一起加入了集體農場。以昌的兩個叔父搬到農場裏住。以昌的父親生有三男二女。以昌的長兄早已成婚，並生有一男一女。後來抗日戰爭中在前線陣亡，遺下以

昌的寡嫂阮文琴和兩個孩子，在家中撫養着。以昌是他父親的第二個兒子，曾在北平讀過書，現在濟南擔任公立小學校長。暑假返家纔不過幾天。他和以閑都沒有結婚，以昌的姊姊早已出嫁了。只有一個妹妹，也就是以閑的姊姊，名叫以靜的，留在家中。因此，以昌的祖父，在幾年前還維持着一個大家庭，一家二十餘口，在一處過生活，現在已經四處分散了。在平常日子，以昌住在濟南，只留着老年的祖父，有病的父親，還有母親，嫂子和妹子守着一所大莊屋，怪冷落地，現在以昌，以閑都回到家中，並且帶了幾個少年朋友來，莊子上頓時現出活氣，老祖父自然十分歡喜。

等到以昌陪着遜先，里長回到屋子裏的時候，晚飯已在草場上擺好了。夏天，太陽下山時屋子裏悶熱的不堪，一家人都在露天晚餐。食品有蒸饅頭，餃子，雞，鴨，米飯，擺了滿滿一桌子，是爲了款待客人的。飯後，大家就在草場上散坐着乘涼，談天。老祖父一個人躺在一張老舊的藤榻上，抽着長煙筒。雖然鬚髮已經斑白，精神還是十分矍鑠。聽覺和壯年人一樣靈敏，說話時聲音洪亮。只是視力差些，看書時要戴上一面玳瑁邊老花眼鏡。

今天晚上，因爲他最鍾愛的小孫兒剛回來，又有幾位遠客，老祖父與頭格外好，比

平時話說的更多。他向那些少年人，問問南京，杭州的情形。原來江南一帶，是他三十年前舊遊之地，他是北方人，卻最愛江南的風物。當下里長就把首都和上海工業，文化建設的情況，向他老人家陳述了一番。以閑也說了些西湖景色。老祖父聽了十分高興，說道：

「可惜老軀衰頹，不然，搭了飛機重去蘇杭一帶遊玩一番，河山如故，人面已非，應當有隔世之感。記得我二十餘歲，第一次去南京，是走運河到揚州，再溯江而上，走了半個月纔到，現在坐飛機卻不消半天。世局變的這樣快，怪不得我老了。」

隨後老祖父又要逃先，玉田談些南洋的情形，談了以後，老祖父又和他們講些元代遠征爪哇和法顯留學蘇門答臘這些故事。幾個少年人聽了都十分感覺興趣。只有以閑的父親，在旁坐着，很少說話。過了一個時候，他纔向老祖父說道：

「我看，以閑明天不要走。暑假中應當在家補習國文，並且也好侍候老人家，你是不是？」

這時候以閑便說：「爸，讓我明天走吧。我想利用這機會作航空實習，並且到各處走走，可以增添些學問智識。並且我擔任了無線電交通和氣象記錄，這喫風團中途缺了

一個團員就不行。」

老祖父是一向最疼以閑的，聽了這話，就說道：

「也罷。讓他明天走罷。現在少年人有他們自己的想頭，有他們自己的路子。我們前一代的人索性放任些，不要一味去干涉他們，免的被人家稱作老頑固。」

復恆見他父親這樣袒護着孫兒，不好再多說。到了這時，老祖父已有些倦怠，大家就分頭進屋子裏睡覺。以閑陪着述先里長睡在客房裏，文清和玉田就跟文琴，以靜進內房去睡。

十三 白山黑水間

「耕者有其田。」

——孫中山

大清早起床，以開收聽無線電氣象報告，渤海灣發生颶風，航程有阻礙，只好停留一天。大家決定利用這時間去逛曲阜和泰山。由以昌去找了一輛汽車，載了喫風團全體團員。午前到了曲阜城外，參觀孔子博物館。

這博物館是由孔廟改建的。原有的孔廟建築照舊保存着，玉階丹墀，畫楹雕樑，表現了偉大的古代建築藝術，述先和玉田兩人不覺暗暗讚嘆。廟內廊廡陳列着各種周代古物。還有許多做製的模型，塑着孔子時代的人民生活實況：天子，公卿，士大夫以至庶民的日常生活，井田制度，以及殿堂陵廟等等。述先記起，他從前在蘇門答臘東海岸，見過峇達民族^①的村莊，農民聚族而居，席地而坐，飲食起居，服飾器皿，竟有些和這裏所描塑的情形相彷彿，正在納罕，忽聽得里長在旁說道：

「這個博物館內附設一個孔子研究所。在那邊有好多位研究哲學和歷史學的專家，我們還是去拜訪一下，好得到一些對孔子及其時代的認識。」

當下大家就走向孔廟殿後的一所洋樓。進門第一層及第二層樓是圖書館。走上三樓纔是研究所。就有一位辦事員帶領了一羣少年人去拜會一位姓鄒的所長。當大家在應接室等待的時候，里長先向大家作了一番介紹，說這位鄒所長是對新中國哲學歷史最有貢獻的一位著名學者。他的著作「孔子傳」，「周代土地制度」，「易與辯證哲學」已經被翻譯成十餘國的文字。他雖然是研究孔子的專家，在青年時代，他卻以打孔家店出名的。他原是反對封建思想的文化戰士。爲了反對封建思想的緣故，他纔去鑽研古代著作，他對漢學宋學都有深入的研究。他以爲只有用科學的批判精神，去探究封建思想的理論根底，纔能肅清思想上的封建遺毒，這也就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意思。

里長的話未說畢，鄒所長就走進屋子，向一羣少年人握手招呼。這位孔學專家絕不像一個老學究。雖然看去有五十多年紀，卻生得肥胖健碩，頭髮梳得光光的，滿臉堆着溫和的笑容。他向里長問明了來意後，就說：

「你們都是少年人，是民族的先鋒，爲什麼倒有興趣來參觀這個古老的博物館？」

「這位衛生兵，這位航空兵，他們是南洋華僑，他們回國不久，要領受一些祖國文化遺產，所以一同來拜訪的。」里長指着玉田和遜先說。

「少年們從祖國所領受的應當是民主的新文化。孔孟之道誠然是我國寶貴的文化遺產，但是它和骨董古玩一樣，只能供有閒階級的鑑賞，對於少年們不但不需要，甚至於可以說是一種沉重的負擔。」那位鄒所長說。

「鄒所長的話是不錯的。就我們女子來說，儒家規定了三從四德，是對於我們婦女的一種枷鎖。但是我不明白，孔學既然無用，我們的政府爲什麼要設立一個孔子博物館，而且還要請了許多專家來幹研究工作。」文清就接上去說。

「我們的國家要設一個孔子研究所，正如醫院裏設病理研究所一樣。要治療疾病一定得研究病理，要肅清殘餘的封建思想，一定得研究封建思想的根源。你們或者還不明白，新中國雖然早已民主化了，但是封建思想並未完全肅清。一些落後的民衆，依然把孔子當作聖人神人，把孔孟之道當作天經地義。孔子主張『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有人根據了這種二千四百餘年的老舊觀點，替法西斯作辯護。孔子曾說：『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至今那些死硬派頑固分子依然抱着這種觀念。因此我們必須對孔子的

封建主義作一番清算。我們應當使民衆明瞭孔子只是一個平常的人，而不是聖人神人，孔子和他的理論是由當時的時代環境所產生的。那時代早已過去了，因此孔子的思想亦不再適用。我們在這裏是做這種解釋的工作。孔子研究所成立以來，曾經刊行了許多叢書和通俗小冊子，向大衆說明孔子的時代背景，列代孔學的變遷沿革，並且根據新哲學對孔子作正確的估價和批評。這些叢書和小冊子，對一般落後民衆，的確起了一些教育作用。但是對於你們，各位新中國少年人卻並沒有多大用處。因為這些研究工作，主要是消極作用的，而不是積極作用的。只有工廠，農場，少年隊中的實際生活，以及與實際生活配合的科學的哲學，纔有積極作用，而是值得少年人們去埋頭學習的。」

經過鄒所長這一番說明，逸先，文清，玉田都感到十分滿意。隨後，大家又去參觀了研究所各部門。快到正午，就出了博物館，登上了泰山頂。這山頂上有列朝封禪碑，秦代古蹟，而且風景十分雄壯。但逸先在蘇門答臘攀登過許多高山，有在三千公尺左右的，這泰山雖然爲五嶽之一，拔海不過一千五百四十二公尺，還只有一半呢。

到了山頂，大家肚子有些餓，就在山頂上舉行野餐。餐後逸先提議舉行一次團員生活檢查會。各人對生活工作學習都有一番報告。當下文清就提出了一個問題。她說，昨

晚以閑的嫂子阮文琴和姊姊以靜向她和玉田訴說了王家的家庭情況。她們倆都不願意在鄉裏居住，想出外去讀書或找尋工作。但祖父和父母親管束得十分嚴厲，不許年輕女人離開家庭，爲的是生怕敗壞王家的門風。玉田也說，她們姑嫂倆都還年輕，可以在社會上做一番事業，要是守在鄉下，實在可惜。以閑也報告了他和哥哥以昌都主張送嫂子和姊姊去上海或南京就學或找職業。但父親和祖父都不許，父親比老祖父更頑固，甚至連文琴和以靜要去濟南遊玩一次都不給許可。他覺得封建家庭的壓力太大了，連他都沒有辦法把這壓力衝破。

討論到最後，大家決定應當幫助文琴以靜離開家庭去獨立做事。這時候，以閑就來一個提議：

「我的父親最頑固，倒是老祖父還開明些。我看昨晚在草場上納涼時，老祖父對南洋大姐和迫擊砲頗有好感，爲的是他老人家喜歡活潑壯健的少年人，特別是女孩子。只要你們倆把他老人家奉承幾句，表示願意做他老人家的義孫女兒，老祖父高興，父親就只好阻撓了。」

里長道：「我贊成小王的提議。這一次的反封建戰鬥，應當是用迫擊砲打先鋒。南

洋大姊是從爪哇來的。常言道：「遠來和尚好念經」，你們用一番功夫，把兩個有為的少年女子從墳墓中救出，算是功德無量了。至少我可以得到一篇生動的通訊資料。」

文清打斷他的話道：「你只是替自己打算。我看你這龍門陣只會向自己人擺一下，在老人家面前你就無法施展了，是不是？」

逸先道：「大家不要再開玩笑了。現在我們就作成一個決議，這是我們喫風團出發以後的第一件工作，我們要用我們少年人的戰鬥精神，衝破這古舊的封建家庭。我們團員應當共同出力。我們不許失敗。」

生活檢討會就此結束，一羣少年人下了山乘原來的汽車回到王家莊，已經是傍晚時分了。一家人已準備好一席豐盛的晚餐，在等待着這一羣客人。晚餐以後，照昨晚一樣情形，在草場上舉行茶話。老祖父和復恆問他們今天去玩曲阜登泰山，有甚麼感想。首先是由里耳來答覆。他把孔子研究所鄒所長的話從頭複述了一遍，復恆表示他不同意鄒所長的見解。這位老先生雖然曾經是留日學生，而且在法律界做過多年的事，但他卻主張新思想，舊道德。他說：

「孔子的思想雖然是不合時宜了，但是儒家所規定的道德標準，應當是行之百世而

不悖，放諸四海而皆準的。道德原來就是規定人與人相互關係的一種自然法則，沒有這種法則，人類社會失卻了維繫，就會動盪不安。所以不論是新中國，舊中國，道德標準應該是相同的。天不變，道不變，這句話依然是不可磨滅的真理。」

逖先曾經從焦思柳那裏討論過哲學問題，而且看了一些新哲學論著，聽了復恆的話，心中大不為然。以為復恆所說的完全是唯心論。正待提出一些意見，加以辯駁，忽聽得文清插着嘴說道：

「我有一件事要請求老祖父，我可以提出來嗎？」

「年輕的孩子，有什麼儘管說就是了。」

文清就道：「我們明天就要離開這兒了。這次來這裏，拜見了老祖父和老王先生，我感覺到彷彿和回到自己的老家一樣。尤其是老祖父那樣慈祥和藹的態度，使我們這羣少年人十分感動。我是一個少年女工，從小就沒有家了。南洋大姊也離開了家許多年，雖然回來了祖國，她依然是孤身作客。現在我們兩個女孩子都要有一個家，請求給老祖父做小孫女兒，老王先生，老王太太做我們的父母親。」

說到這裏，老祖父面上浮出一陣慈愛的笑容。抽了一口煙，慢吞吞地回答說：

「我老了，你們這羣年輕人倒不把我當作老頑固嗎？」
停了一下，老人家側轉頭向老王先生道：

「復恆，你知道，這幾年來，家門一天比一天冷落。眼前的世界是他們年輕人的，不是我們老年人的了。你看，一個做女工的孩子，會駕駛飛機，生長在爪哇的女孩子，要回來替祖國出力。他們都比我們前輩強的多。我們是沒有什麼希望了。我們的希望只在後代。」

玉田趁着機會接上去：「謝謝老祖父，把我們認作自己的孫女兒。孫女兒現在又有一個請求，想得老祖父的許可。」

「你說，我的爪哇孫女兒。」

「嫂嫂和以靜妹妹年紀還不大，而且都是有才幹的。在現在新中國，一切年輕的女子和年輕的男子，都應當工作學習。守在鄉下老家白白糟塌了少年人的寶貴光陰，實在可惜。我已經和嫂嫂妹妹說妥了，嫂嫂去學衛生看護，妹妹去進上海工人補習學校。她們都十分願意去。只怕老祖父和父親母親不答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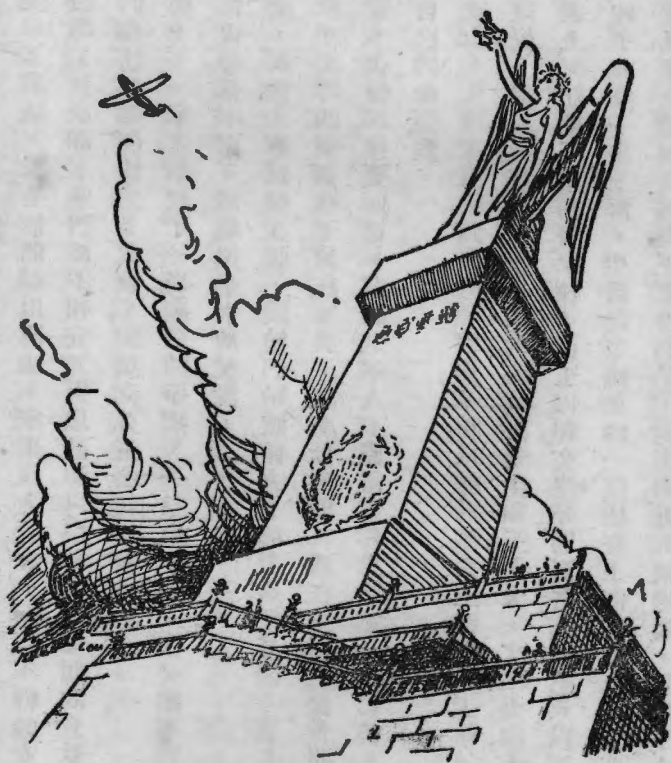
「復恆，你看，讓她們年輕人出去見見世面，不是也好嗎？」老祖父說。

復恆表示了異議。說是他們都出門去，家事沒人管理，而且年輕的女子拋頭露面，到外邊去做事，到底和王家門風不相宜。但以昌和以閑卻反對父親的意見。文琴和以靜也表示她們自己的學問能力太欠缺，需要到外邊去找學習機會。

在草場上，一家人引起了一場劇烈的爭辯，一羣少年客人在旁倒不好說什麼。爭辯的結果，復恆勢孤不敵。最後還是老祖父說：

「那麼，既然大家這樣主張，讓她們姑嫂倆去上海看看世景罷。要是找不到工作，就很快回來。文琴的兩個孩子留在家裏，讓祖母看顧。我在上海有幾位世交，可以寫信託他們照管。復恆，你要知道，我們老年人不應當太替自己這一輩打算。讓孩子們去試一試他們自己的命運罷。」

當天晚上，文清玉田回到內房，替文琴和以靜計劃去上海找尋工作，大家商量到半夜纔上床睡覺。第二天起身，報告了老祖父王先生和王太太，文琴去進上海的少年衛生隊，以靜進上海紡織工業補習學校，由玉田和文清分別寫信去介紹。以昌現正在假期，打算伴送嫂子和妹子去上海，生活託老祖父的一位住在上海的朋友代為照管。一家人都同意了。喫風團全體團員纔向王家告別了，到濟南近郊飛機場，駕駛了少航一〇一號升



一之程工築建大偉國中是這

空。這時候，渤海灣颶風已經平息，天氣晴朗，當駛過旅順和大連上空時，望見下面灣灣船渠碼頭堆棧，十分雄偉，海面停泊的巨輪，有幾百隻，真算得是不失為中國北方的第一大港。飛經大連口岸，看見有一座巨像，塑着一個有翅膀的人像，全身銀白色，中午太陽正射着像身，射出耀目的閃光。逃先一邊在駕駛，一邊問里長道：

「這是什麼雕像，規模真不小呢！」

「你還不知道嗎？」里長回答說。「這是和平女神像，是爲了紀念第一屆全世界人民保衛和平大會而建築的。這是新中國的偉大建築工程之一。」

「這和平女神像爲什麼要建築在這裏？」

「你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是從日本侵佔東北開始的。大戰終了以後，東北又發生大規模的內戰。後來，由於中國人民的痛惡戰爭，進行解放戰爭，最後實現了民主和平。計算起來，東北人民遭受戰爭的時間最久，痛苦最深。爲了使這個火藥庫變爲和平樂園，所以纔在大連召集了全世界人民保衛和平大會，這個和平女神像，就是爲了紀念這大會而建築的。」

飛過大連以後，不到一點鐘，一座偌大的城市，已出現在眼前。少航一〇一號降低

速度，圍繞市空低飛了三匝。只見數不清的工廠煙突，與整千百所的鋼骨水泥大廈，氣象要比濟南城偉大而且繁盛的多。這座城市不是別的，原來就是東北的首府瀋陽城，從前是九一八侵略戰爭的爆發點，而現在是北方最大的工業城市了。

當少航機一〇一號降陸時，已經有當地的少年團體派代表在場歡迎。喫風團團員除了里長以外，都是第一次來到東北，和瀋陽的少年朋友初次見面，不用說是異常的興奮。當下遯先率領着全體團員，搭了車去市內少年聯驢社，先行休息一下。進了聯驢社不久，社內職員遞給了一封電報。遯先拆開來看時，電文道：

「瀋陽少年聯驢社轉少航喫風團團長陳遯先同志鑒：長發屯集體農場熱烈歡迎貴團來臨，明日適逢此間競選大會閉幕，謹請參加典禮，不勝盼待。 曾道明」

團員們讀了這個電文，都不知道這曾道明是什麼人。遯先向大家介紹，纔知道他也是蘇門答臘華僑，曾經和遯先一同參加了少年義勇隊，回國抗日。戰爭結束之後，來到東北，學習農業技術，並且和一個東北女子結了婚，家住在長發屯，夫妻兩口都在長發屯集體農場工作。曾道明當技師，他的夫人龔女士當農場公立小學教師。遯先回國以後，還不會和這位舊義勇隊員會過面，不過兩人時常通訊，互相報告生活狀況。大概會

道明聽到少航一〇一號飛來瀋陽的消息，所以打一個電邀請喫風團去長發屯。逃先有機會和數年不見面的老友相會晤，自然十分高興。喫風團原定在東北有一星期的停留，到了瀋陽再決定遊覽程序。接電後逃先就立即召開了一個團員會議。里長認為東北雖然也有大規模的工業，主要卻是一個農林區。全國集體農場要算東北的規模最大，成績最好。長發屯集體農場是東北數千集體農場中比較大的一個。為此他主張不必在瀋陽多耽擱時間，明天就出發，飛往長發屯，參觀了那邊的集體農場以後，再作別的安排。大家都贊成里長這個建議。當天午後，喫風團員在瀋陽城內參觀了國營飛機製造廠以及其他一兩個大工廠，晚間出席當地少年團體的歡迎會。第二天早晨，喫風團就繼續出發向北飛往長發屯。

長發屯在松花江南岸，佳木斯東南，是一片平野沃土，出產小麥和高粱十分豐富。少航一〇一號從瀋陽起飛，不到兩小時，已到達目的地了。曾道明和他的夫人，還有一個他夫人的哥哥名龔炳彥的，早已在飛機場等候。曾道明和一行人相見後，就邀請喫風團全體團員到他家中，也就是集體農場大廈內住宿。

喫風團團員一出飛機場，只見這個農場如同碧海一般，一望無際，至少也有百方公

里的面積。農場的中心是一個市鎮，在那裏建築了幾十幢大廈。其中最大的一所是農場辦事處。此外是合作商店，大戲院，公立學校，圖書館，機器修理工廠，郵電局，農產陳列館，堆棧，火車站，職員及農民的住宅。東北鐵路幹線有一條支線從佳木斯直通到市鎮內，所以交通十分便利。道明的家就在供職員住宿的大廈內，是七層的鋼骨水泥建築，有電汽升降機和各種新式設備。進了這屋子裏，再不會想到這是個農村，倒有些像廬山和莫干山上供避暑休養的大旅店。遯先雖然在新中國博覽會裏見過集體農場模型，但身歷其境卻還是第一次，所以就格外感覺興趣。他和一羣少年客人，進了屋子，還沒有坐定，就向曾道明夫婦問長問短。里長卻和龔炳彥談話，搜集一些材料，好給『少年日報』寄通信。

據道明說，當少年義勇隊在北方進行抗日工作那時候，有一天他擔任放哨，遇敵人突然進攻，他和隊本部失卻了聯繫，以後潛入東北邊境，加入了東北抗日義勇軍。戰爭結束後，和一位義勇軍中的政治工作人員龔女士結婚。龔女士家在長發屯，父親原是大地主，被敵人綁架殺害了，只剩了一個哥哥炳彥，管理着田莊。因此道明纔來長發屯住下，幫助炳彥工作，並且學習農事。後來長發屯地方的義勇軍和民主聯軍復員，將龔家

的土地分配。再由政府撥出一塊荒地，建設集體農場，用機器耕種，規模逐漸擴大。附近的農民，都自願把土地加入集體農場，龔炳彥擔任了一個農場管理員，道明擔任技師。這個集體農場創辦時只有職員和農民五六十人，現在則已有一萬二千多農民和二百多個職員。這集體農場是一種生產合作組織，職員與農民平常每天工作六小時，農忙時工作八小時，由農場供給住宅生產工具及工資。所有農場盈利歸加入合作社的職員和農民共同分派。

「以前的地主富農都願意在集體農場工作，不會反對嗎？」逖先問。

「一般來說，地主富農都是反對集體農場的。集體農場所使用的土地，一部分是從地主富農或漢奸沒收的財產，另一部分則是未開墾的荒地。但當集體農場逐漸發展之後，用機器耕種，所耗勞力成本比較少，而收穫額則較大，農民生活大大改善，因此獲得廣大農民的擁護，從前的地主富農也改變觀念，都加入集體農場工作，剩下的只有極少數的死硬派地主，也只能在暗中搗鬼罷了。」道明詳細地解說。

「那麼，現在集體農場內部已沒有甚麼鬭爭了？舊地主和農民之間有甚麼衝突沒有？」

「鬭爭自然還是有的。地主富農和貧農的頭腦見解總不會完全一致。但是這種鬭爭，總是用民主方式來進行，衝突的事是很少的。不但地主和貧農之間的鬭爭，還有民族之間的鬭爭也是一樣。」

「這農場裏，除了中國人之外，難道還有別的民族嗎？」

「這個農場包含的民族十分複雜。除掉中國人之外，主要的是日本人和朝鮮人，在一萬二千農民中間，只有七千多漢族，此外日本人有一千多，朝鮮人有三千多。這些日本人朝鮮人都是在日本侵略時期被強迫移殖來東北的。但是現在都變成中華民國的公民了。今天剛巧是地方議會代表選舉的競選的最後一天，晚間舉行競選閉幕典禮。明天就要舉行普選投票了。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你可以看看這集體農場的民主空氣。今晚你可以親自聽到各民族各階層候選人的最後一次競選演說，所以我打電話請你們今天一定要到這裏。」

逸先還想問許多話，龔炳彥在旁催促着要陪喫風團團員去集體農場辦事處，拜會農場主席並參觀各處建築物，談話只好停止。

整個下午的時間消磨在參觀和訪問中。到了晚間，公共體育場舉行競選閉幕大會，

參加的民衆有五六千人，集體農場的公民大部都出席了。一進了會場，逖先看見到處是霓虹燈製成的競選標語。其中最刺目的是：

「東北是世界和平堡壘」

「消滅戰爭販子」

「人民是不朽的」

「反對大漢族主義」

「消滅社會的蝗蟲」

這幾項。逖先問道明，這「社會的蝗蟲」是甚麼意義。道明道：

「這是指一切剝削者與不勞而獲者，他們和蝗蟲一樣，是國民經濟的殘害者。集體農場的目的就是爲了要消滅這種社會的蝗蟲，使生產的結果完全歸人民大眾。」

話未說完，會場上奏着國歌，主席登臺宣佈開會。首先是候選代表的演說，候選代表共有七個，其中有一個是朝鮮人，有兩個婦女，龔炳彥也是其中的一個。各個候選代表所提出的政治主張，相差的並不多，主要是強調用民主和民族合作來保衛東北和平，中國和平與世界和平。所不同的有些候選人主張要保護東北同胞的經濟利益，限制外來

民族的入境與參加生產，龔炳彥是其中的一個。但另一些候選人卻反對大漢族主義，主張在東北的一切民族，都有平等的政治經濟權利。候選人演說完畢，是自由演說。喫風團團長陳述先也被提名到主席臺上去發表了一些意見，大致是祝賀集體農場民主建設的成功，並把航空事業和農業生產聯繫起來，作了一番解說。最後一個發表演說的是一位六七十歲的老年農婦。這位老太太宣佈，她的丈夫在軍閥時代被拉去當兵，以後就沒有消息了。她的兩個兒子都在抗日戰爭時的前線陣亡。剩下一個孫子，又在內戰中被犧牲。現在一家只剩了她一人。但是她說，她準備還要活下去，再活二十年，爲了國內國外的和平的努力，她要盡她的力量，使她自己和人類的後代永遠不再遭受戰禍。就爲了這緣故，她主張要加強人民的力量，主張各民族要平等。雖然日本法西斯殺了她的兩個兒子，她卻認爲日本的人民大眾都是愛和平的，沒有罪過。他願意把日本人當作自己的兒子一樣看待，一樣珍愛。這位老太太演說完畢時，全場鼓掌，歷十分鐘不息。喫風團這幾位少年人聽了都十分感動。特別是文清，迸出了一股熱淚。因爲她想起，她的境遇也有些和臺上這位老太太相同：她的父母兄弟，她的家庭不也是給殘酷的戰爭和軍閥制度奪去的嗎？

演說完畢，是各種音樂和歌舞表現。在熱烈歡騰的情緒中，結束了競選閉幕典禮。主席宣佈，明天上午八時開始普選投票，將由八千七百多集體農場公民，選出一名地方議會的代 表。

從公共體育場出來，當頭月色正好，大家雜在人羣中間，步行回到宿舍。龔女士和他哥哥炳彥，陪着玉田走在前面，里長卻和道明邊走邊談話，遯先，文清，以閑三個人作一堆，在後邊行走，文清就問遯先道：

「你看今晚的大會情形怎樣？」

「我很滿意，這裏民主精神已經有了高度的發揮了。」遯先說。

「我也這樣想。不過我看今天這七個候選人，只有龔炳彥有些反民主的傾向。他的演說多少含有地主意識。他的口才很好，但聽衆鼓掌卻不十分熱烈。你覺得嗎？」

以閑插着說：「我看他在拉攏南洋大姊，今天整個下午，炳彥總是找機會和南洋大姊東拉西扯。」

文清說：「我也已經看出來了。我們的大姊到底是華僑，經驗缺乏，我們應當提醒她，不然，她會走上岔路的。」

遜先說：「很對。這件事我們應當提到生活檢討會去討論一下。」

① Batak 蘇門答臘東部高原中的一種民族。

十四 發生了意外

「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

——荀子

親愛的露米妮妹妹：

好久沒有給你寫信了，你一定會生氣罷。並不是我躲懶，因為我正在旅行中。我在前一次信裏告訴過你的，我要駕駛少航一〇一號，到中國各處地方去「喫風」。現在喫風團——我是團長——出發了已有三個星期，飛行了五千餘公里的路程。我們在中國的東北停留了一個星期，在內蒙古停留了一個星期，在西北又停留了一個星期。

有好多人物，有好多事情，不要說你，連我都沒有聽到過看到過的，在這次旅行中都遭遇到了。

記得我從前曾寄給你一張集體農場畫片。現在我報告你，兩星期前，我居然在

一個大集體農場裏住了幾天，而且用我們的少航機，幫助農場播散殺蟲藥。我曾經到過東北的大森林，比起蘇門答臘的森林來是另一種風光。我曾在松花江上划艇，在戈壁沙漠的南面趕獵。我去遊覽了雲崗石窟，這比爪哇的婆羅浮屠^①還雄偉壯麗的多。我曾住過蒙古包，逛過喇嘛寺，那邊一些奇奇怪怪的生活樣式，是住慣在南方的人們所不能想像的。

今天我幹了一件蠻有趣味的事。我帶了迫擊砲（就是以前我向你提起過的那個女航空兵，現在是我們少航機的駕駛員了）去街上玩。迫擊砲要去看蘭州的大回教寺，我知道規矩，教外人是不能進回教寺的。一時計上心來，就在路旁的小攤上，買了頂畢吉帽戴上，到了回教寺門口，向寺內職員說了句 *Wa'assalam alaikeom*，那職員回答了一句 *Wa'alaikeom salam*^②，他就讓我們進了寺內，參觀了一下，我還做了一回禱告。迫擊砲也只好跟着我一起跪拜。那寺內的職員相信我們是外來的教徒，招待得十分週到。等到出了寺門，迫擊砲就說：「你原來是回教徒，爲甚麼一向不告訴我？」我笑了起來，就把我當初在你們家誦習阿拉伯文經典這段故事向她說了。

妹妹，請你別把這件事告訴父親。他老人家知道我又在冒充回教徒，他要生氣的。但是……妹妹，我現在想起，人類都是一樣的，不管是黃皮膚的，白皮膚的，或黑皮膚的；不管是信奉 Allah[®]也好，信奉上帝也好，信奉大伯公或太上老君也好。人們爲了皮色種族宗教信仰稍微有些不同，互相歧視，互相排斥，甚至於互相廝殺，天下沒有比這更蠢笨的事了。在蘇門答臘，有些中國人不把印度尼西亞兄弟看在眼里裏，只是爲了印度尼西亞兄弟大多信奉一神教，不拜祖先，禁食豬肉。在我們國內，從前也有回漢的衝突，甚至因此發生了許多次戰爭，犧牲了千千萬萬生命。現在，新中國對境內各民族，各宗教，一視同仁，絕對不許用了種族宗教的偏見，去排斥異己。

因此，種族宗教的衝突已經得到相當的解決了。這一次旅行中，我在東北，和日本，朝鮮人，相處好些時候。在內蒙古，我所接觸的是喇嘛教徒。在這裏，西北，大部分是回教徒，也有不少是天主教徒。但是我覺得這其間已沒有種族和宗教的界線，大家都能和平相處。即使是日本人，不久以前是我們的民族敵人，現在卻已被當作自家兄弟一樣看待了。

妹妹，我曾經這樣想：一個真正的愛國者，愛自己的國家，愛自己的種族，愛自己的宗教文化，但是同時也一定尊重別人的國家，尊重別人的種族，尊重別人的宗教文化。只有法西斯纔是唯我獨尊的，只有自己，沒有別人。法西斯爲了要製造戰爭，所以用一切方法擴大民族間宗教間的裂痕。但是真正的愛國主義者卻反對一切種族的宗教的偏見，而希望有一天人類化爲一家，共同享受和平友愛的生活……

我們喫風團的西北旅行已經結束。明天早晨我們就要飛航到四川，這是有名的天府之國，現在是新中國最大的工業區了。到了那邊，我可以告訴你許多更有意味的事。現在已到了睡覺的時間，不多寫了。向兩位老人家請安。去信蘇門答臘的時候，煩爲問候哈山哥哥，我有多時不接得他的消息了。想來他一定很努力，很忙。

再會了，妹妹。

你的哥阿明 七月十四日

來」，門推開了，進來的是文清。

逃先寫畢了信，正待上床睡覺，忽聽得有人在輕輕地叩門。逃先叫了一聲「請進

「你到這時候還不睡覺嗎？」逃先問。

「我有一件要緊事報告你。」文清說。

「是什麼事？」

「南洋大姊打算退出喫風團，明天她要留下來，不跟我們一塊兒走。」

「這又奇了。她一個人留在這裏幹什麼？」

「你不知道，龔炳彥，那個東北的小地主，今天追蹤到這裏，他約南洋大姊出去外面談話。直到剛纔不久南洋大姊回來，進了臥房，她就和我說，她要退出喫風團，跟龔炳彥回去東北。因為龔愛上了她，要她去長發屯擔任農場醫院的救護主任。她確有



「。你 告 報 事 緊 要 件 一 有 我」

點着了迷，向我堅決表示要去東北。」

「這是她私人的事。那麼，只好由她去了。」遜先說。

「不行。你還不知道龔炳彥是個什麼傢伙嗎？」

「他是地主出身，但現在是集體農場管理員。要是玉田愛他，和他結婚又有什麼關係？」

「事情卻不是這麼簡單。老龔這個人看上去是一個陰謀家。長發屯農場的一位工作人員有一次偷偷和我說，要當心着老龔，有些人懷疑老龔替法西斯充當間諜。自從選舉失敗以後，他更不甘心，說不定他會做出一些壞事來。我和他談話時，他會有幾次露出馬脚，他曾經讚揚過南極國，這一定不是偶然的。玉田到底是南洋大姊，忠厚老實，所以容易受他哄騙。我曾經好多次提醒她，要她留神。想不到她已給這姓龔的傢伙迷住了。現在我勸她，她不聽。我想明天你應當行使團長的權力，不許她自由退出喫風團。南洋大姊性格是軟弱的，大家一致主張，我想她會改變原定的計劃。」

遜先和文清商量定了，文清便回房去。第二天早晨起來，在早餐的時候，喫風團全體團員討論少航機出發事宜。以閉報告西北一帶的氣候。文清報告機件已於昨晚先行檢

查過了，一切摒擋就緒，準上午九時在飛機場集合起飛。當時玉田就提出，她要退出喫風團，和龔炳彥一同去東北。這時龔也來了。遯先就站起來說：

「龔炳彥同志和玉田大姊：本來這是你們私人的事。你們應該有自由，但是玉田大姊是喫風團團員之一。喫風團旅行全國的計劃，現在只完成了三分之一。要是團員中途可以自由退出，全部計劃的完成就會受到妨礙。而且我們團裏缺少了一個衛生員，萬一中途團員生病或受傷，如何是好。我們團是採民主集中制的，我以團長的資格，在旅程未完畢以前，禁止任何團員中途退出。希望你兩位原諒。要是我這一個決定有什麼不對，你們各位團員儘可提出批判。」

文清，里長，以閑都表示團長的命令應該服從。龔炳彥想從旁替玉田解辯，覺得衆寡不敵，只好不作聲。最後玉田只好答應了繼續參加喫風團，等全部旅程完畢，再去東北，進農場醫院工作。

上午八時四十五分，喫風團全體團員到了飛機場，場內照例有當地的少年團體代表和各報記者集合送行。龔炳彥也在其中。少航機周圍有二三十個牧童圍繞着，大概是從附近牧場跑來看熱鬧的。快到了上午九點，遯先等向場上送行的握手告別。龔炳彥走近

少航機，驅散圍觀的牧童，讓出一條路，給喫風團團員全體登上飛機。九點正，少航機一〇一號徐徐上升，到了半空，只見龔炳彥還在地上站着，用一條白絲巾，向着玉田揮動，表示惜別之意。

少航機離開蘭州以後，飛到四五千尺以上的高空，天空晴朗無雲。下望整千整萬個山頭，和去了皮的玉蜀黍一般。一羣少年人在機上有說有笑，十分快活。只有玉田一人悶悶不樂。里長就說：

「南洋大姊，不要納悶罷。看來中午以前我們就到了成都了。我的老家，離成都纔十五公里。今晚是我請客，成都的菜餚是天下聞名的。你吃了道地四川菜，就不會再想到東北去。而且，我們少年人在工業都市中生活，到底要比在農場裏更適宜些。就算是機械化的集體農場，生活到底也還是單調的，乏味的。在工業都市裏接觸的方面要廣的多。不是我擺龍門陣，你到了四川，會覺得東北那種生活多無聊。迫擊砲，我的話對不對？」

文清正在前面駕駛，聽了里長的話，就答道：「你這人真不要臉。擺龍門陣也不是這麼擺法的。人家有心事，你偏要趁火打劫。在大姊面前不應如此無禮貌。」

這一席話說的玉田面紅耳赤，把頭低下去，幾乎不敢擡起來。

「糟糕！機上的油箱漏了。」逃先正立在瞭望臺上，突然叫了起來。

大家向下探望時，果然有一種液體從機身滴出，和雨絲一般，落下沒有多遠，便被機旁的風吹散不見了。

「真是怪事。昨晚檢查的時候，油箱是好好兒的。今天爲什麼漏了，一定是中了暗算。」文清說。

「對啦。今天起飛前，一羣牧童在少航機底下鑽進鑽出，我就懷疑有人在那裏搗鬼。」以閑插着說。

「閒話少說。油快漏完了。文清，你趕快降低速度，落到低空，我們不能飛到成都了。我們只好在附近地區降落。……」逃先在嚷着。

大家都慌張起來。以閑立刻發了無線電救命呼號。但是附近沒有飛機場，無法營救。這時文清卻十分鎮靜地說道：

「不要驚慌。這裏是北緯三十三度二十四分八秒，東經一〇一度三十七分十二秒。

這下面是積石山山谷。我們在這大山谷降落罷……。」

里長卻嚷着：「積石山……在這山谷裏不就是巴魯圖嗎？完了！完了！我們自己投到魔鬼窟中來了。」

說時遲，那時快，少航機已降到離地面不過五六百尺，離地愈近，降落的速率愈大，汽油差不全多漏光了。逃先聽到里長提起巴魯圖這地名，似乎十分熟悉，但想不起這是什麼地方。就接着嚷道：

「巴魯圖也罷，魔鬼窟也罷，到了地面再說！……文清……停駛……」
砰的一聲，少航機的前梢已觸到地面了。因為震動的太猛烈，站在瞭望臺上的逃先，頭部和飛機上的鋼板碰着，立即昏暈了過去。

① Borobodor 中爪哇著名的古蹟，印度教佛塔。

② 兩語均阿拉伯文，意為「今天安好」為見面時的問候語。

③ Allah 回教的上帝（唯一的神）。

十五 巴魯圖特區

「無求生以害仁，
有殺身以成仁。」

——論語

當遜先回復了知覺時，他直挺挺地躺在床上。這是一間小屋。大概快近黃昏時分了。從窗子外透入一道薄暗的光線，照射着屋子裏，冷清清的。除了一張小床外，只有一條板凳和床頭的一張小茶几，上面放着一些藥瓶。看上去像是醫院裏的一個病房。他覺得有些頭昏，額上隱隱作痛，伸手去摸時，頭部是用綳帶包紮住



當遜先回復了知覺時，他直挺挺地躺在床上。

了。他纔想起，剛纔他是當飛機降落地面時，頭部猛然地碰撞了一下就昏暈過去的。

房內寂靜無聲，房門外面似乎有一個人影，在來往彳亍着。他想，這一定是飛機落到地面後，他被人們扛到這裏來救治的。但是他的一些同伴呢？文清，里長，南洋大姊，小王，他們哪裏去了？他們也會受了傷罷。……而且這是在什麼地方呢？剛纔似乎聽說，少航一〇一號是向着積石山的山谷落下來。又彷彿記得里長說，這地方是叫巴魯……圖……魔鬼……窟。卻不明白到底是個什麼所在。但想起「魔鬼窟」三字，總不會是個好地方，就不免有些提心吊膽起來。

正在胡思亂想着，從門外走進兩個人來。前面一個是年輕的護士裝束，手裏擎着一盞油燈。後面一個中年男子，繫着一條白圍巾，大概是一位醫生了。兩人到了床前，那護士用油燈照着遜先面部，讓醫生看着。醫生用聽筒在遜先的胸口聽了一會，就向那年輕的護士說：

「給他一點水喝。讓他安靜睡一會。別和他說話。」

遜先打算開口，卻一時打疊不起精神來。醫生說了這兩句，就回轉身子向房外走了。那護士就把油燈放在几上，拿水瓶給他倒水喝。從半明半滅的油燈光下，遜先向那

護士的面部端詳了一會，就驚異地叫起來：

「莊……。」

只說出一個字，那護士連連向他搖手，並且用嘴向他呷了一下。遜先懂得是教他不要講話，他只好不作聲了。他心裏卻想着，一點不會錯，這是莊芝瑛啊。她是和自己同一大隊的少女女航空兵。她會向他提起過，她的父親家在巴魯圖。算是湊巧，也算是幸運，竟在這裏遇見了她。

那護士依舊不作聲，只倒了一杯水送給遜先喝了。喝完水，她就走到房門外，向另一個人咕嚕了一會。遜先聽不出是說什麼。過了幾分鐘，她又折回來，走到遜先床頭，俯下身子，在他耳旁低聲說道：

「你不覺頭昏嗎？再好好休息一會。這裏要當心，不要隨便說話。你要懂得門外有特務在偷聽着。我剛纔打發他去喫飯了。現在我們談談不要緊。等一會兒，那人回來了，就不好再說話。」

遜先以前曾聽人說起過「特務」這個名詞，不大明白是什麼意思，不過總覺得這是一種可怕的人。他就低聲問那護士道：

「芝瑛，那麼，請你快告訴我。這裏是什麼地方？我那些同伴，喫風團團員怎麼樣了？他們都受了傷嗎？」

「這裏是巴魯圖特區，也就是特務國。你們喫風團全體團員全給特務扣留了。受了傷收容在這醫院裏的除你以外，還有一個女航空兵孫文清。別的幾位都沒有受傷，其中有二位被送進大學裏。另有一位是女的，卻住在華僑招待所裏。」

「文清怎麼也受傷了？她的傷勢重嗎？」

「她是在飛機落地面時被撞折斷了左臂骨。真是不幸的很，恐怕她會變成殘廢，你的傷勢卻是十分輕微的。醫生說，只是皮傷，兩天就可以出院的。」

「我可以去看她嗎？」

「不能夠。她是在女病房裏。而且這裏有特務監視。除了醫生護士外，不准外人探視，在醫院內亦不准自由來往。」

「那麼，我出了院以後，也不能去看她嗎？」

「出了院，那是更難了。你一定要被送進華僑招待所裏去。像你這樣倔強的性格，我怕你永遠不能再得到自由了。倒是在這醫院裏，要好的多。」

遜先聽了有些莫名其妙。就追問道：

「招待所應當是招待華僑的。我不犯法，爲什麼會失掉自由？」

莊芝瑛道：「你不知道，華僑招待所不過是個名稱，實在就是集中營。還有叫作『大學』『中學』『小學』的也是集中營。在這裏，凡是從新中國來的，都一律要進集中營。按照你的『思想中毒』的深淺，決定你進大學，中學或小學。至於華僑招待所是專爲華僑而設的集中營。因爲據說，華僑青年一般『中毒』最深，所以要受『特別招待』。大凡少年人進大學或受『特別招待』之後，是很少出來的了。」

「什麼叫作思想中毒？『特別招待』又是怎樣的？」

「凡是沾染了一切新中國思想的，都是叫作思想中毒。例如你主張民主，主張言論自由，主張男女平等，主張老百姓不應當嚼草根樹皮，主張文藝要反映現實，諸如此類，都可以說是中了思想毒。『特別招待』就是爲了要把思想毒肅清。『肅清』的方法有種種，比方……」

說到這裏，聽得房外脚步聲響。芝瑛便放低了聲音說：

「有人來了，不能再說下去。明天再找機會和你談。」

接着就提高了聲音道：

「醫生吩咐的，不要作聲，靜靜地睡一個晚上，頭痛就會好了。」

這時候，門外面已有人影。芝瑛向遜先作了一個手勢，就揚長走出房門去了。

過了一會兒，醫院裏的工役送了一碗薄粥湯來。遜先不覺得飢餓，不想喫，只是獨自兒呆呆地想着。心想從前似乎聽人說過的，中國有些落後地區，還行着法西斯獨裁制度，把所有的少年人都禁閉在集中營裏。又記得葉元龍說過，老中國中本來已有新中國，新中國中也有老中國。他又說，老中國是老年人的中國，寡頭的中國，玄學的中國；而新中國是少年的中國，大眾的中國，科學的中國……遜先暗暗想着，他從前只看到新中國，只注意到新中國，現在無意中竟進到老中國了。這可怕的老中國，殘害少年人的老中國，怪不得里長說這裏是魔鬼窟……

但是，已經落入了魔鬼窟，有什麼辦法呢？而且……還有玉田，還有里長，還有以閑，還有折斷了臂的文清……

遜先越想越焦灼，越想越難過。他幾乎要放聲大哭。頭痛倒反而不覺得了，只是翻來覆去，睡不着覺。一直到快天明的時候，纔合了一會眼。

早晨，芝瑛又帶了醫生來替逸先換藥，只是不好對逸先說什麼話。直等到黃昏，那門口的特務又去喫飯了，芝瑛纔又偷偷地走進病房。見了面，就從懷中掏出了一張字條，遞給逸先。他接過來看時，是用鉛筆寫的，字跡歪歪斜斜地不過數行。上面寫道：

一〇一：我打聽到了，我們的飛機沒有十分損壞，只是沒有汽油。我們一定要想法逃跑，你進招待所時，告訴大姊，我要她來這裏看護。這裏的院長也是華僑，恰巧是她哥哥的朋友，他已答應我要把她調過來當護士。我的傷勢並不重，你放心。倒是你自己要當心，相機行事罷。

迫。

逸先看了署名「迫」字，知道是文清寫的字條。忙問芝瑛，文清的傷勢怎樣，不會變成殘廢嗎？

芝瑛低聲道：「還不大要緊。今晨醫生說，臂骨可以接好，只是要在醫院住的很久，而且要有一個護士專門看護她。因此她就向醫生要求，把那位在華僑招待所裏的林小姐調過來擔任看護。聽說院長已接受這要求了。這院長倒是個好人。他是國際紅十字會派來的，很肯幫別人的忙。……你要寫一個回條給文清不要？我等一會還要去看她。」

「要的。」逸先就向芝瑛要了一枝鉛筆和一張紙片，在床邊側下身子，寫着：

迫：一切當照你信中的辦法進行。請你注意，我們應當把小王和龍門陣一起營救。至於我，我倒不怕。我自有辦法的。

一〇一。

芝瑛把這回條揣在懷中，就說道：

「沒有時間了，我現在就去。今晚十一點以後，燈火熄滅了，我再來這裏，和你長談罷。」

快到了夜半，莊芝瑛纔躡着腳進到逸先的病房裏。逸先在黑暗中伸出手來，握着芝瑛的手，低聲地說：

「芝瑛妹妹，你不會太累嗎？這樣深夜來這裏，我心裏非常不安。」

芝瑛道：「不要說這些不相干的話。要是你永遠住在這裏，倒好了。剛纔我聽得醫生說，你的額部的傷已經完全治好了。明天，他們就要把你送進……招待所，那個可怕的招待所。我們要談談，就只有今晚這個機會了。」

說話的聲音，有一點帶着嗚咽的樣子。有好一會兒，兩人都作聲。逸先覺得有一

滴水落到臂上，知道芝瑛在哭了。他只好想出一些話來安慰她。他說：

「好妹妹，不要替我難過。不要緊的。我不怕會有什麼意外。我的父親，從前被日本憲兵拘禁吊打，足足有三個星期，打的遍身沒有一塊好肉。但是我的父親沒有屈服，連日本法西斯都不得不感動敬嘆，後來終於把我父親釋放了。我還是少年人，身體和精神都應當比父親強壯，難道我會屈服嗎？招待所總也不會比日本憲兵部更兇暴，我怕它什麼？」

芝瑛道：「你進去以後會知道，這裏邊的人實在比法西斯更缺少人性。他們那種私刑，也比日本憲兵部所用的還要來的殘酷。所以我着實替你忧心。……但是，逃先，事情還不至於完全絕望。我在這裏的地位還好。我一定要想法把你和你的幾個同伴營救出去。就是招待所裏，我也有辦法，教他們對你不敢太兇。……不過，事情要十分秘密，十分機警纔好。你要知道，他們是佈置好了天羅地網的。」

「芝瑛妹妹，我明白了。我不知要怎樣感謝你纔好。實在說起來，我真不應該，我還沒有問過你自己的事。你能告訴我一點嗎？記得你對我說過的，你爲了逃婚纔去杭州進少年航空隊，後來卻被你父親強迫送回家去。是不是？」

「是的。當時你怪我意志不堅決，不應當跟父親回來。現在我後悔沒有聽從你的意見。回到家裏以後，父親依然強迫我和那官僚的兒子結婚。那官僚是這裏握大權的顯要。他的兒子是在盎泰克諦克國留學過的，現在升任了特務長，所有集中營都是由他管的。父子倆都是殺人不眨眼的傢伙。你想我能和這兇徒結婚嗎？當然不能。但是我的父親怕權勢，我一個弱女子，又有什麼法子反抗。我只好接受，表面上裝作愛他，卻要求先訂了婚，讓我在醫院裏學習護士，一年後再行結婚。我用了一番工夫，我那名義上的未婚夫，那特務長居然答應了。我算是得到了一年的緩刑，現在已過去了九個月，再三個月我就得活受罪，除非我在這時期能逃出這魔窟。」

「芝瑛，你放心，我們一同逃出這虎口。你要和文清取得聯絡，我相信她會有辦法的。」

「我剛纔已經和文清姊商過量了。她打算駕駛了飛機和大家一同逃走，但是就心沒有汽油。我告訴她，這倒有辦法，在這裏可以買黑市的。不過一切要等到她的臂骨接好了纔能行事。逃先哥，你別忘記，要通知玉田姊，請求調到這邊醫院裏充護士。你在招待所裏，要是有人問起我，只當我是你的表妹。他們都知道我是特務長少正寅的未婚

妻，對你就不會過分兇惡了。但你也得凡事遷就些，一切忍耐着，爲的是脫離虎口最要緊。」

這時聽得遠處打更的聲音。芝瑛就接着說：

「已經是四更了。我怕出了岔子，應當回宿舍裏去了。逃先哥，一切得當心。」

「謝謝你，你自己尤其要珍重。再見了，芝瑛妹。」逃先就在黑暗中和芝瑛分了手。

第二天午後，逃先被兩個特務帶到了華僑招待所。這招待所是在市內的僻靜區域。從外面瞭望，像是北方大戶所住的院子。前面一片草地，栽着花木，倒是十分幽靜整潔。進了大門是應接室。那邊的佈置，和平常公共機關相差不多。逃先心裏想，芝瑛說的或者有些過分誇大罷。這裏並不像一座監牢，更不像一個集中營。

首先，兩個解送的特務，把逃先帶領到登記室。那邊就有辦事員，問明了姓名，籍貫，年歲，職業各項，逐一在登記冊上填寫，又給逃先拍了一個照像。隨後就帶了逃先到所長室。那所長姓畢，年紀不過三十多歲，並沒有向逃先問話，只是把登記冊翻閱了一下，就向那辦事員吩咐道：「送到二十九號」。看上去，這位畢所長態度還算溫和，因此逃先更加放心了些。但是當那辦事員把逃先帶到應接室後面時，卻是一片荒涼

的廣場，四面用鐵絲網圍住，只在中間留着容一個人出入的小路。走過了廣場，是一排數十間的小屋。其中一間在門上標明了29這個數目字。逃先就被帶到裏面。是一間狹小的空屋子，地上舖了乾草。逃先就在乾草上面坐下。快到傍晚時分，纔從外面走進了一個瘦削青年，樣子十分憔悴。逃先和他招呼了之後，知道他也是「受招待」的，他是從印度歸國的華僑，進了這招待所已有兩年多了。那青年問明了逃先的來歷之後，就說：

「兄弟，你的來頭不小罷。照着一向的例規，第一天進招待所，一定得住特別間裏，在那邊，你得受盡各種的酷刑，如坐老虎凳，灌水之類。有的在特別間受一兩星期的拷打，有的甚至永遠不再見出來。現在你沒有受苦，就被送進了普通間。你真運氣，你一定是有大來頭的。」

逃先道：「我全不知道這裏的規矩。要請多多幫忙指教。我要請問，他們把我送來這裏到底要做甚麼？」

那位印度華僑道：「要你的靈魂，不然，就要你的生命。」

「我不明白，靈魂怎樣要法？」

「你的靈魂是脆弱的，他們用硬工夫；你的靈魂是堅強的，他們就用軟工夫。軟工

夫實在比硬工夫更毒辣，更難受。」

「甚麼叫軟工夫？」

「那就是進學校。要是你沒有甚麼頭腦，或者你的思想十分糊塗，你就要進小學。假如你的思想比較清楚，你就得進中學。假如你是有民主思想，民主頭腦的，那就非進大學不可了。在小學中學，還不過用些麻醉工夫。在大學裏就得經過一種特殊的原子彈教育，使你的頭腦僵硬化。在平常的人是受不了的。」

「你說的小學，中學，大學，是指集中營罷。」

「是的。在巴魯圖有各級的集中營，名作小學，中學，大學。但在這裏，華僑招待所內，也有小學，中學，大學的班次，是專為華僑而設的，我就是在小學班裏。」

「這班次是怎樣決定的。我想，我也進小學好了，可以和你做同班同學。」

「這要經過入學考試纔能決定。明天你就得受入學考試了。你要是不願受大學，中學教育，你去應入學考試時，就得有準備。」

「準備什麼？」

「你應當記住，在考試的時候，要裝作十二分糊塗。比方我那一次應入學考試。口

試有一個題目，是問太陽是從東邊出來的，還是西邊出來的，我的回答說：「我贊成太陽從西邊出來。」筆試的題目是「墨子兼愛論」。我就胡亂寫了一篇，大意是說，墨索里尼曾經來過中國，在中國討了九個姨太太，還有無數個女朋友。考試官對我的考卷非常讚揚，因此我就被送進小學裏了。」

「太陽從西邊出來，把墨子當作法西斯領袖，這不是說夢話嗎？」

「夢話！千萬別提起！你難道不知道在巴魯圖，做夢是違禁犯法的？『夢』字是一種忌諱，在這裏是沒有人敢提到的。」

「這纔奇事奇聞了。做夢爲什麼要禁止？而且怎麼可以禁止呢？」

「常言道：『日有所思，夜有所夢』。所以有夢，就因爲有思想。在這國度裏，有思想是反正統的，是犯法的。」

「但是一個人做夢，別人怎麼會知道？」

「假如你做夢，能瞞過特務的耳目，自然沒有什麼要緊。可是要祕密做夢，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個富於夢想的人往往無意中洩漏夢中的祕密，時常有些人因爲夜間睡眠中說夢話，被特務聽到了去報告，就被送進了監牢。記得聽人說過，有一個青年寫信

給愛人，裏面有「我每晚在夢中見着你」這一句話。這封信在郵局裏被檢查員查出來了。那青年就被判決處徒刑十二年。」

遜先連連搖着頭說：「想不到世間竟有這樣的國度，人民連做夢的自由都剝奪了。」那位印度華僑卻十分鎮靜地說：「自由是有的。這裏執政的黨是自由黨，巴魯圖憲法採取絕對的自由主義。凡是政府官員或自由黨員可以自由殺人，自由捕人，自由徵稅，自由納妾。只有一般人民沒有自由，因為憲法規定，人民應當把全部自由權利貢獻給領袖，政府和執政的黨。……」

遜先打斷他的話道：「照你這樣說，這裏另有憲法，另有政府，另有黨，難道這裏不是中華民國的領土嗎？」

「這裏是老中國。這老中國是新中國的一個特別區。當新中國民主建國開始的時候，有極少數頑固分子，反對民主政治，要求在西北建立一個特別區，繼續保持獨裁政治，實行自由黨的一黨專政。巴魯圖這地方本來是全國最落後地區，人口稀少，交通不便。所以新中國當局爲了息事寧人起見，接受了這一要求，讓這些頑固分子，集中在這巴魯圖特別區內，建立自治政府，和新中國隔離開……」

鏞……鏞……鏞……。

「開飯了，我們上飯廳去罷。在外面說話要當心。」那華僑青年接着說。兩人就出了門，在那鐵絲網邊上等着排隊，進了飯廳。飯菜是簡單到再簡單也沒有了。每人一個黑饅頭，一小碗菜湯。喫完飯，出飯廳時，逃先纔從人叢中找到了玉田，就靠近她身旁說：

「你好嗎？文清住在醫院裏，要你去看護。你快向所長請求調到醫院去。」

玉田低聲說：「我知道，所長已經准許，我明天就去那邊。」

逃先想再說幾句話時，後面的人擠上來，把他和玉田擠開在兩旁分散了。他只好回到二十九號房裏。

一宿無話。第二天大清早吹號起床。全體「學員」集中在鐵絲網內草場上，舉行了一個鐘頭早操。逃先原是在少年航空隊受了軍事訓練的，倒不覺得辛苦。早操以後，逃先被叫進畢所長的辦公室，舉行入學考試。第一步是舉行筆試，試題是「國家至上論」。逃先牢記着昨晚那個印度華僑所囑咐的話，要裝作頭腦十分糊塗。他想起，在十歲左右，父親教他讀古文觀止和東萊博議，曾經學會了一些濫調文章。因此就用濫調文言

文，寫了三百字繳卷。開頭是說：

國者國也，家者家也，國卽是家，家卽是國。國與家不可分。古代聖王以天下爲家。位莫尊於聖王，家莫大於天下，故曰國家至上也……

筆試完畢以後，就舉行口試。畢所長向遜先詳細問明了籍貫，出身，履歷，及家庭情況等等，隨後提出了一些問題，要遜先當面答覆。

劈頭第一個問題是：你相信什麼主義，三民主義還是一民主義？

遜先心裏想，哪裏聽到有什麼一民主義。就隨口答道：當然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那畢所長聽了臉色不大好，卻仍舊接着問道：

「世界上哪一個國家最民主？」

「南極國。」遜先猛然記起以前聽到過的南極遊客的話。

「什麼叫四大自由？」

「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做官自由，殺人自由。」遜先實在忘掉了羅斯福所謂「四大自由」，心想，應當糊塗些，隨便亂湊上幾個「自由」。

畢所長臉上似乎轉變的溫和些。接着道：

「誰是我們的最高領袖？大可汗，大總統，大獨裁者。」

「大總統。」遯先不假思索地回答。

「誰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民族英雄：岳飛，成吉思汗，劉豫？」

「岳飛。」

這時候畢所長的面色突然發青。厲聲說：

「你們華僑，全是混蛋，你們忘記了祖國文化！你要知道，岳飛是違抗中央，破壞綱紀的奸匪。怎能算作民族英雄？我們的最高領袖大可汗指示我們，中國最大的民族英雄？是成吉思汗。因為他是第一個反共的先鋒，他曾經征服了莫斯科。」

「那時候，莫斯科還沒有共產黨，反什麼『共』？」遯先有些不服氣，就憑着感情頂上了一句。

那畢所長從椅子上站起來，拿起一條長鞭子，向桌面猛擊了一下，大發雷霆地說道：

「你的思想受毒太深了。成吉思汗打敗了共產黨的老祖宗，還不是有功於國家民族嗎？……」



「。長所畢，子鞭的你下放」

畢所長第二次舉起鞭子，看上去要針對逸先猛力撲來。正在這時候，逸先忽聽得後面有一種尖銳的女人聲音：

「放下你的鞭子，畢所長。」

逸先回頭看時，進門來的不是別的，正是那在醫院裏給他擔任看護的莊芝瑛。他想，運氣真好，救星到了，不然，就得立即喫一頓鞭子。再朝畢所長看時，他面上已堆上一副笑容，向着芝瑛說：

「早安，莊大小姐。有什麼貴幹

嗎？」

「院長教我送一封公文來，要調

這裏一個女學員去當護士。」芝瑛說着，遞給畢所長一封公文。

「這事情，昨天你們院長已來電話接洽好了，現在就請你帶那個林玉田去。」畢所長回答。

「謝謝畢所長。院長還教我帶一包藥粉給我這表哥陳遜先，他是昨天出院的，頭部內傷沒有完全治好。又加他是華僑，生長在海外，不懂事，請你幫襯幫襯。」

芝瑛說着，就遞過一個小紙包給遜先，向着他說：

「晚間，睡眠前，用開水一次吞服。」

遜先接過來，揣在衣袋裏。這時畢所長便說：

「莊大小姐，你的表哥此刻已通過入學考試。他的頭腦有些紛亂，但是不要緊，我現在把他編入小學部。」說着，就轉向遜先吩咐道：

「你去房間裏整理你的行李，我叫人把你送到小學部。」

遜先心想，我的第一難關通過了，就向畢所長鞠了一躬。離開所長辦公室，到二十九號房。那印度華僑已不在那裏。一進門，看見四面無人，就打開剛纔芝瑛所給的小紙包。看時，哪裏是什麼藥粉？原來是一張小字條兒，是文清的筆跡，潦草地寫着：

一〇一：龍門陣和小王那邊已取得聯絡。一切都已計劃好，等待時機，一同脫離虎口。我所惱恨的是我的臂骨一時還不能復原。幸喜院長是我們的人。請你記住 S. O. S. 這個名，他會送消息給你。

迫。

逃先看完了，就把那小紙條撕得粉碎，當作藥粉般地立即吞進肚子裏，面上現出了微笑。

十六 脫離虎口

「你們（青年）所多的是生力。遇見森林，可以闢成平地的；遇見曠野，可以栽種樹木的；遇見沙漠，可以開掘井泉的。」

——魯迅

時光過的很快，忽忽已是中秋了。陳述先在特務國中受着「招待」，快到了兩個月。虧了莊芝瑛裏裏外外託人照料，總算沒有受到毒刑拷打。只是每天要操軍事操，要擔任勞動服務。此外每天兩小時的精神訓練課，這是述先所感覺到最難忍受的。每次上精神訓練課，教官一提到大可汗或自由黨這類名稱，全場要起立行敬禮。至於所講授的無非是「一民主義」「四大自由」之類，千篇一律，和和尚念經一般。學員都只好勉強聚精匯神地聽課，有時候對教官提出的問題回答得不適當，或者打瞌睡，就會被罰吃皮鞭子或者進黑牢。述先雖是個航空兵，對於哲學和社會科學理論，有了相當的學習認識，每次上精神訓練課，聽了那一套荒唐而又乾燥的論調，心中覺得又好氣，又好笑。

依他的性情，他應當立即站起來和那教官擡槓子。可是一想到芝瑛，一想到文清，他覺得還是脫離虎口最要緊。要是現在不小心，鬧出事來，他就會被「解決」或者永遠坐黑牢，這不但害了自己，而且芝瑛，文清等人都要一同受累。因此，一轉念間，他就把滿腔的怒火鎮壓下去。久而久之，他養成一種十分強大的忍耐性。連那教官，也以爲陳述先是一個可以造就的華僑青年，他是連一點反抗的表示都沒有的。這樣，兩個月的光陰也就平安無事地渡過了。

在這其間，述先和文清曾經暗中通過幾次消息。述先知道文清在積極準備着逃脫，她的臂膀已經差不多全復原了。而且她還曾經在黑夜裏偷偷地出去檢查了一〇一號少航機。那飛機依然完好，油箱雖然漏了，她很快地把它修補好。現在是只等待找一個機會一起脫走。

但是要脫走，當然要帶了喫風團全體團員一齊走，而且芝瑛也是非一齊帶走不可的。一共六個人，要一齊逃走是不容易的。要是走漏了風聲，給特務追蹤到，那就會白白害了六條性命。述先知道在巴魯圖特區內，到處是特務密佈的。文清，芝瑛她們不知道要怎樣佈置纔能逃過這天羅地網。述先想着這個難問題，心中十分焦憂。

陰曆八月十五晚，快到夜半，遜先躺在堆着一些乾草的光地板上，輾轉不能入睡。

銀灰色的月光從窗子外照射進來，照着同房間的幾個「學員」的臉，他們都已呼呼睡熟了。遜先心想此刻家家戶戶在欣賞這團圓佳節，只有在特務營裏卻沒有分兒。越想他越睡不着。這時只聽得窗口有人輕輕扣着，遜先忙起身向窗口看時，原來是那個特務，名叫S. O. S.的，立在窗子外面。這人雖然是華僑招待所的特務，卻是專替文清和遜先兩人傳達消息的。那S. O. S.並沒有開口，只從窗口遞進一個小紙包給遜先，就走開了。遜先接在手中，打開紙包看時，原來是一個月餅，另外是一張小紙條。在月光下，遜先辨認出是文清的筆跡。上面寫道：

「這是送給團長的中秋禮物，但是千萬別忘記，不可貪嘴，要等明晨軍操前十分鐘纔吞下去。」

遜先把那紙條撕爛了，卻把月餅塞在懷中。心想這又是一個甚麼玩意兒，或者是文清故意玩的把戲吧。

清早，聽到軍號起床，遜先略略梳洗一回，就拿出昨晚那隻月餅，咬開，原來是豆沙白糖餡的，就用了一口冷水，吞下肚，就又聽軍號響了。跑到操場上，排好隊伍，就

覺得肚子裏暖烘烘的，像醉了酒那樣。那軍事教官開始點數。「一……二……三……四……」逃先覺到全身從地面上浮起，像在空中張開降落傘那樣，慢慢地又落到地面。眼前一陣昏花，耳根聽得外邊的聲音慢慢地低下去，低下去……

離開這世界漸漸遠了，遠了，更遠了。

逃先心頭略有一點感覺：「我快要死了吧！這樣的死倒也並不可……怕。」最後連一點輕微的感覺都消失了。……

萬籟俱寂……萬念俱灰。

……

慢慢地又聽得遙遠處極其微弱的聲音，聲音漸漸近，漸漸響朗起來……

「逃先，你醒來了把。」一個十分熟悉的聲音。

睜開眼睛，原來是文清在身旁。還有是護士裝束的林玉田和莊芝瑛。

逃先是在一間療病房的手術臺上。

他像是從夢中醒來，立刻坐起身子，問文清道：

「我不是死了嗎？怎麼會在這裏再見到你們？」

「你是進了另一世界了。放心。這裏是天堂，不是地獄。」文清說。芝瑛和玉田都笑了。

「真怪了。我剛纔上軍操，就倒下去。……你們爲甚麼開我的玩笑？」

「不是開玩笑。我們院長發明的新藥實在靈驗。你忘記了剛纔喫的月餅嗎？」芝瑛說。

「我剛纔十分着急，就心你真會死掉，逃先。」南洋大姊也插嘴說。

「算了。討論工作要緊。我們現在就開會，還是請你，團長，當主席。」文清向着逃先說。

「開什麼會？我做主席都不知道？」逃先回答。

「就是討論用什麼方法脫離虎口。」玉田說。

「但是，我首先要請你們報告，我怎麼會死，死了爲什麼又活過來？」

「就由芝瑛姊報告罷。」文清玉田回答。

芝瑛道：「我首先要報告各位，這幾天來，時局似乎在醞釀着大變化。從上星期起，我的父親和特務頭子少正寅，還有自由黨的一等要人們，整日整夜在舉行祕密會議。我的父親每天要到天明纔回家睡覺，據我的父親在家中透露出來的消息，彷彿戰爭……」

戰爭快要爆發了。」

「戰爭，是什麼戰爭？」逸先十分性急地追問。

「我可不知道。不過，巴魯圖特區雖然僻處西北高原地帶，它和華盛頓，倫敦，柏林，南極國，無線電交通密切聯絡着，這幾天管理無線電和國際情報人員似乎特別忙碌，看來國際局勢已經緊張到萬分了，這裏的報紙不是一連幾天，都在鼓吹着『聖戰』嗎？」

「聖戰！是內戰呢，還是國際戰爭？」逸先追問着。

「是內戰，也是國際戰爭。據他們的宣傳，聖戰就是爲了樹立全世界的正統而進行的戰爭，凡是一切主張民主反對『正統』的，不管是中國人或外國人，全是聖戰的對象，所以聖戰是不分國內和國外的。」

逸先道：「那麼，戰爭要是爆發了，對我們會有什麼影響？」

芝瑛道：「我害怕着……我害怕要有十分兇險的事情發生。因爲我已聽到他們在計議着，如果戰爭爆發，首先要把正統思想的敵人一起『解決』。昨天，少正寅命令所有特務營要在三天內一律挖掘好一個大土坑，每個土坑要能容納一千人……」

逃先道：「是作爲防空用的嗎？」

「不。是作爲活埋用的，你不知道嗎？這是秦始皇用過的老法子。」

逃先聽了，心頭愈加焦灼起來，說：「那怎麼辦？我們趕快想法脫離虎口罷，不然，就一切都完了。」

文清道：「你且耐性些，她還有關於她私人的事要報告你哩。」

芝瑛有一點不好意思的樣子，停了一會就說：

「真是糟糕。因爲時局緊張，少正寅那個傢伙要逼着我立刻和他結婚。」

逃先道：「你答應他沒有？」

「本來我答應他一年的期限，現在已不到一個月了。我自自然難以再拒絕他。前天晚上，他來我家裏，要求我在三天內舉行婚禮，我只好推說婚禮的服飾來不及準備，要求再延一些日子，最後他答應了延至一個星期之內。他說，在一星期後，他怕要離開巴魯圖，擔當重要的任務。但是，逃先，你是知道我是萬不能和他結婚的。不過，最近少正寅有點懷疑我，時常派特務跟蹤我。我因此不敢去華僑招待所。現在要是不答應和他結婚，我們整個的計劃都會敗露，這不是玩的。所以爲了一切，我們得商量一個辦法，趕

快脫離虎口。我和文清，玉田姊商量了非和你見一次面商量不可。因此我向院長要了一分新發明的麻醉藥，裝入月餅餡裏送給你。這麻醉新藥服後十五分鐘就會昏暈過去，在二十四小時內可以用藥催醒，而且於身體無礙。現在試驗效力果然不錯。當你在操場昏暈過去之後，他們就把你扛到這裏來醫治。我們打算好把你催醒，就在這手術房裏開秘密會議。」

逸先道：「院長和醫生不會發覺我們是在玩把戲嗎？」

芝瑛道：「院長是我們的人，這裏是手術房，特務不能隨意闖進來，這倒不用就心。」

逸先道：「但是我們還是要十二分當心，不要走漏風聲。這不是開玩笑的。芝瑛，你在門口守住，當心人進來。我們現在就開會。」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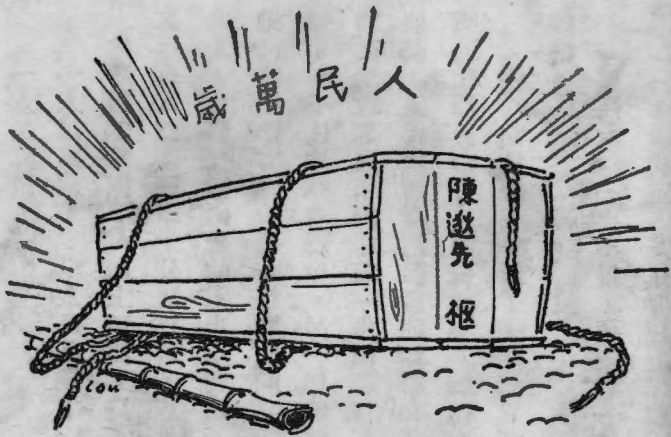
手術間會議完畢以後，事情就按照預定的程序發生了。第二天早晨，里長和以閑被特務營主任叫去，當面吩咐着：

「你們喫風團的團長死了，今天早晨八點鐘要埋葬，剛纔醫院來電話，要你們兩人

去送葬。我特別准許你們兩點鐘的假期。此刻就去，十點回來上精神訓練課。」

里長和以閑聽到這消息，並不怎樣驚疑。原來昨晚芝瑛通過S. O. S. 預先給他們秘密通知。他們知道今天早晨會有事情發生。只是逃先的死訊是真是假卻無從判斷，因此心中十分懷疑着。這時候那主任已派了兩個特務，各帶着手鎗，把他們兩人押着，送到醫院裏來。

在醫院門口說明了來意，就有管事人把他們帶到停屍的太平間裏。只見太平間門口，放着一輛紅十字車，上面載着一具薄板釘成的棺材。文清和玉田穿着護士衣服，正在車上等着。里長和以閑有特務監視着，不敢出聲，心中思忖着：「莫不是逃先真的死了」。想着不覺一陣酸心，淚涔涔下。當時那特務催着兩人上車，一個特務坐上了司機的座位，另一個在車中監視着那一口棺材和一羣少年人。車立即開動了。出了醫院，駛向市郊，大約有四十分鐘的時間，已到郊外的市民公墓。車停下來，里長和以閑向四週瞭望，原來就是少航機被迫降落的那個荒郊。以閑眼睛來的快，已看見兩個月前他們所搭乘的那架飛機依然停在田野中間，離開公墓纔不過百餘步遠哩。



從棺材中間喊出一個聲音。

一個掘好的土坑旁邊。文清喝一聲：「停」。大家把棺材安放在泥土上。文清又道：

「各位兄弟們！大家排好隊伍，向我們的陳團長行最後的敬禮！」

里長立在玉田身旁，看見南洋大姊正嘆嗚地要笑出聲，立即用手掩着面，裝作哭泣的模樣。四個少年男女當即立成一排，玉田和里長居中，文清立在玉田右邊，以閑立在里長左邊。兩個特務分別站在文清以閑的身旁。大家面對着棺材，肅靜無聲。正打算行鞠躬禮時，忽聽玉田叫了一聲：

「梅爾特卡！」

這是預約的口號，接着從棺材中間喊出一個聲音：

「人民萬歲！」

「人民萬歲！……人民萬歲！」這五六個少年人同時喊着口號。這時候，那棺材面上的薄板忽然從下面向上頂開。屍首突然從棺材中間坐起身子，兩個特務最初聽到棺材裏面有人聲，已經十分駭異着，看見屍身坐起，以爲是殭屍復活，嚇的魂不附體。正待逃走，兩脚已嚇的發軟，走不動路。說時遲，那時快，文清大喝一聲：「不許動手」。她已經把他右邊一個特務腰間的手鎗搶在手裏，對準着那特務的胸膛。那特務只好舉起雙手，不住地喊着饒命。另一個特務正想逃走，卻被以閑抱住身子，里長過來也把他腰間的手鎗奪過來對準着。兩個特務都動彈不得。這時候逃先已經從棺材裏爬出來，走到前面。玉田取出身邊帶着的綑帶和繩索把兩個特務的手腳綁住，再用棉花塞住了他們的嘴。文清發命令，四個少年人就把兩個特務推進旁邊的土坑裏。逃先看了看手錶，說：

「八點只缺五分鐘了。你們立刻上飛機，不要再耽擱。芝瑛還沒來，我留在這裏等候她。」

里長說：「要不得，要走就一塊兒走。怎麼可以把你丟下來呢？」

「本來約定，芝瑛要在七點四十五分到來的。現在還不來，一定是臨時發生了障

礙。我一定要在這裏等她。再等五分鐘，要是她還沒有來，你們就得駕着飛機動身，過了八點不離開這裏是會發生危險的。你們就誤不得。至於我，我相信會有辦法脫身的。」說畢，他向文清要了那支從特務身上搶來的手鎗，對準在土坑裏那兩個特務，不許他們動彈。

文清，玉田，里長，以閑因遯先態度十分堅決，不好強拉他，只好拋下了遯先，大家跑到停機的地方。這少航機在一星期前已經由文清祕密修理好了。大家上了飛機以後，不一會兒，遯先已聽得發動機轉動的巨響。這時候已是七點五十八分了，芝瑛還沒有來。……

五十九分，八點，八點零一分……

這塊荒地是市民公墓，荒涼異常，平常日子是沒有一個人影的。但在附近一帶卻有警察的崗位。這時聽得遠處警笛狂吹着，大概飛機的發動機的聲音，已被警察發覺，快要趕到停機的地方來了。要是警察到來，全部的計劃就會失敗。當下，遯先就舉手向那少航機揮動，意思是教他們立刻昇空，不要再就攔了。果然，那飛機開始離地，冉冉上升。少航機本來有特別裝置，不需要跑道，可以直昇天空。不一會兒，飛機已到半空

中，離開遜先頭頂，不過十餘丈高。機上一羣少年朋友，站立在駕駛臺上，俯首向着遜先打招呼。天空和地上一齊喊了一聲：

「人民萬歲！」

「遜先，你爲什麼還不走？」聽得這聲音，遜先回過頭看時，一輛綠色小汽車已駛到墓場前面，莊芝瑛正在汽車內嚷着。

汽車停下來，遜先就到車旁拉着芝瑛的手說道：

「你來的太遲了，我在等你呢。你看，他們已去了。現在我們得趕快另想辦法，脫離虎口。」

芝瑛道：「你進來車裏坐罷。是少正寅那傢伙把我纏住了，所以就擱了有半點鐘。」遜先坐到車上的時候，就用手指着前面司機，向芝瑛示意。芝瑛低聲道：

「不要緊，他是反特務，是我們的人。」

遜先聽了纔放心。就道：

「那麼，我們要怎麼辦？」

「三十六着，走爲上着。我已準備好萬一不能上飛機，就從陸路走。」

「就坐了這輛車走嗎？」

「是的！」芝瑛吩咐那司機向市外通成都的大道駛去。「我們可以從公路去成都。這裏只有一條路通到新中國。平常人是容易通過關卡的。但我們這輛綠色小汽車卻是一種保障。這是特務頭子的乘車，沿途不會有什麼留難。」

芝瑛一邊說，一邊向道旁站崗的警察叫着：

「那邊，那邊捉政治犯！」

在巴魯圖特區內，特務全是警察，警察全是特務。他們都認識這位特務長的未婚妻，自然不敢上前盤問。這樣，那車就風馳電捲般駛出了市郊。不久就走上由巴魯圖到成都的大道了。

雖然是汽車大道，卻是築在海拔五六千公尺以上的高山上的。沿途盡是一些險坡，汽車只能放低速度行駛。足足駛了十個鐘頭，纔駛到積石山麓的一個比較平坦的谷上，已經快近黃昏時分了。芝瑛在車上帶着糧食。所經關卡都未遭留難。看看路程快到了巴魯圖邊界的盡頭，只要一出特務國國境，就可以平安抵達成都，兩人正在互相慶幸着。忽聽得前面有人大聲喝着「停車」。那司機道：

「前面是梭宗貢巴，這裏是巴魯圖的邊境。糟糕！要是停下來檢查，會扣留我們的。」

芝瑛說：「很可能少正寅那傢伙打電給邊境的關員，把我們一齊扣留下來。司機同志，請你千萬不要停，我們直衝過去再說。」

車加快了速度，向那邊境的關卡前面駛過。離開邊境已經有二三公里了，忽聽得後面有鎗聲，有一粒子彈從車頂掠過，可是沒有打中。芝瑛道：

「有人在後面追上來了。快駛過去罷。前面一站已是新中國國境，我們快脫離了虎口，再不怕什麼。」

雖然後面的鎗聲逐漸加緊，但因為車駛得快，沒有被擊中。幾分鐘以後，車已到了前面的一個站頭。這是進入新中國境內的第一站。從巴魯圖來的車輛，到了這裏照例要檢查的。芝瑛就叫司機在站前停下來，說：

「謝天謝地，我們已出了巴魯圖這個魔窟，現在重新回到新中國了。」

十七 暴風雨的前夜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孟子

「劈拍，劈拍……轟，轟……」

逃先，芝瑛和那司機剛從汽車上下來，忽然後面的鎗聲連珠砲般響起來，其中也有重機關鎗聲。有幾粒子彈從逃先頭上呼呼地飛過。這一邊汽車站門前也有人回鎗。在暮色昏沉中，這個小車站突然變成了戰場。逃先等三人下意識地蹲倒在地上，總算沒有被鎗彈擊中。過了一分鐘，鎗聲依然連續不絕。車站大門內有幾個人走出來，到外邊汽車站旁，把逃先等三人拖拖拉拉，拉進了屋子裏。進了屋子，那車站的鐵門就關上了。這個小車站是鋼骨士敏土建築的。雖然有機關鎗彈飛入屋子裏，但裏面有衛兵從窗口向外開鎗抵抗。外面進攻的人數似乎也不多，所以一下子沒法把那車站攻破。衛兵把他們三人先帶進地下避彈室暫時躲避。過了一會兒，一個穿着制服的青年走進地下室來。在微

明的燈光下，向大家打了一個招呼。只聽得那青年問道：

「有一位陳述先在這裏嗎？」

述先聽得喊他的姓名，覺得十分詫異，心想這人怎麼會知道我的姓名呢？正待答應，瞧着那青年，彷彿是十分面熟的。就答道：

「我就是陳述先，請教尊姓大名。」

「你不認識我嗎？我是李惠民，你的姊夫。」

述先纔想起來，他的姊夫李惠民，在抗戰開始時從南洋回國當機工，在戰地工作，後來接了他姊姊回國住，以後就沒有消息。述先回國之後，到處探聽，得不到下落。想不到竟在這樣偏僻的所在遇見了他。述先十分高興，走前一步，把他姊夫摟抱起來，一邊嚷着：

「阿姊在哪裏？我要見見她。」

「真是不幸。她回國之後幾年，就在貴陽附近，因敵機轟炸，中彈死了。當時南洋正被日本鬼子佔領，沒有方法和你們一家通消息。後來抗戰結束，我繼續擔任交通工作，被派到這裏擔任公路汽車站站長。今天下午，成都總站來了幾次電話，查問有沒有



•來起抱撲夫婦把他

一個叫「陳遜先」的經過這裏。所以當衛兵把你們拖進站裏來時，我就猜想會是你。」

「原來如此。這真算的十分湊巧了。惠民，我現在給你介紹，這是莊芝瑛女士，以前少年航空隊同學，這位是司機同志，都是自家人。……這位是我的姊夫李惠民……可憐我的阿姊命運太不好，想不到……」

「聽罷。這是遠處的飛機聲，我們的救兵來了。」李惠民打斷遜先的話。

遜先道：「這飛機是哪裏來的？」

惠民道：「剛纔成都來電話，說是要派一隊飛機來偵察你們的下落。想來是他們來了，你的朋友應當在這裏邊。對不起，不能陪你們。我要到外面去看看。」

站長離開地下室，那時外邊的鎗聲依然十分緊密。只是天空飛機聲愈迫愈近。過了一會，外面鎗聲忽然停止。惠民又走進地下室來，向大家說道：

「好了。那巴魯圖的追兵已經自動撤退了。他們看見我方派飛機增援，恐怕被殲滅，只好退回邊境，大概要去調了援軍再來進攻罷。」

站長的話沒有說畢，只見一個衛兵走進地下室，向他報告道：

「車站後面草場上，有一個人從飛機上乘降落傘落下來，現在要求見站長說話。」

惠民和那衛兵走出地下室，逸先和芝瑛也跟着他們走到外面，只留着那司機在地下室裏。

原來從飛機上降下來的，不是別人，是少年航空兵王以閑。他和逸先芝瑛見了面，自然十分高興。逸先替以閑惠民兩人相互介紹了。以閑就說：

「我們到了成都，就報告當地少年航空隊，派了一隊飛機，來搜尋你們的下落。現在你們雖然出了虎口，這裏卻不是安全地帶。李站長，你應當趕快準備撤退。」

說着，以閑就掛上帶在身上的無線電話聽筒，和飛機上通電話。隨後接着向大家說：

「飛機不能在這裏停降。他們知道了你們平安出險的消息，現在開回成都去了。你們要知道時局十分緊張。剛纔來進攻的巴魯圖邊境兵隊，不單是爲了追捕你們三人，也是爲了來向新中國故意尋釁。我們從成都出發時，奉到命令向邊境各車站通知，務必於今夜一律撤退到成都。不然，恐怕巴魯圖大可汗會派大隊軍隊向這裏進攻。我們不應當作無代價的犧牲。」

李站長道：「昨天我已接到總站通知，因時局緊張，要準備隨時撤退。我已預備好

車輛。好在這裏是邊境終點，周圍並無居民。站內工作人員和衛兵不過三四十人，在半小時內我們就可以全體出發。」

說畢，惠民就去吩咐站內人員佈置撤退。這邊逖先就向以閑詢問外邊的情形。以閑道：

「自從少航機一〇一號失蹤後，少航隊總部就推測我們是做了巴魯圖特務國的俘虜，但得不到確實的證據。等到今天上午，我們飛到成都時，拍電向總部報告，總部就立即命令派了一隊偵察機，飛入巴魯圖特區，偵察你和莊芝瑛兩人的下落。據總部訓令，大可汗正在找尋事端，向新中國挑釁，你們爲了維持和平，行動要十分當心。所以主張把你們兩人營救出險之後，靠近巴魯圖一帶邊境工作人員應一律撤退，集中成都候命。」

逖先道：「像巴魯圖這麼一個渺小地區，又得不到人民擁護，難道竟敢冒險發動內戰嗎？」

「內戰，發動起來以後，就會立即變成外戰。內戰與外戰本來分不開。到了成都之後，我纔明白，巴魯圖大可汗的特務勢力，和蜘蛛網一般，散佈在全國各地，而且他們

和國際新法西斯組織有密切聯絡。他們纔真是給殺人不眨眼的法西斯充當劊子手的。要不是倚靠外援，大可汗早就無法保持他的獨裁政權了。也就因為依附着外國侵略者，所以他們纔敢向新中國挑釁。」

「這是不錯的。我也從少正寅那裏知道，他們日夜在準備着廝殺，他們把新中國當作勢不兩立的仇敵。」芝瑛好久沒有開口。這時突然插了進去說。

「那麼，我們新中國有的是強大的空軍陸軍，爲什麼不早把這個魔窟掃平？讓它留着害人，不是十分失算嗎？」逸先問着。

「這我可不知道，不過，據一般人分析，新中國對內對外採取和平政策。你知道，現在的戰爭和過去的戰爭都不相同。由於殺人武器的進步，一個地域發生戰爭，立即就會蔓延到全世界，全人類準會在這一戰爭中毀滅掉一大半。新中國雖然擁有強大的國防實力，但爲了避免使全人類遭災殃，除非是侵略者先下手，我們決不爲天下先。」

以閑說到這裏，見那李站長進來，通知大家，說外面車輛已準備好，所有站內的器物都已搬上了車，現在是出發的時候了。

大家走出車站外面看時，是十餘輛大羅厘車①，滿載了汽車，食糧，武器及一切用

具，前面三輛載着衛兵。中間一輛由以閑，遯先，芝瑛和那反特務的司機同志一同乘坐。李站長坐在最後一輛裝甲羅厘車上。車頂有一個播音機，用以發號施令。

命令一下，十餘輛羅厘車就向着去成都的公路上開行了。

離開車站不過五六里遠，就聽得南面有轟轟的礮聲，機關鎗聲和隆隆的載重汽車聲。芝瑛在車上驚叫起來：

「他們調了援軍從後面追來了。看來要向我們反攻。少正寅會帶了大隊軍馬來的。他一定會把我搶回去，我們這邊人少，武器單薄，真不得了！要怎樣纔好。」

說時，已有一枚礮彈從頭上飛過，落在前面的公路上，打成一個大窟窿。前面的三輛車通不過去，已停下來了。後面礮聲愈來愈緊。全部車輛只好都停在路上。李站長從車上下來，通知大家不要驚慌，並叫大家都走下車來，趕忙把前面的公路修好，以便繼續前進。他說：

「敵人不會追到我們。在沒有進到這裏之前，他們會全部被消滅的。」

遯先心裏想，李惠民似乎故意用這話來安定人心。這邊只有三十多個人，幾枝步鎗和手機關鎗，沒有大礮，怎麼抵擋的往後面追來的大軍呢？正在狐疑時，忽聽得後面連

續發生了猛烈的爆炸聲，比打雷的聲音還響。腳底下的地面都震動着。幾秒鐘以後，爆炸的聲音停止。回頭向高坡上望去，剛纔那公路車站一帶正在焚燒着，火光燭天。礮聲，機關鎗聲，載重汽車聲再也聽不到了。這時候，李站長纔當衆宣佈道：

「敵人已經完了。我們車站裏是早有準備的。我們已按上了無線電操縱的巨型地雷。當敵人攻入車站的時候，地雷爆發，不但是車站的建築被炸毀，連後面的公路也被毀壞了。敵人就算沒有全部被消滅，也再休想繼續追擊。」

大家聽了這報告，都鬆了一口氣。芝瑛本來急得要哭出來，這時纔換了一副笑臉，說：

「少正寅那傢伙，我希望他也在那邊，炸死了倒也乾淨。」

前面的公路，雖然中了礮彈，卻只毀了一部分。大家動手，不到半小時，就用泥土填滿了窟窿。隨後大家重行出發，一路都沒有遭遇到什麼障礙。只在沿途的公路站略略停頓。在晨光微熹中，前面看到一個大城市，街燈還沒有熄滅。到處是大工廠的煙突，吐着煤煙。無數的工人似乎都沒有睡覺，直到通宵，還在忙碌着工作。這就是成都，新中國的工業心臟，也就是喫風團兩個月前所要遊覽的地方，現在是到達了目的地了。

到了成都，文清，里長，玉田都還沒睡覺，在少年聯誼社等候消息，和逃先，芝瑛會面之後，大家說不出地快活。南洋大姊拉住芝瑛的手，兩人都流下眼淚。文清跳來跳去，恢復了兩個月前的活潑姿態。里長用四川口音大擺其龍門陣。逃先和以閑倒覺得沒有什麼話可說了。後來文清提議，歡迎芝瑛加入喫風團，大家都贊成，芝瑛自然也同意了。算來，喫風團雖然遭受了兩個月的災難，卻徼倖沒有損失一個團員，反而增加了一個。在這兩個月中間，大家都體驗了法西斯制度下的實際生活，窺探了特務國的許多秘密。事後想起來，確是一場驚人的探險舉動。對於學習上也算有了不少收穫。特別是逃先，一向頗想理解舊中國的一切，現在這種好奇心已得到了滿足。至於里長，他打算把兩個月來的見聞，給「少年日報」寫成一篇連載通信，預料是會轟動全國的少年讀者的。

當一羣少年人還沒有入睡之前，街上報販已在叫賣當天的早報。報上第一條新聞，是報告昨晚在梭宗貢巴發生的戰事。新聞記者認為這是巴魯圖大可汗對新中國的正式挑釁。還說，這一事變是有國際背景的。由於邊境車站守衛人員早有佈置，臨時迅速撤退，巴魯圖特務頭子的挑釁企圖全部失敗，而且遭受重大的損失。因此，和平幸而還沒有被破壞。

除了邊境事變的消息外，報上還登載了一篇關於少航喫風團出險的詳細報導。其中並且登着少航機一〇一號與少航喫風團各團員的照片。一羣少年人從特務國冒險脫出的驚人消息，在當天午前，就傳遍全國了。

逃先，以閑，文清的假期早已滿了。到了成都以後，打電向少航隊本部請求續假，蒙准許續假兩個星期。他們決定在這兩個星期內完畢大西南與大東南各省的旅程。爲了時間太短促，在成都只能作兩天的停留，接着就飛昆明去。成都是新中國中部的最大工業城市。在這裏有新中國最大的鍊鋼廠，飛機工廠，汽車工廠，化學工廠以及各種輕工業品製造廠。這一羣少年人來不及一一去參觀，只能挑幾個最著名的工廠去看了一下。文清向當地的飛機工廠要求，把少航機一〇一號重新檢查，換了一些比較新式的機件，以免在旅途中再發生什麼意外障礙。玉田芝瑛參觀了成都幾家著名的醫院和峨嵋山上的工人療養所。里長整天忙着寫通信稿。逃先還要接見那些絡繹不絕地來訪問的新聞記者。此外，喫風團全體團員出席了成都少年團體的歡迎會，並且到成都近郊里長的家中去遊玩了半天。大家都忙的不得開交。

在成都的最後一天晚間，喫風團團員纔有時間舉行一次檢討會。在檢討會中，大家

分別報告了兩天來參觀所獲得的資料。其中最生動的是玉田和芝瑛兩人報告到峨嵋山上參觀工人療養所時所聽到的一段故事。

故事的大概是這樣的：

多年以前，有兩個生長在上海的孩子，一個叫鍾善富，一個叫周欣，都不過十二三歲年紀，在小學校裏同班，還沒有畢業。兩人的父親恰巧都是楊樹浦機器廠工人，被一二八戰爭的敵人礮火打死了。兩個命運相同的孩子都要報父仇。大家暗下裏商量用什麼方法，纔能夠消滅日本鬼子。鍾善富和周欣都愛看舊小說，像七俠五義之類。相信四川峨嵋山上有劍仙，傳授一種劍術，能飛劍取人首級，並且有呼風喚雨，飛簷走壁等種種法術。當時十九路軍在上海抗日失敗，政府對日本侵略取不抵抗主義。兩個孩子，想到國仇家恨，氣憤不過，就決定去峨嵋山求仙學劍術，學會了回來殺敵。商量定了，有一天，鍾善富和周欣就瞞過了家人，偷偷出去，只留下一封信，說明去四川求仙。當時上海報上曾登載過這個離奇消息。但是日久以後，大家早已忘懷，再得不到關於這兩個孩子的音訊了。

原來鍾善富和周欣離開家門以後，就徒步旅行，溯長江而上。沿途倚靠沿門乞食爲

生，經過了風霜雨雪，飢寒疾病，從不改變求仙的堅決意志。步行了三年，走完了一萬多里的途程，居然走到了峨嵋山。向山上到處探訪，哪裏探的出劍仙的蹤跡？但已經到了山上，衣食無着，兩個孩子只好投奔到一個寺院裏，替寺內和尚挑水做工。有一天那和尚寺的住持，叫了鍾善富和周欣去，說道：

「你們兩個孩子來這裏是爲了求劍仙，練劍術。你們的志趣很高。但是要攀上高的地方，必須從低處着手。你們學劍，必須先學會造劍，要學造劍，必須先學會打鐵。我有一個兄弟，在成都城內開一家打鐵店，正要收幾名學徒。我介紹你們去學打鐵，你們要不要？」

兩個孩子心想，這位老師父的話或者是有來歷的。說不定劍仙就隱居在打鐵店裏，也未可知。當下就十分樂意地答應了。第二天寺內住持就教一個小和尚送他們到成都城內，進打鐵店裏拜了師，充作學徒。打鐵店的工作是十分辛苦的。兩個孩子這時已長大成年，身體還算結實，每天做十點鐘的工，晚上還要進附近的平民補習學校，讀國文數學。三年從師期滿，兩人學會了一手好本領，各種刀劍鐵器，都打的十分精巧適用。當時抗戰開始，沿海各地工廠都遷到大後方，政府在成都開辦了一家大兵工廠，招收熟練

的鐵工，工資比較別處優厚。鍾善富和周欣去應募，都被錄取了。因為兩人天資聰穎，對機械製造，有特別研究興趣，被廠中一位工程師所賞識。那工程師在工餘時間，教他們數學，力學及製圖，不上幾年，兩人成為廠內工作成績最優秀的工人，而且兩人對鍊鋼和製造鎗礮，都有新發明。抗戰結束以後，鍾善富和周欣都進工人大學學習機械科。同時在兵工廠擔任技師。兩人共同發明了十多種新武器，其中最著名的是避彈礮和立體坦克。避彈礮放射出一種煙霧，瀰漫天空，原子彈遇到這煙霧，就失去爆炸的作用。立體坦克能在天空飛翔，在陸地及水面行駛，並且可以潛入水底。

鍾善富和周欣現在還是青年，已成為名聞全世界的發明家了。報紙上提到他們，都稱作「科學雙星」。因為他們兩人自從上海出發到峨眉山求劍仙以後，始終同起同臥，形影不離。一切科學發明品都是由兩人共同研究設計，由兩人共同享受專利權。在生活上，在工作上，兩個人成了一個人，是分不開的。

當玉田，芝瑛去峨眉山工人療養院參觀的時候，科學雙星正在那邊度着兩個月的休假。療養院院長介紹了他們和玉田，芝瑛相見，她們聽到了這兩位青年發明家這一段有趣的故事。當時鍾善富對她們說：

「你們相信不相信劍仙？我告訴你們，劍仙是有的，但並不在峨嵋山上。他的名字叫賽因斯先生。」

當玉田報告完畢後，文清立即站起來說：

「很可惜。南洋大姊，你爲什麼不邀我同去峨嵋山，我很想見一見科學雙星，現在錯過機會了。如果我見到他們，一定可以知道一些避彈破和立體坦克的製造祕密。」

里長道：「這是不可能的。現在到處有着法西斯特務，他們會把最重要的國防製造祕密告訴一個不相識的女孩子嗎？」

逸先道：「你剛從特務國裏逃出來，大概給特務嚇昏了吧。這裏是新中國，哪裏會有特務？」

「你纔不知道啦！法西斯特務是遍佈在新中國的每個角落的。我們自己得到的教訓難道還不夠嗎？」里長分辯着。

「你又要擺龍門陣了。是什麼教訓，你說！」逸先問。

里長道：「你想一想，我們的少航機爲什麼會落到巴魯圖特區裏去呢？是因爲油箱漏了。油箱爲什麼漏呢？就是特務搗的鬼。你應當明白，你那朋友曾道明的妻舅龔炳彥

就是個特務。在蘭州飛機場包圍着少航機的一羣牧童就是特務假扮的。我還懷疑，自從我們從上海出發，每到一個地方，都有特務跟蹤我們。」

文清插嘴說：「一〇一，龍門陣這話倒是對的。少航機的油箱出毛病，是特務搞的把戲。昨天，這裏飛機工廠的專家檢查少航機的時候，他就這樣地推測。他認爲這油箱外面一定是被人塗上一種能腐蝕鋼鐵的藥品。要不然，油箱漏油是不可解釋的。」

這時，少年聯驢社的職員送來一封電報，遞給遯先。遯先看了以後，就大叫起來：「真糟，我們不能去昆明了。這是總部的電報，說是因爲時局緊張，命令少航機一〇一號全體人員，立即集中漢口候命。」

文清道：「時局緊張，怕是戰爭要爆發了罷。我這兩天訪問這裏各大工廠和工人團體，許多人都在熱烈討論國際形勢。這裏軍火工業都在二十四小時中不斷地工作。似乎這裏人們已有戰爭到來的預感了。」

芝瑛傷感地說：「這是不會錯的。在巴魯圖，我偷聽那些要人們會議的談話，都說戰爭可以在早晚爆發。我真想不明白，人們竟不願意好好地活下去，要再演一次自相屠殺的大悲劇。」

里長道：「世界上只要還有好戰的動物存在着，戰爭的災禍是不能避免的。許多有遠見的人們，早就提出了警告：去惡務盡。可是世界上的執政者有的患近視病，有的太婆婆媽媽了。他們不願意剷除法西斯孽種。以爲留下一些好戰動物的標本，對於研究人類品性是有用的。卻不知道動物園中的猛獸，有時也會衝破籠子，到街上咬人，甚至連飼養猛獸的人也不免被一口咬死。到那時是後悔莫及了。」

逃先打斷他的話道：「用不着這套龍門陣了。戰爭要是真的爆發，倒是測驗新中國保衛和平實力的一個機會。害怕戰爭大可不必，感傷更是不需要的。現在時候不早了，大家休息一會，清早五點鐘，少航機出發飛漢口。到了漢口，我們這喫風團要宣告解散了。我們每個人應當準備擔任更認真的更重大的任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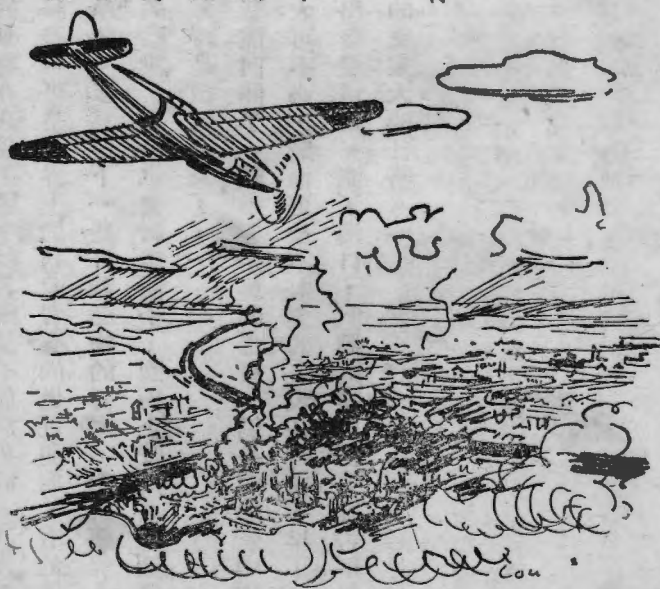
十八 南北戰爭

「止戈爲武。」

——左傳

少年航空兵

少航機一〇一號在晨光微熹中，沿着揚子江向東行駛。到了五點五十分，前面已經隱約望見漢陽市內的工廠煙囪了，一羣少年人心情都十分興奮緊張。喫風團環繞全國旅行的計劃只成功了一半。現在不得不暫時結束了。雖然大家默不作聲，卻都意會着嚴重的場面快要到來。這時候，以



。丁囪煙廠工的內市陽漢見窺約隱經已面前

閑忽然大嚷起來。他說：

「聽呀！緊急報告……戰爭爆發……南京，上海，青島，大連，廣州落下超重原子彈……盜泰克諾克國的空軍向中國沿海開始襲擊……全國五十三個城市放空襲警報……」

除了文清專心在駕駛以外，遯先，里長，玉田，芝瑛都走攏來，圍在以閑身旁，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追問，要知一些更多的消息。但是以閑沒有答覆他們，因為他的兩耳都套上無線電聽筒，聽不見別人的話。他繼續報告道：

「中華民國已向南極國宣戰……大總統定上午八點向全國廣播……全國農民隊，工人隊，少年隊立即總動員……漢口市警報解除，敵機並未來襲……」

這時候是上午六點零八分，少航機已飛進了漢口航空港，降低了速度。只見航空港內一隊隊的戰鬥機，轟炸機正從地面起飛。除此以外，不見有甚麼動靜。

當遯先從飛機上下來的時候，第一個來迎接的是少年交通兵葉元龍。元龍還是老樣子，矮矮胖胖的。遯先見了許久不見的好朋友，自然十分高興。就道：

「元龍，你怎麼知道我來？」

「我知道你們的喫風團遇險，後來安全到了成都。今晨，全國少年隊發了緊急動員

令，我們都要集中候令出發前線。我想起你，就打了一個無線電去成都少年聯驢社詢問，纔知道你已從成都飛來了。所以我到這裏來接你。」

逸先替元龍介紹了喫風團團員，大家都向元龍問戰事消息。元龍說：

「戰爭並不是突然來的。我們早知道新的法西斯國家要挑動世界大戰，民主的新中國免不了首當其衝。在三個月前參謀部已得到密報，戰爭要在九月初發動。但是我們也早有了充分的準備，我們有全世界人民的力量作後盾，並不怕南極國這些法西斯餘孽。今天早晨，五枚原子彈突然落到我們的首都和沿海大城市，戰爭就爆發了。因巨型原子彈轟炸所受的損害一定十分重大，不過詳情現在還不知道。」

一羣少年人立即趕到市內少年聯驢社。元龍單獨騎了風車趕到。逸先以喫風團團長的資格，宣佈喫風團解散，把少航機一〇一號交還隊部。團員分別向動員機關報到。芝瑛本來也是航空兵，現在她願意轉入少年衛生隊，跟玉田一起去報到。里長決定當「少年日報」從軍記者，跟少航隊出發上前線。至於元龍是在少年交通隊服務的，現在他是第二十六大隊第三中隊隊長了。大家不再耽擱，立即出了聯驢社，到漢口全國少年隊總部去報到。總部門外擠的人山人海，都是準備開往前線殺敵的少年人。還有一些家屬或

親戚朋友來送行。一個個精神抖擻，氣宇不凡。一會兒唱着少年進行曲，一會兒唱着新中國少年歌。突然歌聲停止，門外廣場上播音器報告，新中國大總統，也就是全國少年隊總隊長，向全國同胞發表演說。登時門前鴉雀無聲，街上行人和車輛都停下來。大總統的演說大約有十分鐘。大意是說：盎泰克諦克國於今晨六點向全世界五十一個民主國不宣而戰。用巨型原子彈轟炸我國五大都市。戰爭已經開始了。這是真正的世界戰爭，不是對外戰爭，也不是國內戰爭。戰爭的一方是以南半球作為根據地的新法西斯獨裁者，另一方是全世界的人民。新法西斯用打倒北半球帝國主義的口號來作欺騙號召，實際上是要奴役南北半球的一切人民，使人類文明倒退到奴隸社會時代。但是全世界的人民，特別是新中國人民，力量是充分強大的。新中國沿海城市暫時會遭受到敵人的破壞摧毀。但是在一星期以後，全國動員完成，敵人一定要被全部殲滅。全國同胞起來，趕快撲滅這毀滅人類的侵略戰爭，撲滅這人類最後一次的戰爭……。

總統演說結束的時候，全場熱烈拍掌歡呼。接着齊唱少年進行曲。這時候，街上有人叫賣號外。那些少年人都搶着買一份來看。號外上登載全世界各地被轟炸或各國陸海空軍出動的消息。從這號外上知道，今晨全國五大都市都落下了巨型原子彈。據說，是

從南極國基地上用V九十九號火箭礮放射過來的。但最奇怪的事情，是這五枚原子彈都不曾爆炸，假如爆炸，五大都市至少得毀滅二個半，生命犧牲總當在一千萬以上。現在這五枚未爆炸的原子彈都已檢出保藏起來，不至再有危險。原子彈不爆炸原因，有人認為是因爲防原子彈礮發生了作用，但也有人認爲這些原子彈根本上是假彈，不可能爆炸。至於軍事當局卻不願宣佈原子彈不爆炸的原因。另一件事，是參戰的五十二國，北美合衆國不在其內。南極國並未向美國領土襲擊。美國大總統因此已宣佈守局外中立，但向交戰雙方供給一切軍用品。據一般推測，美國打算在這次世界大戰中。再做一大批軍火生意，發一批財，日後看雙方情勢，再行決定美國的態度。

少年兵挨着隊伍報到，分派工作，直到下午五點纔整理完畢。少年航空隊總隊部發表，第十一大隊長林少白上校任全國少年航空隊總司令。按照少航兵本人志願，文清，逃先，以閔三人編入同一個支隊。這個支隊擔任偵察和戰鬥任務，以一〇一至一九號少航機十九架編成。逃先仍然駕駛一〇一號，文清駕駛一〇二號，以閔駕駛一〇三號。機上都已裝配好小鋼礮和機關鎗。這個支隊奉命於晚間八點出發到前線。里長搭了一〇一號少航機同行。這一邊玉田，芝瑛被派到第一線野戰病院擔任救護。元龍率領了

交通兵一個中隊。他們都要在第二天清早開拔前方。

時間十分短促。各人趕辦了一些私人事務。到晚間七點半，元龍，玉田，芝瑛都到飛機場給一些少年航空兵送行。除了元龍以外，他們一羣少年人都在最近共過患難的，現在暫時分離，頗有些依依不捨。芝瑛淌下了眼淚。逃先安慰着她道：

「妹妹，你不要難過。我們有本領逃出法西斯魔窟，現在有機會去消滅這批人民的害敵，我們一定要得到勝利的。」

文清也對玉田說：「我們到前線再見！」

「我們到前線再見！」大家一齊嚷着。隨後逃先，文清，以閑和一大羣少年飛行員都上了飛機，在皎潔的月光下，十九架少航機一齊起飛了。

不到夜半，少航機支隊在大鵬灣降落，集合在前方司令部。

第二天清早五點，少航機隊就奉令出發，在南中國海沿岸一帶，擔任偵察敵情的工
作。以後每天都是清早五點出發，上午十時飛返基地，午後五點再出發，晚間十點飛返
基地。這少航機隊以少航機一一九號擔任司令機。逃先所駕的一〇一號，文清的一〇二
號，以閑的一〇三號，擔任前衛。在戰爭開始的第二天，敵人以五百艘艦艇編成的海軍

艦隊，五千架運輸機轟炸機戰鬥機，襲擊南中國海岸，企圖在大鵬灣一帶強行登陸，目的是在奪取廣州航空港，作為進攻中國大陸的根據地。敵人的攻勢異常猛烈。最初三天，由於新中國海軍和陸上部隊的協同進行防衛戰，敵人並未達到目的。但到了第四天以後，敵人的海空軍大量增援。同時從航空母艦上的運輸機，運載了大批傘兵，在廣州市四週降落。這時新中國的陸軍動員還未完畢，加上旅順，大連，青島等港同時遭另一方面的敵人進攻，不能把軍力集中到南方來。在戰鬥開始一星期之後，廣州航空港終於陷落。潮汕一帶為敵佔領。福建，臺灣的情勢也十分危急了。

在廣州陷落的前一天，少航機隊在臺灣海峽與敵人的數量優越的空軍，作了一次遭遇戰。少航機有四架被擊落海中。一〇一，一〇二，一〇三號機被敵機衝散，和司令機失卻聯絡。文清所駕的一〇二號機身還中了彈。三架少航機遭五十架敵機包圍追逐。因寡不敵衆，只好迂迴閃避，最後昇到一萬公尺的高空纔算出了危險。但因為汽油已快用完，不能飛返基地。只好飛到廈門飛機場降落，已經是午後四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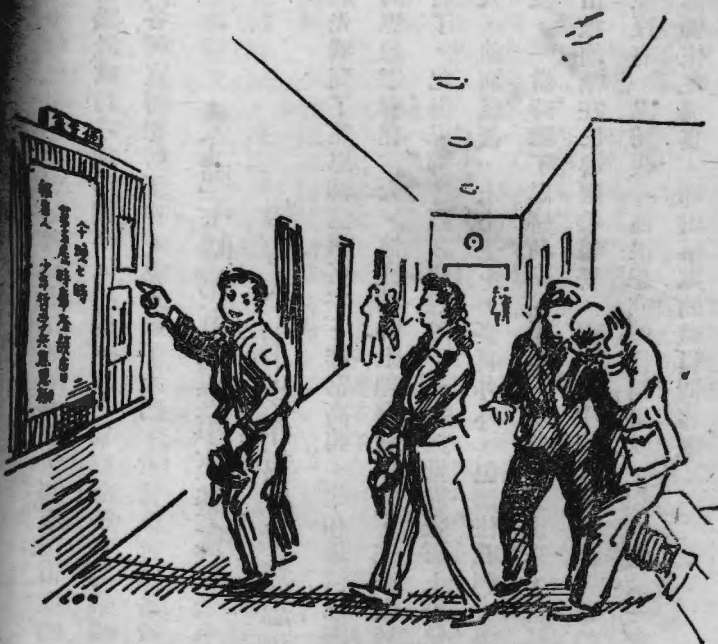
到了廈門以後，文清在機場修理中了彈的機身。以閑打電話報告基地司令官，獲得准許，在廈門休息一晚，明晨再行飛回基地歸隊。傍晚時分，逃先，文清，以閑和首都

「少年日報」從軍記者萬里長離開機場，到廈門市區的少年聯驢社休息。在戰時，少年聯驢社成爲心理作戰的大本營。經常舉行各種戰時常識講演，時常座談會，歌唱會，以及各種宣傳慰勞工作。逃先進了大門，看見佈告處貼着一張通告。上面寫着：

今晚七時第五屆時事座談會

報告人——少年哲學兵焦思柳

逃先看到了焦思柳這個名字，非常高興。他和思柳已經多時不見面了。他受這位哲學兵的思想影響非常大。他從精神上理解新中國，完全由於思柳的啓示。現在，戰爭已經爆發了。記得思柳曾經和他說過：「這個世界表面上好像太平無事，實際上，卻有無數敵人，前前後後，上上下下，裏裏外外，包圍住我們，要想抓住一個弱點，開始向我們反攻。」當時聽了思柳的話，還不大明白。到後來，自己在上海遇到了國際間諜，在積石山被拘禁在巴魯圖特務營，現在新中國又遭受到強敵的突然進攻，他纔相信思柳的話，並沒有一點誇張。他很想立即找到思柳，和他暢談一會。他就走到聯驢社的辦事處，問思柳住在那裏。那辦事處的職員回答道：



。與高常非，字名的柳思焦了到看先送

「同志，你要去看他嗎？用不着出去。現在已經六點一刻了，再過三刻鐘，他要來這裏參加座談會的，你就可以會見他。」

送先，文清，以閑三人就在食堂進了晚飯，隨後進會議室，已坐滿了一屋子的少年人。不一會兒，焦思柳來了，送先走到門口，和他擁抱起來。思柳是瘦削的高個子，低下頭去在送先頰上接了一個吻，便道：

「我聽得你從巴魯圖出險

到了成都。我原想找到你，探聽一下巴魯圖的實際情形。因為我極想了解新的法西斯的內幕真情。誰知戰爭爆發了，我連寫信給你的時間都沒有。現在想不到我們在這裏相見。」

文清也過來和思柳招呼了。就問道：

「那麼，你怎麼會來這裏的？」

「我們這一隊少年哲學兵，被派到南中國前線服務。我是昨天纔到這裏的。」

說着文清又給思柳介紹了以閑和里長。這時會議室內主席已搖鈴宣佈開會，大家各就坐位。首先主席宣佈了座談會程序。就由思柳報告了軍事政治形勢。大旨是說這次戰爭是人民的戰爭。在戰爭開始的時期，軍事方面，敵人佔了主動的優勢，所以中國南部海岸有淪陷的危險，廈門現在快變成火線。南極國的海軍佔領了廣東省沿岸以後，可能日內就要在臺灣和廈門登陸。同時南半球的澳洲，紐西蘭，南非洲沿岸，馬達喀斯加島都已被敵人佔領了。敵人的海空軍已威脅新幾內亞，印度南部，紅海和波斯灣。以南半球為基地的長距離火箭砲，已向莫斯科，斯大林格勒，維也納，羅馬不斷轟擊。敵人在中國各大航空站和戰略地的大規模空襲，妨礙了動員工作的進行。但在另一方面，新的

法西斯的突然進攻，使全世界人民從苟安的美夢驚中醒過來，開始團結一致，抵抗新的法西斯的進攻。新中國政府已經和五十一個民主國家簽訂了攻守同盟條約。全世界各國人民團體向中國政府表示團結禦侮的電文，如雪片飛來。許多國家內部隱藏的法西斯殘餘分子，已開始被清除中。最後思柳的結論說：戰爭初期新法西斯的一時的軍事勝利，是無關重要的。因為「這第三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大戰不同，決定勝利和失敗的因素，是政治，不是軍事。」

思柳報告完畢後，有許多人發言，述先和里長也報告他們在前線所得到的經驗，認為敵人空軍在數量上佔優勢，但士氣卻異常脆弱。往往由五六十架戰鬥機編成的敵空軍大隊，不敢向我方十餘架飛機編成的小隊迎擊。敵機竟有掛了白旗，自動落到我方陣地投降的，可見新的法西斯絕不能得到本國人民的支持和擁護。

座談會開了三個鐘頭，到十點鐘纔散會。述先文清就拉住思柳，討論關於戰爭的各項問題，以閑里長也參加了討論。首先是述先道：

「按照我們在前方看到的情勢，敵人的空軍海軍和登陸部隊實力確是相當雄厚。我們新中國至少在空軍的設備方面，是充分強大的，現在在南中國海竟一時喪失了制空

權。從前我聽人家說，新的法西斯不過是舊的法西斯殘餘。盎泰克諦克國是南冰洋上的一塊荒原，爲什麼竟有這麼強大的力量，居然可以和五十一個民主國作戰？這一點我實在不大明白。」

思柳道：「一個盎泰克諦克國進攻五十一個民主國是不可能的事，表面上發動侵略戰爭的是盎國，而實際上是全世界的新法西斯力量集合起來向全世界的人民進攻。盎國所有陸海空軍配備，是各國的反動的新法西斯所供給的。這情形正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情形一樣。在當時美國和英國幫助希特勒建軍，供給日本大量的軍火，終於引起了法西斯對民主國家的進攻，現在是更加分明了。現在不是一個盎國對五十一個民主國的戰爭，而是各國的新法西斯反動派對全世界的人民的戰爭。」

里長就插進去問道：「新法西斯反動派既然和人民對立起來，爲什麼還能站住腳，而且甚至敢於向人民進攻呢？」

「這是上—次的大戰所種下的禍根。上次大戰名爲反法西斯戰爭，卻沒有斬草除根。在有些國家，法西斯殘餘隱藏起來，在有些國家，得到勝利的竟是法西斯本身，因此戰後人民的力量雖然大大增強，法西斯反動勢力也繼續擴大。這就叫作『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文清道：「我要問你一件事。爲什麼新法西斯所投下的巨型原子彈都沒有爆發？這其中有什麼祕密？」

思柳回答道：「這個祕密還沒有正式發表。據我所聽到的，是人民反侵略戰爭的結果。你們總知道南極的原子彈是由外國供給的。外國製造原子彈的科學家由於正義感的激動，曾經約定對戰爭實行怠工。」

「怠工是不是拒絕製造原子彈呢？」遯先問。

「那倒也不是。據說，美國科學家在製造原子彈的時候，發明了一種方法，使這種原子彈只能在靠近南北極地帶爆發。在離開南北極較遠的地方，由於地球磁性的關係，失去了爆發性。因此當盎國購進了大批原子彈，在南極冰原上試驗時，爆炸力非常強大，但到這次戰爭爆發，實際應用時，卻完全失去效力。新法西斯反動派事前不知道這祕密，所以在戰爭開始時，就喫了一次大虧。」

「這對於新法西斯的進攻戰略上會有重大影響吧？」文清問。

「是的。新法西斯的進攻戰略，是以原子彈轟炸爲主，配合着海軍空軍的襲擊。現

在它必須根本改變戰略了。」

幾個少年人談到深夜纔分頭去休息。第二天清晨，遜先，文清，以閑，里長趕到飛機場駕駛了少航機，到航空基地歸隊，進了飛機場時，首先到氣象報告處去抄錄南中國沿海二十四小時內的氣象報告。在那裏，有一個青年和遜先打招呼，交談了以後，遜先聽出那個職員講國語，帶些同安土音，就問道：

「同志，你是同安人嗎？」

那青年答道：「是的，我是生長在同安的。」

「我要請問，同安縣有一位高老先生，是公立小學校長，現在安好嗎？」

「哦，那就是先父。同志是哪裏來的，和先父有什麼關係？」

「我是陳遜先，從蘇門答臘來的。高老先生是我在南洋的老師。難道高老先生已不在人世了？」

「不幸得很，先父是半年前在本鄉病故的。」回答時那青年眼圈紅起來。遜先也迸出了滿眶熱淚，說：

「原來如此，一年前我在南京遇到高老先生以後，就早想回鄉拜訪老師。想不到從

此再不能見老師的面了。」

接着，湊先和那年輕的高先生，氣象報告處職員，交談了一回，互通了姓名，互相安慰了一番。他帶着悵惘的心情，重行登上了少航機一〇一號。

十九 北京人

「悟既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

——陶潛

第三次世界大戰，定名為南北戰爭，亦稱人民戰爭，又稱百日戰爭。從戰爭爆發到新法西斯無條件投降，前後一共是十四個星期又兩天。

戰爭爆發的第一個星期，盎泰克諦克國以超時速閃電戰佔領了南半球大部分國家，並在中國南部，孟買，波斯灣登陸。倫敦，巴黎，莫斯科，北平，長春遭受超同溫層火箭礮不斷轟擊。

第二個星期，英，法，意，荷，比國發生新法西斯大暴動，英國農民黨以武力奪取政權，實施獨裁政治。西班牙軍攻入巴黎。

第三個星期，中國內地一百二十一個城市，遭火箭礮射擊，損害重大。經調查後證明火箭礮陣地是在積石山下的巴魯圖特區。

第四個星期，盎泰克諦克軍隊在克里米亞，臺北，大連灣登陸。日本天皇下詔向新中國，蘇聯，朝鮮，外蒙古宣戰，與南極國簽訂大東南軍事同盟條約。

第五個星期，美國大總統廢除憲法，宣佈獨裁政治，加入大東南軍事同盟，參加新法西斯方面作戰。

第六個星期，全世界六十七個人民代表會議，在西藏首府拉薩開會，通過人民戰爭宣言，成立全世界人民大同盟。盎泰克諦克國人民代表亦參加會議。

第七個星期，新中國發明的立體坦克車在橫須賀軍港登陸，佔領東京近郊。

第八個星期，印度尼西亞海軍艦隊以潛水艇隊作為主力，開始在印度洋及南冰洋活動，切斷南極國的海上補給線。

第九個星期，新中國空軍開始總反攻，在一日間殲滅敵機一萬三千架，收復了中國海的制空權。

第十個星期，佔領印度南部的盎泰克諦克國軍隊反戰，加入印度人民軍。印度尼西亞海軍潛水艇隊開始施用祕密魚雷，向南極大陸進攻。

第十一個星期，美國五千萬工人反戰大罷工，軍火生產完全停止。祕密魚雷造成南

北 冰洋極大熱流，冰塊溶化，南極洲洪水汎濫。

人 京 第十二個星期，蘇聯在北極地帶公開試驗新武器，邀請各國新聞記者參觀。此種新武器造成北極地壳崩陷，發生大地震與火山爆發。地球各處地面都感覺震動。蘇聯政府表示不用此種武器於戰爭，但要求新法西斯在一個月無條件投降。

第十三個星期，美國發生大革命，成立人民政府。南北美各國大部分起人民革命。
第十四個星期，全世界人民大同盟向一切反人民的新法西斯政府及軍隊，提出最後警告，要求立即放下武器。

第十四個星期以後的第一天，盎泰克諦克國殘餘軍隊被擊潰，它和新法西斯同盟軍全部無條件投降。

第二天，第三次大戰宣告結束。

在少年航空隊奉命復員之後一星期，陳述先被新中國少年協會推選為出席世界少年大會代表團代表，來到了北平。世界少年大會，一年一度，在全世界各大都市輪流開會。今年原定於十月十日在北平開會，因大戰爆發，交通受了阻礙，延期到十二月二十五日開幕，地點仍在北平。出席有六十餘國少年代表團，共計三千餘人。從大會開幕日

起到除夕爲止，爲人民戰爭勝利慶祝週。全國工廠，農場，少年隊，學校，公共機關一律休假，狂烈慶祝。北平市內更顯得空前未有的熱鬧。

遜先雖然遊遍了中國南北各大城市，卻還是第一次來到北平。這一天是世界少年大會正式開幕的前一天。著名世界的北平歷史博物館，全日開放，招待各國少年代表，晚間則有少年聯驢社的盛大歡迎晚會。

當遜先和一大羣外國少年代表在歷史博物館大門口擠着時，忽覺得有人從背後拍他的肩膀。回過頭來看時，不是別人，原來就是遜先的老搭擋萬里長。遜先就說：

「龍門陣，你爲什麼又擠到這裏來了？」

里長道：「難道你們世界少年大會就不招待新聞記者嗎？我是由『少年日報』特派來北平採訪大會新聞的。我剛纔從飛機上下來，還沒有休息，就趕來這裏。」

「這是歷史博物館呢！這裏是研究過去歷史的。這裏有的是舊聞，不是新聞。你們新聞記者來幹什麼？」

里長回答道：「一〇一，不用擡槓子，進去看了就知道。你要知道新的是從舊的脫胎的，未來是從過去產生的。正因爲我們記者的職務是找新聞，所以更應當找出新聞的

北
源頭，那就是歷史。」

京
人 說着，一羣少年人已進了歷史博物館的內部了。這是一所龐大的建築，是利用清代宮殿的原址改造的。館內按照歷史的時代，分成不同的部分。進門的地方，就有嚮導員用中外各種語言，在擴音器前面大聲報告道：

「各位少年代表，你們現在開始踏上了歷史的大門口了。你們從現代，走向近代，走向古代，一直到太古時代，你們向前走一步，時代向後倒退一年。你們走一百步，就退回一個世紀了。」

逖先向里長道：「原來我們是在向歷史開倒車。」

「真傷腦筋，我們都要變成反動派了。」里長笑着。

「各位少年代表！現在是內戰時期，再進幾步，就是抗戰時期……」

逖先舉頭向兩邊看時，陳列着一些建築模型。有些圍着鐵絲網的黑魃魃的屋子。逖先記起來，這就是他曾經在巴魯圖住過的集中營，另有一些矗立在大路和原野中間的又像塔又像墳墓的東西，逖先問里長這是什麼，里長道：「這是內戰中的碉堡，我幼年在家鄉看見過的。」

說着，只見有一處碉堡前面，一羣農民背着剛收割的稻束經過，碉堡上面就開放機關鎗，劈劈拍拍一陣，那羣農民都倒在地上，稻束被鮮血染的通紅。另外聽得集中營內發出叫聲，悽慘可怕。那些人物都小得像外國棋子。房屋和道路也是具體而微。逃先知道這是一種立體模倣有聲電影，發明不久，他以前曾在少年航空隊試演時見過的。他想知道細看一下，因為後面大隊的觀衆擠上來，只有信步走去，就是抗戰時期了。過了抗戰時期，又看見一些集中營和碉堡，隨後是國民革命，五四學生運動，辛亥革命。接着是拖着辮子的男人和裹着小脚的女人，但是也看到沿海沿岸的大都市，堆滿了外國貨物，都是一船一船的從外洋載來。再看到外國傳教士深入農村傳道。再走上前，是八國聯軍入京，義和團運動，第一次中日戰爭，太平天國農民革命，隨後是鴉片戰爭，英法聯軍入侵，回民苗民叛亂，林則徐焚燒鴉片。接着進入博物館內一間中西合璧的大廳，裏面擺好一些茶點。嚮導員報告道：

「請各位在這裏休息十分鐘，隨意用些茶點。我們走到前面去，有着好一段路，不得休息啦。」

逃先道：「我倒看的十分有興味，爲什麼偏要在這裏休息。」

里長答道：「這裏是一個段落。你要知道，我們已經走過的，只有百餘步，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時代。但再過去走到另一個時代，封建時代，那纔見到了完全的老中國，這封建時代的一段要比我們已走的一段，更長三十倍。所以我們非在這裏休息一下不可。我們吃一點東西罷。不然，回頭要餓肚子。」

果然，過了這界限以後，情形完全不相同，老中國是靜靜的，沒有聲息的。到處是綠油油的農村，看不見城市的工廠煙突，海上也只是偶而有幾隻帆船來往。遯先留心看屋上掛着的牌子。上面寫着「清」「明」「元」「宋」「唐」「隋」「南北朝」「晉」「魏」「三國」「漢」「秦」「周」。遯先小時從父親那裏讀過「綱鑑易知錄」，明白這些朝代的許多史事。但奇怪的是，在這歷史博物館裏，卻不會見到史書所記載的那些英雄豪傑名將良相。隨着朝代的轉移，所看到的變化，只見田地的區分，一步步由小變為大，最初比棋盤格子還小，後來有桌面那樣大。另一方面，城市卻由餅乾罐那樣大，逐漸縮成像黃豆那樣小。除這以外，一切都是十分單調，很少變化。這樣走了足足兩個鐘頭，實在有點厭倦了。

幸而又到了一個休息站，大家都聽着嚮導的指揮，停下腳來，席地而坐。這一休息

站的設備，要比第一個休息站簡陋的多。只有用粗製的陶器，裝上一些飯團之類的東西，給大家充飢而已。

進了這一站，就到了另一個世界，屋上掛的牌子寫着「殷」。里長說：

「看哪，現在到了奴隸時代了。」

遯先果然看見到處都是蹲伏在土地上用粗陋的器具耕作的奴隸們，還有一些在趕牛羊家畜。再細看時，這些奴隸的額上都有烙印，也有割了鼻子，去了耳朵的。遯先看了心裏不好過，向前走了過去，又到了一個休息站，略為休息一會，繼續向前走。走進了一處所在，那邊的房屋建築日常器具，比前一段更來得簡樸。用的工具和食具，大多是石製的，很少見到銅器鐵器。但在那邊耕田打獵，採伐森林的人們，比前一段所見到的奴隸們卻自由得多。遯先問里長道：

「這又是什麼時代了？」

里長答道：「這是原始公社時代。就是以前讀書人所稱頌的堯舜禹湯的時代。」

遯先道：「原始公社不就是一種共產制度嗎？這樣看起來，堯舜禹湯倒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共產黨了。」

「不但是實行共產，而且還是尊重女權的。在那個時代，採母權社會制度。人們只知有母而不知有父。」

「不錯。在原始社會，有一個時期是實行母系制度的，我在蘇門答臘，就聽人說過，那邊有一種米南加波民族[●]，至今還保持着母系制度的遺跡哩。」

正在說着，室內的光線漸漸暗淡起來。兩邊看不清是什麼東西。只聽得擴音機傳出了嚮導員的聲音：

「各位少年代表！我們現在到了曖昧時代了，再往前就是黑暗時代，這裏看不到歷史紀錄。時代向後退的更快了。從這裏開始，我們走一步就是退後一千年。」

果然，室內光線由半明變成全黑了。一大羣少年人只好在黑暗中摸索，彷彿是在穿過一條地道。大約走了四五百步，進入一個寬暢的草地，光線突然明朗，有如重見天日。這草地是在一個山脚下，靠山那一邊有一個十餘尺寬的窖洞，式樣和遯先在西北所見到的差不多。向洞內瞧時，只見一個半裸的老人躺在巖石上面睡着。這老人身材比山東大漢還來的高大些，臉是蠟黃的，遍身長着毛，只用一些樹葉遮蔽着身體。看上去倒有些像電影中的人猿泰山。遯先疑心這裏一定是動物園。難道歷史博物館裏附設一個動

物園嗎？正待開口問里長，忽見那「人猿泰山」睜開眼睛，伸了一個懶腰，打了一個呵欠，慢慢把頭昂起來。觀眾大為喫驚，一時靜寂無聲。只聽得那位嚮導員站在草場前面，高聲說道：

「各位少年代表！我向各位介紹，這位北京人老先生，是我們的老祖宗。現在我們要請老祖宗起來，說幾句話。」

逸先讀過歷史，知道北京人是民國十八年在北平附近周家店發掘出來的骨骼，是四五十萬年前原始人類的遺骸。現在這骨骼長了血肉，竟是殭屍復活了，而且還能說話！豈不是怪事！正在狐疑的時候，那北京人先生已經站了起來，行到洞口，面向着這一大羣少年人，



忽那「人猿泰山」睜開眼睛，伸了一個懶腰，
打了一個呵欠，慢慢把頭昂起來。

用十分洪亮的聲調，開始演說：

「親愛的孩子們！你們年輕，你們天真。你們願意跟前輩學習，你們願意從老祖宗那裏得到一些教訓。這很好。

「但是我要告訴你們，你們應當用懷疑的眼光去學習。失敗比成功的教訓更來的重要。一個有出息的兒子，不倚靠父親的財產過活。一個長進的民族，也不迷戀腐朽的骸骨。

「親愛的孩子們！你們年紀太輕，懂得的世事太少了。你們會相信這個世界是不變的：山永遠青，水永遠綠，花兒永遠是香的，月亮永遠是美麗可愛的。

「我看見過的事情比你們多了。你們相信嗎？在我那時候，月兒紅得像豬血一般。山是黑的，水是混濁的，地面上到處橫行的是一些面目猙獰的大爬蟲和兩棲動物。我們人只好躲在窰洞裏，十分孤單，也十分怯弱。

「但是到後來，這些猙獰可怕的大動物，都絕跡了。他們有兇猛無比的毒牙利爪，他們能夠消滅地上一切生物，可是他們卻無法保衛他們種族的生存。

「惟有人類戰勝一切，征服了這個世界。我們人類爲什麼會戰勝一切呢？就因

爲勞動。我們人發明了勞動，用勞動改變環境，用勞動改造世界。我們人能夠支配這個世界，是因爲我們不單是能適應環境，而且能改變環境。

「天不變，道亦不變。」這是謊話。只有骷髏和無生物，可以說「以不變應萬變。」其實骷髏和無生物也是在不斷變化的。

「親愛的孩子們！記着我的話，當你屈服於環境的時候，你是腐朽了。當你苟安於現狀的時候，你的生命停止發展了。永遠向着未來，不要懷念過去。一切爲了明日，不要迷戀昨日。相信我的話罷！一切事物在矛盾中發展，正統是不存在的。背叛我的孩子，纔是我的最好的孩子……」

「孩子們，聯合起來，爲我們人類的未來幸福而奮鬥着……」

「親愛的孩子們，我祝福你們！」

一直到這一篇演說完畢，全場摒着呼吸靜聽着，沒有一點聲息。那演說的聲調，卻愈到後來愈響亮，震撼着全場的空氣。迭先和所有聽衆都像中了催眠術一般地被吸引住了。說完了最後一句，場上的光線突然暗下來，如同黃昏一般。在朦朧中，迭先望見那

北 京 人

老人的背影，一搖一擺地進入原來的洞內，就消失了。

● *Manang Kabor* 蘇島西部的一種民族。

二十 風聲鶴唳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

——禮·禮運

出了歷史博物館的大門，已經天黑。北平大街上電燈齊放光明，行人車輛十分喧鬧。逸先就問里長道：

「今晚八點是少年聯驩社的歡迎晚會，你去不去？」

「聯驩社離這裏很近，我要到那裏去找一些相識的人，採訪一些大會消息。不過現在還早，我們進咖啡店休息一會再一同去罷。」

里長說着，兩人就進了街旁一家平民咖啡店，叫了點喫的東西，兩人就閒談着。

逸先道：「你今天剛從南京來，有什麼新消息嗎？」

「消息是有的，不算重要。你知道我們的南洋大姊已經結婚了嗎？」

「林玉田嗎？他跟誰結婚？」

「是一個澳洲華僑，姓陸的。昨晚在少年國際招待所，由玉田的哥哥在田主持婚禮，我還去參加呢。」

說起姓陸的，逖先猛然記起來了。就道：

「陸增祺是不是？他在戰前到過南極國，我曾去訪問過的。」

「一點不錯。這位澳洲華僑，現在是我們的同業了。他曾經擔任戰地記者，隨着我方空軍傘兵隊，冒險在南極國登陸。……」

逖先打斷他的話道：「不要擺龍門陣了！我問你，你還看見文清和芝瑛嗎？」

里長道：「你總知道，文清被任爲航空兵工廠廠長了。迫擊砲在忙着造迫擊砲，我們很少有機會見到她。只有焦思柳有時和她在一起。昨晚我遇見思柳，他還告訴我少年航空兵洪錦濤的下落，要我轉告你。」

「洪錦濤是在戰時失蹤的，一直沒有消息，有人說做了俘虜。我正要知道他的下落。」

「據焦思柳說，他是爲了新中國，爲了人民壯烈犧牲了。當廣州陷落時，他在廣州航空港擔任無線電管理員，受傷被俘。傷治好後，敵人百般威脅利誘，要他交出少年航

空隊電報通信密碼，他堅決拒絕。因此被敵人殺害，死的十分慘酷。這是從最近審問戰爭犯所錄取的口供。」

逸先想起錦濤的性格本來十分懦弱，後來是他介紹了錦濤去跟思柳學習哲學，研究人生觀的問題。從這以後，就沒有再見面了。想不到他竟能有這一番光榮的收場。一時悲傷，不覺滴下淚來。里長就說道：

「逸先，且不要悲傷，我再和你說一些趣事罷。那是關於芝瑛的。」

「芝瑛！又有什麼趣事。」

「爲的是這幾天人民法庭審判戰爭犯少正寅。——你該記得，就是那個巴魯圖特區的特務頭子——法官要芝瑛到堂作證。審問時，那少正寅非常狡猾，一定說芝瑛是他未婚妻，曾經愛過他的。被芝瑛當庭痛罵一頓。第二天，報上登載這段新聞，都把芝瑛稱爲少正寅未婚妻。芝瑛非常不高興，要求我替她在『少年日報』寫一篇文章更正。她還提到你，說你知道的最清楚，她在杭州的時候就告訴你過，她不願和少正寅結婚。」

「照這樣說起來，我還得到人民法庭去作證人，是不是？」

「牽涉到你的，還不止這一件案子呢！法庭現在查明，少航機一〇一號那次漏油出

事是新法西斯的破壞陰謀。龔炳彥和她妹子原來就是南極國的特務。現已遭逮捕。連你們蘇門答臘少年義勇隊員曾道明都有嫌疑。」

「這個我倒願意到法庭作證，我相信他決不會去做特務，一定是受了他妻子和龔炳彥的愚。」

這時里長立起來，說：

「已經是開會的時候了，我們應該去少年聯驢社。」

當兩個少年人進了聯驢社的門時，歡迎晚會已在開會了。會場樓上樓下擠滿了有三千多人。逃先和里長擠到裏面，徼倖找到了兩個座位。坐下不久，臺上主席致辭完畢，臺幕落下，接着將是遊藝節目。

忽然逃先聽得有人叫他的名字。轉過頭來，原來他右旁坐着一位印度少女。逃先定睛一看，不是別人，原來就是前少年義勇隊隊員麻哈提。她是在逃先回國到南京的第一天，就回印度去進民族大學。幾年不見面，麻哈提長的又高大，又美麗，幾乎認不出來了。兩人相見，說不出的高興。交談以後，逃先纔知道麻哈提在戰時曾到緬甸，暹羅，馬來亞，蘇門答臘，爪哇，菲律賓，越南各地，擔任人民戰爭的宣傳工作。戰後代表印

度少年協會來北平出席世界少年大會。逃先問道：

「你經過蘇門答臘，一定是見到了少年義勇隊的幾個隊員了。」

麻哈提說：「葉明，鄭汝昌我都見到，他們都參加了印度尼西亞的人民國防軍。他們用了上次抗日戰爭中在中國學習的戰鬥經驗，對於印尼方面的抗敵作戰，有了極大的幫助。」

「那麼，你見到沙菲嗎？」

「戰爭剛結束的時候，在泗水勝利遊行中見到他。他現在是一位著名的海上英雄了。他曾經帶了一個潛水艇隊，參加一百餘次的海底奇襲。他是第一批的印尼海軍在南極大陸登陸的。」

這時臺上正開始「黃河大合唱」的演奏。逃先只好和麻哈提停止談話。過一會兒，坐在左旁的萬里長低聲說：

「逃先，你看，王以靜和阮文琴都在這裏。」

逃先看時，一點不錯，在臺前唱女高音的中間，就有以靜和文琴兩人。他記起來，他離開杭州時，以閑曾和他說，他的姊姊和嫂子參加了北方歌詠隊，現在北平表演，要

逃先到北平時去看她們。逃先心裏想，不到一年，從封建舊家庭解放出來的兩個少女，變成了活潑壯健的歌手。只要環境改變，少年人的進步是多麼快呢！

「黃河大合唱」以後，接着是歐洲，非洲，美洲，澳洲的各種土風舞。隨後是話劇「風聲鶴唳」。

這是一個獨幕音樂劇。劇情大概是這樣的：戰時軍火工業疎散到冷落的鄉村裏，數千工人繼續在進行軍火生產，敵人的間諜散佈謠言，造成失敗主義的心理。聽到了秋風掃落葉的聲音，就疑是敵人的原子彈在頭上了。聽到烏啼聲，就說是火箭礮射來。目的是要動搖人心，妨礙軍火生產。人民戰士錢明，是一個有驚人吸引力的演說家。他向工人羣衆不斷演講說服，教大家不怕原子彈火箭礮，人民一定勝利。羣衆聽到他的演說，都會激奮振作起來。因此軍火生產得以加速進行着。可是錢明沒提防到會遭間諜的暗算。有一天，間諜在他的食物中放了毒藥。錢明中了毒，送醫院救治。已經是奄奄一息了。他在昏迷中，向工人們演說，說這不是風聲，也不是烏啼聲，這是勝利的報捷。果然，人民戰士的話應驗了，無線電收音機報告了敵人投降，人民戰爭勝利的消息。可是這位人民戰士已經不省人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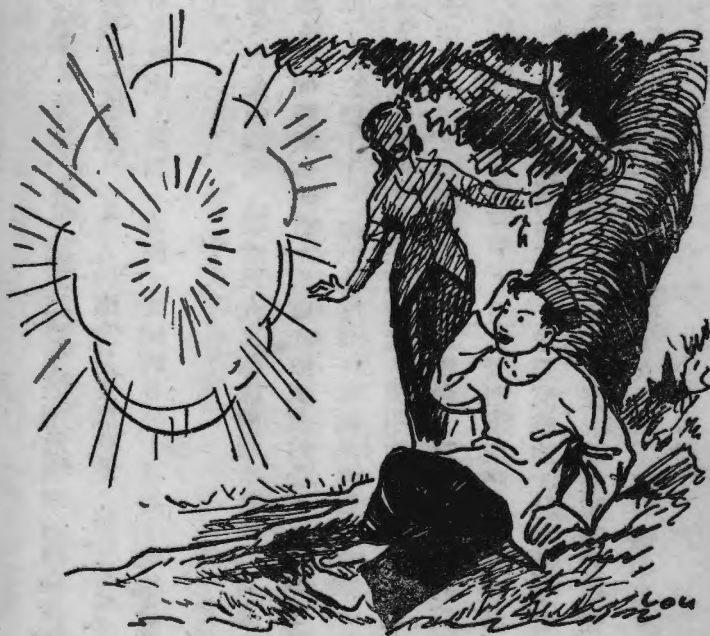
劇情發展到最高頂點，逃先正看的出神，臺上一個年輕的姑娘——人民戰士的愛人——俯伏在病床旁尖聲叫着：

「阿明哥！阿明哥！」

逃先突然覺得這聲音十分熟悉，彷彿是呼喚他自己。他睜開眼睛……

他醒過來了，他是靠在一棵榴蓮樹根上睡。「呼」的一聲，一匹大蝙蝠正從樹頂上向橋那邊飛去。

「阿明哥！在露天睡覺不怕着涼嗎？」是露米妮的聲



。已自他喚呼是佛仿，悉熟分十音聲逼得覺然突先驚

音。她站在樹旁，月光正照着她那黧黑的圓臉盤和一雙烏溜溜的大眼睛。

逃先伸了伸懶腰，打了個寒噤，站起身來，說：「妹妹！我真糊塗，竟在這裏睡着了。不知道我睡了多久？」

露米妮道：「你是說到溪邊來等候哈山哥。你出門有一點半鐘了。哈山哥已經回到家裏，他有好消息帶來。大家等着你去喫東西。所以爸叫我來尋你。」

「謝謝你，妹妹！」說着逃先和露米妮走進村子，到了家裏。食品已在桌上擺好了。哈山卻還在和老伊斯美談話，見着逃先進來，就說道：

「你要聽嗎？我告訴你一些好消息。」

「城市裏有什麼特別的事嗎？」

哈山道：「今早我進了市內，情形十分紊亂，和平常大不相同。滿街都是鬼子兵，在那裏搬運軍火和貨品。看上去都有些垂頭喪氣，不像平時那樣威風凜凜，見了街上的空車就拉去運貨，我那牛車也被鬼子兵拉了去，搬運箱籠，扣留了三四點鐘，纔放回來，所以我回來的遲了。」

逃先道：「那麼，你知道戰局有什麼變化？一定是鬼子又喫了敗仗。」

哈山說：「市上謠言很多。有的說聯軍已在蘇門答臘幾個港口登陸，也有的說聯軍要來大轟炸。後來我去找憲兵部當翻譯的那個爪哇人，他纔偷偷告訴我，昨天晚上，東京方面已宣佈無條件投降，戰事已經結束。不過在這裏，日本鬼子把這消息隱瞞起來，要等聯軍開到再發表。他又說，大概聯軍快到了。據憲兵部所得報告，蘇門答臘有些地方，已有聯軍傘兵降陸，聽說還有中國兵呢！」

逸先打斷他的話，問道：「你知道降陸的中國兵裏面，有一個葉元龍沒有？」

「我那裏會知道中國兵的姓名，不過聽那爪哇人這麼說就是了。」

逸先心裏想，剛纔的話問錯了，倒有些不好意思，就再問道：

「那麼，你相信那爪哇人的消息靠得住嗎？」

哈山道：「看情形大概不會錯。憲兵部裏已經鬧的亂紛紛，和平常不一樣。而且那爪哇人還說，印度尼西亞不久就要宣佈獨立呢。」

這時候，逸先跳起來，興奮地說：「好了！好了！我現在真的要回去中國了。」

「阿明哥！你要去中國，一定要帶我一同去。你不是答應過我的嗎？」

老伊斯美正端着一杯咖啡，聽了這話，把咖啡放在桌上，說：

「露米妮，你這孩子真不懂事。你怎麼能跟小頭家去呢？中國會要你這種野孩子嗎？小頭家，現在好了，我們都有出頭日子了。日本法西斯已經被打倒。你們中國變成戰勝的強國，我們印度尼西亞也一定得獨立。這是上帝的意志。我們應當感謝萬能的上帝。」

伊斯美老太太正從廚房裏端了一盤糕餅出來，向大家說：

「聽啦！這是什麼聲音。」

大家停止談話，只聽天空「洪，洪，洪」的聲音。哈山說：

「這是飛機發動機的聲音。像是正從這村子上面飛過。」

「那一定是中國飛機了。阿明哥，你真幸運，飛機來迎接你回去了！」露米妮說。

這時候，一家人都走到窗口，在月光下，仰頭望着天空。大家高聲地唱着：

「紅日照遍了東方，自由之神在縱情歌唱……」

這一支「太行山」唱完之後，接着又唱「大印度尼西亞歌。」

迷先忽然想起兩句話來：「永遠向着未來，不要懷念過去。一切爲了明日，不要迷戀昨日。」

後記

一九四五年，日軍佔領南洋的最後一年，我避難在蘇門答臘東北部的高原 Tanah
Rendah。這是我一生中最清閒的一個時期。沒有事做，沒有書讀，也很少朋友來往。每
天和我作伴的是幾個少年人。他們都生長在赤道線上，在英文學校受教育，沒有到過祖
國，也沒有搞通中國語言文學。他們卻要我幫他們學習，想多懂得一些中國語文和關於
祖國的一切。最先我只是口頭講解一些關於中國的事。後來纔寫成故事體的東西，寫完
一段，請小朋友讀了，按照他們的意見，修改後再接下去寫。這幾位少年人的中國文程
度，只能讀舊小說，所以開頭我用章回小說體來寫。但寫到後來，越寫越不像章回小
說。我只是爲了要使小朋友們能够讀懂而已，至於用什麼文體寫，在我當時是沒有定見
的。

少年航空兵

這一部「少年航空兵」的寫作，就是這樣開了頭。我先佈置好整篇的故事的輪廓，
從那年五月一日起，大約每星期寫完一章。寫到第十二章的時候，日本突然宣佈投降，

戰爭結束。我只好攜帶了這部未成的稿，和別的一些破爛紙頭，匆匆離開了在山巒上避難的小屋子，到了棉蘭，從棉蘭經過蘇島西海岸，再回到新嘉坡。

在新嘉坡，我和一些朋友們，創辦了一個小刊物——「風下週刊」。開始的時候，缺少稿子，朋友們都勸我把已經寫成的「少年航空兵」一部分稿，在週刊上連續登載。登完了存稿以後，再接續寫，一邊接續登。到一九四六年八月底，纔算把全稿寫成登完了。但山上和山下，是不同的世界，又是不同的時代，寫作時的心情，自然也大不相同了。所以細心的讀者會懂得，這不是一個完整的東西，特別是第十二章以前和以後，寫法完全不一致，甚至前後會有一些矛盾。又因為「文化供應社」的朋友們，急着要拿去印行單本，我再沒有時間，沒有心情，重加刪改。好在本來就只爲了使少年朋友們，從這裏面懂得一些事情，我並沒有意思要寫成一個像樣的作品。我在封面上聲明：「本書非文藝作品」，也就是爲了要使大家不至於過分看重這一個小東西罷了。

從這本書開始寫作到完成爲止，在那時候，全沒有想到國際和國內會變到目前這個局面。有些事，竟是不幸而言中。在兩年前，我寫着積石山有個巴魯圖特區，不過是以遊戲出之。卻想不到這個地理學教科書上不大經見的偏僻地名，一時竟成爲美國軍事冒

險家的侵略目標了。我不敢說有什麼先見，只能當作是歷史的巧合而已。

因爲這樣，我不反對把這部偶然的機會寫成的東西印成單行本。把它作爲一種少年讀物，或者不會完全糟塌了一些小朋友們的寶貴的時間罷。

感謝劉漫先生爲本書插圖，汪金丁，方少青先生給本書的內容一些重要的訂正。最後更要感謝老友宋雲彬先生，沒有他的再三鼓勵和催促，我幾乎沒有勇氣，把它寄到香港去重行排印出版了。

沙平

一九四八·三·二〇於新嘉坡

000143

上列 計
0.40

05-40

1
0.40

0.40